武俠世界

倩女幽魂（社會奇幻詭異故事） 史洛・著

鬼！人世間，眞有鬼魂的存在嗎？人們對尚無所知的事物和一些現象，由於無知，常加以斷然的否定，科學家却不，因爲存疑，才逐漸揭露出宇宙的秘奧來。

科學家已間接的爲靈魂找到了根據，卜蘭克的量子論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都爲靈魂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根據。

$4.00

第24年
27
革新號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我們別開生面的刊出一部現代社會奇幻恐怖、詭異懸疑的巨著——「倩女幽魂」。由名作家史洛執筆，他的名字雖然對讀者陌生一點，但他對撰寫是類故事的筆法及構思，實在是已臻一流水準，精彩非常。

「倩女幽魂」的故事題材很新穎脫俗，把握着人們對鬼魂的存在是否眞有其事而展開，逐漸揭露出宇宙的秘奧，想不到後來竟然因爲鬼魂的存疑而揭發了一宗罕見的奇案……過程緊張，萬勿錯過。

＊＊　　＊＊　　＊＊

西門丁今期起又替本刊加添中篇連載新作——「磨劍江湖」。這是一篇描寫三個少年成長的故事，他們三人所經歷之波折及所處之環境，作者都以文筆寫實，不尙空巧的淋漓刻劃寫出，保証滿意。

龍驥的社會中篇「冷槍追魂」今期同時刊出，是描述一個智勇雙全、胆色過人的遊俠故事，全文充滿兇狠辛辣氣氛，槍戰連場，鬥智鬥力。

＊＊　　＊＊　　＊＊

下期巨著刊出有：雙鷹故事「霧中花」、天涯亡命故事「陰陽路」……敬請屆時捧場購閱。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倩女幽魂（社會奇幻詭異小說）
人世間，眞的有鬼魂存在嗎？人們對於這個問題時常加以斷然的否定。本文就是因爲以上的存疑，揭發了一宗罕見的奇案……史　洛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小人物與大將軍（盤龍刀傳奇故事）◀下▶
猴子谷前　羣魔飲恨……雲劍飛　45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磨劍江湖（俠情中篇故事）◀一▶
楚家二少　淪爲乞丐……西門丁　55

神弓、寶斧、歸元劍（俠義恩仇故事）
誤會冰釋　拒絕加盟……隆中客　64

千劍照紅顏（俠情倫理小說）
搜索金龍堡　八少俠遇救……秦紅　71

萬里飛虹（俠義中篇故事）
太監專權　憤然歸隱……高皐　77

亡命雙龍（歷史中篇連載）
老臣被殺害　太子倖走脫……黃鷹　85

冷槍追魂（現代社會鬥智小說）◀一▶
老友重逢　細訴衷腸……龍驥　9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長劍篇（武俠長篇連載）
神秘鳳姑娘　金丹活兩命……蕭逸　98

千乘萬騎一劍香（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雲海鴛鴦盟　古廟擒奸細……秦紅　105

奇招絕技・眞人眞事

太極楊無敵小傳（武壇軼事）…方揚　37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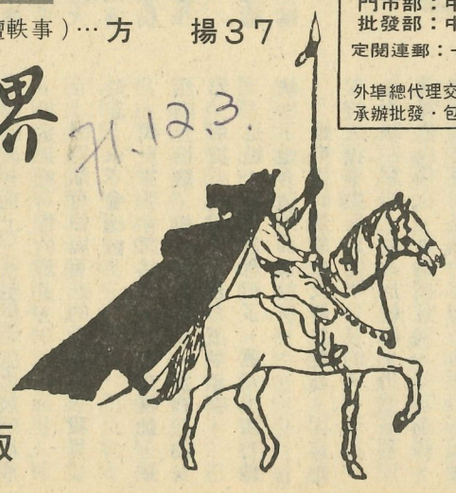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外埠總代理交由ASIAN PROGRESS PROPERTY LTD.
承辦批發・包括：澳洲・紐西蘭・菲濟・新畿內亞各地區。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71.12.3.

第24年
第27期
（總號121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臥龍生　司馬翎
黃　鷹　司馬紫烟
獨孤紅　諸葛青雲

六大名家
聯合執筆

H.K.N.G

環球出版社發行

各大書店
地鐵站有售

超級市場

經已出版
全套兩集H.K.$12.00

綠窗上的鬼影

謝謝天，那窗戶至少有近兩年沒開啓了，窗上出現的僅是人影，我也才能沒有魄散魂飛，雖然一股凉氣當頭罩下，心在緊縮，我還能够穩坐在這書桌前，而沒有暈倒。

希望我沒有嚇壞你，那影子是我熟悉的，因此那窗戶雖未開啓，我也知道那是誰，因爲我認識她有年了。

那是誰？我不再說人了，因爲那個人的血肉和生命已經在年前結束。我清楚知道。

那是幽靈，不散的冤魂！

見鬼，眞沒嚇壞你嗎？那是鬼魂，夜，我又見鬼了，斜對面窗口上那個不散的冤魂！

，因爲對面那窗戶的左上方的另一個窗戶中，也有燈光，燈光從窗簾中透出一片昏黃，反而增添了右下方出現鬼影的那片窗的恐怖。因爲更見那窗中的光影慘綠幽暗，潛意識地令我聯想起了磷光鬼火。何況那窗上映出來的影子，我不但確知，而且是親眼見到她的死亡，直到快兩年後的今天，我不用閉眼，仍然不時見到那被報導稱爲艷屍的屍體，就在這後窗，與那後窗之間的後巷地上，甚至屍體流出來的血液，仍是那麼可怖的鮮紅。

因爲那可怕與可悲的景象，令我畢生難忘！永不會磨滅。

我更加毛骨悚然了，鬼影在幌動，雖然幽光慘綠，但亦清晳可見，那窈窕的身影，那披肩的秀髮，我多麼熟悉啊！

是她！她走近窗前了，窗帘上清晳地映出了她秀麗的面部輪廓。

她慘死的景象令我畢生難忘，因爲她先前是我畢生難忘的罕曾見的美，現在，她那映在窗帘上的身形輪廓，仍然是那麼美得無與倫比。她站在窗前，毫不動彈，緊閉着窗戶的無風的室內，也飄飛不起她的秀髮來，更像一座雕像了。忽然之間，我想到了愛神維納斯，同時也聯想到了維納斯雕像下的銘文：「當心，如果她愛上了你。」

我驚訝得目瞪口呆，再不是由於恐懼，而是驚訝爲何在她死去兩年後的今天，我才想到。

窗前的影像……不，雕像怎麼動彈，不不，她又復活在我心中，我又像清楚地看到她了。

社會奇幻詭異故事

倩女幽魂

史洛・圖
可飛・圖

若是世間上眞有鬼，那麼，也就該有同等存在的神了。是否眞有上帝耶和華的存在呢？但基督敎徒却確信耶穌曾經復活過。

好像？似乎？就是說，我還不曾眞正尋找到，至少還沒抓牢祂。那窗上的人影又出現了，那無形的冰凍的網，又從頭上罩落下來，我的心又緊縮了。

夜深了，我枱上的座鐘，指正在三點上，香港是一個不夜城，自四方八面遠處傳來的聲音，滙聚成了城市的濤聲，太平山上那高樓大厦中仍亮着零落的點點燈火，山頂上指示飛機航道的紅燈，以及山道上昏黃的路燈，時常愚弄了我，離開原稿紙的眼睛，因爲乍然抬頭，眞分不出是星還是燈？

但有聲，有燈，並不曾消除我的恐懼，反而更增添了我皮膚上更多的鷄皮疙瘩

恐懼從我身邊悄悄溜走，你會因爲玫瑰花有刺而害怕嗎？即使她是不散的冤魂，是鬼，誰又會怕一個美麗的女鬼，何況冤有頭，債有主，我和她無冤也無仇。何況，我驚訝的發現，也十分奇怪，爲何要等待到此刻，等待到她這窗前影相像足維納斯時我才想到呢？

「當心！如果她愛上了你。」

維納斯絕不是眞節的象徵，火神伏爾根是她的第一個戀人，由於上帝的懲罰，最後却把她下嫁給了一個又醜又跛的鐵匠，在希臘的神話故事裏，她的有記載的愛人就有三個，這和她——我面前這女鬼，又何其相像啊

一個美衆矚目的，罕見的美人，也必然最多蜚語流言，何況我們的後窗緊對着後窗，由於是街坊的關係，我不用去打聽，也知道得太多了，儘管我曾拒絕——而且是近乎憤怒地拒絕相信那些蜚短流長，但她和一個比她的年齡大了一倍的醜怪男人同居，却是我所親見的事實，而且我曾因此爲她惋惜而心痛。因爲，正因我親見，而且無日不見，我清楚知道，那男人雖不是冷酷無情，却不解溫情，壓根兒就不是個憐香惜玉的男人，那是一見就可以知道的。

「好一朵鮮花，却插在牛屎裏。」

街坊都這麼說，即使是那些長舌婦，也都惋惜地這麼說。

我一定也似泥塑木雕了，恐懼從我身邊悄悄溜走，她的美麗的面容也就像從那窗帘中逐漸明亮地透出來，其實是從我心幕上復現復活出來。

詩人用「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同瑤台月下逢」，來讚美女人，我認爲用以讚美她是不够的，因爲無人眞見過瑤台仙女，倒不如用「似花花解語，似玉玉生香」來讚美更要貼切些，那是三年前了，有一天，我忽然之間，發現我和她面對面了，近得幾乎聞到了她身上散發出來的幽香氣息，也有如我此刻一樣，我呆住了，有如泥塑木雕。直到今天，回想起來，我仍不免臉上發熱，那是眞的，我立即想到了這兩句讚美之詞，我驚訝的發現，面對了面的她，遠比從後窗中遙望的她更美得多了。但一瞬間，我的心却不是跳得更厲害，而是在往下沉。因爲也在那同一瞬間，我心上掠過了一抹淡淡的近乎悲傷的惋惜。是的，近看她是更美得多了，但我也發現，她的美不是毫無瑕疵的，她的眸子微見偏斜，眼角更顯著的上挑，鼻孔也略張大了些，尤其是嘴角，成了我發呆、惋惜與悲傷的根源。

她的嘴唇紅而豐滿，即使緊閉着的時候，也在吐露甚至傾訴她渾身的青春氣息，但嘴角微見下掉的綫條，却扭曲出傲慢與輕蔑，像是她在諷刺與譏笑一切，甚至永恆，配合着她的鼻眼，驀然一見，竟在我心中投下邪惡的陰影。

眞眞實實的，雖然只是一掠而過的一抹感覺，但我眞眞實實地感到，甚至三年後的今天，仍然清楚地復現在我的眼前。

但我也要眞眞實實地承認，只是那麼一抹，何況是利那間的一掠，無損於她驚人的美的魔力。

× × ×

「來，我替你們介紹，」她說：「這是美琪。」

「我們早已認識了。」美琪說。嘴唇由於張開來的緣故，嘴角的曲綫鬆弛了，那邪惡的陰影也消逝於無形，謝天謝地。

我相信，我一定臉紅了，眞丟人，我竟在她面前忸怩起來，當然那是尷尬的緣故。她是在諷刺與譏笑我麼？因爲我常常遙隔着後窗對她注視。她那不可拒抗的美，只要是她在窗前出現，就不可拒抗地吸引我對她注視，久而久之，她也會回我淡淡一笑，但請別誤會，我是出諸欣賞，她呢，她當然也明白，她那淡淡地一笑，是出於滿足的禮貌的回報。因爲我的年齡，更大於她的丈夫——後來我才知道，那個冷落了她的，不解溫情的醜陋男人，眞是她法定的丈夫，因爲，她不會誤解我的。

我已說過了，我們的後窗對着後窗，房屋的設計是同一格局，我們的居室也都在樓後突出的部份，只有我才能見到她窗裏的情景，她也才能見到坐在窗前的我，除非我們都俯身出窗，否則，即使是對面的左右隣居，也看不到我們。當然，我能望見她的樓下，同樣，她那面更上一層樓裏的人，也能見到我的。

介紹我和她認識的，正是她那面更上一層樓的尾房中人，一個中學的女教員。

「是嗎？」那女教員笑了，而且回轉頭來對我也是一笑。

我相信，我是完全明白她這笑意的，當初一個朋友把她介紹給我時，我也說了同樣的第一句話：「我們早已認識了。」

「施老師，」那是我們對她的稱呼，她獨身，但並不是一位老小姐，我雖不知她的眞實年齡，但一定不超過三十歲，她有一種需要時間去認識的美，但一旦認識，那美便不是歲月可能磨滅的，就是這緣故，我們稱她施老師，不全是因爲她是教員之故，一半也由於尊敬。尤其是我，對她尊敬之心倍增，因爲我知道，她爲了撫養父母遺留下來的一雙弟妹，而作出了偉大的犧牲。香港的隣居並非都是老死不相識的，至少在我們這一帶不是，由於偏僻，反倒把敦厚的風氣保存了一點下來，經由隣居的和街頭巷尾那幾家雜貨店的傳播，每家那本難念的經，或早或晚，總是瞞不了人的。

就是如此，我們彼此認識了，交談也這麼簡單，因爲我是在雜貨店相遇的。

我常光顧雜貨店，因爲我孤家寡人一個，必需自己處理自己的生活，我不過在上址租住了一間尾房，我必須不時添購一點罐頭食品，和每日不可缺少的香烟。

驀然間，燈光從施小姐的窗戶暴射而出，啊呀！五點半鐘了，五點半鐘了，太平山頂的夜空，可不是已現了曙光。

黎明來到了，但對面那後窗反而黑暗了，慘綠的幽光消逝，鬼影也不見了。

燈光把我從回憶中喚回到窗前，驅除了這黎明前的黑暗，也驅除了那鬼影。若然我也曾有過驚恐，現在也被那燈光驅除了。

我肯定不是幻覺，因爲幻覺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五天夜晚中，那鬼影，那慘綠幽光映出來的鬼影，已是第三度出現了，是以，今晚我也不一而再地揉我的眼睛了。

施小姐從窗口探出身來，對我微笑，點了點頭，她詢問的目光落在我的桌上。

我的桌上，面前，擺着原稿紙，不，原稿紙上還翻開着一本書。

她以手捫耳，把頭側了側，我明白，她是在問：「你還沒睡覺嗎？」

我搖了搖頭，把書拿開，讓她看清楚些，她看得清楚原稿紙上是一片空白嗎？她當然看不清，但會明白我這無聲答覆的，我又指了指手中的書。

她也搖了搖頭，和日常一樣，她又關心地皺了皺眉頭。

黎明的曙光用輕快的脚步走來，失落了星，也失落了如星的燈，對面更上一層樓的燈光也熄滅了。清晨的寧靜，也帶來了我心中的寧靜。

我總算再一次地抑止住了，若然我告訴施小姐，說我見到美琪不散的寃魂，她會怎麼想？怎麼說呢？她不會笑話我嗎？

我毫不懷疑那後果，雖然她是個端莊的不苟言笑的人，她也會笑彎了腰的，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了，我這個爬格子的稿匠，竟然相信有鬼。

「會不會是你神經有問題了？」

她一定這麼想，但不會說出來的。也許她會這樣建議：

「你該去看看醫生了。」

我有輕微的神經衰弱，她是知道的，隨着物質文明俱來的城市生活的緊張，神經衰弱已是普遍常見的病症了，尤其是從事我這一行的爬格子的稿匠，尤其是我，近年來更顯著地嚴重起來，她是知道的，這正是我的目的，我木訥地說不出口來，她倒先開了口，不論她請還是我請，我別有用心的目的是達到了，眞是固所願也，不敢請耳，何況是去她家中，和她獨對相向，我的欣喜就可知了。

是四年，還是五年了，雖然無日不相見，我們互相對彼此的生活情況是清楚了解，已是如此像老友一樣熟悉，但却從沒單獨相對過，從來沒有，四五年中，甚至相聚也不過四五次，但我却每日從她的微笑和目中獲得關切，我呢，也不自覺地，每天早上，都在期待她窗上暴射出來的燈光驅走茫茫黑夜，傍晚是她在窗口出現的時候，我就顯著的坐立不安起來，直到得到了她的微笑的撫慰。

詢問一個女士的年齡，是不禮貌的，何況我根本無機會詢問，是否缺乏了愛情的滋潤，獨身易老呢？無論如何，她不再年輕了，但無論如何，就算她三十出頭了吧，和我的年齡也有了一大段距離。

我在前面已說過了，她的美，是需要時間去認識的，像寶玉要經過磨琢，才能發出它的光采來，歲月也就有增無減的把那光采增添。但這絕不是說她外在不美，缺乏的只是少女的青春氣息，她那展不開的眉頭，也不能令人憐惜地生出楚楚堪憐之感來。

我伴隨她在就近的街市買了新鮮的菜蔬，步上她居住的四樓。

我們的房屋都建築在香港的人口膨脹之前，還不需要向高空發展的時代，都沒有電梯，經過三樓時，雖然發現不出遲來的黃昏脚步，但發現那緊閉的房門上的塵

爲此，我曾去看過醫生，但這却不是醫生能治療的病症。

治療的方法有，甚至根除亦不難，難在不煮字，何以療饑？

這就是我沒有對她說的緣故。

不，我不能對她說，不是怕她會訕笑我，而是若她相信，那可更糟了，我也是個無神論者，後窗與後窗相隔又這麼遠，尚且難免心悸驚恐，而她的後窗却相連着那鬼屋的後窗。不過是一層樓面之隔，且有後梯可通，若她信了，豈不嚇壞了她？

但願她永不知道，謝天謝地，到今天，顯然除了我之外，尚無人發覺。

話可又說回來，對面那屋子，自從美琪死後，就一直空置下來，她的丈夫一定是不願睹物思人，搬離了這個傷心地，日久，人們已經忘了，居住環境這麼擠迫的香港，難有空置下來的樓宇，才會令人疑惑好奇，因爲，即使被人發現了屋中的燈光，也絕不會奇怪，也會以爲是有了新的住客。

是的，居住環境擠迫，香港的建築業即使蓬勃地飛躍發展，也趕不上人口膨脹的需要，何況經濟的繁榮，香港人普遍增強了的購買力，也需要改善他們的居屋，需求更多房屋。

那麼，人口密度居於世界首位的香港，尤其是香港的市區，即使是一個迷信的人，也不會相信有現形的幽靈。

靜夜的城市的濤聲，就隨着黎明而來的喧囂的市聲湮沒了。我反而獲得倍常的寧靜。再沒有了鬼影可分神，我的精神也漸漸能集中了，書本上的字句又進入了我的眼簾。

就是如此，我自我安慰，也因而獲得了勇氣與鼓舞，勇氣是敢於去面對那不散的寃魂；鼓舞我迫切去探求那後窗裏的秘密來。

摧毀了那界牆

「啊　施小姐，回來啦，」我說。

看見她從巴士站那面走過來，我算準時候，走出街口那家雜貨店。我本是有意，却假裝無心巧遇。而我，立即生起我自己的氣來，我實在太蠢了。

常常，我對我那個包租婆感到厭煩，而且毫不掩飾我這厭煩，她見到我，總會說：「你還未吃飯？」或者：「你吃飯啦？」或者：「你吃過飯了。」她明明看見的事，她總要問一句，這討厭的、愚蠢又虛僞的八婆。

我不但生起我自己的氣來，我一定臉也紅了。我假裝無心巧遇，難道不是虛僞，人家明明回家，這句問話得有多蠢。

但她眞仁慈，她解救了我，給了我一個毫無虛假的愉快的微笑，天啊，怎麼我到今天才發覺，她的微笑多美啊。

她向店內望了望，又望望我，說：「你又買……罐頭？」

她也微微搖搖頭，我明白她的意思，顯然是說：「可憐的寡佬。」作教師的多半都能說國語，也許會這麼說：「可憐的，苦命的王老五。」

她對我的生活情形顯然非常了解，因爲她在星期假日，不用去學校的時候，從早到晚，總會從大開的後窗中見到我，不是手不釋卷，就是手不停書，而且我是個日夜顚倒的人，既然習慣夜間工作，把夜作了日，白天就不能不睡覺，這就是說，他去教書的時候，也多半是我睡覺的時候，我的日常生活情形，當然就瞞不過她，說她對我虎視眈眈當然不恰當，但她由上下視，我的房間在她眼下，簡直成了一個不設防的城市，醫生一定計算得出來，一個人每天掛放數次窗簾，會消耗多少卡路里，那麼一條沒有秘密的光桿兒，又何必多此一舉，何況節省熱量，當然也是一種美德。

你若以爲我是在博取她的憐憫與同情，你當然不會的，否則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但我也老老實實，坦坦白白地承認，我喜歡見到她對我的關切，她的目光說明了她的關切。她的關切令我喜悅，就像現在一樣，對我也是一種無言的鼓勵，因此，我私心竊慰。但最令我高興的是，我見不到往常和她聯袂歸來的弟妹。

她顯然知道我在望甚麼。

「今晚有一個演奏會，」她說：「這一代的年輕人和我們所欣賞的，距離越來越大了，這算不算是代溝呢？我却寧可靜下來讀幾頁書。」

「那麼你要一個人用膳了，那……」

儘管有了她的微笑的鼓勵，我的木訥仍令我氣惱。

「不要那麼了，」她說：「相請不如偶遇，罐頭食物替你提供了過多的脂肪，却缺少了營養最重要的碳水化合物，去我家裏便飯如何？」

封，我的心仍感到一陣緊縮。

那麼，不是我的幻覺了，塵封的門戶，證明後窗上映出來的，不是人影，眞是鬼影。

我不自覺的脚步加快了，我發覺幾乎撞到她身上，才知她在停下步來望我。

不，不能讓她瞧我的驚惶，甚至不能被她瞧出我的心悸，若她知道她居住在鬼屋之上，美琪的鬼魂已三度出現了，她還能如此微笑麼？

我疾退一步，她微笑了。

她爲何如此注視我呢？可是她發覺了我的驚惶？

我吸了一口氣，當然是緩緩地，但努力也迸不出微笑了。

「眞看不出，」她說：「原來你比我想像中更健康，一般人爬上三樓，早已氣喘了。」

原來是這個緣故，我終於能够微笑了，我說：「你忘了？還是不知道，我那面也是唐樓呢。對於像我這樣缺乏運動的人，選擇唐樓來居住，不是強迫自己運動嗎？你不否認爬樓梯也是一種運動吧？」

「你說缺乏，我不同意，」她說：「假若你願意，爲何不去晨運，只怕……」

她笑得一點也不蹊蹺，我明白她想說甚麼。

「懶惰才是眞，但懶惰不也是缺乏運動的一種理由麼？雖然如此，我也不算是不可救藥吧，無論如何，我也強迫自己運動了。」

她又笑了，原來時光眞會倒流，從她的笑臉上，我見到了春天的陽光。

我却不笑，但我說：「說起來，人類眞是可笑的動物，想起來我常常覺得好笑，住在低層大厦裏的人，上下樓也要用電梯代步，不需要趕路的人，出門也離不了事，却安排時間去晨運，花錢去光顧健身房，坐車去公園散步，跑步，寧願被困在阻塞的車輛中吸廢氣，却惜步如金，你說，何其可笑。」

若然她不是再笑轉身，我會滔滔不絕的說下去的，那麼，她不曾發現我的神態會有異嗎？但願沒有。

隔着一條後巷，我只能見到她家的尾房，原來這條街的房屋，和我那面不同的，不但寬敞，而且整潔舒適，也更寧靜，她告訴我，左近的房屋都是自置自居的，分租給人的很少，和我那面雜亂比較起來，眞算得是高尚的住宅區了。

她們三姊妹，共住了那層三房一廳的樓，她居住了尾房那較大的一間，長形的廳一面臨街，佔了全樓三分之一的面積，一明一暗兩房分由兩個弟妹居住，整潔得眞是不染纖塵，舒適得令我羨慕。

她把我安頓在廳裏，剛好趕上收看電視的新聞節目，她就去厨房裏忙碌起來了，我不安，也後悔，我不能，她也不會允許我去厨房相助的，雖然我們已彼此互相關切熟悉，但我們之間仍存在着陌生的阻隔，絕不能算是有了數年的交往。若是我請她去餐廳，豈不有更多交談的機會，但願她的弟妹不會很快回來，交談，從交談中探聽出美琪的慘死，和生前的不幸遭遇，原是我此來的目的。

樓下那鬼屋，格局一定相同，我在想，但厨房裏的响動聲，却把我記憶中和這位施小姐初相識的情景再現出來。

× × ×

那是四年多前了，我應邀出席一個座談會，一個朋友把她介紹給我，然後望望我，又望她，怔怔地說：「你們住的地方相近啊，應該相識的。」

我笑了，點了點頭，說：「是的。」

而她，却毫不掩飾她的驚喜，說：「原來你就是……」

她不笑。那眞誠令我愧咎。

「現在，你失望了。」我說：「原來不過是一個卑微的稿匠。」

× × ×

暴射的燈光驅走了悄悄溜來的黃昏，把我從回憶中喚醒了來。

「對不起。」她說：「你又在冥想了，所以沒給你開燈。那是你的習慣，我知道。」

「你們遠望將來，老年人却生活在回憶裏。」

「噯喲！好像七老八十了，你並不老啊。」

「有的人老心不老，我呢，人老心更老，我好像聞到了春天的氣息。」

新鮮的菜蔬加上她的烹調，已在桌上發出了令我饞涎欲滴的清香，但我一定要趕快，抓牢這一點她的弟妹未歸的這一點時間。

「我那面有人搬家了。」

青菜還在我的咀裏，我又開了口。

你知道我爲何常常生我自己的氣嗎？我說話總是缺乏條理，我竟突然這麼說了一句。

她愕然地望着我。

「是嗎？」她說。

我希望從她眼中看不到訕笑，却又心慌得不敢看她，我急於解釋，不料更糟，竟又這麼說一句：「你讀過相對論嗎？」

「我雖然不敎物理，却還知道愛因斯坦。」她說：「時間與空間，只有相對的存在，你是要說這個嗎？」

我如釋重負的鬆了一口氣，我坦白承認，我今天是有意在街口等她。

「我知道，」她抿着咀，笑了：「猜到你有甚麼話要對我說，這也就是我請你來我家的緣故，你看，這裏不是比餐廳更方便談話麼？」

我眞沒出息，人家有多大方。你說，我該不該生自己的氣。

「你猜對了，我渴望找一個人談談，就是這麼回事。」我說：「我那面有人搬家了，棄了一堆書在樓梯口，我檢到了一本相對論，你信鬼嗎？」

我又突然插了一句，這次却是有心，話未出口，我已瞪着她瞧了，我要瞧瞧她對鬼有何反應。

她有反應的，但不過是愕然。

「鬼和相對論有關連嗎？」

我眞不蠢呢，你看，我能看出來，她沒有在心裏罵我見鬼。也看得出，她不信有鬼。

「好極了，」我說：「那麼，你不信有鬼，也不怕鬼了。」

忽然之間，我楞住了，我爲鬼而來，我見鬼，也來談鬼，却希望她不信有鬼，

還有比我此刻的心情更矛盾的嗎？不，其實我不該顧忌甚麼，能够坦然把一個男人請回家來的單身女人，可見她的胆識，何況她是個有信念，有見識，也極其自信的女人，我還顧忌甚麼呢。

「有關連，」我說：「但我問你，你眞不信有鬼，也不怕鬼嗎？好，我本來也不信的，現在也仍然不信，但自從讀了相對論，我以爲我得到了一個結論。」

「說來聽聽。」她的眼中絲毫笑意也沒有，這令我非常高興。

「知識並不能以人類的感官能力爲界牆。」我正容說：「讀了相對論，我才知道，人類的感官能力太有限了，甚至尚不及低等動物的畜牲。」

我以貓，狗爲例，這是任誰都知道的，不由她不點頭，她的點頭，也給了我鼓舞。

「從科學家繪出的電磁光譜上，我才知道。」我繼續說：「你當然知道，把三稜鏡放在陽光裏，可以看到折射出的七彩太陽光譜，而我們的視覺感官所見到的光幅，也盡在此了，科學家推算出來，紅光波長是〇・〇〇〇七公分，紫光波長是〇・〇〇〇四公分，就是說：光波波長相差幾十萬分之一公分，便形成能見與不能見的大分別。」

她插了咀了，驚訝地說：「這幾天來，你都在看同一本書，原來就是這本相對論，眞難爲你，把數字也記牢了。」

「我還知道宇宙幾的波長是一萬億分之一公分，無綫電波長更是不知的無限長。」我說：「可憐的人類，能見的光幅是多少呢？只是〇・〇〇〇三公分。那麼，若以感官能力爲知識的界牆，我們的知識多麼貧弱渺小得可憐，即使通過機械物理的實驗來證明推算，即使比感官能力強了千萬倍，對無涯無際的宇宙間的秘奧，也是少得太可憐了。因此，就不該武斷地否定未可知的事物，也能否定不可思議的現象。」

「你是要說……原來你是要說，現代科學不能證明其存在的東西，也有可能存在。」她說：「可是這個意思麼？不能否定有鬼魂？」

「事實上是……」我正容，一股正經地說：「事實是，我們的科學界，尤其是醫學界，從未加以研究、探討、發掘，就先已武斷地否定了，甚至也不予存疑。我很想問，這是否違反了科學的精神與法則，何況明知宇宙間的未可知事物無盡無窮，人的智慧能力又如是有限得可憐。你常看電視嗎？」

我突然加了一句。她眞聰明，道：「你是指那些神奇的表演？」

我點點頭說：「千萬人中，總會有一兩個人與生俱來具有超人的能力，你記得那個神童嗎，一個幾歲孩子的小腦袋，勝過電算機，矇着眼的人，隔物能識字。」

她同意說：「無神論的大陸報紙上也在宣揚用耳聽字的神奇，眞不可思議。」

「好，那麼，你就不會奇怪，催眠術被廣泛接受，已成爲一門科學了。」

我眞高興，她的附和令我更興奮起來，不料不用說服，她已同意我的見解。一個拙於言詞的人，他的觀點被人輕易接受，是倍常高興的，我就是如此。因此，我甚至辜負了她挾到我碗裏來的菜蔬。

「你相信嗎？」

「我相信。」她說，而且用點頭來加強她的語調：「別只顧說話，再吃一點，多吃一點，碳水化合物能防止壞血病呢，你曉得嗎？」

我太興奮了，因此毫不懷疑她的話語的眞誠，何況她的慇懃好意，是那樣絕對感人的眞誠，竟忘了相信甚麼我尚未說出來，她的答覆來得太快了。

「我學過催眠術哩。」我說：「但願我學會就好了，意志集中就能發揮精神的支配力量，可惜那時我太年輕，要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心無雜念，封氣入丹田，太困難了。原來催眠術的入門功夫和武學的內功，修練完全相同。所以你不用害怕。」

「我爲甚麼要害怕？」

天啦，怎麼我在相識了四五年後，才發覺她的笑是這樣令人陶醉的美，像是增長性的，有生命的一種東西。

「你」不轉眼地瞧着我幹嗎呀？」她那會說話的眼睛瞪了我一下，迅速避開了我，我再度見到了留駐在她臉上的天邊的晚霞。

「我知道很多以催眼術來爲非作歹的故事。」我說。我沒有學會催眠術，却學會了怎麼氣沉丹田，迅速鎮定了心神。

看來她也能够，不必要地抿了抿髮，說：「你剛才提到第三性，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水火如是，甚至原子彈也如是，催眠術當然也如是。」

我想說她也如是，她是個是強的談話的對手，但也能輕易地消除我的窘困。

我發覺我離題遠了，說了半天，要問的一句也沒問，該說的一句也沒說出來。但這次我並沒生我自己的氣，因爲這與我拙於言詞無關。請想，我怎能告訴她說她樓下有鬼，美琪冤魂不散呢？但不轉彎抹角，又怎能直接了當問及美琪的生平，有一點我是肯定的！女人是最敏感的動物——原諒我，並無不敬的存心，何況她遠比我聰明，眞怕引起她的猜疑。

因此，離題雖遠了，我的用心却是良苦的，既要說服她相信有鬼，却又要消除她對鬼的恐懼，而我又從來說話缺乏技巧，還有呢，隨着時間的消逝，我也越心急了，害怕好不容易才找到的這個機會，如果她的弟妹的歸來就得宣告結束。

她又在望着我了，直望入我的眼中，她說：「你不僅是來和我談愛因斯坦吧？你眞正要說是甚麼？爲何不說出來……」

鬧市中的仙境

燈光照往常的習慣，在一定的時候逐間熄滅，只有那女敎員的微笑，稍晚了一些出現在窗前，燈光照亮的笑臉也特別明亮了些，道說的晚安更安詳，而且加上了一個手式來示意。

我是在她的弟妹回家時，即刻像逃跑一樣和她道別，匆忙道了謝就走了。她是那麼端莊，友善而又親切，我逃避的是她弟妹的响亮的笑聲，和那兩個大孩子的驚訝的目光。

他們當然也認識我的，但突然發現我

在他們家裏，會怎麼想呢？不知是否我太敏感了，從他們的眼中，我見到了敵意。

我把解釋留給他們敬愛的大姊，匆匆走了回來，就一直坐在窗前，把我自己失落在黑暗中，我的蒼老的心景而今更感到蒼涼的迷茫。

眞是何其可笑，我自以爲已捕捉到了甚麼，却在未確知之前，我自己倒先失落了。

我不屬於光明的歡笑，黑暗令我寧靜，當城市的傳聲尚未取代夜市的喧囂之前，我常是不亮燈的，因爲，她不以我枯坐在黑暗中爲奇。

晚安，願她有一個寧靜的睡眠，在垂落下來的窗帘後面，燈光熄滅了，晚安。

× × ×

我的包租婆牢記住所有菩薩的誕辰，初一和十五，灶神與土地公公有福了，她每月爲拜神而忙碌，拜神簡直成了她唯一活下去的理由和目的，我也再不譏笑樓下那個長跪在門口，口中唸唸有詞的老婦，甚至對她的虔誠羨慕得嫉妒起來，歷史學家考據出宗教的起源，公認畏懼是鬼神之說的根源，而貧窮是宗教發揚光大的原因，將來的歷史學家有福了，因爲他們將毫不困難的寫下宗教復興。

我從燒紙與香燭的令我窒息的濃烟中逃了出來，我不知諸天神佛中那一位生辰快樂，我却要受苦受難了，我完全同意普羅米修斯罪名成立，該受煉獄之苦，因爲他把火種盜來人間。

烟霧瀰漫中，我幾乎和一人撞滿懷。

「啊！是你。」是一張青春的笑臉。

「是我，你想不到吧。」

眞想不到，是對窗居的施小姐的妹妹，我急忙尋找，但我沒有從她的笑臉上找到敵意。像我昨天晚上從她眼中見到的那種敵意。

「你不上學？」我的愕然是可想而知的。「找我有事嗎？」

太突然了，她認得我，我也知道她是誰，而且眼看着她由小姑娘，長成爲活潑的少女，但却遙隔着後窗，難得在街上相遇，不但從未交談，甚至相見也沒打過招呼，僅有的一次，就是昨天晚上。

「沒事我來找你幹嗎？」她瞪了我一眼：「你這人，連今天是甚麼日子也不知道，走，跟我走。咦！怎麼你連鞋也沒穿，快回去，把鞋子穿起來。」

不由分說，我被她推了回來，現在的女孩子和我們那一個時代的多麼不同，我們並不陌生，但也不算認識啊，甚至我連她的名字還不知道。

她簡直在命令我，不是她姊姊有甚麼事嗎？不，當然不是，不久前我還從後窗見到她，當眞，她今日並沒像往常一樣，拉上她的窗帘，像她往日去學校一樣，但今天是甚麼假日呢？

「今天是鬼節啊！」她說：「你這人，你門口就在燒紙拜神，啊，今天該是拜鬼了，你怎會不曉得。」

她站在我的窗前了，對面窗上出現的是她的二哥，她們在用手式示意，我似乎見到她在向對面點頭，然後才轉過身來。

她對我瞪眼，說：「還不快穿鞋，你就是穿着拖鞋滿街跑嗎？」

不錯，我總是穿着拖鞋滿街跑，已習以爲常了，我們這一帶，很少人穿着整齊才落街的，這也是我喜歡居住在這裏理由之一。

「你要我跟你走，去那裏？你還沒告訴我。」

鬼節！不自覺的，我又凝視着她家樓下鬼屋，那緊閉着的窗戶裏，垂着深綠色的窗帘。她們眞是毫無所知嗎？

「去郊外，去旅行。你在望甚麼？」

她望望我，順着我的目光，她也望了望那綠窗，我却忙不迭收回我的目光。

去郊外，去旅行？我怔怔地說：「你知道我有時間嗎，我答應過你，我也願去嗎？」

「喂！你到底穿不穿鞋？」她把腰一叉，眼兒又瞪圓了：「你不願也得去，你非去不可。你連今天是甚麼日子也不知道，有的是一天到晚發悶的時間。」

「那麼，」我說道：「你是在命令我了？」

「不是我，是大姊，諒你也不敢違抗我姊姊的命令。」

這就是令我感到陌生的這個時代的女孩子，但又爽朗得多可愛可喜。我笑着服從了。她的隨便與直率，那像是初次進入我的屋中，更不似初次交談。但數年來，幾乎每日不相見，也眞不陌生了。

那麼，昨晚我誤會了她，本來就僅是匆忙間的一瞥，我不過是想當然，因此把驚訝與疑惑當作故意了，她的胸無城府的直率，也說明了這一點。

眞的，我已記不清有多久，兩年，還是三年，沒有去過郊外了，我的日子過得渾渾噩噩，厭倦了一切，一切。越來越喜歡孤獨中的寧靜，但在這深秋裏，我却突然嗅到了春天的氣息。

「你大姊命你來的嗎？」

「你聽着了。」她說：「這是我和二哥的主意，但是我知道，大姊也有這個意思。」

「她沒說，你怎會知道？」

「她怎麼沒說，說過好多次了。」她說：「大姊見你坐在窗前發呆，就搖頭，常常。」

「我不是發呆，不是寫作，就是在讀書。」

「你騙不過大姊，」她說：「你手中沒有筆，書也不見翻，你見不到她，她却看得見你。尤其是這幾天晚上，大姊瞧得清清楚楚。」

我感到無比溫暖，原來她在默默的關心着我。她說得不錯，我的枱上亮着燈，她那面從高處望下來，怎會看得不清楚。那麼，她並不知道我這幾晚爲甚麼在發呆，也不知我望甚麼，我倒眞願她以爲我發呆。

「你看，」她說：「大姊多關心你，你是個傻瓜，二哥說，他恨不得揍你一頓，爲何昨天才去找大姊。」

那麼，昨晚我還是沒看錯了，只不過那敵意和我所想的相反而已。我不傻，傻的是這兩個孩子，也傻得太可愛了，也可見多愛他們的大姊，在我眼中，他們還是孩子，但已是懂事的孩子了，他們如何會不知道大姊與他們作出了多大的犧牲，在

她應該戀愛結婚的年齡，却担起了她母親放下來的這副重担，打聽一個女人的年齡是不禮貌的，更不要說詢問了。壓根兒我也沒機會問，但我相信，她內心的寧靜和從弟妹獲得的安慰，令她看起來比實際的年齡更年青些，何況生活便不富裕，亦稱得起小康。

那一瞬間，我怔住了，這兩個傻孩子的意思我如何會不明白，簡直是胡鬧，我從她們的大姊眼中，看到的是坦率與眞誠，那不是一雙戀愛的眼睛，誰又會去愛一個老頭子呢？

我想笑，但抑制住了沒笑出來，這女孩子不過剛剛才踏上人生的旅途，而我，却曾經滄海了，她要了解爲何曾經滄海者難爲水，她還得去滄海中浮沉，她太天眞，太年輕了，年輕得甚至看不出大姊展不開的眉頭中，隱藏着的那一抹哀愁。

在她的催促下，我跟隨她到了街上，她的大姊和二哥已在街口等待了。

不理會兩個孩子擠眉弄眼，我對那個愕然的大姊說：「你不拒絕我參加吧。」

「歡迎。」她說。

她迅速橫了兩個掩咀在笑的孩子一眼，面對我時，那尷尬的表情已在迅速消逝了，說道：「這不是胡鬧麼，今天如何可以？」

「如何不可以。」那女孩子說：「我們去掃墓，他去郊遊。」

原來他們去掃墓，話到口邊，我即時止住了，因爲她的笑容迅速開朗起來。

「這不是都好麼。」那二弟說：「我們去露營也放心了，你有了人陪伴，那鬼屋裏悶死人。」

「却是討論問題的好地方。」三妹說道：「你們可以繼續討論你們的空間和存在。」

我一怔！是否一語相關，話中有話呢？我還沒領悟出來，那大姊的眼睛已瞪大了，只不過充滿了笑意。而且……鬼屋！甚麼鬼屋啊？

「好哇！」她說：「你這兩個小淘氣，原來你們……」

「我們不是孩子了，」三妹爭辯說：「大姊，你不講理，你們作老師的主張課外活動，露營也是你們提倡的，但你偏不許我們參加。」

「於是，」大姊說：「你們……你這兩個淘氣的小鬼就自作了主張，我明白了，不怪一些日用品和衣物不見了，昨天晚上你們也不是去參加甚麼演奏會。」

那大笑的二弟說：「大姊，你現在明白了也不太遲，我們去檢查露營用具，而且裝上車。」

「而且，」三妹說：「和我們同去的同學，大姊都認識，也是你們老師公認的好學生，大姊你也沒有不放心的理由。」

她隨即說了一連串的名字，有十數個之多。

「哼！」那大姊橫了我一眼，倒又令我發愣了。這是怎說：「所以你們去把他拖來了。」

那二弟三妹一個大笑哈哈，一個格格地笑彎了腰，那大姊的臉也繃不緊了，笑罵道：「原來你們……哼！以爲有客人在面前，我就會答應讓你們去，不會罵你們了。」

「眞是狗咬呂洞賓。」二弟笑着說。

「不識好人心。」三妹接着說：「我們才不怕你罵哩，大姊最疼我們，捨不得罵我們的，我們又怎忍心把大姊你孤零零地丟在那鬼屋子裏，怎生給大姊找個伴兒啊，二哥就說：不用找，直綫是兩點之間最近的距離……」

這是甚麼意思？她，爲何跺脚？

「繼續探尋你們的秘奧。」那二弟搶着說：「事實證明存在已沒有空間。」

「你們……胡鬧些甚麼？」我所能够見到的她的半邊臉紅了，她又跺了一脚。

「大姊，都怪小妹不好，我說，等一等，就快找出結論了，偏是小妹心急，闖了進去。於是你們就結束了太空探險。」

「不，」小妹說：「是宇宙秘奧。」

大姊道：「你們胡說些甚麼，你這兩個小鬼，好哇，原來昨晚躲在門外偷聽我們的談話，我沒說要狠狠地教訓他們一頓嗎？我沒有，是不是？」

她轉過頭來對着我，原來這最後兩句是對我說的，她伸手抿了抿毫不見亂的頭髮，她對我眨了眨眼嗎，我想，我以爲我是眞見到了。

「你說過了嗎？」我說：「我記得我們討論過兒童教育，對那些頑劣的兒童，我們都已獲得了一致的意見，我也記得，答應送你一根籐條，我們也都承認，隨着宗教的復興，教育也該復古了，啊啊！」

我話未說完，一輛旅行車簡直是向我立身之處撞來，刺耳的剎車聲中，有人拉了我一把，那車尚未停定，車窗裏已探出幾張年輕的笑臉，在早晨的陽光中，紅暈出人生的嬌艷的彩霞。哈囉聲中，有人在叫老師，加上驚魂未定，一時間令我眼花繚亂。

那車裏已擠滿了十來個大孩子，我敢說，那駕車的一定是個飛車黨徒，但我不得不承認，他的駕駛技術不是末流的，我立即作了個決定，有多送出一根籐條的必要，不用說，飛車黨徒的父母，那籐條也該更粗大些。

咕咕呱呱聲中，車裏已擠出幾個空位來，我不知道押赴刑場是甚麼滋味，但我眞正體會到了挺身就義，簡直不由分說，我們已被推上那架死亡飛車。

別以爲把生命交給一個飛車黨徒是大不幸，事實是我們都在慶幸，因爲再不會有人說出令我們更尷尬的話來了。

我偷瞄了身邊施老師一眼，我由衷地佩服她處理尷尬場面的鎮定和機智，顯然由她從事的職業中，獲得了豐富的經驗。

我們縮在車尾的角落了，忽然間，我發覺有爲阻塞的道路寫一首讚歌的必要，豈僅強迫人們消除緊張而有益健康，而且打救了無數輪下亡魂。因此，我也懷疑，那些對交通主管部門辦事顢頇的責備，是否有欠公允？因此也聯想到我們對顏色的觀念，也該加以調整了，綠色並不等於通行無阻，紅色不再表示危險。

我還未決定應不應該爲紅燈也寫下一首讚歌，紅燈却已無影無踪，因爲車子入地又昇天，才從地獄門中出，已飄飄然在雲端，因此令我了解到，當務之急，這篇讚歌應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而寫，也

了解到該調整的必要，過海不是行舟，小橋不是架在小河上，尚在其次先之次人類早該領悟了，科學的目的不在描述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目的和魔鬼完全一致，在毀滅人類之前，必先令人類瘋狂，我們現在就生活在這個瘋狂的時代中，也必然有其瘋狂的道德率，瘋狂的節奏產生了瘋狂的音樂，瘋狂的吵鬧，殺人，與被殺，不僅合法，而且受到了鼓勵，交通失事的傷亡數字，不是遠遠拋離了戰爭的殺戮嗎？

我們的旅行車就是瘋狂大世界中的瘋狂小世界，不能令人懷疑，失聰與失明有福了，該是被羨慕的對象。

× × ×

我們被拋出了瘋狂的小世界。

「這是那裏啊？」

小橋架在小溪上，綠水繞過一個小山崗，流入小海灣。

「你不再後悔被拖了來嗎？」她說：「我就出生在那老屋裏。」

橋那邊，竹籬後，有十數間磚屋，那是新界地區，與其說是被保存，不如說是被遺棄的古老房屋之一。因爲遠離市區，甚至遠離了公共，我們被送到最近的地方下車，仍然步行了不下二十分鐘，而在這二十分鐘的行程中，我看不到有人家。

她看得出來，我眞是無限驚喜，驚訝人口密度居世界首位的香港，竟會有這樣隱密的地方，不過兩座小山之隔，就遠隔了物質文明，站在那小橋頭上，彷彿時光已倒流，一下子倒流到了十八世紀。

「你出生在這個地方？」

我看不見有農田，竹籬傍邊只有幾片菓圃，事實上也沒有開闢農田的平坦的土地，綠油油的灌木覆蓋着丘陵，除了房屋那一面的山坡有比較高大的樹木，一路行來，路邊的樹木最高的也不到兩丈，因此，翻過來路的那座小山，展現在眼前的，就是一片綠色的海洋。

「你奇怪爲何把屋子建在這裏嗎？」了不得，她立即猜出我心裏所想的。

「我記得。」她說：「必是來此作過客的人，無不奇怪，但你若知道這屋子那一年建的，你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和年代有關？」

「道光二十二年，那是甚麼年代？」

「我明白了，」我說：「腐敗的滿清政府與英國簽定了南京條約，香港就在那一年割讓的，那麼，讓我算一算看，這屋子有一百五十八年歷史了。」

我立即就明白了，那年代地廣人稀，磚屋該是華厦了，却建在這樣偏僻的地方，亦可知她的祖先既富且貴，這才有既要避亂世，却又有不能離開香港的理由。

果然被我猜對了。她說：「後來，祖父年紀大了，喜愛這裏清靜，才每年來這裏住上三五月，香港淪陷後，更舉家遷來這裏，光復不久，我就出生在這裏了，你明白麼，這古老的大屋不但和我有了感情，箱住了我的回憶，我祖父母和父母親的墳墓，也都在屋子左面那小山坡上。若不是爲了要照顧兩個弟妹就學，我喜歡長住在這裏。你不以爲這裏風景宜人，更可貴的是自然天成麼？」

那是眞的，甚至面前這小石橋也古樸未加雕鑿，隱約可見的竹籬，也被灌木淹沒了。

就在我游目轉向那竹籬的時候，她忽然一閃身，擋在我面前，她那明顯的驚惶反而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爲她並不能完全遮住我的視綫，我見到籬門處有一個人影疾退回去。

那是一個女人，我正在瞧那竹籬變成了樹籬，是以見到，但未加注意。紅磚大屋裏當然有人居住，至少也有看屋的人，那菓圃也說明了。

還有一點，是那事後才想到的，她的聲綫美極了，說話溫柔得近乎低媚，但這一會，她站在橋頭，那聲音却提高了，我肯定相信，即使屋子裏的人，也能聽得到。那是完全不必要的，因爲海風並不遒勁，只有一個理由，讓大屋裏的人聽到。

連帶的，我也想了起來，她顯然也故意攔在橋頭，阻擋了我的去路。

眞是欲蓋彌彰了，但當我再注意那人時，她退回了，分明是忽忙聞聲出迎，又慌忙退了回去的。

難道是躲避我？是了，也許是一個輕的，見到陌生人怕羞的姑娘。

她見到了我的疑惑，顯得更慌了，又舉手來抿她那現在眞有些兒亂了的髮，女人的頭髮像眞是爲了掩飾驚惶失措而留長起來的，更成了她應付尷尬的萬應靈丹。

她忽忙擠出來的笑容却又把那尷尬洩漏了。她說：「這兩個淘氣鬼，不對我說一聲，就把你捉了來，眞不好意思，你知道，我很少回來，屋裏完全一團糟。」

那麼，這是她在橋頭有意阻攔我的理由了。

「你在這裏等一會，」她又說：「我去一去就回來。」

她是去掃屋迎賓，她一把我當作客人？那一瞬間，她和我之間迅速縮短了的距離，也迅速擴大了。我感到了瞬間的失意。但我張開的咀，却說不出話來，不是爲了找不出話說，而是，從她的肩上，我看到籬門。伸出了一個頭來，飄拂的長髮先引起了我的注意，移近中天的陽光，也把那張美麗的臉照亮了，令我張口結舌！

我一下子就認出了她來，美琪！

陡然間，一股寒氣當頭罩了下來，令我毛骨悚然！

慘死的美琪，六天來三次出現在綠窗上的鬼影，陡然間，出現在她身後，那籬笆門口！

她生前是那麼美，隔着後窗，兩年前，我每天無數次的欣賞過她那美貌，因此印象是那麼深刻，眞是化成灰我也認得出來。現在，是我的驚惶引起她注意了，她迅速回頭望，但那張也驚惶的美貌臉孔却更早迅速消失了。陽光照在那臉上，我眞看出了那臉上的驚惶，雖然只是一瞥的瞬間。

不可能有同樣的，一模一樣的兩個人，我知道，死去的美琪沒有孿生姊妹，而我若不是眼花，我肯定，那是美琪，也就是冤魂不散的鬼。

但我的懼怕只是下意識的，不過是產生於根深蒂固的習俗傳說，不是理智的認識。即使我相信有鬼，我也剛從相對論上得到了領悟，不滅的靈魂，我不是認爲是不滅的電子嗎？何況這是大白天，我實在

沒有懼怕的理由。

「你望甚麼啊？」她說。

「沒甚麼，沒……甚麼。」我說。

我迅速鎮定下來，我是敏感的，我也說過，從以往的工作中，我培養了敏感的聯想，因此常能作出迅速的決斷。若是她知道了死去的美琪出現在她身後，豈不駭壞了她。我早已担心她發現她那樓下的鬼影了，現在豈能告訴她？

「有人來了！」我鬆了一口氣。

眞有人來了，從那大屋中走出來，是個老人，白髮蒼蒼，但不龍鍾。

「啊，是王伯。」她說，釋然了。又抿了抿她的髮：「他替我們看屋。」

她匆匆迎了上去，我沒有移步，主人要我等候，也不曾相請，而且，我也不担心她，也有急於要想的。

我不自覺地揉了揉眼，剛才眞不是我眼花嗎？我肯定那不是幻想，事實是，經過昨晚的一席話，那綠窗上的鬼影也不再出現，我幾乎完全忘了，何況遠隔鬼屋，何況這是陽光燦爛的大白天，即使我心上有鬼影，也會被驅除了，又怎會生出適才的幻想來。

我還未想出一個結果來，她已匆匆返回來了。現在，她又是那麼嫻雅，要經由時間去認識的美，非但歷久不渝，而且那美也隨時日與俱增，現在，這綠水，這青山，也令她的美添了清新。

她一笑嫣然，撫媚得像個妙齡的少女，說道：「對不起，讓她去收拾一下，要不是先通知了他們，突然回來，總是一團糟。」

「他們，」我說：「這位王伯不是一個人麼？」

「他還有個老伴兒，可憐的老夫婦，還有一個遲鈍得近乎白痴的女兒，這也就是兩老夫婦心甘情願留下來看屋的緣故，屋後有一個不小的菓園，每每都有些收獲，蔬菜也有市場，墳地那面山坡下，父女三人也種了約一畝地的雜糧，可以自給自足，因此沒有增添我的負担。從我曾祖父建此祖屋時起，他的一家人就和我們共同生活，王伯從小服侍我祖父，可說看着我長大的。」

「原來是你家的老家人。」

我却迅速在想：是了，我先前見到那畏縮的女子，一定就是那王伯的白痴女兒，不怪她見到陌生人害怕了，也許長得有幾分像美琪。

我釋然了，一會，籬芭後面的大門口，走出一個老婦來，望了望我們，便向我們走來。

「那就是王伯的妻子，」她說：「是我的奶媽，亦是我們中國傳統美德的化身，你就會知道了。媽媽……媽媽！別走得那麼急，我來了。」

她忽忙迎了上去，我跟在她身後。

多皺紋的臉上堆滿了慈祥的笑容，說道：「你們可來了，咦！二少爺和三小姐呢？」

她摟着王媽的胳膊說：「媽媽，要你別再這麼叫，你偏改不了，現在不興這麼叫了。這兩個小淘氣露營去了，明天才來，不是明天才拜山嗎？」

「我也想不到你今天就回來了，以爲你們明天才來哩。」

老媽媽只是兩鬢見斑，個子矮小，但看來比王伯更健旺些。她的親熱的呼喚和提早一天到來，顯然令老媽媽非常高興。

「媽媽，我替你買了些日常用品，今天走得忽忙沒帶來，也因爲要買的還沒買得齊全，天氣快涼了，也還沒買幾件衣衫，叫王伯去香港帶回來吧，媽媽，你還是這麼健壯。」

老媽媽却如不聞，只顧在打量我，那雙睜大了的老眼裏，有猜疑，也有更多的喜悅，瞧得我滿不是味兒，我對她點了點頭。

施小姐對她介紹了，說：「媽媽，我帶一個客人來，你感到意外不是？沒有甚麼不便吧？」

「我高興也來不及。」老媽媽說：「這冷清清的屋子好久沒熱鬧過了。有的是房間。二少爺和三小姐明天準會來嗎？」

她回頭對我笑道：「我這媽媽就是這麼固執，你猜，她叫我二弟做甚麼？上次過年時來，她還叫他二倌呢。後來二弟惱了，她才總算改過口來。」

「二倌豈不比二少爺親切些。」我說：「沒有甚麼不好啊？」

怎麼回事，老媽媽的一雙眼睛，交替地不住望我們。而她，却在四下裏望。

「琴姑呢？」她說：「可是見了陌生人，躲着不敢回來？」

先前我所見的，一定是那琴姑了，她說的一定就是老媽媽的白痴女兒。

眞可惜，那麼美，那麼年輕，却是一個白痴。

未可知的秘奧

不久我就見到了那個白痴姑娘。

看來她的担心是多餘的，那古老大屋裏打掃得一塵不染，每一件家具都閃亮着歷史的光彩，說明它們是屬於那古樸的勤勞的年代，這也就是它們能保存下來的緣故。褚色的磚牆也不見有剝落和風化的痕迹，也再說明了屋主人的保守和勤勞。

「王伯和媽媽跟我一樣，」她說：「對這大屋有感情。我們都出生在這裏。」

「甚至那媽媽也是？」

「她的媽媽是祖母的丫環，後來與祖父的跟班結了婚，其實祖父已不做官了，但仍保存着那古老的排場，祖父與世隔絕的在這裏過了下半世，動亂與戰爭的烽火，更在這裏把父親困了一生，直到我在七歲那年，新界的發展令我們失去土地，才在香港購置那間房屋。本來不是一間，但父親不善經營，死時只剩下那一間了。」

「還有一副担子，」我說：「爲了這副担子，你付出了青春的代價，現在，你可以放下來了。」

「琴姑，你找甚麼啊？」

那白痴姑娘不知何時來到我們身後。

「姊姊，我找姊姊。」

琴姑說，我一回頭，她急忙笨拙地躲到施小姐的身後。

「別怕，」她說：「他是客人。」

「姊姊，我找姊姊。」琴姑重複說，話聲遲鈍，躲在施小姐的肩後望我。

這不是我先前所見的人影，那衣衫不

一樣的，而且，那人的動作快速，一點也不笨拙遲鈍，而且，這琴姑怎說？找一個姊姊。

難道這裏還有一位姑娘，或者有一個王伯夫婦的親戚來訪？

施小姐默然看出我眼中的疑問，慌忙說：「你不是找到我啦？」

「我要……找……」

「找你媽去，」施小姐慌忙說，但話聲極溫柔：「對你媽說，去，說我們要去海邊走走。」

那是飯後了，太陽已落下在左面的山背後，她知道我有夜裏不睡眠的習慣，而把睡眠的時間分配在清晨和飯後。却不料午睡起來，已是日落西山的時候。王伯出去購買掃墓的用品去了，老媽媽已在忙着燒晚飯。

她突然握着我的手，說：「來，我們去看海上的落日，你兒過海上的落日嗎？那景色美極了。」

她突然握着我的手，這是第一遭，我才眞被拖着跑，跑上那小山崗，現在，海浪在我們的脚下輕吻着岸邊，在岩石中嬉戲！

她回頭望，我也回頭，現在，我明白她爲甚麼回頭望了，那白痴的琴姑沒有跟來，所以她停下步來，也立即把我的手放開了。

落日是美麗的，眞美極了，但我有更多的東西要想，是甚麼令她的嫻雅變成慌張？端莊穩重的她，爲何突然握着我的手，我們太熟悉了，那是不錯的，但才單獨的第二次見面，尚未曾消除我們之間的那種陌生的感覺，也是事實。

原來她怕那琴姑，近晚的海上吹來的風是清凉些了，但不是我突然感到寒意的理由，那是顯而易見的，她怕的不是琴姑，而是琴姑找尋的「姊姊」。

她顯然知道琴姑要找的姊姊是誰，她不願我知道也是那麼明顯，她明白不能阻止琴姑說出來，是以拖我跑來海邊，爲的是遠離琴姑。

現在，她鎭定下來了，雖然她的胸脯還在起伏不已。她幽幽的回憶嘆道：「小時候，我和琴姑追逐奔跑，跑來海邊戲浪，我們拾了好多好多貝壳，追逐浪花，也讓浪花追逐……直到有一次，我聽到了一聲尖叫，我們常常爲了一個浪花打到身上來，而尖聲大叫的，但我聽不到歡笑聲的繼續，我跑了過去，我在一塊礁石後尋到她，她仰面躺在水浪裏，幾乎被逐漸昇高的潮水淹沒了，原來她已暈了過去。從此，她就再也只會尖叫過了。」

「你不是引咎吧，那不是你的錯啊。」我說：「可是從那次以後，她就成了白痴。」

「原來她的後腦跌在一塊半埋在沙裏的小礁石上，還幸我小時候是個野孩子，及時把她從昇高了的潮水中拖出來，她才沒溺斃。二十年……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前，香港已從亂動中畸型的繁華起來，醫療設備也先進了，但却治療不好她。」

我輕輕地摟住了她的肩頭，那麼自然而然的，這個時候，語音的撫慰是不足够的。我明白，因此，二十多年來，她一直心懷愧咎。她心地多善良啊，她原不該負甚麼責的。

她把頭靠在我肩上，輕輕地嘆口氣。

「從此，父母就不准我到海邊來玩耍了，隨即把我接了出去，而且，我也到了就學的年齡。」

讓海風輕撫她的秀髮，我却在想：「這就是她先前驚惶逃跑的原故麼？」

好像有個聲音在我身邊說：不是的，這不成理由。我的觀察力也說不，令她驚惶逃跑的，不是琴姑的出現，而是那白痴姑娘口中的姊姊。

我輕輕地離開了她，她是否在對我隱瞞着甚麼呢？我感覺得出，每當我像要捕捉到甚麼的時候，她就巧妙地引開了我的注意。雖然遙隔着一個後窻，但我從未見到她失去她的安詳與嫻雅，有如溫煦的春天的陽光，沉浸其中，令我感到無比寧靜。

不，不是的，我不是對她疑心甚麼，更不是怨責她對我有所隱瞞。而是過份的對她關心，因關心而有所担心。

首先令我認識到歲月慘酷無情，不是蒼老了我的顏面，而是我的一雙眼睛，我對眼鏡的依賴已越來越嚴重了，幾乎到了沒有眼鏡，我就不能閱讀與寫作的地步，但遠視的能力却在相反地增強，遠距離的景象，我看得倍常清楚，曠野的清新，也令我今天倍常清醒，我發誓，先前在小橋頭上所見的人影，千眞萬確是那慘死的美琪，尤其是她隨後從籬門後面探出頭來。

我的健康正常，神智異常清醒，還有我多年來從工作中培養的敏感，她驚惶失措的欲蓋彌彰，加上優琴姑口中的姊姊？難道美琪的怨魂，那不滅的幽靈，竟隨我們而來？我步下海灘，我對我的判斷能力動搖了，我連眞實與幻覺也弄不清楚，怎還能自信呢？

× ×

「你看見嗎？天邊那顆星。」我說。

我們面對面，抱着膝頭，在礁石上坐了下來，落日爲雲朶鑲上金邊，雲朶之上，一顆初出的星在閃耀。

她望望我，又望望那顆星。她不明白我要說甚麼，她在等待。

「那顆星也許已不存在了。」

「但我們見到那星光閃耀。」

「我說也許，即使你把全世界的天文學家找來，誰也不敢說它仍然存在，雖然見到那星光閃耀。」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說，她又望望星，轉向我來的目光是迷惑的。

我遲疑了一會，才又說了，道：「好吧，我就坦白說出來，幾天前，我還不信有鬼，有靈魂不滅之說，但現在，我相信了。」

「你會相信有鬼？」

她睜大了的眼睛裏，有顯然的笑意。不理會她的譏笑，我說：「你記得我昨晚說過嗎？我好捕捉到了甚麼，就算是無稽的玄想邪說吧，說我狂妄，胡說八道，我也不在乎，總之，我眞以爲替靈魂學找到了科學根據。」

她眼中的笑意消逝了，正容說：「科學原就是大胆假設的產物，不過是經由小心求證的結果，今天的物質文明，不都是前人的玄想麼？」她鼓勵我說：「眞象從

存疑中探求，因存疑才令學無止境。」

「說得好，」我說：「這不過是昨晚我中斷了的話題，我所相信的鬼，有異於迷信的傳說，亦不是由宗教的觀點出發，而是基於科學的原理，把「鬼」作爲未可知事物的代名詞。「二十世紀初，科學開始由機械的解釋宇宙，退向用數理來抽象說明宇宙，科學家卜蘭克提出的量子論，也把科學推進到一個更高的境界，而進入不可思議的範疇。愛因斯坦被認爲是最偉大的科學家，但我們可以說，沒有卜蘭克，就沒有愛因斯坦。糟糕……」

「甚麼糟糕啊？」地問道。

「要解說『鬼』這種未可知事物和現象，得明白量子、光子、電子，而要明白任何一種，也都得寫一部專書，三言兩語怎麼能解釋，又怎不糟糕？」

我急得直搖頭，她笑了，她又早已回復了她的安詳嫻雅，她的安詳與嫻雅的笑，令我心中也漸漸寧靜下來了。於是，我也笑了。

我說：「其實，科學到現在，根本還不能說明電這種東西眞正是甚麼，而只知道『爲甚麼』與『如何』發電。量子與光子，也不過僅是數理上的抽象假設，譬如說：愛因斯坦提出了光子論，電視機，就是從他的光電效應的定律才發明出來，那麼，該是很正確了，但事實上，經實驗證明，不能否定光波的現象，於是，光子與光波之說，竟然並存，兩種說法都正確，也可以說都不正確了，試問　連科學家也束手的東西，我這個懂得一點皮毛的人，如何能解釋說明。」

她的眼睛在漸漸低垂下來的夜幕中，亮了起來，她表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說道：「從昨天晚上到今天，你費盡了心智氣力，眞正要說明的，其實只這麼一句，是嗎？」

她突然閉起了眼睛，令我不解的，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她再睜開眼睛來時，目中不但有了溫柔的笑意，而且有脈脈的情意，令我久已止水的心田，也爲之起了漣漪。我發誓，眞不知怎麼搞的，我們本來相對抱膝而坐的，不知何時，也不知是我還是她，移近了對方，成了並肩而坐了，現在，她更把頭靠在我的肩上，你聽着了，我是完全出於好意，我記起了她所說的，那琴姑變成白痴的故事，而天色在暗下來了，追逐的白色的浪花，也把半埋在沙裏的石塊顯露出來，那麼，請問，我怎麼不摟住她。

我的用心被她一語道破，而且是突如其來的一語道破，我是難免有些兒慌張尷尬的，我對她尷尬地一笑，才發覺她又抬起頭來，在望着我。

「你瞞不了我的。」她說道：「你昨天在街口，是有意等我的，而你，要說的或少的也懂得一點心理學了。」

「你眞這麼想，這麼肯定嗎？」

我心裏在想的却是：我發現那綠窻上的鬼影，是否也瞞不過她呢？不，不可能她道：「那麼，你連爲甚麼也不說，只說如何吧。」

「對，」我說：「醫學家證明人有腦電波，人身有熱，凡熱都能輻射出熱量子，這是可以肯定的了。光源毀滅而光子不滅，我們也用星光來說明了。那麼，是否可說人雖死，其所發出的電、熱、光，其實不滅呢？而這不滅的電、熱、光，在某種非常巧合的特殊環境之中，起了極其繁複精微的效應……噢！我實在說不上來，也算是一種大胆的假設罷，一旦遇到同樣頻率，像電視機的不同綫路收視不同頻率的電視波，收音機不同波段收聽不同頻率的電波一樣，生出了感應，而復現那已毀滅了的形象源體呢？」

一時間，我像放下了超負荷一樣，感到疲憊不堪，她也沒說話，顯然的，我這假設雖大胆，但符合科學原理，根據的是科學上的定律，醫學家早已證明人有腦電波，也令我這假設增強了有力的說服力。

「所以，」我雖然感到力竭精疲，仍然趕緊說：「人死靈魂在，靈魂不滅之說，也許就不無道理和根據了，若是我這假設能成立，不滅的靈魂，不過就是不滅的電、熱、光在空間所起的效應、感應，那麼，鬼就不可怕了。『鬼』，只不過是不可知的一種神秘現象的代名詞，恐懼只是屬於心理的作用，經由迷信異端的傳說，被別有用心灌輸的宗教的警世勸善觀念，歷代相傳，蒂固根深而已。那麼……」我凝視她的眼睛，說道：「你若認爲我這假設有理，一旦你見到了鬼魂，你還會害怕嗎？」

她道：「那麼，你連爲甚麼也不說，只說如何吧。」

「對，」我說：「醫學家證明人有腦電波，人身有熱，凡熱都能輻射出熱量子，這是可以肯定的了。光源毀滅而光子不滅，我們也用星光來說明了。那麼，是否可說人雖死，其所發出的電、熱、光，其實不滅呢？而這不滅的電、熱、光，在某種非常巧合的特殊環境之中，起了極其繁複精微的效應……噢！我實在說不上來，也算是一種大胆的假設罷，一旦遇到同樣頻率，像電視機的不同綫路收視不同頻率的電視波，收音機不同波段收聽不同頻率的電波一樣，生出了感應，而復現那已毀滅了的形象源體呢？」

一時間，我像放下了超負荷一樣，感到疲憊不堪，她也沒說話，顯然的，我這假設雖大胆，但符合科學原理，根據的是科學上的定律，醫學家早已證明人有腦電波，也令我這假設增強了有力的說服力。

「所以，」我雖然感到力竭精疲，仍然趕緊說：「人死靈魂在，靈魂不滅之說，也許就不無道理和根據了，若是我這假設能成立，不滅的靈魂，不過就是不滅的電、熱、光在空間所起的效應、感應，那麼，鬼就不可怕了。『鬼』，只不過是不可知的一種神秘現象的代名詞，恐懼只是屬於心理的作用，經由迷信異端的傳說，被別有用心灌輸的宗教的警世勸善觀念，歷代相傳，蒂固根深而已。那麼……」我凝視她的眼睛，說道：「你若認爲我這假設有理，一旦你見到了鬼魂，你還會害怕嗎？」

她的眼睛在漸漸低垂下來的夜幕中，亮了起來，她表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說道：「從昨天晚上到今天，你費盡了心智氣力，眞正要說明的，其實只這麼一句，是嗎？」

她突然閉起了眼睛，令我不解的，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她再睜開眼睛來時，目中不但有了溫柔的笑意，而且有脈脈的情意，令我久已止水的心田，也爲之起了漣漪。我發誓，眞不知怎麼搞的，我們本來相對抱膝而坐的，不知何時，也不知是我還是她，移近了對方，成了並肩而坐了，現在，她更把頭靠在我的肩上，你聽着了，我是完全出於好意，我記起了她所說的，那琴姑變成白痴的故事，而天色在暗下來了，追逐的白色的浪花，也把半埋在沙裏的石塊顯露出來，那麼，請問，我怎麼不摟住她。

我的用心被她一語道破，而且是突如其來的一語道破，我是難免有些兒慌張尷尬的，我對她尷尬地一笑，才發覺她又抬起頭來，在望着我。

「你瞞不了我的。」她說道：「你昨天在街口，是有意等我的，而你，要說的或少的也懂得一點心理學了。」

「你眞這麼想，這麼肯定嗎？」

我心裏在想的却是：我發現那綠窻上的鬼影，是否也瞞不過她呢？不，不可能

「你你……」

「我是老師呢，」她發出小姑娘般的一聲嬌笑，說：「作了多年的老師，或多或少的也懂得一點心理學了。」

「你眞這麼想，這麼肯定嗎？」

我心裏在想的却是：我發現那綠窻上的鬼影，是否也瞞不過她呢？不，不可能

「你你……」

「我是老師呢，」她發出小姑娘般的一聲嬌笑，說：「作了多年的老師，或多或少的也懂得一點心理學了。」

「你眞這麼想，這麼肯定嗎？」

我心裏在想的却是：我發現那綠窻上的鬼影，是否也瞞不過她呢？不，不可能

，即使我已相信有鬼，也不過當作是不可知事物的存在，用科學的觀點來認識，是有異於迷信的認同，但仍然不免心悸，而她，却沒有顯露出絲毫的驚恐來，而到了此地後，她三番五次的怪異行動，肯定不是無因的，這又如何解釋呢？若她連我想問的是甚麼也猜得到，那就更奇了。

「若然我猜對了。」她說：「你轉了那麼多彎兒，費了那麼大的勁，把哲學、科學、數理學、醫學，甚至連宗教歷史學也搬了出來，不過是只有一個目的，要我不相信眞有所謂的『鬼』，那麼，一定是你發現有甚麼不對勁，見到『鬼』了。你的苦心令我感動，而且感激。」

她的頭又靠在我肩上了，清凉的海風中，我感到的是無比溫暖，這就是迅速消除了我們之間的陌生，把她拉近我來的緣故嗎？若是，可就眞是好心有好報了。

我祇是想給予，但却獲得了。我給予是我所能給予的，獲得的却是我不敢期望，因而也不曾期望的。我的心在劇跳，因意外的喜悅而慌張起來。

「你想知道美琪的故事嗎？那可憐的美琪。」她說話聲平靜得很：「我想，我不該再隱瞞你了……你看……」

她又坐直了，夜風遒勁了些，把她的秀髮飄飛起，髮梢甚至拂在我的臉上來，雖然癢癢的，但我沒有，也不想躲開，我聞到了令人心醉的淡淡的幽香，那不是任何人工可製造得出來的，能沁入心脾的幽香。她抿髮的姿態，嫻雅優美極了，但此刻，我却不願她抿她的頭髮。

雖然我不能靜靜的思想，但我仍然納

罕，甚麼緣因令她吞吞吐吐呢？

「這兩個孩子，」她突然說：「眞胡鬧，一聲不响把你拖了來，事前也沒對我說一聲。」

我的心突然在下沉，原來我是不受歡迎的，她不在悔不該把我拖來嗎？

忽然間，我發覺，在我們之間，陌生的感覺，並未消除，她又在抿髮了，仍然是那麼優雅，但那優雅令我感到莫明的遙遠的痛苦，天色也更快速地暗了下來，雖然天色仍有晚霞殘留。

她離開我，我不僅意識到，而且她眞站起身來，離開我了。夜幕更低垂，我的心也在低沉，但我很快緩過那口氣來了，因爲她並沒遠去，而且轉過身來了，現在，海面吹來的遒勁的夜風不僅飄飛起她的秀髮，而且她的衣袂也飄起來了。

「你看過夜半歌聲這部電影嗎？」她又是這麼突然說。

我在等待，原來她只是離開我一些兒，她的聲音也令我心安了些。

「我知道你一定看過，我却只知道電影故事，我是先喜歡了那首主題歌，然後才找到那電影故事的，你要我唱它嗎？」

「由你唱出來，一定美妙極了，你的聲綫很美呢。」我趕緊說，在她尚未改變主意之前，趕緊抓住它。「我不但看過那電影，而且喜歡那主題曲。」

因爲這緣故，我也就無暇去驚奇了，此時此刻，她爲何主動爲我高歌一曲，而且她不是修聲樂的，我從未聽過她歌唱。

那是一部被遺忘了的時代的電影，帝制被推翻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來，那是一個軍閥割據的動亂時期，太遙遠了。

「可惜這裏不是宮庭，也沒有高台，」她緩緩地掃了一眼說。

「但有茫茫的黑夜，有海濤的呼嘯。」我說：「那天上的星，不也像孤燈在明滅。」

她是要對我說美琪的故事的，爲何却爲我歌唱，這兩者之間有關連嗎？

一定有，我想。

歌聲起了，歌聲悲愴，歌聲喚起了那故事的感人情節，一瞬間已替代了我的胡思亂想。這歌原該用男低音來唱的，有些詞句，我感到像是從我心深處唱出來。

歌聲由悲愴悱惻轉爲高亢激昂了。

「……我願作那墳墓裏的人。

埋葬世上的浮名，

我願意……

作那刑餘的吏臣，

盡寫出人間的不幸……」

忽然，我心中一動，歌聲却已唱出了悲憤。

「啊……姑娘啊……

用甚麼來表我的憤怒，

唯有那江濤的奔騰，

用甚麼來慰你的寂寞，

唯有這夜半歌聲，

這夜半……歌聲……」

歌聲沒入了蒼烟叢裏，我們都沒有言語，海的碎浪在礁石下面嘆息，夜風在嗚咽，人在哭泣……

人在哭泣！是她嗎？

是她在哭泣嗎？不，隱約傳來，他沒有抽搐，也不見她臉上的淚痕，天邊的殘霞照亮了她仰着的臉，我看得清清楚楚，她也不是一個輕易哭泣的女人，一個從小代替了母親的責任，把弟妹帶大起來的女人，該是一個堅強的女人。

她不是一個感情脆弱的女人，那麼，誰在哭泣呢？難道又是我的幻覺？忽然間，我覺得，我眞該去看醫生了。

海邊夜半悲歌

歷史會重演嗎？一個逝去的時代，又會再現嗎？再現在我們面前？

羅馬詩人威吉爾說：全世界將陷入一種與久經遺忘的上古時代完全相同的情況，將重複過去的事，德國的哲學家尼采，也有這種「永恆重複」的想像，以致發狂了。

別以爲哲學家有時愚不可及，從人性的觀點來說，這是有可能的，但只是大略，只是輪廓，新的發現與錯誤會激盪知識的潮流，興盛與衰亡會無休止的遞嬗，但眞正重演的，只是人性的醜惡，強凌弱，衆暴寡，權力與罪惡成了孽生兄弟，過去的史不盡書，將來亦無休止，眼前亦不勝枚舉。

美琪的故事，就是一個顯著的實例。

歌聲才沒入蒼烟叢裏，我已明白她爲何作這夜半悲歌了，因爲她本就要說美琪的故事，而我，雖然所知不多，但美琪的不幸的婚姻，却是我眼見的。

現在，我們並肩在海灘上漫步了。

「不料同樣的故事又重演了。」她深長的吸一口氣，然後徐徐地吐出來，我幾乎是摒着呼吸，等待她說下去。

她終於說了，下面就是美琪的故事。

美琪姓王，原來就是王伯的遠房姪女，但那是後來好久以後，也就是美琪住到施小姐樓下以後，一次與王伯偶然相遇，才認出她來，這與以後發生的故事，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因此必須提及，也因爲王伯的這一重關係，樓上樓下的兩個女人，也就加深了友誼，成了要好的朋友，那隻可憐的關在金絲籠裏的鳥兒，也才能稍舒一下翅膀，有了一個可以走動的地方，也就是說那金絲籠爲她打開了一條縫兒，她被准許到樓上去串門子。

「夜半歌聲中的男主角，雖然被毀了容，但一息尚存，還敢與封建的魔王鬥爭，而可憐的美琪的男朋友，那年青的愛人，却不見天日，不能夜半高歌，甚至不能表示他的憤怒，雖然仍有一息尚存，却已如行屍走肉了。」

她說，咬緊牙關來抑制她的憤怒，她也避開我的目光，不讓我見到她的目光。她眼光中沒有噴出火來吧？我希望。

「她的父親也是被那魔鬼！」她又恨恨地說了：「用同樣卑鄙、惡毒的陰謀詭計，令她的父親失去了自由，不見天日的被囚禁了起來，唯一不同的是，因爲他的高齡，用不着，也受不起酷刑了。」

「你怎說？」我駭然了：「你是說：美琪的父親和男朋友都被囚禁了起來，犯了甚麼法呢？」

她瞭望黑暗的山林，她的話聲是從她的牙縫裏迸出來的，比夜風更寒涼：「一個有權勢的人看中了美琪，若是她犯了甚

麼法，就是她太美了，你見到的，她不是很美嗎，而她竟敢不對權勢低頭，他們，包括她的父親和男朋友，也都不受威脅，也不爲利誘，於是，第一個是她的男朋友，第二個便輪到了她的父親，被囚禁了起來。」

眞令人駭然了，在一個民主與自由，崇尚法治的地方，竟有這樣的事！法律的尊嚴何在？

「尊嚴？哼！」她一聲冷笑，說：「尊嚴早已成爲奢侈品了，被財富與權勢分了贓，只剩下威嚴屬於小市民專有。

「對她可憐的父親和她的愛人來說，紅顏眞成了禍水，有那麼一天，那個年青的愛人被截查，從他身上搜出剛剛好足够『可供販賣用途』的毒品，那是無可辯護的，因爲人證物證俱在，他的倔強與否認，只有令他增加不能從表面看出，甚至不容易驗得出來的內傷，直到他被判罪名成立，承認了法律的『尊嚴』，而美琪竟敢不對那尊嚴低頭，於是，『法律』再對她父親顯示了公正與嚴明……」

「於是，『可供販賣用途』的毒品，又從她父親身上，或是家中搜出來了。」

「這一次是家中，」她說：「而且，一個想得到她女兒的人，是不會把肉體上的傷害加諸那父親的，只是給予她父親以恐懼的磨折，而在那個恐懼的、絕望的、無助的時刻，那個有權勢的人，突然出現了，對他們伸出了援手。」

「於是……」我感到有一陣窒息：「美琪就作了那人的妻子。」

「她只有兩條路可走，」她說：「眼看她年老的父親成爲衆人唾罵的毒販，受盡磨折，然後庾死獄中，或是她屈服在那淫威下，被人關入金絲籠裏，當然，她也獲得暗示，她的愛人也就有可能以行爲良好而獲公正嚴明的法律寬恕，提早恢復自由，當然，那是若干年後了，但可保證一點，必能活着出獄，而且不會再受皮肉之苦。」

「那人多麼慷慨啊！」我發覺我也必須把牙咬緊了，因此，我的話語也不能流利地說出來：「恩及老父，而且澤被那垂死的年青愛人。」

「就是這樣，美琪選擇第二條路，那樓下的一層樓隨即易了主，被裝飾成了金絲籠。」

她爲何突然轉過身來，直勾勾地望着我，我忽然發覺那是一雙陌生得太寒冷的眼睛。

「你的判斷能力令我失望。」她冷冷地說。

「我判斷了嗎？」

「那人——也許我也判斷錯了，正確的說，他是一個披上了人皮的魔鬼，他要的是一個玩物，而不是要一個妻子。若說美琪也算是他的妻子，也只能說是無數個妻子之一，那人會愚蠢得和她結婚嗎，作爲玩物，玩厭了的時候却可隨手拋棄。」

以上就是美琪的故事，當然也是未完的故事，我沒有問，她也不再說，因爲她的呼吸緩慢而又重濁，我不但能聽到，而且能看她那映在天幕上的胸脯在起伏，我也才發現，我們不覺間已走向小山崗上來了，她站在山崗的高處，側身相待，我却停留在她身下。

我沒有隨她上山崗，我明白了，因爲我忽然被回憶拖住了脚步，我記起了初次被介紹給美琪的時候，她給我的印象，現在我才眞正明白過來，爲何從她的眼梢咀角，我失望而又近乎悲傷地發現了那令人心寒的邪惡與怨毒，像梅里美從耶爾的美神維拉斯的雕像上所見到的。

我記得，當時我很是奇怪，當她的目光轉向施小姐時，那邪惡與怨毒便又消逝無踪。

原來……我嘆了口氣，原來是這個原故，她因爲仇恨男人，她一定因而仇恨除了她的父親和可憐的愛人之外的，所有的男人，按照心理學上的解釋，她是本能地在保護自己。

一時間，我們都沒有言語，却聽到有人在呼喚。

那是王伯，乍暗還明的微弱的燈籠光亮，在被叢生的灌木掩映之下若隱若現。

故事應該已完結，她沒有說完，我可以用我那恐怖的、悲慘的回憶來補足，長時期的屈辱與悲憤，令一個人的精神不能負担的時候，她從死亡中尋求到了解脫。

宗教令貧窮的無助的，不幸的人獲得安慰，也許她也迷信人死後能化爲厲鬼，那麼，她如願以償，死了也冤魂不散嗎？

不，即使如願，也不能說已償的，因爲那個披上了人皮的魔鬼，仍然活着，也許正在惡毒地傷害甚麼人，甚麼不幸的人，正被他傷害。

× × ×

是誰在唱啊？遠遠輕輕飄來，那一首令我非常激動的夜半歌聲。

可不是夜半了，床前的明月，已移到了窗下，多明亮的月光，洒了滿室清輝。

就在那瞬間，我忽然記起來了，天啦，這是鬼節啊，迷信的傳說，這三日中陰曹地府的閻王爺施恩典，大開鬼門關，讓地獄亡魂有了三日公衆假期，當然，我未曾下過地獄，不知地獄人間是否兩相同，也稱爲公衆假期，但那不緊要，重要的是牛頭馬面也有了三天的休假，放下了手中的鐵索鋼叉。

那麼，最最重要的是美琪的冤魂也有了飄飄蕩蕩的自由，那麼，今天我來時在小橋頭驀然一見，又隨風而逝的，眞是美琪的冤魂，不是幻覺了。

不不，六日來三次出現在綠窗上的鬼影，又怎麼說呢？可憐的、善良的美琪，既沒作過惡，亦沒害過人，她是不該下地獄的。

歌聲何時終止了？還是那僅是我的幻覺，壓根兒就沒人在歌唱？抑或是那甜美歌聲的裊裊餘音，並未從我心脾中消散，因爲忘不了歌唱的人兒，那被綰住了的餘音，便又縈繞耳際？

是她嗎？窗上眞出現了人影，不是幻覺嗎？

我揉揉眼睛，證明那不是幻覺，眞出現了人影，一個淡淡的人影，從窗邊輕輕悄悄地，移到了窗幕中間了。我幾乎聞到了她的呼吸。

也許，她是打從窗前經過，也許她也像我一樣，經過了非常的激動之後，月色又這麼美好，是以輾轉不能成寐，出來漫

步。你看，我已肯定是她了，我簡直又嗅到了那醉人的幽香，甚至比她依偎在我肩上，比我摟着她時，我所嗅到的她身上散發出來的幽香更強烈，這完全可以理解的，根據不能離開意識而存在原理，那時候，在海邊，她在我的懷中的時候，我的心的蕩漾，當然也會影響我的嗅覺官能，何況同時還有感官觸覺的活動，分散而減弱了嗅覺意識的活動。

她怎麼站在窗外不動了，夜風把她秀髮拂到窗紙上，發出沙沙聲响，她在向屋內瞄呢。

當然，窗紙完好得沒有一點破損，她是看不見屋內的，我却看到了她幾乎貼在窗上的黑色的眼珠。

我嘆了口氣，我開始詛咒我的年齡，若是我仍然年輕就好了，我的理智就不可能和情慾作痛苦的鬥爭，但看來，這塲鬥爭是無可避免的了，因爲她聽不到屋裏有响動，便輕輕地敲起窗格來。

甚麼！她呼喚甚麼？叫我的名字嗎？我已坐起身，雙脚摸索着床下的拖鞋，她的呼喚也太低微了，是我沒聽清楚。但隨着我近窗前，她以後的話語雖然仍很低微，我却聽清楚了。

「是我，」她說：「你聽到了嗎？」

我聽到了，好吧，既然鬥爭開始，這一塲可惜的月下漫步已是不可免，何不乾乾脆脆製造一點愉快的歡樂氣氛。

於是，我但沒有應聲，而且急忙輕脚輕手地溜到門邊，在人家作客，我有甚麼要關鎖門戶呢，因此，我毫無聲息地溜出了房門。

現在，我到了她身後，我摒着呼吸。

「你醒了嗎？是我呀。」

她說。毫不覺察我已到了她的身後。

忽然間，我後悔了，我這不是惡作劇麼，這不是白天啊，這樣的深夜，突然有人出現在她身後，會不會嚇壞了她，即使她僅是尖聲大叫，把王伯兩夫婦驚醒起來，那有多難以爲情。

我急忙退了一步，再退半步。

「是你嗎？」我把聲音盡可能柔和些，說：「你找我有事嗎？啊！你！」

我急忙搶上一步，若是她一轉身就貼着牆壁，我也即時搶上去扶住了她，她幾乎跌倒。但就在那剎那間，却是我發出一聲尖叫，跌倒在地！

因爲面對面的不是施小姐，是美琪。

再見我的寧靜

「沒……沒甚麼。」我說。

在燈籠的光亮照到我之前，我即時蘇醒過來，而且還能够爬起身來。

其實，嚴格說，我並沒嚇暈過去，只不過陡然嚇了一大跳，以致跌下了石階，就是這麼回事，也許我的頭被撞了一下，我相信是的，因爲我右邊耳上的腦部，還有些痛。

「沒甚麼。」我再說：「我的感慨太多，今晚的月色這麼好，我想出來走走，不料一脚踏空了。」

用燈籠照着我的是王伯，但我却是答覆施小姐的關切的詢問。她用疑問的目光在望着我，我也是的，我也用疑問的目光望着她。我在心裏問的是：「眞不是你嗎？剛才確實不是幻覺嗎？」

她顯然是聞聲才跑來的，而且，當然不是她，她的頭髮也是長的，但包在一塊毛巾裏，顯然不是短短的時間包得那麼好的，而且，她那衣衫，她不可能一會功夫就換上了睡衣。而適才……

我心頭又一陣緊，但我盡量不顯露出內心的恐懼來，千眞萬確，我清清楚楚見到了美琪，那個不散的寃魂。

「人老了，就是這麼不中用。」拍拍身上的塵土，我說：「沒甚麼，你們看，眞沒甚麼。」

她瞅了我一眼，噗嗤一聲笑了。「不害臊，」她說：「人家王伯也不認老，你倒口口聲聲老人家，老氣橫秋才是眞。」

王伯也笑了，我也笑了。王伯一定在暗暗得意，他揚起的眉頭似乎在說，你瞧，我釀的酒多好。至於我，却是因爲能够隱瞞我的恐懼而鬆了口氣，我不願驚嚇了她，那麼，她不知，就在她站立的地方，鬼魂剛剛才現過形。

「啊！眞不好意思，驚動了你們，請回吧。」

「晚安。」王伯說。

「明兒見。」她說。

但王伯走了，她却沒有走的意思，暗了燈影，月又復明。

「不怪你睡不着了，」她說：「我睡在這屋裏，月明之夜，也總是不眠之夜，月亮不一定是外國的圓，但故鄉的月更明，却是眞的，你不覺得麼，鄉村的月兒更皎潔，也更嫵媚。」

啊！原來她把她住的房間給了我。不用說也是最好的一間房了，但願她是把我當作貴賓之故，而無其他，無關情意，且慢，忽然之間，我心中一動，美琪的鬼魂不在別處現形，而來到這窗下，不錯，我記起來了，那鬼魂還敲着窗呼喚，莫非爲她而來，以爲房中是她？呼喚的也是她。

「你……望着我不轉眼，做甚麼？」她說：「你聽到我說甚麼嗎？」

「怎會沒聽到，」我說：「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你談過這兩句詩吧，中外古今，鄉間城市，同是一個月，別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感觸，不同的意識。我問你，」出其不意，我突然問：「這兩年來，你每次回來，必是住在這房裏了，她可還有別種……我是說，異樣感覺麼？」

「你是說……你的意思是……適才你有異樣感覺麼？你……你見到了甚麼？」

她顯露出了嬌憨的少女的驚訝，張得圓圓的咀兒，分明是無聲的驚「啊」，我却着了慌，慌忙說：「沒甚麼，你知道，通過意識認識的外在，像對月一樣，不同的心態，也就有不同的認識，那麼，風聲月影，也都會產生出因人而異的不同幻覺了。」

她的眼睛閉起來了，胸脯兒高高的挺了起來，她寬心地吸了一口氣，隨着，咀角綻出來的微笑，像綻開的花朵。

我忙不迭掉開頭，因爲我越來越覺得她更年輕，更美了。

「當眞，我忘了。」睜開眼睛，她說：「愛因斯坦改變了你的人生觀。你是通

過科學的放大鏡，來看外在的世界了。」

「希望你也是。」我說：「你不信異端邪說，是嗎？」

「我本就不信，現在也不相信了。」

像受了感染一樣，我竟也閉起了眼睛，因深長的吸了一口氣，相信胸脯也高了起來，她不會明白，我却知道這是爲甚麼，我放心了，她不會因鬼魂的出現而恐懼，謝天謝地，今晚睡在房裏的人是我，而不是她。我不敢想像，假若美琪的鬼魂出現在她面前，那結果是甚麼。

「希望你也不信邪說異端。」她說：「因爲我希望你有一個安穩的睡眠。」

「你是我的客人呢。」她又補充說：「希望你有一個愉快的睡眠。」

她向我告別，我也要好好地想一想。

我又躺在床上了，睡眠既不安穩，也不愉快，那鬼魂不再出現，但我的思潮起伏，亂極了。不知何時我才昏昏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醒來，已是中午了，充足的睡眠和無比的寧靜，是以睜開了眼睛，有一會功夫，我在渾然忘我的境界中，直到一個鮮明的人影出現在窗戶上。

影像那麼鮮明，因爲當午的陽光照在那人身上，投到窗上來的影像，也就更像一座浮雕，嘴與鼻的曲綫優美極了。

不，不是施小姐，數年來的後窗相對，施小姐的側影面型，我清楚極了，也不是玉伯的女兒，她沒有這樣飄動起來像霧的長髮。

驀地裏，我心頭一緊，因爲我想到了美琪，忽然記憶起了昨夜窗上的鬼影。

就像昨晚陡然在我面前消逝一樣，影像突然不見了。

一聲輕响入耳，房門輕輕悄悄地被推開了，一張美麗而又年輕的面孔逐漸顯現了出來。我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却是她一聲尖叫。她必是以爲我睡着了，不料我睜大了一雙眼睛。

倏忽關上的門再又大力地推開了來，她叉腰站在門口。美麗的女孩生起氣來也挺討人歡喜的，是那小妹，在我眼中，她當然還是個女孩，雖然她其實不小了，已是一個十七八歲大姑娘。

「原來你……這麼壞。」她說，跺着脚。

「我怎麼啦？」坐起來，我說。

我知道她爲何惱，她溜到窗下來，聽見沒有响動，當門推開了一條縫兒時，我躺在床上也沒動彈，却不料我瞪大了一雙眼睛在望着她，一定嚇了她一跳。當然，那也有秘密行徑突然被人發覺了的成份，計謀不逞，願望落了空的孩兒，惱怒和撒嬌是難以分辨的，從小沒了爹娘的小妹子，姊姊難免疼她多些。

「姊姊，我不來了，他嚇我一跳。」

她對聞聲而急忙趕來的姊姊說。那門乍關倏忽又大力推開，聲响是那麼大，把她姊姊驚動了走來，當然，大姊姊就在近處。

「好哇，她這個惡人倒先告狀。」我說道：「大姊姊，你來評一評這個理兒，小妹嚇得我大氣也不敢出，倒冤枉我嚇了她。」

大姊姊抿着嘴笑，望望我們。

「到底誰嚇了誰呢？」

「他嚇了我。」小妹說。

「她嚇了我。」我說：「一個影兒在窗上移動，隨後，那門輕輕悄悄的被推開了，她嚇了我一跳。」

我絕不是個成功的演員，但是我說來仍有餘悸，我說的也是眞實的感受，因爲我料不到小妹會這麼早來到，聯想到昨晚的鬼影，同樣在同一個窗上出現的鬼影。

「她知道她嚇了我一跳的。」我認眞說：「嚇得我睜大了一雙眼睛，不是嗎？大姊姊，你評評這個理，她倒是惡人先告狀。」

「是嗎？」小妹眨着眼睛，青春的笑臉像青春花朵一般綻開了。

她眨着眼睛在想，我已坐起身來趕緊對那大姊姊也眨了眨眼，因爲我不要她以爲眞。

大姊姊笑了，說：「昨夜，你一定很晚才睡覺吧，不早了，還有一個鐘頭，接我們的車就來了，我們得早些上路。」

「怎麼？就要走嗎？」

小妹說：「你這個太陽晒着屁股也不醒的懶虫，我們已掃了墓，飯已擺在桌上啦。」

那大姊姊喝道：「小妹……你……」

小妹吐了一下舌頭，衝着我扮了個鬼臉，跑出去。

「我把她寵壞了。這孩子，今天是中元節，掃墓的人多，不早點回去，就會塞車，一個鐘頭後，他們把車開到昨天送我們來的地方等候。」

「這這……這是甚麼時候了？」

原來已是中午十二時，慚愧，我從沒這麼晚起身過，希望不會誤了車，因爲從小路轉上馬路，還得步行約二十分鐘，我跳了起來。

我們匆匆吃過午飯，我還以爲那二弟沒回來，不料飯後小妹也不見了，一會偕同她二哥趕了來。

這是人家的老家，難得回來一次，或多或少，自會有些事務要處理，是不是？我沒有理由要知道人家的家事。但我總覺得有甚麼事，明顯地瞞着我在進行。

我假裝沒有瞧見，其實我的眼角瞧着了，那二弟和大姊交換了一瞥，又點了點頭。

王伯夫婦把我們送過小橋，那白痴的女孩呢？自從昨天當着施小姐的面前找姊姊之後，就再沒見過了，直到我回頭去瞧的此刻。

再見了，古老大屋，難忘的落日，難忘的那脚下的海浪，難忘的激蕩，最難忘的寧靜與恐懼，和那滲雜着的甜蜜。

兩個年輕人跑下去了。轉過那灌木林，他們已跑下山坡不見了，待得我們來到公路邊，從大石上找到一張用小石壓着的紙條，那整齊的端正的字蹟，說明那是預先寫就的。

「這兩個孩子！你瞧……」

她搖搖頭，把紙條遞給我。

我們被遺棄了，他們要去不屬於我們的地方。「原諒我們，」紙條上這樣寫道：「你們很容易截獲到的士，也許我們該獲得感激。」

最後這一句是甚麼意思呢？從那大姊

避開我的詢問的目光，其實我已獲得解答了。可憐的孩子，他們不知道青春是一去不復返的，縱有愛心也喚不回來，喚醒的只是被青春遺棄的那一抹哀愁。

只有一點他們說的對了，我們眞正輕易截獲到了一輛新界的士，因爲返回市區，這時是早了些。

× × ×

「我們不是回去嗎？」

當我們換乘一輛市區的士後，她對司機說出的地方令我驚訝。

「我知道有一個地方。」她說：「你好久沒出去和他們聚會。你不想去和老朋友喝一杯咖啡嗎？」

她轉頭來，她的微笑亦令我驚訝，她對我究竟知道多少？

「其實這值不得你驚奇。」她微笑：「當你的老朋們但知道我和你是對窻的隣居，見面就時常問起你，而我，在一些集會上，却時常和他們相見。」

原來如此，最初她本是在一個座談會上被介紹給我相識後，這麼說，她是一個相當活躍的文藝青年了，既然認識其中之一，經常的聚會也就認識了其餘的人了。

我嘆了一口氣，這些年來，我越孤獨，沒有人像我一樣，還是很年輕的時候，就面對了死亡，因而認識了死亡，因此，就不會了解我的心境。「有甚麼意思呢？」每當我在某一方面稍稍有了一點成就，耳邊就有這樣一個聲音問，於是，在我眼中，忙忙碌碌的生命便成爲極其可悲憫了，妄想與天公共比高，又何其愚不可及。

我從不要求別人了解，存在決定思維，每個人都有不相同的際遇，既然與人無爭，與世無爭，還要求甚麼呢，也沒有這個需要。

車停下來了，到底也還有她所不知道的，當我們在那咖啡座上坐下來的時候，我笑了。「來得太早了些。」環顧了一下，我說。

我的朋友一個也沒有來，連喝咖啡的人也不多，座上冷冷清清。

她也微笑，說：「我們談一會，不好嗎？」

她的眼睛，注視着我了，微笑不僅出現在她嘴角，也顯現在她眼中。

「現在，」她說：「我感覺得到，你說吧，你有甚麼瞞着我，我總覺得到，前天晚上，你在那街口等我，之後，你談相對論，我有這樣一個感覺，都不是無因的，你不是發現了甚麼，你到底見到了甚麼呢？」

我有一瞬間的慌張，她疑惑，我不感到奇怪，那是當然的，數年來，都是默默地隔着後窻，偶然點頭微笑，却突然去找她，我的等待與謊言，都是拙劣的，她怎會不疑惑呢。

但我怎能告訴她，說我見了鬼呢？

「你不是見鬼吧？」她說。

她微笑，她的微笑有譏諷意思嗎？但不論那微笑的含義是甚麼，都鼓勵了我。

「那麼，」我說：「你相信不相信有鬼呢？」

「我相信。」她的答覆是毫不遲疑的，而且收斂了她的微笑，表示她是認眞說的，又說：「我不但相信，而且希望有不散的寃魂。而且……」她又對我凝視了，肅容說：「希望不會令你驚嚇，我見到鬼魂了！」

我的驚訝是可想而知了，難道她也見到了美琪現形的鬼魂？這兩天來，我都在作着一個努力，她發現美琪的鬼魂出現，是早晚的事，我不過是想在她發現之前，先消除她對鬼魂的恐懼，却不料人家早已發現了，此時此刻，她當不會有所驚恐，而且，我從沒見到她有這絲毫的驚魂。

這有多麼可笑，驚恐的反而是我，昨晚面對美琪鬼魂的驚恐餘悸猶存，那三晚所見的綠窻鬼影，時間亦不曾消除心中的餘悸，却想去消除人家的恐懼。

「你是說……美琪的鬼魂？你眞的不怕？」

「我知道，你也發現了，我爲何要害怕呢？可憐的美琪，她死得多慘啊，死在樓下，就在我的樓下，這兩年來，我一閉眼，那慘狀就鮮明地出現在我面前，我不相信有鬼的，那是以前，但從那一天起，我多希望有不散寃魂，能够有寃報寃，有仇報仇的寃魂。」

「那麼，你眞的也……發現了！」

「我終於發現了。」她說：「美琪的寃魂眞出現了，那正是我所希望，祈求的，那麼，我又怎會懼怕呢？因爲我和她無寃亦無仇。」

我閉了眼，長長地吸了一口氣，我放心了。

她又說了，道：「那一晚，我熄了燈不久，我正在禱告，禱告美琪鬼魂歸來，任由作惡的人逍遙法外，天理何在，既然我們已絕望於所謂的法律，唯有寄望於不散的寃魂了。」

「哦！我們言歸正題，你沒有告訴我，但從你的表情上，我就知道你已經見到鬼了。」

「美琪不散的寃魂。」

「昨天晚上在老屋裏，你又再一次見到。」

我瞪大了眼睛望着他，原來她知道。

她的態度是認眞的，一臉的肅容，仍然不瞬眼地望着我。「既然如此，你相信眞有鬼，而且見到了，你爲何不把這發現寫出來？若你眞爲靈魂學找到了科學的根據，豈不是揭開了宇宙神秘的帷幕，在人類探求宇宙秘奧的路上，跨出了一大步，你的發現，也許就是極偉大的發明，吳先生，你說是嗎？」

她說甚麼？從她的目光，我眞有了驚人的發現，不知何時，我身後已聚了一小羣人，其中包括一個姓吳的，另有兩個老朋友，另外的三四人我却不認識，但却聚在一起，站在我身後。

「喂！」姓吳的老友說，但不是對我，眼睛也轉向那一小羣人：「剛才來時我沒注意，外面刮的是什麼風？」

「妖風。」一個說。

「我說是鬼風。他不是說見了鬼嗎？一定是一陣鬼風把他給刮來了。」

「我同意第一個說法。」姓吳的老友說：「若不是一陣陰風慘慘的妖風把他吹來，他怎會在這裏妖言惑衆。」

隨着爆發出一陣大笑，不用邀請，都擠着坐了下來，圍着那張長桌邊上。我不

自覺地去望施小姐，兩個人來飲咖啡，不去卡座，却在這張長桌邊坐下來，難道也是她預先安排的嗎？

當然，這不過是我忽然心中一動而已，這個時刻，豈僅不容許我問。甚至也不容我分神去想。我環顧了那七人一眼，正容說道：「不是講笑，萬確千眞。我見到鬼了，昨晚我不但連續第四次見到，而且和那個不散寃魂面對了面，且慢，這幾位是……」

姓吳的老友替我介紹了，原來是兩位分屬兩個報社的編輯，三位記者亦分屬不同的三個報社，糟糕，我這豈不是在舉行記者招待會了！

但後悔已來不及了，先前不但已在背後聽到了施小姐的談話，現在我又坦白地說了出來。

他們互相望了一眼，才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來。

「你不是說笑，眞見鬼？」一個說。

我再次掃了他們一眼，說：「假如你們保證不寫出來……」

我暗暗嘆了口氣，難道我會不清楚，這種刊在報上會加上花邊的新聞，他們會不寫出來？三位老兄都是替多間報社爲雜文的，鬼古又是多精采的資料，我簡直是在與虎謀皮。

「是眞的，」施小姐已經開口了：「而且我是見證，他和那鬼魂出現的屋子窻對窻，我更近了，我就住在那鬼屋的樓上。」

罷了，她又加上一句，說：「而且，那鬼魂生前，我們都認識，不瞞你們，她還是我的好友。」

她簡直滔滔不絕，把美琪生前的不幸，詳細說了出來，以及鬼魂連續出現的經過，說得有聲有色，活靈活現，甚至爲了加強她的說服力，我從她臉上見到了從未見到過的驚怖。

「我以前不信鬼神，他這個無神論者，更是你們熟知的，現在，眼見目睹之後，我們不得相信眞有鬼了。」

他們又不約而同的交換了一瞥，我明白那無聲的言語：「眞的嗎？」顯然都在互相詢問。

他們漸漸興奮起來，若是了解不深，還算是甚麼老友，他們知道，我是從不開玩笑的。

施小姐在逐個打量他們。從她的咀角我見到滿意的微笑，但只有才捉住了那一抹迅速消逝的微笑，因爲我在注視着她。

「各位，」她又說了：「若是你們僅以鬼魂的出現爲滿足，那就太可惜了，你們可知道，他有了更驚人的發現，在人類探求宇宙的秘奧上，跨出了一大步，說得具體些，他爲靈魂學找到了科學的根據，把鬼魂之說從迷信的桎梏裏解脫出來，把不可思議的鬼魂現象，變成爲可思議的科學數理。這才是你們萬萬不能錯過的偉大發現，記者先生們，你們的判斷能力是我可信賴的，我想知道，這偉大的發現報導出來，會不會轟動世界。」

我不知她爲何如此興奮，甚至對她的興奮感到懷疑，但有一點是可肯定的，她的興奮感染了我，我也興奮起來。

我毫不掩飾我的得意，我揚了眉頭，說：「這是非常偶然的，那綠窻上的鬼影出現的同時，我無意中拾到了一本書，我不會去購買，誰也不會去購買他所不感到興趣的書籍，但偶然拾到，就可能隨意翻閱，不料我立即被那本書吸引住了。」

「甚麼書？」

「甚麼綠窻啊？」

「就是出現鬼影的綠窻，」我說：「那窻上掛着綠色的窻帘，已有兩年沒拉開過了。」

我望着我的兩個老友，看來他們對我的見鬼更感興趣，你一言，他一語，把我發現的時間，地點都紀錄了下來，而且重覆要我更詳細說明經過，一開始時，我會要求他們保證不寫出來，現在　我却惟恐他們不信，說得不厭其詳，把保證這回事拋去九霄雲外。

「各位先生們，」施小姐道：「既然你們都感到興趣，爲何不親自去瞧一瞧，那綠窻上的鬼影，每隔一日，就會在午夜出現了。」

「每隔一日，啊！可不是每隔一日，」我說：「昨晚那鬼魂沒現形，今晚又該出現了。」

「好主意，」他們又異口同聲說。

我一怔，但後悔已來不及了，對他們來說，孰自是固所願也，不敢請耳，我却立即想到，當大羣人擠在我那房裏，會是何情況，這夥肆無忌憚，吊兒郎當的傢伙，還會不把我的房間變成刻後的災場麼？而且此後……天啦，再見了，我的寧靜。

不容我拒絕，壓根兒就不由分說，施小姐已興高采烈把我的地址給了他們，而且約定時間，且慢，這有些甚麼不對勁兒？她爲何這樣興高采烈？爲何如此熱心？

我已不是第一次有這種不對勁兒的感覺了，死者美琪與她有關，那是不在話下，打從那綠窻上出現鬼影，直到此刻，似乎，無不與她有關連，我突被邀請到她那古老大屋作客，眞不是她的主意嗎？那日落後海濱的漫步，夜半的鬼魂現形，以及這聚會，我的言談論調，顯然一直在她的引導下的，現在，我不禁要懷疑，這些是否都是她的預謀安排？

現在，她不僅是建議，簡直代我作了主，發出了邀請，儼然她就是女主人。

但這種不對勁兒的感覺，立即被一絲甜意的感覺所驅除了，我的心上初生的疑惑，被她的興高采烈的熱情連根拔起了。

綠窗再現鬼影

「這就是悲慘世界的悲慘故事。」我掃了他們一眼，說：「我對你們的無動於衷，是了解的。」

從他們的眼中，我見不到一星憤怒的火花，我如何不了解呢，他們不僅聽過，而且見的也太多了，他們的筆下也寫過太多，顯然的，他們對鬼魂現形更感興趣，只是職業性的記下一些人名和時間地點。

不到午夜，他們已擠滿了我的小屋子，我明白他們爲何不時偷看他們的手錶。

「你說午夜，十二點鐘後鬼魂就一定會現形嗎？」

「是的，」我說：「我是說，過去每隔一天，都在午夜時候，綠窻上的鬼影就

出現了，你倒提醒了我。」

我把燈關上了，於是，我們都在黑暗中了，我補充說道：「當對面那些後窗上的燈光都熄滅了的時候，也是潮來了的時候。」

「潮來了？」

「你們聽到了松濤沒有？」我回答那些黑暗中漸漸明亮起來的詢問的眼睛：「夜靜的市聲，也像濤聲，也許只有這比較偏僻西區聽來，遙遠的夜靜後的市聲聽來才像濤聲，你們聽。」

「當眞。」

「這濤聲令我寧靜，雖未渾然忘我，却令我想起一些名山遊，我常把綠窗月色，疑是峨嵋山月。眞是幾疑身在山中。」

有人在笑：「我們不都在太平山下麼，不過是在石屎森林中，當眞，這種聲聽來越像濤聲了，奇怪，以前從未發覺。」

「我們以曲綫爲美，那是產生自美感經驗的聯想，同樣的道理，你未作過名山月下遊，無經驗何來聯想……不用看錶了，你們不可能在截稿之前趕回報館的。你們……看！快看！」

綠窗上的鬼影出現了，隨着那些後窗中的燈火熄滅，那綠窗裏却顯現了燈火，綠色的窗簾上一定積滿了塵埃，因而成爲墨綠色了，竟不知那慘淡不明的燈火是何時亮起來的，直到那影像突然映在窗上。

「這就是你說的那鬼魂嗎？」

那是一個緩步在窗前徘徊的人影，是我們所期待的，但他們並不像我一樣緊張，他們交換了疑問的一瞥，都轉過來望着我。

不錯，他們並不知道那屋子已空置了兩年，亦沒親眼見到那塵封的門戶，在他們眼中，那不過是人影。

「那就是了，現形的鬼魂。」我氣促地說：「眞的，不騙你們，我認識她，她就是死去的王美琪。」

當眞，他們並沒見過生前的王美琪，更不會像我一樣留下深刻的印象，從那影像的美麗的輪廓上，一眼就能認出她來。

那鬼魂在窗前躑躅，忽然停下來了，緊靠在窗上，因此，那影像也更清晰了，她仰着頭，作了個深長的嘆息，從那個胸脯的起伏上，清清楚楚地看得出她是在嘆息。

今晚所見的影像，比以往任何一次看來都更清晰，可憐的美琪，我也幽幽地嘆了口氣嗎？我想是的，因爲他們都回頭來望着我，雖然熄了燈，但我仍感覺得到。

「她死得多慘啊，」我說：「兩年前，也差不多就是這個時候，也就在這樣的一個深夜，她從對面那天台上跳下來，跌落在後巷地上，頭先着地，連腦漿也迸出來了，血肉模糊得不能辨認了。」

「不能辨認了？」

「但任何人一見便知是她。」我說：「紅顏薄命，她太美了，她的美却成了她不幸的根源，也留給人深刻的印象，眞是化了灰也認得出她來，你們沒見過她，不知她有多健美，她雖然頭顱破碎，血肉模糊，連殯儀館的化裝師也不能把她那破碎的頭顱拼合復原，看啊！她多美！」

我發出一聲嘆息，這次却不是由於她的不幸，而是由於她的美。

她站在窗前，一動也不動，我應該說是窗上的影像，但在下意識中，那是有血有肉的美琪，那瞬間，我忘記她已死亡，那不過是現形的鬼魂。

沒有人出聲，顯然他們對我的讚美都有同感，雖然窗簾深綠，但燈光把她的健美的胴體，像浮雕一樣活現出來，簡直像要從那窗簾中透出來。

就在這時候，一輛救護車的响號撕破了夜空，近了，更近了，大家略一分神，綠窗上的鬼影已不見了，燈光亦已熄滅。

我看得出來，窗上的影像消逝，令他們若有所失，但都不約而同，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因爲自從那鬼出現時候起，大家都不自覺屏着呼吸，我明白，雖然我已不是第一次見到了，我也如是，不是由於恐懼，而是那浮突的非常罕見的健美。

好一會，都沒人開口，但都在交換心靈的語言，直到有人咦了一聲。

「怎麼？兩點鐘了。」

「兩點多鐘了，怎麼會？」

我開亮了燈，紛紛看他們的手錶。

「怎麼不會。」我說：「每逢那鬼影出現之夜，我常不知東方之曙白，你們沒見過生前的她，否則……你們不覺得她太美了嗎？即使是鬼影，走吧。我知道有幾家通宵營業的夜店，別在這裏擾人清夢。不用再看錶了，已過了截稿的時間。」

我懷疑，即使截稿的時間沒有過，可有人想走。我看得出來，他們不僅有話想問，而且有話要說。

宵夜後接着早茶，我們一直談論不休，我不僅一再重複王美琪的不幸，也重複了宇宙秘奧的探討，不是我一人發言，圍繞着靈魂不滅的問題，他們都爭相發言。

「傳說中出現的鬼魂，爲何都是冤魂呢？」我作了結論：「橫死的人才會冤魂不散，不是有了科學的根據嗎？至少也符合了科學的觀點，可惜靈魂學家的研究不會爲人帶來財富，我們都不是科學家與醫學家，而有資格研究的人，却先已否定了鬼魂的存在，現在，我們可以走了，我是說，可以去了。」

爲了證明那鬼屋已兩年沒人居住，兩年沒有開啓過的門戶上，塵封就是強有力的證明，我答應了他們，而他們也極感興趣，天明後去實地看一看。

我們都過慣夜生活的人，興奮也令他們毫無倦容。我們分乘三部的士前往，爲了避免引起居民的驚擾，也分批上去。

「就是這間屋子了，」指着那門縫上顯而易見的蛛網，我說：「在居住環境這麼擠迫的香港，你們可曾見到過結網的蜘蛛，你們的孩子們，是否只能從教科書上去認識？」

那是戰後初期建築的屋宇，只有五層高，沒有電梯，早晨的陽光從牆上的磚柱中斜射進來，把門戶照得非常明亮，密佈的蛛網清晰可見。

他們仍然用帶着疑惑的目光來望我，那詢問的目光是不約而同的，顯然在問：

「眞就是那間屋子嗎？」

我指了指上面的一層樓，說道：「那就是施小姐的家了。可惜，她和她的弟妹都一早去學校了。」

「他說謊。」

樓梯上傳來急促的脚步聲，隨着步聲，我們見到了轉角處露出來的笑臉，早晨的陽光令那笑臉粉紅。

她的出現，說明了我並沒有說謊，我也笑了。說：「是嗎？」

「我在這裏，並沒去學校。」

「好極了，我眞願我說了謊，」我高興的說：「若是你指的是上學這回事。」

我身邊的幾位新聞界的朋友也笑了，一個說：「這是難怪他的，日子對他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因爲假期是不屬於他的。」他轉頭對我說：「這是暑假期中呢？你知道嗎？」

「是嗎？」我搔搔頭：「但他平日是照常返學的。」

「那日會考補習，今天，今天我留下來了，我知道你們一定會來。」

她怎知我們一定會來？但我無暇去疑問，她留下來，難道是留下來等待？

無論如何，我都很高興。「現在，」我說：「你留了下來，再好不過了，現在我該辦理移交了，昨晚他們會是我的客人，現在却又是你了，你會盡地主之誼，是嗎？你不會吝嗇，不請他們去你屋裏坐一坐罷？」

假如她作出了邀請，他們就能證實這屋子確確實實就是那間綠窗上出現鬼影的鬼屋。

「當然，」她笑着說：「請，我的客人們，你們不吝嗇給我這份邀請的榮幸吧。我已烹好了茶。」

她已烹好了茶，她知道我們一定會來，所以留下來等待，而且已烹好了茶？我怔了怔，我實在沒有理由疑惑，但像昨天一樣，疑惑又來到了我心中，這一切一切，都像她在暗中安排，而且在照着她的安排在進行。

既然我沒有理由疑惑，心下的疑惑也就像天際的一抹浮雲。

我們更上一層樓，進入她的屋子，她不但不關上大門，而且她居住的那間尾房的門戶也大開着在那裏，人在廳中，就可以從那大開着的窗戶，看到我那間尾房。

「你們看見了嗎？」我站在她的房門邊，遙指着我的後窗，再指了指她，對我的朋友們說：「她是我的洛陽女兒。」

一個朋友笑道：「這是香港，並非洛陽，當眞，原來你們眞是朝夕見面的對窗居。」

「你們聽！」一個記者先生說。

警車的响號聲不但越來越近了，而且顯然在樓下停了下來，這才是引起他注意的原因。他們的工作培養了他們的敏感，和立即作出判斷的能力。

顯然不僅一輛警車，有甚麼事發生了？他們放下茶杯，走出門口，因爲雜沓而急促的脚步聲正奔上樓來，站出門外的三個朋友立即被包圍了。

啊，不過是幾個軍裝的警員。

「有甚麼事嗎？」

「有甚麼事嗎？警官。」

那警官走上來，探頭向屋裏瞧了瞧。

「有甚麼案子發生了嗎？」

「有，」那警官笑着搖了搖頭：「又是一宗浪費警方人力的案件，原來是你們。有人報案說：一羣可疑的人溜進這棟樓字。」

就是這麼回事，其實我們也都立即明白，就是這麼回事，誤會，都笑了，因爲他們彼此熟識，只有我沒笑，我又疑惑了，怎會這樣的誤會呢？我們都衣冠楚楚，而且分批上來的。

那警官對下面一個站在門口的人說：「沒事，不過是誤會。」

隨着我走出門的施小姐啊了一聲，低聲說：「屋主人回來了，眞巧極了。」

我也認出那人來了，原來是美琪的丈夫。不，我應說是和美琪同居的男人，登時無名火起，施小姐在我心上播下的火種，她昨天才把美琪的不幸詳細地告訴我，因此也增加了我對他的憎恨。

「不錯，是他。」我說：「爲何你們不訪問他呢？我想，他對鬼魂的出現更感到興趣，因爲這是他的屋子，那冤魂不散的鬼，就是和他同居的女人，那個可憐的美琪。」

當然，那三位朋友也同樣感到興趣，我看得出來，他們迅速交換了一眼，顯然喜出望外，顯而易見的，他們正盤算着要去訪問他，而他却適時出現了。

是誤會嗎？一個手握着魚肉市民權利的人，一個執行法律，却又把法律踩在脚下，並以這法律爲工具來魚肉市民的人，誤會能把他引來，會浪費他的時間嗎？

短暫的沉默，那人鐵青着臉說：「原來是你們。」

由於職務上的關係，我的這三個朋友，顯然都和他認識，既然施小姐居住在樓上，又和那死去的美琪成了朋友，也當然認識。

「他們是你的朋友嗎？」他對施小姐說。他的目光從這三個朋友的面上轉向施小姐，疑惑而顯得不耐煩。又加上一句：「他們來訪問你嗎？這時候，一大早？」

「不，」施小姐搖搖頭，指着我說：「這幾位先生是他的朋友，也不是來訪問我，眞巧極了，不是嗎？」她瞟了這三位朋友一眼，才又轉向他，說道：「我想，他們正想去訪問你呢，你們說不是嗎？」

她眼中的笑意是狡獪的，即使在那樣的時刻，那一瞬間，我也捕捉到她目光中的狡獪，因爲她的目光又溜過來，顯然還流露出掩飾不住的得意。

「正是。」

「眞是再巧也沒有了。」

最先落下樓去的那朋友說：「正想去訪問你，竟有這麼巧，你却來了。」

那人的眼睛睜大了，簡直是瞪着我這三個朋友說：「你們到這裏來，是要問我？」他說，又加上一句：「到這裏來訪問我？」

三個朋友現在已站在他面前了，一個指着那塵封的房門，說：「這不是閣下的屋子嗎？」

「也許你還不知道。」一個說：「你知道你的屋子鬧鬼嗎？」

「你們胡說甚麼？」他那不耐煩的眼神中，顯然有了怒意，和更多的疑惑，眞不愧是個經常處理意外事件的人物，他對那警官和身後的幾個夥計說：「既然沒事，你們回去吧。」

老實說，我是知道他的身份的，但現

在才見到，他竟有這麼大的威嚴，那警官和他帶來的夥計們，向他行了一個禮，即刻下樓去了。這樣更好，氣氛也不再那麼緊張了。

「你們這是……鬧甚麼鬼？」樓梯上聽不到脚步聲了，他才說了。

「鬧鬼的不是我們。」一個朋友說：「是你的屋子。」

「這麼回事，」施小姐走下幾步，站在樓梯上說：「還是由我來說罷，昨晚他們幾位去探訪他，你還認得他嗎？」她指指我，才又說道：「他們是他的朋友。」

美琪的丈夫鄙夷地瞧了我一眼，當然，在槍桿子面前，筆桿子算得甚麼呢？

「你知道你這屋子已兩年沒人居住了，」她說：「但昨晚，你這屋子裏不但現出燈光，而且窗上現出鬼影，他認得出來，是你的……夫人，美琪的鬼影。」

「你……你們……胡說些甚麼？」

「不是胡說，」施小姐肅容說：「而且，據他說，不僅昨晚，昨晚已是第四次出現了。眞怕人，我也不信有鬼的，我正在奇怪呢，我也一連幾天夜裏，聽到你這屋子裏有响動，我一直以爲有人住進去了，那知……」

站在門邊的一位朋友指着那門上的蛛網說：「我們也不信，還以爲他和我們開玩笑哩，爲了證明你這屋子已兩年沒有人居住了，所以他帶我們來看一看，再訪問一下這位小姐，那知……這門上眞有蛛網。你這屋子只有這一道門，是嗎？」

美琪的丈夫作出要大笑的神態，但他見到我們都面色凝重，是以就笑不出聲來了。他那逐漸睜大了的眼睛，也逐個在我們的面上溜。從她的目光，我才發現，原先沒出來的幾位朋友，也出來站在我身後了。我想，大家都像我一樣，都想到了美琪的不幸，面對着這樣一個面目與靈魂都極其醜惡的人，都感到無比厭惡和憎恨。

他的目光落在施小姐面上了，道：「剛才那電話，是你打的吧？」

電話！甚麼電話啊？

「電話？」施小姐也一怔，說：「甚麼電話啊？剛才？剛才我打了電話嗎？」

她也溜了我們一眼，用目光來強調她的詢問。她沒有啊，不錯，我們剛才都在她身邊，其實任誰也明白，他說的一定是報警的電話。

施小姐說：「有人打電話給你嗎？與大探長爲隣，誰不以爲榮呢？這一帶的人，誰都知道你的身份。不僅是我一人，却是這一大羣人跑上樓來，我倒是最後一個見到，你是說報警的電話，那電話是打給你的嗎？喂　可是你們打的麼？」

由於她這最後一問，我們才發現樓下有人在探頭向上面望，對面一戶人家的門也開了。這麼一大羣人上落，怎會不把這些住戶都驚動呢？

美琪的丈夫也看見了，對擠在樓梯下的人羣點了點頭，算是作爲一個隣居的招呼，說：「不過是一場誤會，沒事。」

「爲甚麼不請他們去你屋裏坐一坐呢？」施小姐更落下兩級樓梯，站在他面前了。說：「無論這事是眞還是假，沒弄明白前，最好別傳揚出去，你說是嗎？」

她壓低了聲音，但絕不是耳語，因爲我們都聽得清清楚楚。

「我……我沒帶鑰匙。」他說，緊皺了皺眉頭。

施小姐轉過身來，說：「各位，請去我屋裏坐坐，你們不願站在這裏訪問吧，請，大探長。」

她瞟了擠在樓梯上的人羣一眼，却對大探長揚眉頭，那暗示是再明白不過的。

我退到門邊，把門口讓出來，我從沒見到過施小姐的眼睛有如此刻一樣發亮過，只有十分得意的人的眼睛，才會這樣發亮的，那麼，甚麼事令她如此得意呢？

我們都又回到了她的屋子，我想，她的屋子裏從沒有擠過這麼多客人，即使她去把房間裏的所有的椅子都搬了出來，她和他仍然沒有坐的地方，我高興我作了半個主人。

談話立即言歸正傳了。一位記者先生說：「那麼，你的屋子眞是兩年沒人居住，也沒有第二道門戶了？」

「兩年來沒人居住了，」施小姐代他答道。而且站在他身邊：「但那樓下的屋子和我這屋子一樣格局，有一道後門，不過也兩年沒開啓了，因爲從裏面關上了。從裏面門上的門，外面是不能開啓的，是嗎？大探長。」

「且慢，」他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們究竟鬧甚麼鬼？」

「鬧鬼的是你的屋子，怎麼你還不明白。」

「是眞的，今天在座的人，除了你之外，昨晚我們都見到了。」

「是了！是了！」施小姐大大的眼睛裏，流露出了恐懼的神色，對我說：「這些夜晚，我明白了，你瞪大了眼睛，不轉眼的望着我窗下，原來你見到了……」

點了點頭，我安慰她說：「你和那位王美琪小姐生前是好朋友呢？不是嗎？即使她冤魂不散，你也沒有害怕的理由，不是嗎？」

我發誓，我完全是無心的，我竟在這時候轉向美琪的丈夫，我這一句不是嗎，倒成爲對他發出的問話了。

「那麼，那麼，你們眞見了鬼？世間上眞有冤魂不散這回事？不不……」

她突然說：「大探長，這不會是眞的，你說是嗎？你一定要弄明白，我不相信世間上眞會有鬼，你一定要證明給他們看，證明他們是胡說八道。」

「你錯了，」一個朋友面帶微笑，瞧了大探長一眼，說：「小姐，你錯了，假如你要找出一個最相信鬼神的機構來，那就是大探長那個機構了，最相信有鬼的人，也就是這個機構裏的人。」

「爲人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另一位笑着說：「也許他們作的虧心事太多了。」

大家的目光都不約而同的落在大探長面上，他的面色像鐵一樣青，施小姐又說：「到底你們都是有學問的人，但這可不是研究心理學的時候，是嗎？」

她迅速溜了我一眼，那是求助的目光，從她皺緊了的眉頭，我十分明白她的意思。他們給他太難堪了，我比誰都明白，在這滿屋子的人中，沒有人比她更痛恨這位大探長了，因爲慘死的美琪，是她的好

王美琪的鬼魂正在怒斥大探長。

朋友，她只是不願太離題，這樣你一言，我一語的說下去，怕不就會陷入心理學的範疇，大家爭論不休。

我急忙站出來，擺了擺手：「聽我說，無疑的，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不但是寫文章的好題材，而且它的新聞性不在任何突發的大新聞之下，發表出來，那結果必是轟動的。其實，它已超越了心理學的範疇，而且爲靈魂學提供了有力的例證，更有助於發掘宇宙的秘奧，因此在科學的研究上，亦有其一定的價值……」

「而且擴大了犯罪學的領域，直接對現行的法律挑戰……」

「也是對罪惡作強有力的控訴。對權勢的挑戰……」

「而且，揭露出了社會秩序的虛假面貌，把政治結構的弱點赤裸裸地暴露了出來……」

忽然，施小姐跳了出來，我怔住了，不自覺地後退了一步，因爲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而且，不是擠迫，簡直是向我撞來，我想她幾乎要伸手推開我。

「而且！而且！」她說：「你就要搬出你的愛因斯坦來，看來你對推倒哲學與科學間這堵界牆更感興趣！」

我看見她哼了一聲，因爲她的美麗的鼻子就在我面前，因此，她雖然沒有哼出聲來，我却見到，當眞，我把話題扯得更遠了。

令我驚訝的事情發生了，既然她最痛恨這個美琪的丈夫，她應該比誰都有更多敵意的，但她却站到她那一面去了。不僅是站回到他的身邊。

「喂！」她叉着了腰，說：「你們都聽着了，你們不准寫出來，任誰也不准！你知道寫出來，那會有甚麼後果，你不准他們寫出來，是嗎？」

她轉向美琪的丈夫，我們都愕然地交換一瞥，因爲她盼望我們寫出來，比誰都熱切，爲何會突然改口了？她不是一直在慫恿我們，這兩天來，我們不都是在她安排下碰頭的嗎？爲何忽然改了口？

我忽然心裏又動了一下，想到安排，我不禁又聯想到，今天是否也是她報的警呢？因爲若是別人，報警也不會通知美琪的丈夫，也只有她才會知道鬼屋的屋主人是誰。

我原來要哼一聲的，眞的，我幾乎哼了一聲，但沒有，反而搖了搖頭。

「難了，」我說：「誰也阻止不了，他們有寫作的自由，誰也不能妨碍新聞自由。」

「你一定要阻止他們，」她又對美琪的丈夫說：「這事要傳揚出去，那還了得，你應該更清楚，那後果有多嚴重，你的屋子成了鬼屋，我們成了以鬼爲隣，從此我不得清靜，那還在其次。你……你比我更明白，難免就會涉及美琪的死因，難免就會舊案重提，別以爲兩年前以自殺定了案，一個五百萬人的城市，自殺的事司空見慣，不以爲奇，但那時被你壓下來，沒人知道死者的丈夫就是……就是你，你成了鬼屋的屋主，他們都知道了你就是死者的丈夫，啊，不，你不是美琪的丈夫，你們根本就沒結過婚，她不過是你收起來的一個同居的女人，你知道得應該比我更清楚，當你的名字和一個女人的自殺連繫起來，人們會感到更大的興趣。是嗎？所以，你一定阻止。」

她說得太露骨了，原本是這麼回事，非但不是眞要阻止大家寫出來，而且在提醒大家，不但把他的名字與鬼屋連繫起來，而且要大家不要忘記美琪的慘死，是與他有密切關連的。

原來她是這麼個用心，這用心是否狡猾了些呢？那剎那間，我感到一陣痛苦的難過，她智慧、爽朗，而又美麗，她不該狡猾的。

「沒有人能阻止我們，任他是誰。」

「新聞自由，我們有報導的自由。」

「我們都親眼見到，抱歉。」

「眞抱歉，」一個和她最熟的朋友說：「這會給你帶來煩擾，那是不免的。」

「而且你們嚇壞了我，」施小姐說。

她的目光不停地在她身邊人的面上溜，我捕捉到了她臉上近乎殘酷的冷笑，却發現不出一絲恐懼，但她却嗳呀一聲說：「原來我樓下有鬼，眞怕人，原來鬼就在我窓下。不不，說甚麼我也不信，你們騙人，那不是眞的。喂！你爲甚麼不說話啊？」

當眞，他爲甚麼不說話啊？這是跋扈的他嗎？平日的威風那裏去了？他這一陣不但不言不語，而且面上變顏變色。

忽然間，我又似有所悟！莫非他更早知道美琪的陰魂不散？一定是了，若不是美琪的鬼魂在他面前現過形，施小姐也早告訴他了，那麼，難道施小姐其實早已知道美琪的冤魂不散了。

現在，他不說話也不行了，因爲他已不能否認他是屋主人。到底他是經過不少驚濤駭浪的人，有了這一陣的沉默，他已能冷靜些了，他冷冷地掃了我們一眼，冷冷地說：「你們說完了嗎？現在，輪到我來說了。」

他再又冷冷地掃了我們一眼。說：「這太可笑了，我眞想不到，連你們這些人也會相信有鬼，這簡直是胡說。」

「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問題，而是我們親眼見到的事實。」

「你這屋子已兩年沒人居住了。但夜半有燈光，有鬼影。」

「那是鬼火。」一個說：「燈光是那麼慘綠色的嗎？鬼火把一個披頭散髮的鬼影現在窓上。」

「我們都親眼見到，一個人說是眼花，但我們全都見到。」

「我有辦法了，」施小姐又站了出來，但却轉面去對着美琪的丈夫，說：「證明給他們看，用事實證明他們是無中生有，他們說謊，喂！你們有胆嗎？」她轉過身來再說：「你們敢不敢到下面屋子裏去，除非你們也能證明給我們看，證明眞正有鬼魂出現，否則，你們不能隨便寫出，發表出來。」

「否則，那就是造謠，新聞自由可不是准許你們造謠。」美琪的丈夫說，目中發出令人心寒的兇光。

她在做甚麼？她竟對他耳語，他在點頭。

「死者是我的朋友，」她又說了：「他的丈夫當然也就是我的朋友，我有維護他們的權利和義務，而我和你們……」

他回過頭來，掃了我們一眼，說：「我們也是朋友，不是嗎？我知道，我不能阻止你們把親眼看見的東西發表出來，假如你們所說是眞有其事。」

「這是甚麼話，當然眞有其事。」

我把臉一沉，難道她也說我說謊嗎？這是甚麼話？眞豈有此理。

「若說昨晚對我們所見到的尚有所懷疑，現在已證實了。」我的一個朋友冷冷的說。

「一個沒人居住，門戶塵封的屋子裏，出現了鬼火和鬼影，萬確千眞了。」

「喂！」另一位說：「你剛才也說過，你聽到屋中有响動，嘿！一個緊閉了門窓，無人居住的屋子裏，傳來有人走動的聲响，那是怎麼回事？」

她連眼兒也不眨一下，奇怪，她的目光中怎會顯現出得意的微笑來，我相信，只有我一人發現，因爲她的言語和行動又令我奇怪。

「我說過嗎？」她說：「好，就算我說過，但我們兩人沒有親眼看見到，我有主意，我想，這主意不但公平，你們也會感到興趣的，若你們有胆的話。」

「說出來，到底是甚麼主意？」我們異口同聲催促她。

「到下面屋子去，讓我們去親眼看一看。」

「好啊！」

轟然一聲，都站了起來，他們豈僅感到興趣，而且這正是他們所希望的。

「不行，」我橫跨一步，搶到門口，說道：「你們聽說過鬼會在白天現形嗎？現在下去，準會甚麼也見不到，除非夜晚，而且還要在午夜以後。」

「不錯，不錯。」大家又異口同聲的說。

「我可沒說是現在啊。」她說：「我們約定一個時間，今晚午夜前，都到我這裏來，我們約齊了，一塊兒下去。哼！」

眞不知她是怎麼攪的，她究竟是幫美琪的丈夫呢？還是幫我們？我見到她在對美琪的丈夫在眨眼，說：「今晚你帶着鑰匙來，看他們還敢不敢造謠。」

「好極了，」美琪的丈夫這時方站了起來，說：「我們一言爲定，今晚午夜前，在這裏見面，我開門讓你們進屋去，不過，在沒有證明有鬼之前，你們不能寫出來，我相信，你們對香港的法律都很熟悉，你們必須對我，也對法律負責。」

現在，這又是他了，權威又到了他手中，也又回到了他的臉上。

「再見。」他冷冷地說，加快了脚步，昂然地走了出去。

「我們也該走了。」目送他的背影消逝在門口，我的一個朋友打個呵欠，看了看錶，說：「我們還可以回去睡一會。」

他們忽忙走了，現在，屋子裏只剩下施小姐和我了。我却不急於走。她竟會比我還要疲倦，當最後一個朋友走出屋子，門也關上了的時候，她簡直像癱瘓了一般，跌坐在沙發上。我呢，却在她面前不停地踱步。

望了望她那關閉着的另外兩間房門，我說：「他們呢？你那兩個……」

「小淘氣。」她說：「昨天他們壓根兒就沒回來，一個同學生日，他們還在那同學家裏了。」

「難怪不見他們了。原來這是暑假期中，喂！你究竟是怎麼攪的……」

她靠在沙發上，不動彈，不但眼中有笑意，而且咀邊也浮現了微笑，忽然間，我感到心頭一緊，而且感到一絲寒意，兩年前，當她把美琪介紹給我認識時，我也從美琪的目中和臉上，發現過這同樣的笑意，那是邪惡的，那目中的笑意，也帶着令人心寒的冷芒！

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我所認識的，端莊而又温柔的她嗎？而且，她那掩飾不了的快意，也令我驚奇，因爲當她知道鬼魂出現在她窓下的時候，却在她面上找不到一絲恐懼來。

她原該是恐懼的，但絲毫也沒有，尤其是當朋友們逐漸去，就快剩下她一人的

時候。

「沒甚麼啊。」她說：「你看，我不是好好兒的嗎？我……多高興。」

她竟然高興，我的意思是問她爲何反而站在那大惡人的一邊，她顯然誤會了，哼！她當然沒甚麼，她不但咀裏說高興，不是還得意的笑嗎？

眞的，她並不要隱藏她的得意，她坐直了，仍然在微笑。

「我只是太倦了，你們習慣整晚不睡，而我却不習慣這種日夜顚倒的生活。」

她打了個大呵欠，無限嬌慵，現在，她目中的邪惡不見了，却增添了冷芒，她又說了，道：「我也沒有誤會你的意思，你奇怪我爲何站在他一邊，反而幫他，是嗎？」

「不是嗎？」我冷冷地說：「你知道今晚美琪的鬼魂不會出現的，昨晚是第四次出現了，我記得最清楚，她總是隔一晚出現的。」

「但不能說她今晚就不會出現，你說得太武斷了些。」

「是嗎？」我說：「但那是不合她現形的規律的。」

她笑了，而且笑得很嫵媚，說：「你不過才見到四次，怎就說規律了，我說她今晚一定出現，因爲她的仇人來到了她的面前，好不容易才等到這一天。」

「好不容易才等到這一天？」我一怔，是眞的怔住了，這是甚麼意思？難道她早已知道美琪的鬼魂出現了，而且知道那鬼魂爲何出現？那麼，她豈不是一直在隱瞞着我？難道這一切一切，眞是她安排的，目的在把美琪的丈夫引來？引來又怎麼樣呢？美琪已死去兩年了，已定了案，已成了一個翻不了的鐵案？

我的心中更增添了更多疑問，但我不能問出口來，我只是下意識地感覺意外，她似乎在暗中進行一個甚麼陰謀詭計，她那目光中流露出來的邪惡透露了這秘密。

當然，我只是疑惑，他怎會有甚麼詭計呢，不會的，也不可能，我對我自己在心中說。

「但是……」我搔了搔頭，說：「以前，我不信有鬼，當然也沒見，但我們從傳說中聽來的太多了，傳說中鬼魂不會在稠人廣衆中出現的。除了美琪的丈夫，你算算看，今晚有多少人前來？有那麼多人擠在一個屋子裏，鬼魂會出現嗎？」

「啊！當眞。」她也怔了一怔，說：「但也好辦得很，到時候，把他們分隔開來就行了。你沒有見過下面的屋子，那格局和我這層樓一樣的，他把下面的屋子作爲藏嬌的金屋，但沒有作特別的裝修，只不過用他造孽得來的錢，佈置得華麗些而已，你看……」

她站起身來，走去頭房那一頭，我不自覺地跟隨着她，我們現在背靠着窓戶而立了。

她說：「從這裏，和後房相距有幾丈遠？若不亮燈，黑暗中，只要大家不出聲，不也和沒有人一樣麼，而對街那面却有微弱的光亮，把尾房中的影像映現出來，尤其是你那窓中整夜亮着的燈光，雖然只是桌上的枱燈，但仍可把尾房中的情形照得清楚。」

「是嗎？」

尾房的房門打開來，從我們站立之處望過去，當眞，尾房的後窓盡入眼簾，窓外若有微弱的亮光，當然能看得清楚。

「記住了，」她高興的說：「今晚你別忘記了亮着你桌上的枱燈，那麼，我們在這一面的黑暗中——對街那面午夜後就都熄燈了，那時會很黝暗，而尾房中却有微弱的亮光，人影映在窓上，我能清晰可見了。」

「你該說是鬼影。」我說。

「鬼影，」她說：「就算是吧，鬼影今晚一定出現。」

一抹神秘的微笑，却先現在她臉上。

死亡的秘密

「你有話想問我，你瞞不了我的。」她笑：「說罷，爲何不說出來。」

幾乎是她的後窓亮起了燈來，我已在她的客廳裏了，她今晚顯然不在屋裏，直到快十一點鐘了，才亮起燈來，令我一直在担心。天黑了以後，我一直坐在窓前，眼巴巴地望着她的後窓，她的屋子裏顯然沒人，後窓中非但沒燈火，窓帘也低垂，謝天謝地，十一點鐘，她回來了，我是說，屋子裏的燈亮起來了，我急忙趕去她那裏，我一定要弄清楚，我是否落在一個巧妙安排的陷阱裏，這幾日來發生的事，看來都是由我主動，現在，由點點滴滴的累積，我越來越疑惑，我是在被她牽着走，其實我是被動的。這一切一切，都是她暗中安排下的嗎？若是，她又有甚麼目的？

她的弟妹沒回來，屋子裏只有她和我。她坐在沙發上，我在她面前轉來轉去。

我在她面前停下步來，眼睛睜大了。燈光下她的笑臉粉紅，眼中的笑意却是狡猾的。

她是狡猾的嗎？我希望不是，我多麼希望我只是多疑，否則我不僅會心寒，而且心痛了，簡直要傷心了。

「好吧，我問你。」我說：「我不是最先發現下面後窓上的鬼影，若眞是王美琪的鬼魂出現，我不是最早發現的一個，是不是？」

「你這是什麼意思？」她不笑了，瞇着的眼睛也睜大了。

「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

「難道你懷疑了，以爲那不是王美琪的鬼魂？」

「不是懷疑。」我說：「即使只是窓上的影子，我也認得出她來，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了，希望不會令你驚嚇，我在你那古老大屋裏，曾面對面的見到她，就是我跌倒的原故。」

「是嗎？」

她沒有驚嚇的神情，只不過把眼睛閉了一會兒，那是放心的表情。

我說：「我只是懷疑，我不是最先發現的一個，你不但早知道了，我懷疑，她的丈夫也早知道她冤魂不散了。若不然，他的威風那裏去了，今天早上，你不覺得他判若兩人嗎？」

「他不是美琪的丈夫，他配嗎？」

我退了一步，這是她嗎？幾天來的接觸，比以往相識幾年的交往還要多得多，

但沒有把我們拉近些來，反而更陌生，更遙遠了，在我的心目中，她一直是一個最完美的形象，固有的，傳統美德的化身，她美麗而不妖冶，溫柔而又慈祥，見到她，總令我聯想起中國歷史上最完美的女性來。但是這幾天來的接觸，我發現了多少啊，尤其是她那一雙眸子裏，我發現的邪惡與狡猾令我傷心，現在，這一刻，我更從她眼中發現了令我心寒的冷芒。

顯然她也發現我的反應了，她迅速閉上了眼睛，當她的眼睛再睜開來時，冷芒不見了，她輕輕地嘆了口氣，說：「你明知道他不是美琪的丈夫，原諒我，想到美琪的不幸，我就抑制不了心中的憤怒。」

她迅速站起身，避開我的目光，走去窗前，探首窗外，那裏可以見到來的人，遠遠就可見到。

「原諒我。」她又說：「你會原諒我的，過了今晚，你就會明白了，我不能不告訴你，我們要借重你的幫助，因爲這緣故，一些事不得不對你隱瞞，我答應，過了今晚，一定坦白告訴你。」

我明白的，我也多麼希望是這樣啊，憤怒會把一個懦弱的人變得勇敢，長久壓抑的憤怒，一旦爆發出來，會令一個人發狂，會作出一些異常的事來，但不會改變她善良本性的，至少不會傷害別人。即使她在利用我，若是我對她有所幫助，被她利用，我也是樂意的。

「好，我不問了。」我說：「但我希望你理智一點，希望你不會作出一些傻事來。」

她忽然轉過身來了，迅速地轉過身來，面對着我，說：「也許……我也在作一件傻事，我……」

她更迅速地抓住我的雙手，我感到她的手在顫抖，眼睛也迅速地發亮起來，說：「謝謝你，謝謝你即時的忠告，我決定改變主意了。」

「你說甚麼？改變主意了？」

「只改變一點點，我眞希望現在就告訴你，告訴你一切一切，但他們來了。」

他們來了，夜靜了，樓梯上傳來雜沓的脚步聲，一會已到了門外。

原來他們約會齊了，才一道來的，一個也不少，共是七個人。

他們都顯得異常興奮，怎麼不會呢？若是今晚親眼見到鬼魂出現，那是多麼轟動的大新聞，有多少文章可寫。鬼魂之說，越是古老的國家，傳聞也越多，無論科學如何昌明，亦不稍減，但言之鑿鑿，到底誰也沒親眼見到過。而今晚，他們就可親眼見到了，如何會不興奮呢？

却是我，却興奮不起來了，我越來越懷疑，我所見到的，並非眞是甚麼鬼魂，而且施小姐在暗中搗鬼，若是，我豈不是被她愚弄了，我也愚弄了我的朋友們？因此，我不但興奮不起來，而且感到惶恐。

因此，我對他們的歡迎是不熱烈的，而施小姐却顯然在避開我們所有人的目光，只有我才明白，因爲一下子來了這麼多人，她太忙於招待了，即使她只是以汽水來簡單的招待我們。

「我們來得不晚嗎？」

他們的目光却在忙於搜索。

「怎麼？我們的正主兒還沒來？」

「他會來嗎？」

「他會不會來？我是說：他不敢來了？」

沒有提起他的名字和官職，但誰都知道這個他是指甚麼人。

「不，」我說：「他一定會來的，你們放心，他不怕你們把新聞登出來嗎？他的屋子裏有冤魂不散的新聞，繪影繪聲地登出來，他怕不怕？」

「若是你說得不錯。」一個朋友說：「若是我們眞能親眼見到，那就不是繪影繪聲了。」

我說：「這是甚麼話，你們不都已見到了嗎？昨晚你們見到了下面綠窗上的鬼影，今天又已見到下面門上的塵封，證明屋子裏是沒人的，而且，雖然窗上只現影子，我也認得出來，她就是兩年前的死者，就陳屍在下面後巷的地上，我是親眼見到的。」

「只憑一個影子，你就能肯定？」

「我肯定，我……」我見施小姐進入厨房去了，忙說：「你們是沒見過死者生前有多美，美得任誰見過一面，也不會忘懷，何況隔着後窗，我和她朝夕相對了不少時候，如何不熟悉。而且她生前，她的影像也在那窗上經常映現。」

他們的笑令我難堪，好在施小姐不在面前，我說：「你們別假正經了，知好色而慕少艾，人之常情，當你們遇到美麗的女人的時候，我不信你們不多看她幾眼，她實在太美了。」

「那你一定有無數的不眠之夜。」

「別說笑了。」我急忙掃了厨房門口一眼，但願施小姐沒聽到，但願我沒臉紅：「你們胡說甚麼。」

「啊喲！原來老兄還是一位君子。」一個朋友打了個哈哈說：「你是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君子，失敬了。」

我正容道：「隨你們去笑吧，但這却證明了一件事，我肯定那窗上的影子，就是死者美琪，那個異常美，又最最可憐的美琪。」

她會聽不到嗎？施小姐走出來了，她一定聽到的，那屋子能有多大，厨房門又大開着在那裏，但她假裝甚麼也沒聽到，她也在忙了，匆匆進入她的房間，出來時，取來了一個錄音機，是個小型而新式的錄音機，她說：「你們使用錄音機，一定很內行，是嗎？」

「好極了，虧你想到了。」一個朋友接過去，說：「這玩意兒我內行得很。」

「眞的，怎麼先前我們沒想到呢？有了錄音帶，不就有了佐證嗎？」

施小姐道：「各位，我想，屋主人恐怕就不像你們一樣高興了，因此，我們只能偷偷地佈置。」

我又興奮起來了，那麼，我是白担心了，可見她不是欺騙我，並非甚麼詭計，甚至她更肯定美琪的鬼魂今晚一定會現形。於是，我更熱心的加入討論，我們分派好了，美琪的丈夫一到，進入下面的屋子，用幾個人去包圍着他，引開他的注意，我們却分出人去安裝錄音機，施小姐想得週到，她準備的電綫不但幼細，而且是黑色的，不比鐵絲更粗，她告訴我們，下面的樓宇和她這層樓的格局一模一樣。

「當然，」她說：「我們都躲在房間裏，十二點鐘以後，要他獨自一人進入尾房。」

「當然，」一個朋友點頭說：「人太多了，鬼魂怎會現形呢？這事我們也商量過了，當然要躲起來。」

現在，我可有機會報復了，我冷笑，說：「當然，你們不是爲了害怕！」

施小姐白了我一眼，她告訴我們，因爲她對下面的房子極熟悉，所以由她去安裝電綫，錄音機則由我們帶去房中。「你們不但要包圍他，而且要用問題去困擾他，不讓他分神。」

「你放心，我們本就有不少的問題要他解答！」一個朋友說：「我們讓他坐在沙發上，圍在他面前。你這個麥克風倒小巧得很，而且效能非常好……」

「來了，有人上來了！」

門外又有脚步聲，大門沒有關閉，來人尚在樓下，就已聽到了，顯然並不是一人。

我們急忙迎了出去，恰好在下面的房門外，迎住了他們，他還帶來兩個眉粗眼大的人，施小姐在我耳邊氣促地說：「別讓他把人帶進屋去。」

我最先迎了上去，我說：「好極了，我們正在發愁，沒有人來守在門口，你倒想到了，帶了兩個人來，上面雖然已是頂樓，却也要防止有人會闖上來，因爲天台是公衆的地方。」

他瞧了我們一眼，目光是那麼冷酷，我們不以爲奇，也不以爲忤，在他的心目中，我們都是和他作對的人，也是對他不利的人，今晚他之前來，對他來說，豈僅是委屈，簡直是屈辱，誰教他的屋子鬧鬼呢？這事要公開出去，那自是有非常嚴重的後果。

另外一個朋友接口說道：「若說人多鬼魂就不會出現，那麼，我們這裏的人已够多了，不在乎少了他們兩人，你說是不是。」

施小姐走出來，說：「我不瞞你，既然我在上面的人聽到你的屋裏有响動了，下面一層樓的人也聽得到，你們這麼多人上來，又豈不會驚動各層樓的人，難免沒有人來瞧熱鬧，你不願這事鬧得人人皆知吧？」

他想了想，對他帶來的兩人道：「好吧，你們就守在樓梯口，不許人上來，就說警方的人在這裏查案。」

他掏出鑰匙，開了房門，伸手進門內開亮了電燈，袖口上立即蒙上了一層灰白色的蛛網，塵埃飛揚，但這不是令大家後退一步之故，是眞的，一股冷風令人窒息，那陰冷的感覺，直透入大家的心中。

未見鬼，鬼屋中已經陰風慘慘，這是秋天啊，還是未凉的天氣，除非是鬼屋，才會有這種慘慘陰風，大家不約而同地，互望了一眼，別人我不知，我却已毛骨悚然。

誰說女人是弱者，却是施小姐排衆而出，說：「怎不進去啊。」她說：「你害怕了，是不是？」

她掃了我們一眼，目光最後落在退回來的美琪的丈夫面上，我又見到那令人心寒的冷芒。

「我不怕，」她冷冷地說：「有冤報冤，有仇才會報仇，無冤又無仇，有甚麼好怕的。」

我們都一湧而入，糟了，我說：「等一等……」但即使是美琪的丈夫，也進入了屋中，一下子擠進去了十個人，人多勢衆，再也沒人胆怯了，而且，三兩人走在一起，東瞧瞧，興趣與好奇，到底戰勝了恐懼，他們不就是來瞧的嗎。

只有施小姐聽到，也只有她理睬我，她站在我身邊，我呢，却站在美琪的丈夫身後。

「等甚麼？」她說。

「你知道還魂夜的故事嗎？這是眞實的故事，小時候我曾親身經歷過，忽然記憶起來。」

眞的，一個兒時的記憶上了心頭，迷信的傳說：人死後，三天要還魂，於是，死者的家屬在還魂的鬼魂必經的地方，撒上灰，鬼魂就會在灰上留下脚印來。

「我不知你們這裏是否有這種風俗，但我的家鄉却有，我曾親身經歷過。」

「是眞的嗎？你眞見到過鬼在灰上留下的脚印？」施小姐好奇的說。

「都是這麼說。」我說：「死者的家屬點了香燭，撒了灰，就開了門戶，舉家避出去了，直到過了午夜子時——傳說那是回魂的時候，然後才回家，關於還魂夜見到鬼魂回來的傳說，在我的家鄉多得很，人人都確信不疑。」

施小姐說：「哼！這也好信的，不料你……」

她急忙掩住咀，才沒有再笑出聲來，而且把頭掉開去。

當眞，早已遺忘了的兒時的記憶，怎會突然回到心頭，正因爲突然回到心頭，當年信以爲眞，說得自然也就認眞了，何況今晚本就是來見鬼的，而且千信萬信，確信世上眞有鬼魂現形了。

施小姐忙道：「沒甚麼，他怨你們踏亂了樓板上的脚印，辨認不出鬼脚印來了。他說：鬼魂會在灰上留下脚印來，他曾經見到過無常鬼的脚印。」

她面上再也沒了笑容，我應該說是笑容從她臉上消逝了，她越說越正經，笑容也消逝於無形，不料我的無心之言，倒增加了恐怖的神秘氣氛，大夥兒不自覺地都低下頭去瞧，都先瞧了我一眼，我明白那目光的意義，他們的目光在詢問：是眞的嗎？

只有一個人不瞧地上，施小姐掩藏着笑意的目光，在偷偷地逐個兒瞧我們。我不是有意的，但是我發現了，忽聽有人輕聲說：「你們覺得奇怪不奇怪，有點……冷！」

當眞，門開時，分明有一股冷風，被他一說，大夥兒都覺得屋子裏陰風陣陣，這時雖然已是秋天了，但氣温仍在三十度上下，沒理由寒冷的，倒像屋子裏開着冷氣，這怎麼可能呢？窗上倒也裝着一架冷氣機，但誰來開呢？這寒冷，當然不是冷氣機發出來的冷氣。

有幾個人把雙臂環抱在胸上，不自覺地，都在向騎樓那面移動，不自覺地，都在向尾房那面瞟，尤其是美琪的丈夫，自從進得屋子以來，他一直默不作聲，我注

意到了，他騙不了我的，他也不時在移動脚步，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他總是向人堆中移動，他裝出來的冷笑，非但掩飾不了內心的恐懼，而且把內心的恐懼暴露了出來。

屋內的燈光慘淡，這陣陣陰風，增添了這鬼屋的恐怖氣氛，反而令我緊張的神經鬆弛了些，因爲這緣故，我也才沒有放過美琪的丈夫的一舉一動，我更堅信了一件事，他一定已見到過美琪的鬼魂現形，至少也確知美琪的冤魂不散了。

「喂！」施小姐說：「你們這是怎麼啦？怎麼忘了……現在，就快午夜了。」

一句話把大家提醒了，不錯，連我也幾乎忘了，得趕快給她製造安裝錄音機的機會，我們立即把美琪的丈夫圍在中間。

施小姐說得不錯，他不是美琪的丈夫，他不配，他是個萬惡的魔鬼，但我實在不願提起他的姓名，壓根兒我就沒有去記取他的姓名，我不否認，最初是由於妬忌，後來又加上了痛恨，哼！魔鬼還用姓名麽。

魔鬼鐵青着臉。「現在，」他說：「你們這批無事生非，惟恐天下不亂的傢伙聽着了，造謠與譭謗，引致他人受到損失與傷害，就能構成刑事罪嫌，你們知道得和我一樣清楚。」

他先發制人，不料他竟先恐嚇起我們來。

「你這是警誡我們？」

「這不是太早了些嗎？」我說：「先生，我想你也知道得和我們一樣清楚，這不是無事生非，我不知道你是否見到死者的冤魂了，但我們確確實實都已親眼見到，你這間兩年來沒開啓的屋子裏，出現了燈光，窗上出現了鬼影，這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若不是你答應我們的實地來看一看，新聞早已見報了。」

「好！」他說：「我讓你們進來看了，事實證明你們無中生有，無事生非，我問你們，鬼在那裏，你們揪出來我看。」

他冷厲地掃了我們一眼，厲聲道：「現在，我警告你們，若是誰敢再說我這屋子是鬼屋，我就控告你們譭謗，你們必須承担法律上的一切責任，包括刑事與民事上的損失。」

他的聲色俱厲的警告，眞產生了效果，我懷疑今晚我們實地來查看，是否太不智了，就算美琪的冤魂不散，我們也不能把冤魂揪出來，若是今晚不來，以眼見爲憑的報導出來那多好，他就不能這樣振振有詞，這樣理直氣壯了。

我們一時間，面面相覷，不論我們對鬼魂之說相信多少，程度上有多大的差異，有一點却是大家都肯定的，就是盛陰必衰，有太多人的地方，鬼魂是不會出現的，顯然，他也知道這一點，即使他比誰都相信有鬼，即使已見到了美琪出現的鬼魂，他也無所懼怕了，噯呀！我們上當了。

我們怎會上當呢？不怪他這樣一個平日多麼跋扈的人，竟對我們一再容忍，一直沉默了，現在，我們上當了，他才露出了眞面目。

我們怎會上當呢？其實我們非是沒有想到鬼魂不會在人多的地方出現，甚至我更知道美琪的鬼魂每隔一晚才出現，似乎已成了規律，按這規律，今晚就不會出現的，那麼，我爲何答應今晚前來，而且帶着大家，這麼多人前來呢？

我拿眼睛來瞧施小姐，顯然的，在場的人全都想到了，也和我一樣回頭去瞧施小姐。

因爲，這是她的主意，她肯定地相信美琪的鬼魂今晚一定會出現，即使我們擠滿了一屋子，美琪的鬼魂也會現形，究竟她有多大的把握？

「先生，」她走過來了，顯然她已迅速把錄音的設備安裝妥當了，因爲她表現得很輕鬆，她冷冷說：「你這話說得太早了些兒，美琪的鬼魂總是在午夜後才出現的，現在還差十多分鐘才十二點，而且，燈還亮着，我們這麼多人又擠在這廳中，你明知道鬼不會在人多的地方出現的。」

「是啊！」

「不錯，她說得一點也不錯。」

她的信心與異常的沉着，再又給了我們以信心，我了解她，我的朋友中，也有三人是了解她的朋友，今天早上我們之所以一口答應，即使心下有所懷疑，也毫不思索地答應他今晚大夥兒一起前來，就是對她的決斷有信心之故。

「是啊，現在還不到時候，我們也還沒躲起來。」

「也還沒熄燈。」另一個朋友說。

七咀八舌，分不出是誰在說，其實都在說，沒說出口來的，也在心裏這麼說。

「那麼，」施小姐說：「你既然一口咬定我們是造謠譭謗，當然你相信沒鬼了，好，我們現在就躲進房間裏去，再把燈熄掉，美琪的鬼魂是在她房中出現的，他們都見到過了，我聽到的聲响也是發自她的房中，你敢進那房裏去嗎？」

拍的一聲响，陡然黑了下來，大夥兒也心頭一緊，一時間，誰也沒說話，是誰突然關了燈，自然而然的，我們都向騎樓的方向挪移。

施小姐的聲音說：「現在，燈熄了。我們說你這屋子有鬼，而你說沒鬼，好，現在，你進那房間裏去，證明給我們看。你敢嗎？」

「我爲甚麼不敢。」他說，但他立身之處，顯然向外挪移了些，必是在電燈熄滅的瞬間，也和我們一樣，也都向外挪移兩步。

他冷冷地向我們這面望了一眼，昂然走了進去。是眞的，他表現得並不比我們更胆怯。冤有頭，債有主，美琪若眞冤魂不散，我們也沒有害怕的理由，因爲我們和冤鬼無冤無仇，但我們却跟隨在施小姐身後，擠進了屋子。

擠進了屋子，屋子裏更黑了，眞是伸手不見五指，我們互相間有一陣碰撞，我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樣，楞住了，都在想，不錯，鬼不會在多人面前現形，但我們看不到，又如何證明有鬼呢？即使能聽到外面的一些聲响，又如何能證明那是美琪不散的冤魂呢？

不料我們還未發出疑問，黑暗中，忽然現出了微弱的光亮。原來屋中有窗，施小姐把窗上的布幔拉了開來。

「別出聲，」她用我們僅能聽聞的聲音說：「從裏面望出去，一會我們就可以

看得清清楚楚，只要一會功夫。」

她輕輕地抹掉了窗上的塵埃，透過窗上的玻璃，果然，外間的景象漸漸顯現了出來，尤其是尾房，那窗不但正對着尾房，面且遠處的燈光，投射在尾房的幾面大窗上。因此，尾房成了這屋子的唯一明處了。我們看見了美琪的丈夫，他不是在我們面前走進了屋子嗎？但現在，他却退到了門口，他在回頭向我們這面望。

誰說他不胆怯，顯然地，他見我們進了屋子，以爲見不到他了，他就退後了，退到了門口，幸好他緊靠右邊的門柱，不，他是用背脊緊貼着那打開來的房門，因此，房中的情景，大部份我們都能見到，見不到的只有右面一小部份。

誰說他不胆怯，他怕了。這一個人見人怕的人，原來也會怕，怕鬼！

「你說，美琪的鬼魂眞會出現嗎？」

我在施小姐的耳邊說，說眞的，我不但一直在担心，而且逐漸加劇了，若是美琪的鬼魂不出現，我如何向朋友們交待，尤其是來自美琪的丈夫的責難，那當然是冷酷而嚴厲的，我眞後悔，我是不是庸人自擾，不，簡直是自取其辱。

「別出聲，你們……快看！」

我猜得了更大的安慰，黑暗中，我的手被她緊緊地握住了，我感到一陣輕微的震顫，從她的手上傳到我的心頭，那是更豐富的言語，我是那麼不自覺地，也不由自主地把她的纖柔震顫的手反握在我的手中，那一瞬間，我突然感到我的手強而有力。

但我無暇去激動，因爲我聽到身邊的人呼吸急促起來，我看見了，美琪的丈夫急退一步，發出一聲被強抑了的驚呼，顯然他忘了身後已緊靠門邊，他的背撞在那柱上，令他嚇得驚跳起來。不，他不過像是要跳起來，其實只是作勢，在未曾跳起來之前，已收住了勢子，到底他是一個出生入死，槍口下討飯吃，慣常面臨兇險的人，一時的驚惶，立即就沉住了氣。說眞的，此時我們也無暇去理會他，由於他退了一步，房中我們能見的視野更大了，在那窗前出現了一個人影！

不，清清楚楚是人，不是影，只不過那人背對窗，只看得出面部微白，映在窗上的上半身的身影非常清晰。

我感到一陣窒息，我認出了那披散在肩上的長髮，美……美琪！啊呀！鬼！

「輕一點，你……把我的手捏痛了。」

施小姐在我耳邊說，我聽到了，而且聽得很清楚，但我並未放開她的手，甚至連頭也沒回過來。

美琪！是她！她化了灰我也認得，當然是她的鬼魂現形了。

「美琪！」我說：「你們快看，那就是美琪！美琪的鬼魂眞現形了！」

當然，我是用身邊的人僅能聽得出的聲音說的。誰都沒出聲，只有更急促的呼聲。顯然，不用我說，大家都知道是誰了，因爲那空屋中，先前並沒人的。

凝結，像是一切都結了，風聲，風送來的黑夜中的市聲，連我們的血液都凝結了，甚至那朦朧的光影，唯一沒有凝結的，祇有我們跳躍的心，而且在加劇，心跳的聲响成了轟雷！轉過身來的鬼影沒有移動，她的丈夫若要後退，只要移動一下就行，但他顯然嚇呆了，恐懼的無形的繩索把他牢固地綁在那門柱上。忽然，啊！不，美琪的鬼影沒有移動，只不過是那白色的衣袂在飄動，在緊閉的窗前飄動起來！像是要向她的丈夫撲過來！

我眞佩服美琪丈夫的胆色，雖然他是退無可退，雖然他的聲音帶着驚恐的顫抖，但却說出了話來。

「你！你你……美琪！」

「是……我……」那拖長的聲調也在顫抖，鬼聲說：「是我，我我……死得好苦啊。」

白影在飄動，但只是她的衣袂，並未向前移動。他的丈夫顯然胆壯了些，頭也抬高了些，說：「美琪，我，我沒害死你，我沒有，是你自己……跳樓的。」

「我死得好苦啊！」鬼影說。也許是她的衣袂飄動，光影也太朦朧的緣故，看來也更像是若隱若現。那像是寒冰碎裂的聲音，又說：「是你！你害死了我爹，又害死了我！」

「我沒有！」他顫聲說。

他顫聲說，若不是他極度驚恐，他絕不會當着這麼多人面前，顯露出他的害怕了，雖然我們看不見他的面容，但顯然的，他的聲調的顫抖，是由於他渾身抖顫所致，不，也許他根本驚恐得忘了身後有我們這些人的存在。

有人在輕輕地哼了一聲，分明不僅一人，除了施小姐，還有人在哼，我回頭，碰到的不僅是施小姐黑暗中發亮的眼睛，另有人也在尋找交換的目光。交換的是會意的目光，我們的目光中有一句共通的言語：「他也有怕的時候，哼！」那麼，我……我一定也曾經輕輕地哼了一聲，從來只有人在他權力的槍口下發抖的，而今，現在，他也在顫抖了。在一些市民的眼中，他也許是一個忠實的法律的執行者，尊嚴的神聖法律的保衛者，但在從事新聞工作者來說，却不盡相同，因爲他們知道一些不爲一般人所知的秘密，知道權力在槍口下被濫用的事實。

我們不約而同地交換了一瞥會意的目光，迅速得幾乎不能覺察，就像我們的目光都沒有離開過尾房。我們的興奮多於驚恐，世間上眞有鬼魂現形，就在眼前，已不再是一種傳說，而是一種存在，親見目睹，眞眞實實的存在，如何會不興奮呢？

但是……她怎麼了？施小姐竟緊緊地抓住我的手臂，抓得那麼緊，難道她倒會……不，她不會因美琪的鬼魂現形而恐懼的，那麼，她恐懼甚麼呢？

我忍受着那疼痛，也無暇去想，因爲美琪的鬼魂更向那大探長移近了半步，又在說了，離開了燈光照射的後窗，那影象也成了更模糊的若隱還現的輪廓，白色的面形也更令人覺得陰森愁慘。

「你你……你是個禽獸不如的惡魔！」美琪的鬼魂竟能切齒咬牙，而且發出令人心悸的聲音來，恨聲說：「你爲了要得到我，你你……你喪盡了天良，你對我爹栽贓嫁禍，你們把帶去的毒品放在我爹的衣櫃中，然後，把我爹作爲一個藏毒者抓起來，關在牢裏，他已是那麼老，我爹一生是那麼善良……」

「美琪……我……我是因爲愛你啊！」大探長抖顫的聲音在說。現在，連先前能見到的半邊身子也見不到了，再不能後退，只有緊縮在門後，氣促令他的聲音顫抖得更厲害了：「我太愛你，美琪，我不想傷害你爹，我只是太愛你……」

美琪一聲悽厲慘笑，切齒道：「你栽贓嫁禍，把我爹作爲毒販關起來，那麼，你親口承認了。你還敢說沒傷害我爹。」

「我愛你……」大探長說：「而且，我放了他啊，我還了他的清白。」

美琪又是一聲凄厲地冷笑，說：「你放了他啊，你令他蒙受販毒者的汚名，奇恥大辱，待到迫令我以我的清白，一生的幸福，來交換我爹的自由，你這個禽獸如願以償，得到我了，於是，你放了我爹。但他出獄後，眼看他所鍾愛的女兒，被你沾汚玩弄，侮辱了家聲，更痛不欲生，你知道我爹是怎麼死的，你這個禽獸不如的惡魔，你敢說不是你殺了他……」

「美琪……我愛你……我我……我是因爲太愛你啊，我沒有殺你爹，是他太老了……」

「住咀！」美琪叫道：「你令他含冤受辱，活活氣死他，你敢說沒殺他。嘿哈……」她走前了一步，因爲昏暗中，唯有白色的面部清晰可見，大家又都全神注視着她的面部，因此，看來眞是飄然而前。

施小姐突然發出一聲驚呼。

我驚疑地瞟了她一眼，她的呼叫實在令我驚疑，第一，她早知美琪冤魂不散，從未露過怯。第二，她和鬼魂之間，豈僅無冤無仇，而且生前是好友，而且，我們在她周圍，無異護衞着她。

「他……你看，他會……放槍嗎？」她急促地說。

隨着她的目光，我看見了，原來大探長右手伸入懷中，大探長當然是槍不離身的，雖然他尚未拔出槍來，但任誰也知他要拔槍！

原來她的驚呼是這個緣故，不是怕鬼，而是怕他拔槍。

「你怕甚麼？」我說：「你聽說過鬼魂怕槍嗎？」

但我的話，連我自己也不信，因爲不但我身邊的人怕，那鬼魂也顯然害怕，雖然她是鬼魂，雖然那不散冤魂恨極了他，因爲那飄然而前的鬼魂更快的退回窗前，又和大探長保持着原先的距離，窗和門柱之間，雖然那屋子不大，相距仍有一丈遠近。

我們都在注視大探長伸進懷裏的手，之所以同時看到鬼魂飄然後退，只因我們和大探長與美琪的鬼魂，在一條直綫上，而大探長不過只露大半邊背脊，大半個身子。

他並未取出槍來，但他的手却停留在懷中，我聽到施小姐在我身邊吐了一口長氣，我也感到施小姐抓着我手臂的手放鬆了。

美琪的鬼魂又冷厲地說道：「那麼，你承認了，你用陰謀詭計，栽贓嫁禍，陷害我父親，你卑鄙、無恥、惡毒，你利用你的職權，利用你的槍，你陷害過多少無辜善良的人，你得到我了，你竟仍未滿足你的獸慾，你厭倦了……」

「不不……」大探長說道：「我說過了，我愛你，不過是因爲太愛你，我承認不擇手段，但是爲了愛你啊。」

美琪切齒咬牙，我們不但忘了她是鬼魂，由於她站在窗前，身形不再飄浮了，也許是注視長久了些，透進窗紗來的燈影雖然並未增加亮度，因此影象也更明晰了些，因此，也更像是活生生的人了，何況她說的是活生生的事實。

「你愛我，」她說，話語一個字一個字地從她的牙縫迸出來：「你令我父親含冤受屈，含恨蒙羞而死，你令我們蕩產傾家，你愛我……」

「不關我事，是他想不開，」他說。因緊張而氣促，因此，這麼簡單的話語也一再中斷：「而我，給你這個家啊，你說，這裏不比你那個家好麼，而且，我沒有厭倦，我並未拋棄你啊，你要甚麼我就給你甚麼，我給你舒適富裕……」

「好一個家啊，原來這是個家！」她冷哼一聲，說：「對我來說，它是一個充滿仇恨屈辱，陰森骯髒的監牢，你愛我……」她忽然冷笑一聲，才又說道：「你玩弄我，厭倦了，又把這裏變成另一個女子的牢房，你又用同樣卑鄙惡毒的陰謀，把那吳小姐弄了來，她那麼純潔，她多麼可憐啊……」

「不不不……」他叫道：「不是我弄來，你知道，是她自願來的，他因爲感激我……」

「她感激你，以身相許，呸！住咀！」美琪怒不可遏，說：「因她把魔鬼認作天使，一旦她認清了你卑鄙惡毒的眞面目，她痛不欲生，她不是鬼魂？他怎麼如此懷疑呢？

「快！」施小姐驚恐的聲音突然大叫起來：「快退後，快！快阻住他，不准他放槍！」

她當然是叫美琪的鬼魂退後，快阻止他放槍？是叫誰呢？難道是叫我們？

同時，我們見到的是說，那鬼魂張大着咀巴，在後退，大探長握住槍的手，不但伸前了些，而且也向美琪的鬼魂跨近了半步，只聽施小姐又大叫一聲：「快！快點！」

同一瞬間，那大探長的大聲狂笑道：「我明白了，明白誰失踪，知道跳樓的是誰了，哈哈，偏是你們不知道我是誰，啊……咦……」

陡然間，我們的眼前一暗，甚麼都見不到了，都聽到轟然一聲大响。其實，那祇是因爲陡然間的靜寂，和陡然間因黑暗而增的驚疑，令那响聲聽來轟然而已，我仍然辨得出來，那不是窗戶開闔的聲响，不錯，是窗戶大力關闔的聲响。

即使在這時候，我也能聽到施小姐發出一聲怪異得令我不解的嘆氣，似是舒了一口氣，但更像惋惜地嘆氣。

那尾房中復現光亮，只是一會功夫，燈光仍是後巷那邊透射進來的燈火光亮，尾房中的情景，仍和先前一樣清楚，我見到大探長已退到門口了，手中握着槍，在發楞，頭在微微轉動，顯然是在搜索，因爲美琪的鬼魂已無影無踪。

「好了，我們出去。」

施小姐當先走出去，她開了燈，屋中陡然的光明，令我們一時睜不開眼睛，但我們的脚步並未因此而遲緩，不約而同地奔向尾房。

大探長的臂垂下來了，槍仍握在他手中，但另一隻手却抬了起來，在搔頭。

我們瞧了他一眼，也都搜索過了房間，房中明亮的燈光照見那窗帘兀自在輕微的幌動。像是我們落在窗帘上的目光，提醒了他，大探長奔向窗前，掀起了窗帘，霍地推開窗戶，那窗竟應手而開，原來並未栓固。

他望甚麼？眞好笑，難道鬼魂還會在窗外的夜空中停留麼？

我們互相，逐個交換了一眥。

「眞是咄咄怪事，原來眞有鬼。」誰在說，每個人都覺得是自己在說，其實即使咀裏沒說的，心裏也在這麼說。

大探長不愧是大探長，他不但仔細地查看了窗戶，再又俯身查看窗前地上，而且查看了適才鬼魂現身的地方，我們的目光都跟隨着他，也注意到了樓梯上的脚印。這屋子已有一年多無人居住了，那會不積上一層灰塵，我們注意到那灰塵上有顯明的脚印，只是零亂得很。

施小姐冷笑一聲，說道：「你還望甚麼？」

她向美琪先前現身之處走過去，却也向地上瞧。

「站住！」大探長道：「別過來。」

「爲甚麼？」她說。一轉身，無意，却又似有意地一退，反而退到適才美琪的鬼魂現身之處了，也俯下身去，說：「咦！你們快來看，原來鬼魂眞也會留下脚印來。」

「都給我站住了，別過來。」大探長大叫。

但現在不容他顯威風，他忘了他面前的這幾人，不但慣於尋章摘句，而且最會尋根究底，而且尋根究底也正是他們的職責，甚至和他的職責既不殊途，亦不殊歸，更何況這不是甚麼刑事案件，不是妨得他搜集甚麼罪證，不過是探索秘奧。

「你們聽說過回魂麼？傳說死者的家屬在亡魂回來必經的地方洒上灰，那回家的亡魂就會在灰上留下脚印，原來眞有這回事。」

施小姐一面說，一面俯着身，一面查看地上，一面在轉動。

「眞怪……眞有脚印，喂！誰帶得有照像機。」

我也瞧見了，但蒙上一層厚厚塵埃的電燈泡，實在不够光亮，又何必去辨認脚印呢，既然現形的鬼魂都親眼見到了。

誰也沒帶照像機，眞可惜，其實，帶得有也沒用，因爲施小姐轉得幾轉，已把那脚印攪亂了。我站起來了，本來有兩人帶着照像機的，是來時施小姐要他們留下在她那裏了，她的理由很充分，若是鬼魂眞出現了，閃光燈也會把鬼魂趕走，豈不是白帶了，映不着鬼，倒會誤事。

施小姐冷冷地哼了一聲，站直了身子說：「各位，你們雖沒帶照像機，可帶着筆啊，親眼見到的總假不了，鬼魂訴說的冤情，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各位也親耳聽到了，也都親耳聽到有人承認了，而且我也可以出來作證，若是各位認爲有這個必要的話。」

大家都像才記起了大探長，也都同是一怔，屋中不見他，外面客廳中也沒有人，顯然他阻止大家無效後，趁我們在俯身

查看脚印時走了。

「別找了。」施小姐說：「他還敢留下來麼，即使他不怕鬼，在你們這麼多隻正義之筆面前，他會不發抖麼，可惜，今晚你們趕不回去發稿了。」

但她說錯了，他非但沒走，而且還帶進了兩個人來。那是他留在門外的幾個夥計的兩個，我們被不禮貌地請了出來，他說：「我想提醒各位一句，證謗罪在英國的法律中是屬刑事，當然各位都清楚。各位，晚安，恕我這個作主人的不送了。」

那意思是：無論公私，他都有權趕我們走。而且也並不如施小姐所說，他在正義之筆面前發抖了。一個慣於玩弄法律的人知道證據的重要，他也知道，證據的重要性，作爲一個記者，也清楚得很。

他在威脅我們。我見到怒火在施小姐的眼中燃燒。

我們面面相覷，施小姐冷笑一聲，瞧了我們一眼，顯然，我們沉默地忍受，也增添了她憤怒，說：「各位，我們從那裏來的，還是回到那裏去吧，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請回到我那裏去，我歡迎你們。」

我們走出被看守着的大門，樓梯上又遇到兩位，通往天台的那道門，也可見到移動的電筒光亮，看來大探長帶來的人，遠比我們意料的多。

進入頂樓，大門在她的身後關上了。她憤怒而又頹喪，我見不到她的弟妹，午夜早過，當然已睡了，兩人的房門緊閉在那裏。

我們都在等待，連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會意外的冷靜，竟沒有一點興奮的感覺，我豈僅爲靈魂尋找到了科學的根據，而且眞見了鬼。而且聽到鬼說話，訴了冤情。我是原該興奮的，但竟然沒有。

其他的朋友們也如是，初來時的興奮已完全消逝了。我們互相在望着，等待誰來先開口。施小姐憤怒地望着我們，逐個兒的望，終於，她先開了口，謝謝天，她不是針對我。

「你們，眞被他嚇着了？」她說。看樣子她要重重地哼一聲的，但她忍住了。

最近門口的一位朋友，停下他的緩慢的躑躅，而且拾起他那深思的頭來，說：「你指的是誰？鬼呢？還是大探長？」

現在有人開了頭，反而爭着說了。一個說：「不怕，誰也不怕，也不怕誰。」

一個說：「若說是怕鬼，先前我們就不敢來了，奇怪，你們說這不是奇怪嗎？」他轉問同來的兩位朋友，答話變成了詢問：「初時，我是說，那位小姐初現身時，我眞感覺有點毛骨悚然，但隨後，就一點也不怕了。」

「那位小姐？」施小姐睜大了眼睛，說：「你是說……你不信……她是鬼？」

他不直接回答，轉向那兩位朋友，說：「你們呢？你們相信她是鬼嗎？還有你。」他轉問我，說：「受因斯坦爲你證明了甚麼？」

三個人，這位姓吳的朋友的精明，平常就是被大家稱道的，不但比另外兩人年長些，而且作記者的資格也最老，眞可說得上是人老精，因爲見多識廣，遇事也都是最冷靜的一個。

一位搔搔頭，皺着眉頭，說：「我說不上來，眞的，初時又興奮，又眞有些怕，但越到後來，既不興奮，也不感到怕了，我覺得，她與傳說中的鬼，有點兒……不大像。」

「我也這麼感覺，」另一個也開了口：「但是……但是怎麼出現的？又怎麼突然消逝了呢？」

「不不！」我說：「難道你們懷疑她不是……我是說，見到的不是鬼？豈有此理，她明明突然現形，突然又消逝無踪，我們都知道她已死去一年多了，你們沒見過生前的她，但我見過，她化了鬼我也認得。」

「原來你們眞不相信是她的鬼魂現形了？」施小姐失望的說。

「不是，我們沒說過不信，也沒說過那不是鬼魂現形，比如說，那突然現形，突然消逝無踪，怎麼解釋呢，但是……她又……眞不像鬼。」

施小姐說：「我問你們，你們以前見過鬼嗎？見過鬼是怎麼模樣？」

她的話說得急，快極了，但不是憤怒的口氣，令人感覺她那語調中的祈求，怨懟，更多的是失望。

「不錯，她的話一點也不錯。」我說，而且重複：「她的話一點也不錯，不能根據傳說，既然我們都沒見過鬼，就不能否定說今晚見到的不是鬼魂現形，眞個的，突現又突隱，教人怎樣解釋呢？」

我又興奮起來，由於先有的主觀願望，即使我和他們一樣，總覺得不能無疑，但主觀的願望却在對疑惑加以排拒。

「小姐，」姓吳的朋友正容說：「我們並未否定甚麼，你知道，幹我們這一行久了，即使對親眼見到的事實，仍不免存疑。存疑創造了人類的文明，因爲存疑，人類才把愚昧無知的年代抽存入歷史的櫥櫃，存疑推動我們去求眞知，因爲存疑，我們才不會被一些表象所蒙蔽，才會去發現眞實，尤其是幹我們這一行的，工作令我們培養成了存疑的慣性。」

「不錯，」我說：「這正是科學的精神。」

施小姐吸了一口長氣，說：「那，你們不是被那個……那人恫嚇住了。」

「沒有人能恫嚇我們。」一個年輕些朋友掀眉說：「我們只相信眞實，當事實被證明了以後，我們手中的筆，就會如你所說，成爲大無畏的正義之筆了。」

「但願如此，」她說：「你們瞧，我忘了我是主人了，請坐啊。怎麼？你們不坐了，要走了麼，說眞的，也眞太晚了，好，我不再留你們，我等候拜讀你們的大作，一定精彩得很。」

他們取去了存放的相機。施小姐把我們送到門口，我希望她會留我，但她沒有。雖然我感到失望，也眞感到有很多話要說，但我仍然不得不走了。我們沒有碰見大探長，天台上已不見再有電筒的閃光，甚至樓梯上也不見有人，鬼屋中也聽不到有動靜，門也關閉了。

施小姐突然又喚住了我們，說：「還忘了告訴你們，我錄了音，希望效果好，你們若需要，我明天分送給你們。」

「好極了，」姓吳的朋友反而興奮起

來，說：「我想你錄的是鬼的訴冤，和大探長的招供吧，那太好了。」

他迅速上下掃了一眼，才又低聲道：「若是我，就會找個妥當秘密的地方，把它收藏好，天明後，多翻錄幾卷出來。」

施小姐也低聲說了句放心，就揚了揚手，而且太快把我們留下在黑暗中。我也想儘快回去，是眞太晚了麼？他們三人也在那街口，向我揚了揚手。我感覺到，我們之間，甚至我和施小姐之間，產生了突如其來的無言的隔閡，像不散的陰魂，在我們的友誼中，投下了陰影，施小姐如是，我如是，他們三人也如是，都想儘快地分手，都像儘快忘了今晚爲何聚在一起，爲何而來，甚至忘了那現形的鬼魂。忘了我們都曾好奇地，興奮而又熱切地期待那鬼魂的現形，而在鬼魂眞現了形以後，那興奮與熱切之情，却都像隨着那幻滅的鬼魂一般幻滅了。

顯然地，我們都在避免談及那現形的鬼魂，而且這就是我們大家忽忽分手之故。我必須要好好地想一想，因此我儘快和他們分手，回到我的屋子來。

回到屋子，第一件事，竟是關了那盞吊燈。

現在我站在黑暗的窗前了，窗裏窗外都是一片黑暗，鬼屋中不見燈火，更上一層樓，也都像死寂的後巷一樣，籠罩在黑暗中了。不，我確信施小姐也和我一樣，不會入睡，也不能入睡的，她在做甚麼？

我在那寂寞的黑暗的窗前，站了好久好久，奇怪，我不是自以爲替靈魂找到了科學的根據，今天晚上，亦懷着科學的求證心情去的麼，而當那靈魂已經顯現了，我却沒有一點興奮的喜悅，主觀的願望不願我存疑，但我不能不承認一個事實：我們都是智商高的一羣，不是容易被欺騙的，但即使是我，爲何也會太快消失那初時由興奮而來的喜悅呢。

這就是我所要想的，我的朋友們突然表現的冷淡，以及探長由恐懼的顫抖，轉變爲狂笑，不由我不冷靜下來想一想，難道是我們被欺騙了？他們的轉變，是由於發覺被欺騙之故？

此刻，雖然我急於尋求答案，也明白究竟，却羞於去向我的朋友探尋，更不敢去向施小姐詢問，我怎能向她詢問呢？難道問她：那晚所見，是否眞是美琪的鬼魂？豈不是說懷疑她在欺騙我們麼？這樣的話怎麼問得出口。

這幾日中，我非但沒見過施小姐，而且她亦不在她那後窗出現，我也沒見過我的朋友們，但却懷着惶恐的心情，留心着與他們有關的報紙，那晚的所見所聞，終於列出來了，但不是在新聞版中，而是以故事或傳聞，在副刊上登載出來，當然，姓名與地址都似是而非。

不，我確信他們不是屈服於法律與權力，亦非是對恐嚇低頭，相反的，若然他們有所懷疑，而仍然寫了，那正是對恐嚇的答覆，對權力的威脅作了挑戰。因爲在他們的文章中，人物是呼之欲出的。至少當事人明白是對他的掌摑。那麼，非常顯然的，他們只是對鬼魂的現形才有所懷疑，却絕對相信那冤情的眞實。

又是幾天過去了，一天，施家的小妹突然來到我面前，高揚着眉頭，咀角隱藏着笑意，說：「你願再去我們那古屋作客嗎？」

「是你邀請我呢？還是你家姐？」

「你全猜錯了。」她燦爛的笑了，說：「不知你有胆沒有，鬼邀請你。」

不是玩笑，也不是女孩兒的嬌嗔，她滿含笑意的眼睛，連眨也沒眨一下，突然間，我有幾分明白了。

「好呀！」我說：「我正要找個清靜的地方，去好好地想一想，也許從那海闊天空的天地中，在潮聲的衝擊裏，我會清醒過來，找到我的答案。」

我心裏想的却是：那古老大屋也正是美琪鬼魂出現過的地方，也是我最先見到美琪鬼魂出現的地方，也許我又能見到，也就能解開我的疑團了。

一輛汽車停在街口。

「請，」小妹打開車門，說道：「姐姐向朋友借來的，要不然日落前就趕不到了。」

爲何要趕？爲何要日落前趕到？這有特別意義嗎？我想去解開疑團，不料先增大了疑團，但我沒有問，因爲小妹這個小淘氣，是個小靈精，休想從她嘴裏探聽得出甚麼來。不過，她面上神秘的笑意，反而也增強了解開這疑團的信念。何況前座上有司機，也不便問，我也直覺感到這與美琪，與鬼魂有關。

那時正是放工的時刻，交通阻塞得令我心急又煩惱，小妹也急得坐不住，皺着眉頭，直跺脚。

「日落前一定要趕到嗎？爲甚麼？」我終於忍不住，問道：「誰在等我？」

「鬼在等你，」她心煩，因心煩而嬌嗔，却忽然噗嗤一聲，笑了。說：「眞的，鬼在等你，信不信由你。」

「好啊，」我說：「我告訴你姐姐，說你騙她是鬼，瞧你這小鬼頭怕不怕。」

「說眞話，你不信，不信拉倒。」

我沒有放鬆她面上的神態，我發覺她的笑容中，有眞實的成份。我也有幾分明白了。試探說：「美琪和你姐姐在那古屋裏等我，是不是？」

她格格一笑，轉過頭去，沒有答我。沒答我，也就是答覆了我，她的笑而不言，也就是默認。忽然間，我感到一陣痛苦的難過，若是，若是在古屋裏等待我的，有施小姐，也有美琪，那麼，我是從一開始就被欺騙，而且被利用了，而最令我難過的是，她又利用我去欺騙我的朋友們。而我，是多麼愚蠢，當我的朋友們顯然都已明白是被騙了的時候，而我，却仍然堅信不疑。

我感到一陣羞愧，也感到一陣惱怒。又是多麼悲哀，她蔑視了我對她的信任，又多無情地揉碎了我的感情，雖然我也知道，她的動機是善意的，從正義出發，但對我來說，無論如何是太殘酷了些。

我不再說一句話，呆呆地坐着，平日活潑的小妹也不說話，顯然她已從我的表情上，看出我惱怒和悲哀，小妹是否也感到些歉意呢，她忽然反常沉默，似乎已說明了她的愧疚。

汽車的速度加快了，因爲已到車輛較少的郊區，但我和小妹仍然踏着落日，走

完那段荒涼的小徑。她一直走在前頭，我明白她爲甚麼要跑在前頭，因爲這樣，才不會和我面對面，保持着一定的距離，才能避免交談，甚至她的目光才不致我和的目光接觸。

「小妹。」我叫她。

她站住了，忽然轉身走回來，從她身後，我已見到在落日餘暉中的古屋，大門正開在那裏，就在她身後。

我想說：無論她做了甚麼事，我也仍然喜歡她的，活潑的孩子突然不活潑了，是她不快樂，我不願她不快樂。

我想說，但還不知怎麼開口，她倒先說了，站在我面前，低着頭，說：「我和姐姐……我們……無論我們做了甚麼，你都會原諒我們的，是嗎？」

那正是我要想說的，但她說了，我倒說不出來了，因爲我感到一陣比海風送來的更清涼的涼意。因爲我的懷疑不但被肯定了，她已無異當面坦白的承認了。

我說了甚麼嗎？我說過原諒她們嗎？

她說：「啊！你眞好，多謝你。」

她像飛一樣的跳起來，飛快的在我臉上吻了一下，飛快地跑了。

我明白了，哼！望着她跳進門去的背影，我心裏說：你這個狡猾的小鬼頭，要我原諒你們，沒那麼容易。但我不知道，我心中的煩惱，還有幾分殘餘。

「姐姐，美琪姐姐，出來啦，他原諒我們了。他不怪我們了。」

小妹的聲音從門裏傳來。施小姐幾乎是立即走出來了，像是她早已等待在那門後，等待那一聲呼喚一樣。我的脚步跨出去了。但又收回來，她欺騙，利用我，她揉碎了我的感情，我的心也像被撕碎了一樣發痛，我……這麼原諒了她嗎？

我以爲第一個願見到的是美琪，但她一現，我幾乎把美琪忘了。因爲我的心，被她揉碎了的心，又感到一陣痛楚。

她向我走來了，脚步顯示出幾分不安，怯生生的，這麼一個堅強的人，忽然怯生生起來，我有一陣輕微的滿足的感覺，是否我也走過了呢，我們之間距離在迅速縮短。但她忽然站住了，而且回過頭去。

「出來啦！」她說：「醜媳婦遲早也要見公婆的。」

那大門口有人出來了，是兩個，小妹在後面推着，把低着頭的美琪推了出來。

「我沒騙你吧，鬼邀請你。」

小妹的清脆而又快樂的笑聲，在晚霞中跳動，晚霞却照亮了美琪的臉，她默默的低着頭，走到施小姐的肩後，終於抬起頭來了，也許是施小姐握住了她的手，給了她力量。

我在心裏發出一聲讚美的驚嘆，就像兩年前，第一次和她面對着面一樣，她面色紅潤，雖然清瘦了些兒，但眼睛裏發射出光彩，也許是晚霞的恩情，但我發覺，她更美了。

我願小妹永遠快樂得像隻小鳥，施小姐顯示出來的怯怯的不安，也給了我幾分滿足，好吧，我又怎能把這個遭遇可憐的、不幸的美琪，初現的快樂趕走，豈不是太殘酷了麼？何況她這麼美，我若不把面上的寒霜消溶，那就太不可想像，也太不能原諒了。

小妹說：「喂！你們這是怎麼啦，都不說話兒。」

施小姐尷尬的笑，說：「對不起，我們欺騙了你，但我們是不得已，不得不一開始就對你隱瞞。」

不得已，不得已，這可不能解釋一切，我倒要知道，她是怎麼個不得已？哼！

「因爲你太直爽，太坦白，也太正直了。」她說。

海面上吹來的晚風，吹得我們的衣袂飄飄，我更感到飄飄然，人世間有人會拒絕讚美奉承麼，尤其是這讚美與奉承出自你所喜歡的人之口。

「但有一個行業，若你從事那個行業，你必是個最低能的失敗者，我肯定。」

好啊，剛塞了一塊糖在我嘴裏，却又一個耳括子打來了，我那剛剛揚起了的眉頭，垂了下來，我感覺得到，我的臉又繃緊了，倒要知道，是什麼行業。

「我說的是演戲這個行業，而我們却要演一場逼眞的戲，你能嗎？當然不能，所以，一開始，美琪和小妹都說，我們不該隱瞞你，否則我們就成了欺騙你，利用你了，而你是我們所最尊敬的人。我啊，我說：不行，我了解他，也最清楚他的爲人，因爲他爲人俠義，正直……」

她了解我！啊！她了解我，她是這麼當衆說的。她親口說的。

「而且他心腸軟，最仁慈不過，」她繼續說：「我們寧可事前對他隱瞞，也許他會氣惱，生我們很大的氣，但當他明白我們的苦衷之後，他會原諒我們的，沒法了，爲了把這場戲演得逼眞，只有先瞞着你，寧可我們事後向他陪不是。我知道，因爲我了解他，他一定會原諒我們。你會原諒我們，你原諒了，是嗎？」

忽然間，我發現她和美琪一樣美，美極了，她那祈求寬恕的目光，和她那可憐相，我肯定，可不是做戲，有一瞬間，在她說不休的時候，有一句古語曾在我腦中掠過，但我立即就把它趕走了，而且感到一絲歉意，我怎能容許「君子可欺以其方」這句古話鑽進我的腦子裏來。對這個可愛，又可敬的女士，豈非大不敬，簡直就是一種侮辱。

當然，我原諒了她們，不，該原諒的是我，因爲她才眞是俠義行爲，行俠仗義，當仁不讓，眞是義薄雲天……我還能找得出更多的讚美詞來，但且慢，更多的疑問却比讚美之詞更先搶擠出來，因爲我越覺得她該被讚美更可愛，更可敬，也越覺得我太小氣，太自私了。那麼，最明智，最聰明的做法，是即刻把疑問提出來，瞧，我多聰明，我假裝剛才甚麼也沒說過。我看了她們一眼，說：「好了，仁慈的小姐們，請爲我解答幾個疑問……」

「我知道你要問甚麼，你不問，我們也要告訴你，向你說明一切了。」她說：「那魔鬼眞狡猾，只瞞過他一時，他說的是眞的，後巷的陳屍，是吳小姐，不是美琪，只因她穿了美琪的睡衣，無法辨認出她面貌吧了，於是都以爲死者是美琪，連你也以爲是她，不是嗎？」

「於是你們就將錯就錯。」

「美琪當時嚇壞了，跑到我家裏去，我靈機一動：爲何不將錯就錯呢？不正是

美琪逃出魔掌的最好機會嗎，於是，我立即把她改裝，即刻送她到這裏來。那魔鬼心虛理虧，也不知吳小姐會穿上美琪的衣服。我猜想：他更怕人家知他家裏收藏着另一個女人，生出更多枝節來，於是忽忙認屍，忽忙收殮埋葬了。」

「另一個年輕女人從他家中跳樓，死因調查起來，對他當然更不利。」我說。

「正因如此，即使他事後有所疑，也不敢不將錯就錯，不敢翻案追查了。」施小姐說：「於是美琪就住在這裏，一住就是一年多，她是從魔掌中逃出來了，但沒有身份，怎麼辦，可不能躲一輩子……」

「於是，我們就想出這個鬼主意來。」我說。

她瞧着我，笑了，笑得好嫵媚。說：

「你說錯了，我們不敢掠美。」

响起了銀鈴一樣的笑聲，小妹說：「是你出的鬼主意，你這個大傻瓜。」

「甚麼，我？」

施小姐瞪了小妹一眼，轉過頭來對我說：「我們正沒主意，那晚你忽然興奮地的跑來說鬼，既然你以爲找到了靈魂的科學根據，當然相信有鬼，既然對我們說了，當然也興奮地找你的朋友們談論……」

「於是你們又靈機一動，」我說。逐個兒瞧她們，是她們中誰先靈機一動呢？

施小姐說：「於是，我們也興奮的商量了一晚，決定演這一場鬼戲。我們怎麼啦，進去吧，天色黑下來了，進去再說，小妹，你去看看，晚飯好了沒有。」

「且慢，」我說：「我再問你兩個問題，我急於知道，後窗上的鬼影先上場，戲是做給我看的，借我之口傳揚出去，利用我去把朋友也找來看，那容易明白。」

「不如此，如何能令那狡猾的魔鬼也上當，也疑心生鬼，也信以爲眞。美琪，你還不謝他，我們這場戲有一定的成功，他的功勞最大。」

「算了吧，」我苦笑說：「我不過演了一個傻瓜的脚色。」

「而且最成功。」小妹大笑說：「棒極了，簡直精彩絕倫。我……我不敢啦，姐姐，饒我這遭兒。」

施小姐當然不是眞要打她，小妹一溜，却躲到我身後來，說：「喂！你這人眞狠心，見死不救。」

她抱着我的腰，一定觸到我的癢處，一定是有意的，我想忍，但忍不住，我笑了，說：「可惜我只會演傻瓜，不會演英雄，救不得你這個小美人兒，有勞你替我多打她兩個咀巴子，瞧這小淘氣，瞧她這張利嘴，小美人兒，當心將來長大了，找不到婆家。」說得大家都笑了，小妹啐了一口，也跑了。天邊只賸下了一掠晚霞，夜幕更低垂了。

我實在心急要解開心中的疑團，一竅通，不一定百竅皆通的。我說：「好了，以後的事，你不用說，我也明白了，只不明白，那晚美琪扮鬼，怎能突現，又怎能忽然隱去呢？」

施小姐笑道：「你日日望着我的後窗，怎麼會不明白，你忘啦，從後門的走火梯，爬入後窗，還不容易麼，不過繞一根繩索在美琪那後窗的窗柱上，等她一過來，放開一頭，一拉就把繩索收回來了，這就是把那魔鬼也騙過了之故，因爲他見不到窗外有接脚的東西。」

我說：「你們是班門弄斧，當時雖瞞過了，天一亮他就明白，人家查過多少案子，而你們，大概偵探小說也沒讀過。」

「當時能瞞過，那就行了，因爲我們已把他的招供錄了音，當場也有了不少人證。我把錄音帶翻印了十幾卷，也送去了一盒給他，你的朋友，當晚在場的人，每人也有一盒，於是，他不敢不低頭，我們和他已有了協議，他和美琪從此一刀兩斷，而且替美琪恢復她的身份，對他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條件是，我們不把這事張揚。死的已死了，只要美琪獲到自由，回復了身份，我們還張揚甚麼。」

我點了點頭，說道：「說得是，張揚出來，法律也不能奈何他，只不過名譽受損而已。」

我瞧美琪，雖然只有晚霞的餘暉，她的美麗的臉上，也有着快樂的閃亮。她的唇邊一直掛着甜美的微笑，一直依傍在施小姐身邊，一直默默無言，含笑地瞧着我們，瞧瞧施小姐，又遊移向我。因爲我也一直在注意她。

從她的眼中，我得到多大的快慰和滿足，又多自豪，在這場戲裏，從她的無限感激日光中，令我覺得：我的角色雖是個傻瓜，但實實在在是眞正救美的英雄，美人兒就是美琪。把她從魔鬼掌中救出來。

唯一令我失望的是：也許將來有人能夠，也許我的理論不無道理，但我並未爲靈魂找到了科學根據。

（完）

環球小說介紹

狙擊手

馬雲著

富家子胡子仲被劫時，因被擊中腦部而受傷，患上了失憶症。而其母不幸被殺。警方及胡之女朋友姜美娟，多方設法，希望可以幫助他恢復記憶力，協助調查誰是兇手。

可惜，多番努力仍是白廢的，後來此案更將記者徐風牽涉其中，浪子畢基眼見好友被牽連，迫使挺身而出，闖龍潭，入虎穴，安排妙計擒兇。胡子仲的失憶症，却原來有一段時間是僞裝的，所爲何事？屢次突襲狙擊的人却原來是與他認識的，事情更複雜了，兇手又是誰呢？

（每本$7.00）

武壇軼事

太極楊無敵小傳

方揚・文

一八〇九年春天。

中國北方正是風沙季節。有兩位少年，都約莫十歲左右，正急急地行走在前往河南溫縣陳家溝的大道上。

「露禪哥，行慢些好不好？」後邊微微有個小胖子模樣的少年，一邊緊步追着，一邊用衣袖抹着額角滲出來的汗珠叫着。

「金福，慢不得呀！快正午了，錯過了正午，就又得再等一年的了。加快些吧！皇天不負苦心人，如能蒙陳長興師傅收留爲徒弟，等我學到絕世功夫後再教給你好了。」被叫作露禪的少年人，雖然身材不高，但很結實，在安慰着金福。

「去年你也去過了的。人家不收你。你又何苦再去呢？我們命苦，還是流浪打短工混口飯吃算了吧！」

「長興師傅是當世無雙的武術名家。他信佛所以揀在每年的二月十九觀音菩薩生日，正午前公開選擇有根基的人爲徒弟。人說有志者事竟成，或許今年會收我都說不定的。」

「好吧，碰碰運氣看吧！我聽你的。」

看得出這對患難與共，情同足手的異姓兄弟，是已經經常在這一帶打短工的，他們邊說邊趕路，有時簡直是在跑步……

× × ×

快近中午了。在陳家溝的村莊裏，一家較大的宅房門前的空地上，這時正圍得水泄不通，人羣裏三層外三層，站在後面的人，都兀起了脚尖，在向圈中央望去。

場子中央，有一把太師椅上坐着一位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穿着一件雪青色的長衫，身材修長，坐在那裏神態安閒，腰板正直，雙目隱隱有神。他就是名噪一時的陳長興師傅。在他身後站着陳氏親近的一些子弟，也是他的一些得意弟子，身傍還依偎着一個八、九歲的很漂亮的小姑娘。

從早晨卯時起，陳長興已挑選了三個年輕力壯的陳氏遠房子弟爲徒弟。他摸摸自己的清鬚，抬頭看了看天色，站起身來，向四周鄉親父老，拱手作禮，開聲說：「各位叔伯鄉親，兄弟子侄們！謝謝大家看得起長興，來看我每年的挑選精英，爲我中華民族的國粹將來的發揚光大，做些事情。今天已選了三位有志，有資質的青年。如今中午快到了，還有沒有人想來參加考試的？沒有。我們今天就暫且告一段落。」

「志林，你來給大家打一路拳，遣遣興吧！」陳長興招招手，叫了個手下普通的弟子，隨即又坐了下來。

陳志林，約十六歲年紀，聽了師傅的話，正走向場中央準備演一路陳家拳。

不料，正在這時，人羣中有一個角落起了一陣騷動。一個少年人正急不及待地推開衆人，向場子中央喊：

「慢些，慢些！」

邊叫邊跑，奔向場子中央。誰知他的急急乎，令到站在四圈第一排的一個年輕人不滿他的魯莽，故意在少年人經過他身邊時，脚迅速向前伸出些，讓少年人毫無預備的情形下，絆了他一交。少年人經一絆向前跌衝出去……

眼看少年人非跌不可了！在將跌未跌時，騰空中，本能地往上一挺腰，總算沒有跌下地去。但衝勢太猛，抬頭站起時正好迎面撞在走向場子中央的陳志林胸口。

志林未料有此一着，被撞向後連連跌出一丈多路，差一點摔倒於地。怒道：「這麼攪的？是不是想試試拳脚，故意來偷襲我？」

正想上去抓住少年人「算賬」……

剛才的一切，都沒有瞞過長興師傅的眼睛，立刻喝住志林：「不可胡來！回來！」

少年人見到陳長興，立即跪在地下，叩了個頭，口中叫了聲：「陳師傅，請收我做您的徒弟好嗎？」

長興師傅對這位少年看了看，叫他起身再說，又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對他說：「你叫什麼名，哪裏人氏？爲什麼小小年紀想跟我學拳啊？」

「我叫楊露禪，河北永年人。大家都知道您老武藝蓋世，我也想有一日學到您的本事，揚眉吐氣。」少年人直爽地答着。

「噢，我想起來了，舊年你也來過的是嗎？你志氣不小，誠意也可嘉。但是，有沒有練過何派拳術啊？」

少年楊露禪有些懊喪地搖了搖頭，因爲去年就因這個問題而被拒的。然而，今年可不能再白白來一次呀！他沉思了一下，毅然地說：「學雖沒學過拳，但兩三年來到處流浪打工，也有幾斤力氣，熬得起苦的。請陳師傅念我自幼家貧，四處漂泊，收我做您的徒弟吧！」

陳長興對小小年紀的楊露禪，學藝之誠和他之身世，心中十分同情。但拘於「江湖多風波」，顧慮外姓人的前來學藝，會否是仇家所遣來偷拳的？故他還是表面上無所動地說：「我每年選徒，都是要經過考試，選擇資質好的收錄，以便繼承發揚我陳家拳。你沒有學過拳，年紀又那麼小，我可找不到和你年齡相仿的人，同你試一試根基如何？」

正在這時，倚偎在陳長興身旁的一個活潑天眞的小女孩，立即跳了起來說：「大伯，我去和他玩耍玩耍！我們年紀相仿，不算欺侮他吧？」

「志萍！……」陳長興剛欲阻侄女的頑皮，但已來不及了。只見綠影一幌，全身綠衫褲的陳志萍，已竄到了楊露禪身邊，陳長興也借機看看「熱鬧」。

「來，來！我試試你是怎樣有幾斤力氣的？」陳志萍不由分說，一個左弓右箭步右掌向楊露禪的右胸部推出。

「不，不要！」楊露禪一邊說，一邊本能地往自己的右後方轉身，想閃避開了對方的來掌。

志萍見對方閃避之力過猛，是個大破綻，順勢上右步踏中宮，坐實右腿，一沉之際，彎右臂出左掌，擠向楊露禪的腹部去！

變招之快，對確實尚未學過拳的楊露禪，是怎都跟不上的，待腹部捱到打時，只見楊露

禪往後連跌幾步，雖然掙扎，但還是站立不停，最後仰面跌坐於地下。楊露禪跌得快爬得快，立刻站起身，拍去屁股後面的塵灰。

小姑娘悄落的身手，博得四周圍觀的人羣不斷的喝采聲。

叫志萍的小姑娘，看見楊露禪跌了一交時，倒有些過意不去，去幫他拍掉身後的灰塵，邊說：「對不起。我幫你去和伯父說說。」

這一切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地看在長興師傅眼中。對少年的楊露禪，從入場之初被人絆而機靈的維持平衡，以及侄女和他的「過招」……楊露禪確有練拳的天資。

陳長興正在想有所抉擇時，志萍陪着楊露禪到了他身邊。

「大伯，他雖沒練過拳，但反應還是很快的，能夠避過我的第一招都算不錯的了。」

「志萍，才練了幾天拳，就這樣頑皮。下次再這樣，我要罰的啊！」長興平時對這位親侄女的寵愛，也可從這幾句「呵責」中看得出了。

「楊露禪，我收你爲弟子，是看在你一片誠心，以後勤苦練功，不要有負師傅一場。」

「師父！知道。弟子謹記。」楊露禪感動地叩一個響頭了。

× × ×

十年後的楊露禪已是一個精壯的小伙子。他在陳家溝的勤學苦練，也確實沒有浪費時間，基本功夫紮得很是深厚。長興師傅的弟子中，除了他的嫡親子侄外，遠房些的陳氏子弟，此時差不多已全趕不上楊露禪這位外姓弟子了。因爲每年考核弟子的功夫時，這已是很明顯的事實！

作爲陳氏之外的外姓弟子，能夠學到這等小乘功夫，已是極難得的了。故長興師傅幾次都想打發楊露禪「學成歸去」，怎奈楊露禪心心念念要學到師父一樣的「無敵手」，大有藝不驚人誓不休的大志，不肯離開陳家溝。

中國武術歷來相當保守，學到一定的程度，如果師父不將「不傳法門」傳授出來，想更上一層樓進入最高境界是難上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十年前「考」露禪的志萍，自從那次之後，眞所謂不打不相識，很同情，幫助這位師弟。楊露禪的能有今天的成就，自己的勤奮聰敏外，不少還來自這位師姐切磋時的悄悄指點。

事實上，陳志萍因爲是女的，所以眞正能得「秘傳」的機會也不多，知道一些也不敢全部透露，皆因家規門規所限。

這時期的楊露禪，是個苦惱徬徨的時期。

一天夜裏，從不失眠的露禪，開始失眠了。越是睡不着，心愈煩，就悄悄起來喝水。飲得太多，起身去厠所的時候也多了。

翻翻覆覆，不知去了多少趟厠所。看看快半夜子時光景還未入睡，突然想大便了。他起身走出自己的房門，去離自己屋遠一些的毛坑如厠。

露禪的睡房是在外院，而毛坑在外院的盡頭處，靠近內院的牆邊。他如厠完了，一身輕鬆，也有些倦意了，想回房去睡覺。在走近內外院交界的圓洞門時，他順便查查門有否鎖實，也合該有事，門竟輕輕一推就推開了。

內院，楊露禪平時很少入來的，因爲是師父和家人住所。這時，突然發現稍遠處有些燭光，再細細聽下似有兵器和哼哈之聲。好奇心引導他走向前邊。將到盡頭，聲音愈大，原來是隔着內院的後花園裏傳出來的聲音。

露禪就着牆邊的一個孔縫向裏望去，看看究竟是什麼，一看之下，他頓時睡意全消，蹲在那裏一直看下去了。

原來，後花園裏師父正在教着自己的幾個兒子和親侄子。只見長興師傅精神奕奕，正在教其子陳志中練劍，練到一招「宿鳥投林」時，師父說：「志中，我跟你講過多少次了？太極是內功，一定要用意不用力，氣沉丹田後意寄劍尖天空之遠處才能練好這一招，你這樣出劍用力，勁是發不遠的。」

說着，長興師傅帶志中改正了不夠放鬆的地方，然後親自以手代劍，瀟洒飄逸地做了個示範動作。爲了說明問題，長興師傅還叫志中打自己。只見長興師傅輕輕地一抬手，其子就高高跌出了二丈多以外，之後叫志中和志英，志平等試驗。志中在父親的指點下，好是好了點，但怎都免不了有剛強的俗氣……

楊露禪一面看，一面也在比劃着，似有所悟似的。

自此之後，楊露禪每夜來到這孔眼前偷拳了。

自此之後，露禪的臉上已不再是苦惱徬徨的神色，而換上了一副輕鬆愉快的神態，走起路來也輕靈自在了。他用這種「用意不用力」的方法，去練習和修改自己過去學過的武藝，頓覺神清氣爽，意境不大相同。

幾個月後的一天，楊露禪在日常切磋武藝的好朋友，師姐陳志萍前露出了偷藝的馬脚。

這是一個下午，他們倆又像往常那樣切磋玩耍上那麼幾招。誰知露禪自走了輕靈之路後，簡直和過去好似換了個人一樣。志萍處處佔不到便宜，還常常覺得有股無形的力量在威脅着自己。

志萍也是自小練拳，何況又出自名門，怎會不知這時露禪的功夫已超過了自己很多，因爲露禪過去和自己伸手，根本不易佔到便宜，而今天只守不攻，自己反而無法贏他。一是爲露禪的突飛猛進高興，一是驚奇不已。

「快說，是誰教你這上乘功夫？」志萍在結束他們倆日常的研究後，和楊露禪去附近的亭子坐下休息時追問露禪。

「志萍，我自小跟師父學藝，眞的沒有其他人教過我什麼上乘功夫。」

「我不信，最近幾個月來你的功夫和過去絕對不同。我從愈來愈無法找到你的破綻不算，甚至感到很難靠近你，好似一近你身便要捱打似的，開始我還以爲你功夫的精進，但今天想想不對，這種境界是所有師兄都沒有的，進步如沒有練功心法的大改變，是不會如此的。說，快說！不告訴我的話，不跟你好了。」

楊露禪最怕的是這位從小玩到大的師姐不理他。但又不敢說出實情，怕她告訴了師父這段偷拳的經過，不知後果如何，所以，作聲不得。

「好，你不說好了，你連我都信不過，枉我對你一片……」志萍眞的有點說不下去了。

露禪見志萍如此，心裏大是不忍。想了一想便說：「好，我告訴你吧……」

于是楊露禪將無意中發現的秘密經過，原原本本告訴了這位知心好友的師姐。不過，最後懇求着說：「師姐，志萍，你一直對我關懷備至。我請求你成全我！不要告訴任何一個人，也不要告訴師父！因爲師父知道後不知要怎樣處置我……我也無法再學師父的絕藝了。」

十年多的感情，志萍對楊露禪的爲人忠厚，熱情是深深瞭解的。兩人心裏沒有表達的情愫，是早就已溝通了的。當然，她也不忍露禪有什麼不幸發生。但，要她瞞住像父親一般的大伯，心中也很矛盾。因爲志萍幼年喪父，大伯待她如親生女一樣。左右爲難，然而想到露禪天資過人，偷拳都能達到如此高的意境，且他又不是存心偷拳的，將來大伯知道了，也當可原諒。

於是志萍毅然地說：「好，我爲你保守秘

密。」

楊露禪這時不知怎樣感激才好。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志萍的雙手，半晌才說了句：「謝謝！謝謝！」

這位出自武術名門世家的少女，從來都沒有通常人家的那些「男女之別」，但，這時都有些說不出的難爲情，臉孔頓時通紅，低下了頭，縮了縮被握的雙手。楊露禪：覺得不安地迅即放開了志萍的雙手。但，他倆的心更靠得近了。

× × ×

又是一年的春天。窗外正淅瀝瀝不停地下着雨。

書房裏，已五十開外的陳長興，神采依然，只是鬢髮之間出現了少少的斑白。他一邊踱步，一邊沉思……昨日每年一次對弟子考核功夫的一些情景又浮現在眼前了。

是上晝的時光，在陳家內院的後花園裏。一些長興師父的高徒，跟隨在師父身後入內院去進行高級功夫的考核。

這裏面包括了長興師父的兩個兒子：志中、志英和侄兒志平、侄女志萍，以及楊露禪等一共八個挑尖的弟子。

長興師父叫他們放對比試散手。這些都堪稱當時一流的武林高手，玩開了煞是好看。只見縱跳伏低，「飛」來「飛」去，各逞奇能，精采繽紛。

奇怪的事情，不斷地出現在長興師父眼前。那就是：盡管楊露禪在和其他師兄交手過程中，不敢放開了施展自己之技能，但藏不住的輕靈神態，隱隱還是流露了出來，使和他交手的人很難捉摸得到他的變幻動向，這怎能瞞得過長興師父的法眼！一邊看楊露禪的身手，一邊心中暗自喝采：這多似自己青年時的身手啊！但，又暗自吃驚：自己由於對外姓弟子有一定的保留，根本沒有教過楊露禪這些秘傳之技，他是怎麼學會的呢？

沒有多少時間，一個個都顯出不是楊露禪的對手了。剩下來還沒有和楊露禪過招的，就只有志中、志英、志萍了。

陳長興知道楊露禪的功夫，已今非昔比了，爲了探清究竟，就說：「志中！你和露禪玩兩招吧！」

「不，弟子不敢和大師兄接招。」楊露禪有些驚慌地搖手說道。他是怕最終要露出馬脚來，因爲志中是師父的長子，也是弟子中功夫暫居首位。高手相逢，一逼的話，自己的功夫要藏也藏不住的。

長興師父見狀，更堅決地說：「不要緊的，今天是考核功夫，師兄弟間只要點到即止，可以不必有那麼多的顧慮。你們要各施所能，不然，我是要罰的。」

其實志中也有些看出露禪的功夫在這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進步得有些蹊蹺。聽了父親的吩咐，那敢怠慢，便上前一抱拳，說了聲：「請！」

人隨聲到。陳志中已欺近了楊露禪的身前，來勢之極，楊露禪要避也無法避的了，只好用上乘功夫微微吞胸，立即內意一個吞吐，寄意於志中身後，一個抱拳作揖含有太極棚勁，說聲：「請！」接勁的同時，略有攻意。

志中知道厲害，邊說：「好！」邊向右斜角移形換步，揮起右臂，預備截楊露禪之左膀，將他擠出遠處。

楊露禪看志中上眞伎，心裏又不想硬接立分勝負，就借勢往右斜角跳開一步。

這樣一來一去，約莫三十招後，志中一招比一招狠，楊露禪越是不敢接近志中，志中就越是冒險着要和他接勁……

長興師父一邊捋鬚，同時好似有幾分明白似的暗暗點頭，因爲他深深知道像志中這樣的猛攻狠打，着着非逼對方出手接勁的打法，能輕輕化開三十招的還不多的哩！他已知道楊露禪的避不接勁，本身已是很上乘的輕靈功夫，事實上已在志中之上，而只是不願得罪師父、師兄罷了。

幸好他發現楊露禪施用的全是本門要訣，而沒有其他門派的功夫在內，心知楊露禪是暗中偷藝學成的，但怎樣會偷到的？就非要查一查不可了。

長興師父當然知道侄女志萍和楊露禪的感情最好，平時任由他們自由自在，因爲他深信自己教誨出來的子弟，不致會作出越軌的事來。爲了想瞭解清楚楊露禪的「偷師」情形。他知道問志萍總可能不會錯的，便乘志中和楊露禪在過招的時候，向志萍招了招手。

志萍見大伯召喚，就來到長興師父面前。

長興師父很嚴肅的在志萍耳旁輕聲而有力地說：「露禪怎麼會偷得這上乘功夫的？你要據實告訴我。」

志萍猶豫了一下，知道騙是騙不過的，也不忍去瞞騙自己的大伯，便一五一十細細聲地告訴了大伯她所知道的詳細情形，也說了不少露禪完全是無意而不是存心的好話。他們的說話，只有他們兩人之間聽得出。全場都注意在陳志中和楊露禪的較量身上了。

這時，兩人的較量已快五十招了。志中已知道露禪的功夫在自己之上，但總想測一測其高深，故用了一招極其危險的「靠」，拚個一起跌在地上「靠」向楊的胸部，露禪知道，此時此景化是不能化解的，因爲一化解，志中的猛勁一落空，非跌得很重不可的。爲了保存師兄弟的情義，露禪只稍稍用內氣一鼓盪，讓自己的右胸部承接了志中這一招。由於鼓盪之勢抵消了志中的一部分勁，露禪在吃了這一「靠」後，還是向後跌出了三、四步才站穩。

「師兄，我輸了，多謝指教！」楊露禪站穩了後說。

「承讓，承讓。師弟你的功夫應在我之上。」志中心中自然是十分明白的。

「好！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露禪的功夫進步得特別快，大家都不錯，希望更好地將陳家太極拳練好，以便發揚光大我中華國術。」陳長興心裏可謂又是高興，又是難過。但，他還是不露聲色地說了上述一段話。

這一年的考核，在陳長興師父的心靈裏，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反响。他一生中還未見過這樣有天才的學生。

現在，書房裏來回踱步的陳長興，當想到昨日看見，聽見的種種，有時唉聲搖搖頭，有時又自慰地點點頭。

他想：一切都是强求不來的，對培養兩個兒子，也可說用盡心血的了，但天資和悟性有限，最多也只能是個武林一流高手，而沒法成爲人稱無敵手的接班人，想到這些，自難免會搖頭嘆氣的。但，想到自己的絕藝有了這樣天份高的繼承人，當然也聊可自慰。

然而，眞要將自己全部絕藝，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外姓之人，內心的矛盾是不難想像的，因爲從此傳了一百多年的陳氏太極絕藝，將轉移到楊姓人氏那裏去。

長興師父對楊露禪將在未來會成爲一派的創始人，是有預見之明的。不再將楊還不太清楚的「行功心法」傳授於他的話，自己陳氏子弟的人中，也沒有人能眞正地繼承發揚，這樣大好的拳藝絕技，豈不會就此失傳！如果由其失傳，還不如讓楊露禪好好傳下去，以對得住中華民族。

想了很多很多，拿定主意後，陳長興決定叫楊露禪到書房來見自己。楊露禪昨日考核後

，從志萍處已知道師父對一切詳情都已悉曉，正不知師父會如何處置自己，聽到師父叫入書房，內心七上八落，提心吊胆地走進書房。

「師父，請原諒弟子吧！」楊露禪見着師父後，跪在地下哀求着。

「起來吧！你是無意偷師的，並沒犯我門規。只是你爲什麼不早早老實告訴我聽，需知遲早沒有辦法瞞得過去的。這一點還是志萍更瞭解我一些。」

「弟子知錯。」楊露禪雖站立起來，還是低頭認錯。

「現在，什麼都過去了，我並不怪你。你和志萍之間很好我是知道的。倒是你的天份悟性使我決定將自己的全部功夫傳授給你，以免日後寶貴的武藝失傳了。」

「弟子多謝師傅的恩典！永生不忘！」楊露禪再次地跪下去向師父叩了三個頭。

「這也可能是菩薩的慈悲和我們的緣份吧！」陳長興扶起楊露禪。

× × ×

考核後，陳長興說悉心傳授，眞是一心一意地把自己全部的心得，教給了楊露禪。

一日，長興師父像往常秘傳露禪一樣，叫他到自己的臥室裏來。

「露禪，你目前確是已掌握了太極門的要領：一切皆由意而生，身隨意換，達到了練氣化神的堦段，在當今江湖上已很少人能是你的對手。但是，離開拳藝之最高意境——練神還虛，出神入化的堦段，還是有段距離的。」

「請師父指點弟子練神還虛行功心法。」

× × ×

自此之後，陳長興眞因楊露禪的顯倦過人，而悉心將自己的不傳之技，全部傳授於楊露禪，作爲太極的衣缽傳人。再經三年的苦練，楊露禪已成大器。

這三年中，凡有長興師父的仇人尋上門來，都是露禪出來代師接手的，總算都能一一應付過去。這中間不少都是江湖上極負盛名的。也正因爲如此，楊露禪三字在江湖上也日益傳開來了。

有一日，陳長興叫楊露禪到身邊跟他說：「現在，你可以眞正成爲江湖上人稱的『無敵手』了。

「要做到還虛堦段，一定要如佛家所說『四大皆空』，與人對敵時心無半點雜念，心境充分淨化。這樣，才能形於身外，變化莫測，人不知我，我獨知人。」

長興師父邊說，邊表演開了，叫露禪肅量地攻擊自己，看能不能打得着自己。陳長興使出了平時很難見到的絕技，楊露禪竟連師父的衣衫都沾不上。這種還虛的本領，是露禪從未見過的，因爲過去夜夜偷藝時看到的大多是練氣的功夫，主要是陳氏子弟中當時都只不過在練氣化神的過渡堦段。這時，楊露禪初涉拳藝最高意境，內心的高興不言可喻。他懂得要學多些，就只有盡自己最大之功力，逼師父用出更多的絕招，才能從中學到眞正的絕技。

師徒倆玩了半個時辰左右，露禪不顧一切地看到一個「機會」，就欺近師父胸部，一掌擊去。眼看師父身後是牆，不易化解的了。豈料師父略爲含胸，楊露禪只覺打空了很遠很遠，就在有些略爲前傾的一剎那，師父輕輕地一個單按掌，用了個太極「倒攆猴」，楊露禪頓時騰空向後跌出二丈多路，仰天一交跌翻在師父的房門外。

楊露禪挨掌的地方，一點都不痛，却怎麼都想不通會跌得如此遠的？師父跨出房門扶起楊露禪，並仔仔細細地告訴他形於身外的具體練習方法。露禪是個一點即透的人。當時，就將自己的體會一面比劃一面講地請教於師父，只見陳長興微笑點頭。

正在這時，有個僕人進來報告：「門外有個頭陀要見主人！」陳長興問了些情形後，就說：「好，我們去看看吧！」露禪陪着師父一起向外走去。

門外站着的是一個肥矮結實的中年和尚，兩眼令人望而生畏。對着正在走出來的陳長興搶先迎上去，一揖到地，口中說：「陳師父久違了！」

「噢，我道是誰，原來是了音法師，久違久違。」陳師父稍偏身卸去了對方的來勁，也抱抱拳並沒有回敬對方的無禮。在旁侍候的楊露禪，這種場面是見慣了，知是來尋仇的。果然在幾句寒暄後，了音和尚要和陳師父過招，以報多年前的「一掌之辱」。露禪看這頭陀很不講理，師父一再客氣和解，頭陀還是死纏不休，便站出來向頭陀抱拳說：「了音前輩既然一定要賜教，就讓我先來領教吧！」

了音見楊露禪站了出來，也不打話，一氣之下便用了最擅長的殺手鐵頭功，向露禪胸部撞去。他一心想一招之下解決了陳長興的徒弟，不怕陳長興不和他過招。鐵頭功是了音的殺手絕招，眞被撞着是不死也重傷的。好一個楊露禪，剛學了師父的最上乘功夫，便用上了。只見他微含胸，向後退了半步，一個「倒攆猴」一掌擊向頭陀光頭上。和尚經這一掌，直跌出一丈開外仰坐於塵埃上。羞得無地自容，蓋因多年前他和陳長興都是江湖上差不多地位的高手，今天竟祇一招便敗在陳的徒弟手下。站起身後，沒趣地離去了。

露禪再在陳師父身邊繼續學了三年。這三年中，露禪代師應接了許多江湖一流高手。名聲也逐漸傳開去了。不少人相信這時的楊露禪的功夫，已和陳長興師父不相上下的了。

一日，長興師父將楊露禪叫到身前說：「只見陳長興微笑點頭。

正在這時，有個僕人進來報告：「門外有個頭陀要見主人！」陳長興問了些情形後，就說：「好，我們去看看吧！」露禪陪着師父一起向外走去。

門外站着的是一個肥矮結實的中年和尚，兩眼令人望而生畏。對着正在走出來的陳長興搶先迎上去，一揖到地，口中說：「陳師父久違了！」

「噢，我道是誰，原來是了音法師，久違久違。」陳師父稍偏身卸去了對方的來勁，也抱抱拳並沒有回敬對方的無禮。在旁侍候的楊露禪，這種場面是見慣了，知是來尋仇的。果然在幾句寒暄後，了音和尚要和陳師父過招，以報多年前的「一掌之辱」。露禪看這頭陀很不講理，師父一再客氣和解，頭陀還是死纏不休，便站出來向頭陀抱拳說：「了音前輩既然一定要賜教，就讓我先來領教吧！」

了音見楊露禪站了出來，也不打話，一氣之下便用了最擅長的殺手鐵頭功，向露禪胸部撞去。他一心想一招之下解決了陳長興的徒弟，不怕陳長興不和他過招。鐵頭功是了音的殺手絕招，眞被撞着是不死也重傷的。好一個楊露禪，剛學了師父的最上乘功夫，便用上了。只見他微含胸，向後退了半步，一個「倒攆猴」一掌擊向頭陀光頭上。和尚經這一掌，直跌出一丈開外仰坐於塵埃上。羞得無地自容，蓋因多年前他和陳長興都是江湖上差不多地位的高手，今天竟祇一招便敗在陳的徒弟手下。站起身後，沒趣地離去了。

露禪再在陳師父身邊繼續學了三年。這三年中，露禪代師應接了許多江湖一流高手。名聲也逐漸傳開去了。不少人相信這時的楊露禪的功夫，已和陳長興師父不相上下的了。

一日，長興師父將楊露禪叫到身前說：「徒兒，現在你的功夫已到了江湖上可稱『無敵手』的地步了。你年紀也不小了，和志萍兩人去自立門戶吧！」

「師父！……」楊露禪的話還沒說完，長興師父就說：「不必多說了，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只要將來不忘發揚光大武藝就得了。」

露禪知道師父決定了的東西是改變不了的。這一對有十五年深情的師徒，彼此强忍着感情，依依惜別了。

楊露禪藝成返里，受到鄉親父老熱烈歡迎的場面，令他感動、難忘。

他剛走進自己的村子，就見到了幼時的患難之交金福。

「露禪哥，露禪哥！好啊，你回來啦！」結實健碩，微微見胖的金福，也已是個二十出頭的精壯小伙子，熱情地邊叫邊跑步地迎上來，緊緊地握住露禪的手。

「金福，好久不見，你好嗎？」露禪看到金福，也高興得久久握住對方的手不放。

「好，很好。比起小時候的漂盪生活不知好了多少。兩年前，我在我們永年望族武員外家當上了管家，生活安定多了。這幾天，我受小主人的委托，正在帶人幫你重建家園呢。噢，趕着說話，差一點忘了。小李！快些回家跟員外、少爺們報告，露禪哥已回來啦！」金福一邊說，一邊向身後不遠處的一羣人中招呼叫着。

「嗨，我這就去。少爺們已等了幾天了，我趕去報告，準會賞我的！」被叫作小李的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人，與高采烈地一陣烟似的跑步奔向遠處。

「怎麼回事啊？金福。」楊露禪對眼前看到和聽到的有些不明白。

「是這樣的：武氏二位少爺澄清、河清（字禹襄）和汝清，自幼酷愛武術。他們的年紀

跟我們差不多，已經先後跟過許多師傅學過拳腳，但總不滿足。這幾年聽到你的名聲，尤其是自己家鄉的人，更是仰慕得不得了，說有機會一定要拜你爲師。員外說，你爲家鄉增添光采，我們也應該爲你重建家園出些力。在家園尚未建好之前，可先請住在武家莊園裏一個時期。」

「這怎麼可以呢？露禪何德何能，怎可以勞動鄉親如此費神！」

「露禪哥！」「楊師父！」「楊師父！」

這時，鄉親們老老小小逐漸向他們兩人圍上來圍了個圈，紛紛地喊着，並爭相一睹楊露禪的風采。

「鄉親們好！有勞大家了！露禪心實不安！」楊露禪向四周抱拳致意，內心很激動。

正在衆人寒暄不久，只聽不遠處聲音傳來：「楊師父在哪裏？楊師父在哪裏？眞是想殺我們兄弟了！」隨着聲音，只見一乘轎子，三個氣宇軒昂的青年人和幾個家人模樣的人，朝這個人羣的圈子，連奔帶跑過來。

「這就是我們員外和三位少爺來迎接你了！」金福告訴楊露禪。

語音剛落，三位二十來歲的青年已搶在轎子前，來到了露禪身邊。他們見金福指引介紹後，向楊露禪納頭便拜，口稱：「楊師父，請受澄清等一拜！」

「快起，快起！不敢當，不敢當！」露禪見兄弟三人行如此大禮，知是一片誠心。急急閃於一旁，還以半禮並一一扶起。

轎子抬到附近，從轎內走出一位六十開外的老者，清鬚飄然，一臉慈祥之氣地走過來。

楊露禪見是鄉里長老，立即迎上兩步，一揖到地：「晚輩楊露禪拜見武員外！」

武員外笑呵呵地說：「楊師父爲鄉里爭光，是我們永年人的光榮，老夫有失遠迎，恕罪恕罪！請到舍下一叙，爲楊師父接風洗塵。」

「露禪德薄能鮮。不敢有勞員外迎接，至於接風洗塵更是不敢。還是改日登門拜謝吧！」楊露禪抱拳婉謝。

「不要客氣，都是一個鄉的人，切勿見外才好。更何況犬子尚有事求助於師父。」

「楊師父，請賞臉吧！」武氏三兄弟懇求着說。

「露禪哥，我們員外。少爺一片誠意，還不如從命爲好！」

「好。恭敬不如從命。多謝武員外的厚愛！鄉親們，露禪改日再一一登門拜候大家。」

武員外見楊露禪很是豪爽。心裏十分高興，順便邀了人羣中的父老和幾位代表回家作陪，也好熱鬧熱鬧。

正在大家高興地預備去武員外家的時候，突然，人羣中走出一個黑黝黝、矮短短的中年漢子，這個中年漢子長得一身橫練的肌肉，怪聲怪氣地說：「噢，這位就是人人說功夫了得的楊露禪師傅了？兄弟不才倒想討教討教，未知楊師傅可肯不吝賜教？」

「兄台高姓，未知上下怎樣稱呼？露禪今天初回到鄉裏，有不周之處，還請朋友多多包涵！」

楊露禪第一天重返故里，不想與人動武，故客氣地抱拳說了上述一段話。

武員外看到這樣不愉快的場面，正有些手足無措。身旁的武河清有些氣憤了，就走到矮黑漢子面前說：「我道是哪位，原來是人稱『黑金剛』的李虎，李師傅。你一直在附近教你的太乙金剛拳，今天來趕這場熱鬧，不是時候吧。楊師父怎麼會跟你過招呢。不如由我陪您玩幾手，領教領教您的高招。」

「武公子，不關你的事，我是特地向楊師傅討教的！」李虎一邊閃開武澄清，一邊欺身走近楊露禪的身前，默默地用上了暗勁，一個炮捶推向了楊露禪的胸腹之間。

露禪見此人蠻不講理，不懷好意地出了手。也就索性笑嘻嘻地迎了上去，在對方拳未出盡時，伸手沾住了對方的拳，一邊說：「朋友，有話慢慢說，好嗎？」

只見李虎憾忿地朝後微微退後了兩步。人更加矮了些些，連說：「好！好！好！後會有期。」轉身就走了。

原來這李虎也不是尋常之輩，不知怎麼足有千斤之上的炮捶，經楊露禪輕輕沾上後，不僅無法再向前推出，而且在楊露禪表面不露聲色的情形下，自己却似受了很大的極爲含蓄的震動，只能向後連退兩步。誰也看不出他們是在比武，但他自己知道這是楊露禪不想打他，只示警告而已。自己遠非楊露禪的對手，還是不要更加自取其辱，識相點走吧。

× × ×

楊露禪在自己的家鄉住了下來，也收了武氏三兄弟爲徒，在鄉間裏，教授很多人學太極拳。

一日，外面正在落雨。楊露禪正盤膝坐在炕上，跟武氏兄弟講解太極拳的原理。

這時，正好有個侍女托了茶盤送茶進來。北方的住房常常建在低低的斜坡上。天雨路滑，這個侍女不小心一滑，眼看是要連人帶茶一起滑一交的了。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楊露禪眼快，從炕上一縱身似飛地跳了出去，輕輕地扶住了這個侍女。並問：「沒有扭傷吧？」

「沒有。謝謝楊師父！沒有您來救扶，今天是非跌不可的了。」

說也奇怪，不僅侍女沒有滑跌，就連茶盤裏的幾杯茶，都沒有翻濺出一點點來。武氏三兄弟，看到自己師父這樣精深，尺寸分毫都不差的內功，無一不喝采叫絕和更加欽敬師父的超羣技藝了。

北方一向較多看到剛强、勇猛的拳術。人們還很少見到過楊露禪的這種能簡直不用大力，而能避、制强硬之力的巧妙拳術，故當時人們也稱他的拳爲「沾綿拳」、「軟拳」、「化拳」。

楊露禪藝成返里傳習太極拳約一年左右。這期間，武汝清出仕做官，任職刑部四川司員外郎，認識了很多北京的王公、貝勒爺。其中很多貴族都是極喜愛武術的。在聊天中，汝清向他們介紹了自己師父的種種，聽得這些王公、貝勒聽所未聽，聞所未聞。有些雖已聽過楊露禪的姓名，但還未見過其人，就更渴望能見到他本人，並隨之學上那麼幾手。

「師父，既然那麼多人想跟您學藝，且紫禁城下是全國最熱鬧，也是高手雲集的地方。不如去玩玩，順便也可倡揚我們的太極拳。」汝清有一次回來勸師父「出山」。

楊露禪給弟子說動了，也很想多會些高手，結交一些朋友，借此發揚光大太極拳。

楊露禪這一去北京，眞的使他的名字，以及他的太極拳傳遍了大江南北。「楊無敵」三字也是在這段時間裏，爲大家稱頌開來的。

露禪初到北京，心情大爲暢悅，除了看到了氣象萬千的京城，還結識了很多武林各派高手。

一日，在徒弟武汝清的陪同下，楊露禪去造訪了三貝勒皇宮。

三貝勒是個二十歲左右，中等身材的青年人。府第廣大，花園裏假山林立。在見過面後，三貝勒對楊露禪談得很投機，便帶他去花園溜覽。

豈料，正在大家玩賞得高興的時候，突從假山後面有一團巨大的黑影，從斜刺裏向楊露禪猛撲過來。對此突然其來的襲擊，在場的人

無不驚駭，好一個楊露禪，只見他反應敏捷異常，一個側身移步，已經閃避過了來物，並已處在來物的身後。說時遲，那時快，露禪收右腿屈膝，用膝蓋骨頂住了來物的腰脊椎骨，兩手順勢揮臂邊出，巨物頓失重心，楊露禪立即兩手往下折疊放落，只聽卡察一聲的同時，一聲悽厲的慘叫，一隻巨大的黑猩猩，已脊骨斷裂，口吐鮮血死在地下。

「好險啊！怎麼攪的？爲什麼有貴客來到，也不將這隻尚未馴服的猩猩鎖起來？」三貝勒叫來總管責備着問。

「該死，奴才該死！一時忘記了。楊師父受驚了？」總管一面答着，一面向楊露禪致意慰問。

「沒有什麼。只是可惜了這隻大猩猩被我失手打死了。貝勒爺，府上怎麼會養這種野獸的？如遇上一般的人經過，那眞是十分危險的了。」露禪若無其事地說。

「這只畜牲是外國進貢來，皇上送給我的。平時，都是夜裏放出來看守園子的，它看見陌生人就要撲擊。今天，一清早迎接楊師父，總管就忘記把它鎖起來了。楊師父，請多見諒！」三貝勒解釋和道歉地說。

楊露禪一聽打死的是進貢之物，立刻向貝勒爺請罪。

「何罪之有，何罪之有。差一點弄傷了我的師父，這才是應賠罪的。師父，你剛才這一招，叫什麼名稱啊？」

「不敢，不敢。剛才一招在臨急應用時，是根本來不及想什麼招式的。事後想來，這是太極拳中變化『雙峯貫耳』罷了。」

「妙啊，妙！今天初見楊師父，就見識到了絕技。我心悅誠服地拜您爲師。」說着要拜下去。

「不敢，不敢。」露禪急扶住了三貝勒。

楊露禪自從在三貝勒皇宮裏，一招打死了類似猩猩的猛獸後，貝勒爺對他的技藝，可謂佩服得五體投地，從此恭恭敬敬地請楊教授太極拳。而楊露禪三字也開始在北京城傳開了。

當時，北京武風盛極一時。而在王公貴族中差不多在府第中，都養有武師，這已蔚然成風。三貝勒跟肅親王最是要好。一日，他倆見面時，在相互寒喧後，肅親王問：「三貝勒，聽說您最近認識一位武林高手楊露禪，功夫很是了得。在您府上還空手殺死了一隻猛獸，是嗎？」

「是的。親王消息眞靈通呀。那天，刑部四川司員外郎，帶楊師父來見我。我想試試楊師父的本領，故意叫手下放出那隻怪獸在假山中，如果一有危險，我就要餵養牠的人出來引開牠。焉知這樣兇猛的野獸，竟只有一招就給楊師父輕易地打死了。」

「這位楊師父練的是哪一門派的功夫？」

「是我們北京城很少見的太極拳。柔軟輕靈之極，怎麼打的都還沒有看清楚，怪獸已經沒了命。」

「眞有那麼神奇嗎？」

「不錯。」

「那希望三貝勒能夠帶來介紹一見。如果他能勝過我家中的第一武師神爪韓天龍，那我都想拜他爲師呢！」

「好，我明天帶楊露禪來拜見親王。」

神爪韓天龍，不僅鷹爪功厲害非常，且輕功更是擅長。他表面上雖瘦瘦的，但曾表演過鷹爪神功，只需輕輕地一爪，就可以在木樁上入木三寸，留下五個深深的洞。行走江湖二十多年，還很少遇到過對手，而毀在他手上的就不知幾多了！一生好勝勇鬥。

韓天龍聽了肅親王跟他說，明天要和楊露禪一較高低，他是求之不得。當然他也曾耳聞過楊露禪一招打死猛獸的事，但他認爲這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打死猛獸他也做得到，而一招難免有些誇大其詞的。

爲了能在親王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武功，他提出是否在夜裏和楊露禪在城牆上比試武藝。他認爲這樣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雙絕，勝算機會，當會更高些。

楊露禪知道韓的功夫很深湛，切磋他不反對，但在這樣高的城牆上比武，是十分危險的，萬一跌下來性命難保。雖然他自信上乘的內家武藝可以勝對方，但每個練武有成就的人，都有片英雄惜英雄的惺惺相惜之心的，他絕不想在切磋時要人性命。三貝勒很欣賞楊的武德，然而，他跟楊露禪說不要緊的，最好不發生意外，但即令有什麼，也是對方提出要這樣做的，責任不在自己一方，盡可放心好了。

翌日的深夜，一行人來到了紫禁城的城頭。這裏有肅親王、韓天龍和親王貼身的二三個侍衞，也皆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三貝勒方面就有貝勒、武汝清和楊露禪等人。

「草民楊露禪拜見肅親王。」楊露禪在三貝勒的引見下，向肅親王行禮拜候。

「少禮，快起身！聽說楊師父技藝超羣，故本親王想借你和韓天龍切磋之機一開眼界。」肅親王高興地親自扶起了楊露禪。

「露禪稍識武功，不敢在王爺前放肆。」

「不要緊的，盡管放開了表演好了。」

韓天龍、楊露禪各自道過仰慕後，開始比拳了。

韓的輕功極好，縱跳往來在城牆邊緣，如履平地，捷如猿猴，而楊露禪飛躍于城牆間，更是輕靈瀟洒。兩個人只這樣兜了幾個圈子，在城頭一角觀看的人，已是喝采不絕。

韓天龍出掌眞捷如鷹爪抓物，呼呼聲响，好不厲害。一會兒「雙龍喜珠」，一會兒「夜叉探海」，如果被其稍一沾上眞是不堪設想！

沒有幾招後，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楊露禪知道對方功夫深厚，只是更加不想令到對方難堪，還誠心想交他這個朋友，故處處都守多攻少。如影隨形地圍在韓天龍團團轉。

韓天龍還並不知道楊對自己的相惜之心，還以爲楊露禪功夫好極有限，就在三十招後，加急搶攻了。有幾次看已快沾上楊露禪了，豈知就在最後的一剎那間，不僅說沒法碰到露禪的身體，就連衣衫都沒有帶着一點，打空後，自己還好似行走在無邊無際的沙漠裏，茫無頭緒。

相互又二十多招後，韓天龍初嚐太極內功的精深滋味，他知道楊露禪確是他生平未遇過的對手。但，他是個性急的人，更用上了險着，兩人常常逼在城牆的邊緣比招。

到此地步，楊露禪心裏明白：今日要想相互善罷干休，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一次，楊爲了避讓韓的猛攻，退到了城牆的最最邊緣，向下望去幾十丈，好不驚人！楊見此情景，正想回身換位，但韓天龍看到機會難得，就用出了非常欺近對方身體的絕招「泰山壓頂」，看來楊是避無可避，走無可走的了，在此生命垂危之際，楊也只好用出了上乘功夫的「月夜過清溪」的絕招，一縮身一脚坐實，一脚虛點，在偏身閃讓的時候，已害意遠處，身隨意走已跳在韓天龍身後的一丈多路以外了。楊是化解開了這一險招，焉知韓天龍順極生背，一招打空，收不住勢，向前沖去，上半身已在城牆外，眼光光看着是非跌下城牆下面去不可的了！

「啊！」大家在城頭觀戰的人，這時不約而同地驚叫了起來。

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只見楊露禪從一丈開外的地方，如飛地跳過來，兩手往對方腰上

一個提吸，將韓天龍失去平衡的身體引吸了上來。韓天龍也乘勢轉過身來。滿面羞愧地握住楊露禪的手，激動地說：「楊師父，我韓某對您的功夫和爲人佩服之至！如有什麼需在下效勞之處，以後請隨時吩咐吧！」

「不要客氣，我對韓師父的功夫也是十分欽佩的！我們交個好朋友吧！」楊露禪握住對方的手熱情地誠心地說着。

「是的，永遠的朋友。」韓天龍知道剛才楊露禪是冒着生命危險來救自己的，因爲當自己在城牆上失重後，要來救自己，非冒着和自己一起跌落幾十丈的危險不可。這也足以說明楊露禪的功夫和胆量的驚人。怎不令韓天龍感銘于中呢！

自此之後，韓、楊兩人交成了生死不渝的知己之交。肅親王看了這場見所未見的比武，可謂大開眼界。從此也拜楊露禪爲師，學起太極拳來了。

這時，楊露禪的聲譽，爲更多的北京人所傳揚開來。其中酷愛武術，轄管旗營的碩郡王聽到肅親王敍述那次比武的情景後，更是急盼一見楊露禪了。

正好三日後，郡王府有擂台比武，挑選精英之盛況，就約好這一日請肅親王、三貝勒陪楊露禪前來參加。

郡王府的擂台比武，參加者有南北各路英雄豪傑，其中更有不少各王府中的武師。可謂一時盛況。

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只見郡王府裏，花園中搭起了一個有十丈長、八丈闊、三丈高的擂台。台柱四周，掛得紅紅綠綠，好不熱鬧。

這個擂台搭得很是精緻，它剛剛背靠在郡王府的一幢樓宇前，故碩郡王、肅親王、三貝勒等王親貴族，可以坐在窗前就清清楚楚地看到台上的一切。而台前草地上鋪了厚厚的棉墊，再之後一些就是長長的桌排條櫈，供武師和觀衆小坐休息之用。

這時比武雖然還沒有開始，但台下已是人頭愷愷，起碼已聚集了二、三百人。

時近辰時，郡王等出來。場上頓時一片寂靜。碩郡王身材高大，聲洪量大，向大家擺擺手以示請坐後，開聲宣佈：「比武即將開始，這次比武的優異者，我們會量材錄用。雖曰比武，但大家千萬注意，不要傷人性命。在各展所長的情形下，注意這點就可以了。」

之後，碩郡王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和肅親王等聊天。郡王府的總管知道比武可以開始，一聲鑼响後，有兩位武師已在台上，各據東西方的位置，相互抱拳致意後，立即展開了龍騰虎躍的搏擊。

須知，能到郡王府來參加比武的拳師，都非泛泛之輩，皆是當時有些名氣或已是舉國一流之輩。故第一場上場的袁剛和邱清泉，也非一般的武師可比，打得煞是好看，一攻一守，鬥了五十招左右，袁剛一招「推窗望月」用老了，被邱清泉一個「絕壁攀緣」，踩到了台下去。台下站着觀看的二、三百人，掌聲、喝采聲不絕於耳。

如是比了四、五場後，碩郡王示意肅親王、三貝勒，可以請楊露禪下場了。楊露禪點點頭後，從房內走向草地的場子去。

當公正人在台上唱出「楊露禪」的名字後，很多拳師對楊都甚感陌生，因爲楊露禪這時在江湖上，尤其在京城，知者尚不多。故他剛登台上場時，並未引起衆人的注意。

楊露禪上場時，遇到的對手是已連贏了三場的通臂門田心藝。田是當時大江南北人稱神臂田五爺的通臂王。他的通臂拳玩得出神入化，是位揚名江湖三十餘年的前輩。

楊露禪上台後，向田五爺抱拳致禮後，兩人就切磋上了。爲了尊重江湖上的前輩，楊露禪有個謙讓三招的習慣。故一上手後，大家看到楊露禪只是招架，並無進攻，還以爲他眞的只有招架之力，並無進攻之能呢。不過，觀衆中也有少數人是行家高手，而田心藝更是心中明白，遇到了「勁敵」，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自己的三招，給楊露禪輕輕的化去，並不算什麼，但竟然會每當打空時，好似要跌向無邊的深淵去那樣。這對他還是第一次遇到。

幸虧自己的勁並不使盡，否則不到三招就要立即出醜。田五爺心知今天難討便宜。

第四招開始，楊露禪開始了進攻。他用的是太極最上乘的人未到，意先到的神在先，身在後的方法，從各不同的角度試探田的反應，以便乘虛而入。

嘩！田五爺心裏暗叫，怎麼搅的？楊表面上極輕靈，但怎麼會無形的威脅之氣浪如此之大，使人不敢稍稍硬接，否則非反彈出來不可。田心藝不愧是老行家，他不去正面接楊的來勁，換步移形，想從側面去襲擊楊的空隙。

豈料換步移形，從側面想踏入楊的範圍，也感到仍有「氣浪」的威脅，只不過略小于正面的威脅罷了。田五爺又不得不游身換步。他老人家初嘗太極這種北方不常見的輕靈圓通的滋味，也可謂別有一番滋味。

田心藝這時知道要贏對方是不易的了，只想或許對方年輕些經驗不及自己，會否時間一長就會現出疏忽、漏洞。但是，再經十餘招不僅尋找不到楊的漏洞，相反連化解都越來越吃力，心知不妙，正稍一疏神之際，自己的右手不小心被楊露禪的左臂微微一沾，竟向前冲跌出去四、五步遠，差一點撲跌于地，好不容易才維持住重心，沒有一交跌于地。

「好！佩服，佩服！」田心藝雖沒有跌倒，他知道楊是因敬重自己而不令難堪的，故也很有風度地在一翻身之間向楊露禪抱拳，說了上述的話。

「前輩承讓，承讓！」楊露禪也抱拳對田心藝說着，心中也是眞佩服田心藝的比武風度：本必一定要難堪了才肯收場。

「好！好！好！」台下一片喝采聲，此起彼伏。這時，大多數觀衆對楊露禪不得不刮目相看了。因爲大家知道田心藝功夫的了得，要令田五爺服的人，技藝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然而，人羣中還仍是有不知深淺的。他們不相信楊露禪這樣輕飄飄，瀟洒自如的拳，會有多大的「功」，先後上台和他較量。這些人中間，有的十招之內，有的竟然只三兩招，就給打得從台上跌了下來。

楊露禪連勝了五場，這時南北武師羣相敬服，沒有人再上台向楊挑戰比武了。

「好！好！哈哈，眞可說是楊無敵了！」碩郡王高興得如此稱讚着。

「確是楊無敵，楊無敵！」肅親王、三貝勒等王公貴族都一起讚着，因爲他們知道來這裏比武的，都稱得上全國的一流高手，因此送「楊無敵」的稱號給楊露禪，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了。

「眞可稱『楊無敵』的了，像這樣飄逸的身手，確實少見！」武師羣裏也紛紛讚着。

「什麼『無敵』，不『無敵』的，我哈哥默登不服，倒要試試『楊無敵』的手段。」聲震屋宇，一個足有二丈多高的巨人，上台向楊露禪挑戰。

原來哈哥默登是碩郡府的著名巨人侍衞，他是蒙古人，力大無窮，最擅長摔角術。凡只要被他抓撈住一點一角，就無不被他摔個半死的。

所以，他不信自己會沒有機會撈住楊露禪的，最多準備一下捱打，總可以抓住楊露禪的衣衫的。武師羣裏看見這一個像座鐵塔似的巨人上了台，眞也有些爲楊露禪而担心。

「兄台，『楊無敵』是大家抬舉楊某瞞便叫叫的，楊某自己絕對不敢當的。請兄台多多賜教爲幸。」楊露禪見這位巨人向他挑戰，心中已有分數，抱拳向巨人說了上述的話。

哈哥默登一上來，就使了個「餓虎撲羊」向楊猛撲了過去，黑壓壓像座山一樣壓向楊的身上來。

幸好楊露禪練的是上乘內功，見巨人稍動，已明對方意圖，只稍稍向右側移步，已繞到了巨人的身後，巨人一撲空，由於用力過大而失重心，兩手已撑在地上。好一個哈哥默登，知道撲空必遭後襲，乘勢兩手撑地，一個掃盪腿。楊露禪微微一掂步，人已憑空拔起，跳回到了巨人的前方……

如是只三、五個回合，巨人已是氣喘如牛……動作愈來愈遲鈍，楊露禪看看時機已成熟，拿定誘敵制勝的主意，乘巨人來抓自己的時候，不避不讓，僅轉個身背對巨人，好似逃走似的。哈哥默登焉知是計，好不得意，便彎腰伸手搭向楊的兩個肩頭，剛剛碰到楊的衣衫，正要扣實手指，向上提舉的一剎那間，只見楊露禪一個含胸拔背，乘巨人手指將實未實之際，一個抖擻勁，巨人便從楊的頭頂上飛了過去，好似倒了鐵塔似的，哈哥默登已仰面躺在地上，半天說不出話來。

「好，好！」武師羣裏爆出了雷一般的喝采聲。

「好，好！沒得說的，楊無敵就是楊無敵！楊師父，請你也教教我太極拳，這種神妙的別有一格的拳！」碩郡王、三貝勒、肅親王等一起過來向楊露禪祝賀。

「不敢當，不敢當！蒙王爺、貝勒爺和大家如此抬舉露禪，露禪在此多謝！」楊露禪向四圍抱拳致謝。

「嗨，我倒要請教，像哈哥默登這樣的巨人，令人望而生畏，未知楊師父是用什麼辦法和招式打敗他的？」碩郡王請教楊露禪。

「問題就在于很多人一見先怕了三分，那麼已輸了一半。練內功日久的人，如果能練到不爲外界所動，那麼外界就爲我所動。我剛剛用的是先消耗對方體力，然後誘他來抓我，乘他彎腰和將要抓實我之勢，一個『高探馬』借力將他拋出的。」

「妙極，妙極。」碩郡王口服心服，繼續說：「楊師父，我想請你担任我們旗營的武術總教頭。好嗎？」

「多謝郡王的厚愛！」

「不必客氣。這是我們的光榮，能夠請到你這樣一位無敵手，來當總教頭。」

× × ×

自碩郡王府比武後，「楊無敵」被大家一致叫開了。正是名噪一時，北京城裏和北五省的人們差不多無人不知「楊無敵」，且學太極拳的人也日益增多了。楊露禪担任了旗營武術總教頭後，朋友日多，妒忌他的人也不少。

一日清晨。楊露禪像往常一樣很早起身，獨自在教場裏，一邊抽着旱烟，一邊踱着方步。這是他每日晨起後，借散步練氣功的習慣。看他這樣慢吞吞的走路，誰也無法想像得到他竟是一位身懷絕技的高手。

不多時，旗營的教場裏，逐漸多了幾個散步的人，他們都是一些帶兵的大、小頭目，都練過幾年拳脚。

「這位楊師父，担任咱的總教頭，還是碩郡王親自聘請的，來頭可眞不小呀！還人稱『楊無敵』，我看他來咱營這十幾天，怎也看不出他有什麼不得了的地方。李福，您說是不是啊？」一個身材結實、肌肉虬結的壯年人，在和身旁瘦長身材的李福悄悄地說着。

「張彪兄，我也看不出這位『無敵』，有什麼異乎常人之處。聽說他的俸祿還特別高哩！眞不知憑的什麼？我看啊，八成是會奉承咱們的郡王。」李福也悄悄地和張彪說着。

「郡王府比武之傳說，我看八成也是添油加醬的。看他走路這麼慢吞吞，又有些貓背，我心裏說眞有些不服氣！」

「是呀。張彪兄，我看咱們倆明着來，或許不是他的手脚，難道背後上去，還不能打他一交在地嗎？」

「李福，你說的是。雖然這樣做，江湖上說起來很不光彩，但，誰叫他是『無敵手』來着，我們去挫一挫他的威風也是好的，您覺得怎樣？」

「偷打雖不好聽，但設若成功了，他這『無敵手』面上也無光，萬一偷襲不成，我們可以臉皮厚一厚，說試試他功夫，跟他鬧着玩的。那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事的。」

「對。我們裝作沒事似的，散步靠近他，待和他接近時，我們就迅速一起上，料他也防不勝防。」

「好。是否『無敵』今天一試便知！」張彪、李福決定要算計一下楊露禪。

他們倆倒眞能裝作若無其事，越走越近楊露禪的身後了，在離開楊露禪不到三步遠的時候，張、李相對做了個眼色立即迅速無比的奔向楊露禪背後，各自用猛力擊向露禪的背上。

「嗯？」只聽楊露禪鼻音拖得很長。

確着這鼻音聲的同時，「碰！碰！」兩聲擊中背部聲音，張、李兩人不約而同地向後彈出了兩丈多路，仰面一交跌翻在地。

「兄弟，有沒有跌傷，弄痛呀？」楊露禪這時回過身來，走過去扶起了這兩個莽撞鬼。

張彪、李福羞慚滿面地被扶了起來，連連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們是想跟您老鬧着玩的，請多多海涵！不得了，眞是名符其實的『無敵手』，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

「快別這麼說了。世界上誰也不可說『無敵手』三個字，眞所謂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的。不過，我勸兩位兄弟下次千萬不可再開這樣的玩笑了。剛才幸虧我眼梢裏，帶到你們奔上來的影子，所以有了準備，接勁的時候也掌握了分寸。不然，任其自然地反應出來，恐怕要誤傷自己人的，那就不好了。」楊露禪講解和勸喻他們兩人。

「是，是。下次就不能再開這樣的玩笑了。多謝您老人家對我們的寬容！」張彪、李福一起說着，便沒趣地走開去了。

楊露禪，只當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照舊在踱着他的方步。……

又有一次，楊露禪獨自去郊外遊覽，半途中「巧遇」了他的十幾個「冤家」。

露禪一見這情形，心裏明白：樹大招風。是和他們再次的比武呢，還是用其他方法來對待他們。結果，他選擇了後者。

「啊，今天眞是冤家路狹了！好，好！露禪今天任大家打一頓，消消各位心頭之恨！請各位多多留情！」說着，說着，楊露禪盤膝坐在地下，只用兩只手圈住保護了自己的頭部。

這十幾位朋友，以爲今天楊露禪是狹路相逢沒有辦法了，就紛紛上去拳打脚踢，足足打了近半個時辰，打得、踢得也累了。這時，楊露禪站起來拍拍灰塵，說聲「再見」就走了。

不料，第二天打他踢他的人反而自己受了不同程度的傷。這一下子，「太極楊無敵」的名字，更像陣風似的吹遍了大江南北。

（全文完）

盤龍刀傳奇故事

雲飛劍・文
可　飛・圖

小人物與大將軍

（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潯陽江頭，武林中小人物高步雲與大將軍夏侯德互較高低，旁邊站立黃山五逸老俠作見證人，高步雲將夏侯德殺死，五位老俠認爲不該作生死決鬥，高步雲正待解釋原因，被夏侯德的人追殺，無暇解釋，此時又來了一夥黑衣人用連弩將五位老俠暗殺，剁成肉醬，高步雲逃至臨江樓遇見燕仲行，互相對飲，但不識燕仲行是誰．醉後在江邊被黑衣人捉住，幸得燕仲行解救，才知燕仲行是受老猴王委托追查黃山五逸突然失踪的原因，高步雲只將前段情況告知，二人又被毒手陰姬和黑衣人丁橫追殺，被他們用迷藥迷住，才知道他們是一統幫的人……

猴子谷前　羣魔飲恨

老猴王殺到

猴子一般都是在山林中出現。

但不知怎的，却忽然出現在小酒舖的四周。

而且不是一只，而是一大羣。沒有一百，也有六七十只！

這羣猴子發出刺耳的尖叫聲，縱跳飛躍，正厮纏着那些圍着酒舖的黑衣漢子又抓又咬，場面混亂得不可開交。

那些黑衣人有些被抓破臉皮，有些被抓瞎眼睛，或咬破手臂頸脖，痛得大叫着揮刀亂斬。

但那些猴子却精靈乖巧，吱吱叫着，閃跳縱躍，一忽纏着那些黑衣人的雙腿，一忽又縱到他們的肩頭上，手口並用，令到那些黑衣人手忙脚亂，窮於應付。

毒手陰姬與丁橫瞧得臉色大變，幾乎是同聲喝道：「殺了他們！」

那六名黑衣人立時舉起手中鬼頭刀，猛劈落燕仲行小人物身上。

「找死！」一聲叱喝即時响起，一條矯若猿猴的身形從猴羣後縱起，如星飛丸擲般縱掠向那些黑衣漢子。

丁橫鬼頭刀朝着那縱掠過來的身形猛砍，竟然截不住那人，砍了個空，不由心頭一懍。

人影橫飛驚叫聲中，那六名黑衣人竟然被那人凌空一陣亂抓，抓拋出去！

這人的身法與手法皆快得出奇。

毒手陰姬撲前的身形被一具飛撲過去的黑衣人逼得只好打橫閃開。

那名黑衣人不偏不倚，蓬然撞在一根屋柱上，「拍勒」一聲，那根木柱被撞斷，而那人也慘叫一聲，摔墜落地，昏死過去！

那根柱子一折，帶動整個屋架也幌動了一下，搖搖欲塌，毒手陰姬一看不妙，急忙竄出屋外，立刻又被一羣猴子纏上去了。

丁橫正欲竄出屋外，却被一個形如猴子一樣的瘦小少年撲入來將他截住了。

他立刻猛吼一聲，一刀揮斬向那瘦小少年。

那瘦小少年身手動作有如一只猴子那樣精靈俐落刁鑽，一矮身，向前一竄，一招猴子偷桃，直取丁橫下陰。

丁橫厲叫一聲，身形疾旋開去，左手疾抓向對方背心。

但那瘦小的少年却倏然貼地一滾身，斜竄到他的背後，疾抓向他的背心！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丁橫上身向前一俯，一招烏龍擺尾，一脚掃向對方下盤。

驀地覺得頭上一緊一痛，疾忙一掌反手拍出！

「吱」地一聲，一隻猴子尖叫着自他的背上縱跳起。

丁橫但覺頭上一陣陣的刺痛，用手一摸，原來頭皮已被抓破，恨得他牙癢癢的暴跳。

而那瘦小的少年已一個倒躍，避過了丁橫那一脚。

丁橫正欲轉身追斬那少年，却被幾只縱躍到的猴子將他纏住。

× × ×

那少年躍落在有如一只大馬猴、先前將六名欲斬殺燕仲行小人物的黑衣人抓摔出去的老者身旁，搔一搔脖子，道：「猴王，燕大俠怎樣了？」

原來這老者正是在猴子谷稱王的老猴王！

怪不得出現了這樣多的猴子！

老猴王這時正彎腰扶起燕仲行，伸手一探，道：「還好，只是昏迷過去！」

目光落在小人物身上，道：「猴奴，

快將這人扶起來。」

原來這少年就是老猴王的唯一徒弟猴奴。

猴奴上前扶起小人物，嘻嘻一笑道：「猴王，這人怎麽生得這樣矮細，比猴奴還要矮。」

「不要多說，救人要緊！」老猴王一手扶起了燕仲行，身形一躍，掠向外面！

猴奴伸了伸舌頭，也扶起小人物，緊跟着掠向外面。

那些黑衣人被猴羣斷纏得狼狽不堪，而毒手陰姬與丁橫也空有一身本事，却分別被幾隻猴子纏得脫不開身，所以老猴王與猴奴毫無攔阻地掠出門外。

毒手陰姬好不容易將纏着她的幾隻猴子擺脫開——施放出「隨風鞭」將幾隻猴子迷倒。

目光一掃之下，氣恨得他鐵青着一張臉。

「老猴王——！」毒手陰姬目光落在老猴王身上，嬌喝一聲。

老猴王搔耳一笑。「毒手陰姬。」

毒手陰姬瞋目道：「你這個老畜牲，敢來橫插一手！」

老猴王却毫不動氣，嗜嗜笑道：「橫插一手又怎樣？」

毒手陰姬恨怒得聲音打顫。「本壇主要將你這羣畜牲生剮活剝，敲腦吸髓！」

「妳有本事只管動手！」老猴王仍然嘻皮笑臉：「妳幾時搖身一變，成爲什麽壇主的？」

「這個你管不着！」毒手陰姬咀上雖然說得狠，心裏却對這些頑皮精靈的猴子忌憚幾分，所以他只是說，不敢動手。

老猴王大笑道：「救人要緊，既然妳不敢動手，本猴王也不奉陪了。」

接張口發出一陣尖銳的吱叫聲，轉身躍掠而去。

猴奴亦邊尖叫邊躍跳着緊跟在老猴王身後。

那些猴子一聽到尖叫聲，紛紛發出一片刺耳的尖叫聲，跳落地上，抱起暈迷在地的猴子，縱跳奔躍而去。

眨眼間，消失在黑沉沉的夜色中。

那些黑衣漢子至此才能喘過口氣來。

他們雖然沒有被猴子殺死，但每一個皆皮破肉開！血痕滿身，樣子極爲狼狽。

因爲幾乎每一個人的衣服皆被撕破。

連丁橫頸側也有幾道血痕。

只有毒手陰姬一個人完好無損。

「好可恨的老畜牲！」毒手陰姬咒罵出聲。

「壇主，現在怎辦？」丁橫上前問。

「回分壇！」毒手陰姬像一陣風般捲了出去。

丁橫揮揮手，那些黑衣人隨在他身後，迅速隱沒在黑暗中。

× × ×

山崗上有一座殘破得連瓦面也零落得只有幾片瓦的破廟。

老猴王與猴奴就在廟內，對着暈迷不醒的燕仲行小人物急得抓耳搔腮，不知如何是好。

廟外，那些猴子在樹上竄高攀低，歡躍不已！

但若是有生人出現，猴子會尖叫連聲

，所以，老猴王不怕有人會偷襲。

由於老猴王對於迷香毒藥之類所識有限，所以不知怎樣才能將燕仲行兩人救醒。這時他眞後悔沒有將毒手陰姬擒下，逼取解藥。

他只好乾瞪眼，束手無策。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

燕仲行也就在這時眨動了一下眼皮。

「燕大俠醒了！」猴奴一眼看到，喜得大叫。

老猴王急忙蹲下來，瞬也不瞬地注視着燕仲行。好一會，燕仲行閉起的眼皮終於張開。

「燕老弟，你終於醒了！」老猴王喜得一把扶起了燕仲行。

燕仲行茫然望了老猴王一眼，長長吐出一口氣，喃喃道：「好厲害的迷藥。」

「燕大俠，你怎麼哪？」猴奴急得用手搖了搖燕仲行。

燕仲行目光一轉，接明亮起來，望着老猴王，張口道：「老哥哥，怎會是你，不是做夢吧？」

老猴王歡聲道：「燕老弟，現在已經是光天白日，怎會是做夢呢！」

「老哥哥，是你救了我？」燕仲行終於清醒過來，一把抓住老猴王，急切地問：「高兄呢？」

老猴王由於不認識小人物，但也估到燕仲行口中的「高兄」必是躺在他身邊的人，於是伸手一指道：「呶，老弟說的是不是他？」

燕仲行目光移落在仍然昏迷的小人物身上，放心地吐了口氣道：「老哥哥，正是他。」

「幸虧毒手陰姬的迷藥不用解藥就可自動醒過來，否則，老哥哥我眞不知怎樣才能弄醒你。」老猴王開心地笑起來。「他受了傷，內力也可能沒有你這樣深厚，遲些就會醒了。」

「高兄腿上的箭傷……」

老猴王笑截道：「不要緊了，老哥哥已乘他昏迷不醒時，替他將箭矢拔出來，並敷了藥。」

燕仲行果然看到小人物中箭的大腿已包扎起來。

「老哥哥你怎會這樣巧，救了小弟的？」燕仲行這時已感到全無不適的感覺。

「老哥哥在谷內忽然覺得煩悶，又不見你老弟有消息來，遂出來散散心，順便也打聽一下黃山五逸的下落，却打聽到你去了臨江鎭，老哥哥原想趕來找你暢飲一番，帶着那羣孩兒又不便在日間趕路進鎭，所以摸黑入鎭，到鎭上那兩家客棧去找你，却聽到打鬥慘叫聲，趕來一看……」接將救他的經過，說了一遍。「哈哈，幸虧老哥哥這次出谷帶了她們來，否則，只怕很難這樣容易將老弟你們救出來！」

說到這裏，小人物忽然發出一聲輕微的呻吟聲。

「這位高大俠也醒了。」猴奴歡叫一聲。

燕仲行老猴王忙望向小人物，果然見小人物身軀動了一下，慢慢張開了眼皮。

「高兄，你覺得怎樣？」燕仲行執住小人物的手臂。

小人物眼珠轉動了一下，在三人面上掃了一眼，停在燕仲行臉上。「燕兄，咱們怎會……在這裏的？這位是……」目光移在老猴王的臉上。

「高兄，這位就是老猴王，是他將咱們自毒手陰姬手上救來這裏的。」燕仲行用手指一指老猴王。

小人物目光倏亮，掙扎着起身。「原來是猴王前輩，大恩不敢言謝。」

老猴王擺擺手，啊啊笑道：「老弟沒什麼大碍吧，你與燕老弟是朋友，都是自己人，別客氣。」

接又道：「幸虧毒手陰姬只是撒出了迷藥，要是撒出的是毒藥，老哥哥眞不知怎樣辦才好。」

接轉對燕仲行道：「老弟，老哥哥托你查的事情，可有消息？」

燕仲行神色一黯，道：「黃山五位前輩已經遇害了。」

老猴王聽得神情猛震，睜目道：「老弟，查出是什麼人將他們殺死的麼？」

「是一統幫！」燕仲行一字一字說。

「一統幫？」老猴王一怔，「老哥哥怎麼從未聽過有這樣一個幫會？」

「猴王前輩，一統幫是個很神秘的幫會，可能是這幾年才創立的，相信江湖上知道的人，沒有多少個。」小人物這時已完全恢復過來。

「他們都是些什麼人？」老猴王問。

「這一點在下也不大清楚，暫時知道的有被在下殺死的大將軍夏侯德及毒手陰姬，大螃蟹丁橫等人。」小人物有點內疚地道：「黃山五逸可說是在下害死的，在下若不請他們做公證人，他們不會死！」

「他們爲何要殺死黃山五逸？」老猴王氣呼呼地問。

「因爲他們恐怕黃山五位前輩知道他們的秘密。」小人物道。

「他們有什麼見不得人的秘密？」老猴王好奇地問。

「一統幫野心極大，企圖一統武林，而大將軍夏侯德表面上是位俠客，實則披着這層外衣，四出爲該幫擴張勢力，他們就是恐怕黃山五位前輩知道夏侯德的眞實身份及他們的秘密，所以殺了他們。」小人物一口氣說完，喘了口氣。

老猴王聽得怒火冲冲，恨聲道：「黃山五逸與老夫雖然相交不到十年，但交稱莫逆，這個仇非報不可！」

燕仲行義形於色道：「爲了不讓他們的陰謀得逞，燕某義無反顧，誓要將一統幫瓦解！」

「燕兄說得對，就算咱們肯罷手，他們也斷不會放過咱們，與其被動，不如採取主動！」

老猴王大表讚成。「咱們先向毒手陰姬下手！」

「以目前所知，咱們也只有先向毒手陰姬下手了。」燕仲行掃了老猴王小人物一眼，「事不宜遲，咱們立刻行動！」

突襲東陽莊

天邊終於露出一抹魚肚白。

一天又開始了。

背江而建的一座莊院，沒有因爲天開始亮了而放鬆警戒，莊門前站立着的四名黑衣大漢，腰身挺得筆直，一點倦意也沒有。

而莊內，巡哨的隊伍亦照常在莊內巡視着。

這座莊院名叫東陽莊。

而莊院的主人就叫郭東陽。

提起鐵胆郭東陽大名，江湖武林中，只怕沒有人不知曉。

因爲郭東陽成名近二十年，早年闖蕩江湖，單人匹馬獨闖熊谷，殲殺了熊谷五煞，由是名動江湖，得了個鐵胆的外號。

× × ×

雖然已開始天亮，但莊院中依然靜悄悄的。

一聲嘹亮的鷄啼聲劃破凌晨的靜謐，遠遠傳了開去。

一鷄鳴，百鷄唱，剎那間，鷄鳴聲此落彼起，互相唱和，喚醒了沉睡的世界。

正在莊內巡哨的一小隊黑衣人，有人打了個呵欠。

像受到感染一樣，跟着接連有人張口打呵欠。

走在前頭的領隊回頭道：「別打呵欠了，再巡一圈，就收隊回去睡覺。」

那些黑衣人一聽，立時抖擻起精神。

「別大意，若有什麼疏忽，咱們一個也別想活。」領隊扭頭提醒屬下。

那些黑衣人立刻張大雙眼，邊走邊留意察看起來。

忽然間，有一名黑衣人看到院牆邊一棵樹上，有個影子閃了一下，立刻緊張地壓低聲音道：「樹上好像有人！」

那領隊的黑衣人一聽，立刻停下來，搖搖手，示意各人散開來，掩上前去。

這時雖然天已亮，但天色仍很灰黯，盡管那些黑衣人張大了雙眼往樹上張望，望到的只是一簇簇黯黑的樹影。

這隊黑衣人已成扇面形掩近到樹下，一齊抬頭往樹上察看。

豈料就在這剎那，從樹上簌簌地撒下大片碎葉。

那些黑衣人急不迭有的以手掩眼，有的來不及的，閉起雙眼。

他們本來都很緊張，但隨即聽到一聲「吱」的猴子叫聲，立時鬆懈下來，有人還低聲笑罵道：「原來是猴子作怪！」

有人已張開了眼睛，想看看那頑皮的猴子，但第二陣碎葉又撒下來，張開眼的只好重新閉上，閉着眼的只好不張開。

由於他們有的用手掩眼，有的閉着眼，所以都看不到。

在第二陣簌簌的碎葉落下聲中，有四條人影分別從附近的樹上無聲地飄下來。

那四條人影脚才沾地，立刻竄向那隊黑衣漢子，運指如風，點向那些黑衣人。

那些黑衣人雖然有人驚覺到有異，可惜已來不及了，一個個莫名其妙地應指軟倒在地。

那四條人影動作很敏捷，一手一個，剎那間將那一小隊被點了昏睡穴的黑衣人拖到牆脚下。

而這四人赫然是燕仲行，老猴王，小人物與猴奴！

「猴奴，你留在這裏發訊號。」老猴王話未說完，已像一只老猴子一樣縱躍出去。

燕仲行與小人物左右相隨。

小人物則一躍上樹，一只猴子立刻從枝椏上跳落他肩頭上，湊在他的臉頰上，親熱地挨擦着。

剛才，全靠這只猴子將那隊黑衣人誘到樹下，並且令他們目不能視，不然，只怕不可能這樣輕易弄倒了這隊人。

猴奴親切地伸手輕撫着猴子的柔毛。

接着，猴奴張口發出一陣尖吭的「吱」叫聲。

吱叫聲一响，立刻驚動了莊院內的所有的人。

而剎那間，從莊院牆外，也攀躍入一大羣吱吱亂叫的猴子！

× × ×

燕仲行老猴王小人物三人在吱叫聲响起的時候，已藉着草樹房舍的掩蔽，潛到一座小樓下。

樓內的人却被尖厲的猴叫聲驚醒了，响起一陣响動聲，接着有人從樓上急急下來。

燕仲行也就在這時，一脚踹開那兩扇閉着的樓門。

「砰蓬」暴响，那兩扇木門碎裂聲中被踢開。

從樓上匆匆下來的人顯然料不到有人胆敢將門踢開，叱罵聲正想出口，却倏然卡在喉嚨中，一雙眼却驚詫地望着堵在門口的燕仲行。

燕仲行一脚踢開大門，沒有衝入去，只是將門口堵住。

他立刻看到兩個衣衫不整的人。呆住在樓梯當中。

那兩個衣衫不整的人，是一男一女，男的四十五六年紀，相貌堂堂，女的年約三十，赫然是毒手陰姬！

毒手陰姬一眼看到來的不是莊中的屬下，而是燕仲行，眞是不驚又羞，慌不迭整束衣衫。

那男的却毫不理會，一雙目光有如刀尖一樣盯視着燕仲行！

「閣下好胆量，竟然敢闖進本莊！」那男的厲聲叱喝。

「他就是燕仲行！」毒手陰姬這時已整束好衣衫，嬌喝出聲。

「原來是人稱刀中龍的燕仲行，一個傑出的年輕刀手，怪不得這樣斗胆！」

燕仲行亦直視着那男的。「聽閣下的口氣，莫非是鐵胆郭東陽？」

那男的重重一哼道：「正是郭某！」

「若不是親眼看到閣下與毒手陰姬共宿一樓，燕仲行眞不敢相信，俠名遠播的鐵胆郭東陽，眞正的身份却是一統幫的人！」燕仲行露出卑視之色。

郭東陽這剎那臉色極之難看，反而毒手陰姬却恬不知恥，格格嬌笑道：「這有什麼不對？人各有志，你這破網之魚，看你今次還能逃得了！」

話聲未落，一陣陣驚叫聲及痛嚎聲夾着一大片「吱吱」的猴子尖叫聲，响成一片，傳了入來。

郭東陽臉色遽變，怒視着燕仲行，喝道：「姓燕的，你攪什麼鬼？」

「莊主，必是那猴王老畜牲也來了，那老畜牲的那羣猴子難纏得很！」毒手陰姬的臉色也變了。

「本猴王是老畜牲，妳又是什麼東西

？」老猴王忽然出現在一扇窗前，「呸！不知羞耻的淫賤毒婦！」

毒手陰姬再也笑不出了，臉色刹那變得極難看，目中殺機畢露，語聲尖厲地道：「你這老畜牲，若落在妾身手上，活剝生劊了你！」

郭東陽驀然攝唇發出一聲悠長的哨聲立刻，外面也傳來一聲急促的哨聲。

郭東陽臉色再一變，從樓上一躍掠向燕仲行。

毒手陰姬也緊跟着掠下來。

燕仲行却鎮定地站着沒有動。

「燕老弟，小心那淫婦施毒！」老猴王提醒燕仲行。

燕仲行頷首表示知道。

「姓燕的，你怎會查到這裏的？」鐵胆郭東陽問。

「很簡單，毒手陰姬是條現成的綫索，費點功夫就不難查到。」燕仲行道。

「你帶了多少人來？」郭東陽問。

「這一點燕某不會回答你，你若是個聰明人，不問也應該猜到。」燕仲行含笑說道。

接又道：「郭莊主，燕某可否問你一個問題？」

郭東陽道：「咀生在你臉上，答不答却在郭某，你要問只管問。」

燕仲行毫不猶豫地問：「貴幫幫主是那一位？」

郭東陽哈哈大笑道：「你以爲郭某會告訴你？」

燕仲行忽然道：「若燕某答應不殺你呢？」

郭東陽笑聲更响，「憑你也殺得了郭某？」

燕仲行道：「若燕某在百招之內將郭莊主你擊敗，是否肯說出來？」

「若不能將郭某擊敗呢？」

「燕某在你面前自戕！」燕仲行大聲道。

「燕老弟——」老猴王担心地叫。

却給燕仲行擺擺手阻止他說下去。

郭東陽臉上露出一絲喜色，點點頭道：「好！郭某答應你！」

「君子一言！」

「駟馬難追！」

× × ×

這時，東陽莊內，可說是天翻地覆，羣猴在猴奴的指揮下，與那些訓練有素的黑衣武士追逐纏鬥起來。

那些猴子不但精靈刁鑽，更且深通人性，一味竄高縱低，左躍右跳，出其不意抓一把，咬一口，令到那些黑衣武士窮於應付，手忙脚亂，空有一身武功，却一點也用不上，發揮不出威力。

——因爲他們對付的精靈刁鑽的畜牲，而不是人。

有時候，畜牲是比人難應付的。

所以，那些黑衣武士都給猴子纏得喘不過氣來，狼狽萬分，那有餘暇趕援郭東陽和毒手陰姬！

而猴奴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纏住那些黑衣武士。

這一個目的達到了。

連大螃蟹丁横也被猴奴與三只猴子纏得左支右絀，氣喘吁吁，無從脫身，遑論那些黑衣武士了。

第九十四招

郭東陽能够獨殲熊谷五煞，無論是胆色與武功，皆有過人之處。

就算是當今武功已公認出神入化的百聖上人，相信也不敢輕言能在一百招之內，擊敗郭東陽！

郭東陽武功之高，也可想而知！

所以郭東陽滿有信心能接下燕仲行一百招。他甚至已預想到，燕仲行横刀自刎時的情影！

在他的眼中，燕仲行已是個死人。

盡管他認爲穩操勝券，他仍然沒有一絲一毫輕視燕仲行之心，相反，他顯得非常之小心謹愼！

燕仲行已亮出了盤龍刀。

郭東陽手上也多了兩支短槊！

毒手陰姬神色緊張地退站在一旁。

老猴王則依然守在窗外，監視着毒手陰姬的動靜。

「請！」郭東陽自持身份，不肯先出手。

燕仲行也不客氣，一聲：「有僭！」刀隨身進，一刀斜斜斬出！

郭東陽一眼就看出燕仲行斬出的這一刀藏有七個變化，短槊急抖而出，槊尖準確地點在鋒刃上，一連七下激响，破解了燕仲行那一刀。

接左手短槊一壓一捺，將燕仲行的刀捺壓住，右手短槊急刺而出！

一刺三式，刺向燕仲行咽喉及左右乳突穴！

燕仲行急偏身，左掌急切向短槊桿身「拍」一聲响，短槊被切個正着，歪向一側！

燕仲行立時一個急縱，盤龍刀乘勢斜削而下，削向郭東陽的下盤！

郭東陽左槊倏沉疾點在地上，藉那一點之力，整個人倒彈起來，接身形直撲而下，雙槊一陣急刺，罩刺落燕仲行頭頂。

燕仲行半身一蹲，盤龍刀有如一條光龍般疾往頭頂上飛繞一匝，立時將百十點刺落頭頂的槊影束而爲一，發出「錚」的一聲脆响！

——盤龍刀截斬在槊尖上！

郭東陽凌空一個風車大翻身，雙槊斜刺倒戳向燕仲行的腰脊背心！

燕仲行身形急拔起，凌空一轉一折，一刀霹靂般斬下！

郭東陽神色一凝，條地大喝一聲，沉腰坐馬，雙槊閃電般向上交錯刺去！

「鏗」一下震响，郭東陽以雙槊硬架住燕仲行那雷擊電掣的一擊！

燕仲行被震得身形凌空一個翻滾，向後翻掠出去！

郭東陽亦被震得馬步一沉。

一沉即時如脫兔一樣向前標射出去，雙槊有如毒龍出洞，追射向燕仲行。

燕仲行驀覺背後銳風急襲，飄墜的身形猛一扭左臂猛起，右手盤龍刀截斬出！

「颯！」一下急响的同時，亦發出「噹」的一聲。

原來郭東陽右槊自燕仲行左脅下刺空，左槊被盤龍刀磕開！

燕仲行立時一腿蹬踢出，猛踢向郭東

陽的心窩。

郭東陽的反應也快，左槊急點在右槊桿上，身形凌空倒豎起，燕仲行那一脚就貼着他的胸前踢過！

這時燕仲行一口氣已盡，只好飄墜落地。

郭東陽也一個翻滾，在燕仲行的側面一丈外飄落地上。

旁觀的老猴王毒手陰姬至此才舒出一口氣。

剛才實在是太緊張兇險了，令到兩人緊張得連氣也忘了喘。

× × ×

「閣下不愧是年青一輩中傑出的刀手，好身手，好刀法，幸虧郭某沒有太托大，否則，只怕眞的接不下你一百招！」郭東陽急喘了一口氣。

「郭莊主，現在還言之過早，接不接得下，打滿一百招才知分曉。」燕仲行也喘了幾口氣。

「剛才交手了多少招？」郭東陽問。

「十一招，還剩八十九招！」燕仲行毫不思索地說。

「那麼郭某便再接你八十九招！」郭東陽雙槊互撞，發出一下金鐵交擊聲，接雙槊一遞，急刺向燕仲行！

燕仲行盤龍刀亦急斬而出！

但見槊影刀芒閃電般交擊在一起，發出一連串金鐵交擊聲。

剎那間，兩人激鬥在一起！

老猴王與毒手陰姬看得眼也不眨，氣也不舒。

兩條人影在縱横電掣的刀芒槊影中閃轉騰挪，兔起鶻落，金鐵交擊聲不斷清脆地响起。

「八十九招！」驀地，郭東陽喝叫出聲，「還有十一招！」

老猴王聽得心頭猛跳，急得他抓耳搔腮。因爲他看不出誰勝得了誰，激鬥了八十九招，仍然是平分秋色之局。

剩下來的十一招，以兩人那快速的打法，眨眼間便過去，若是燕仲行在滿招前不能擊敗郭東陽，那……老猴王實在不敢想下去。

聽到郭東陽喝出「八十九招」，毒手陰姬却暗喜不已，一顆提起的心也放落不少，因爲若沒有意外，這樣打下去，就算郭東陽不能擊敗燕仲行，也斷不會輸給對方，想到燕仲行不得不横刀自刎，她不禁陰笑起來。

就這瞬間，兩人又在巳交手數招。

「九十三招！」郭東陽又喝叫。

老猴王恨不得躍入去，不理三七二十一，助燕仲行一臂之力，但他終於忍住。

因爲就在郭東陽喝叫出「九十三招」的刹那，情形有了意外的變化！

這個意外，令到毒手陰姬才泛起的陰笑，立即僵住！

燕仲行不知用了什麼手法（快捷詭異得連毒手陰姬與老猴王也看不清楚），竟然一刀蕩開了郭東陽的雙槊，欺入中門，長刀向前一遞，鋒銳的刀尖抵在郭東陽的喉頭上。

郭東陽像被電殛般悚動了一下，所有的動作在刹那間凝住，僵木地站着不動。

「郭莊主，這是第九十四招，燕某僥倖勝了。」燕仲行微喘着說。

郭東陽臉色灰白一片，駭異地瞪望着燕仲行，澀聲地問道：「你那一招是何名堂？」

「這一招乃是盤龍刀法中之『盤龍出洞』！」燕仲行肅容道。

郭東陽聽了，嘟喃道：「好厲害的一招『盤龍出洞』。」

驀地响起老猴王一聲大喝：「淫婦那裏逃！」

× × ×

毒手陰姬在乍見郭東陽敗在燕仲行第九十四招這一招上，驚得她呆住了，但繼之她想到，連郭東陽也不是燕仲行的敵手，她自己就更加不行了，這時不趁機溜走，更待何時？

她目光一瞥，見沒有人注意她（連老猴王也因爲燕仲行擊敗了郭東陽而高興得只顧去望着燕仲行那面抓耳嘻笑不已），她立刻掠射向另一面窗口。

那面窗口正好與老猴王守着的窗口遙遙相對，就算老猴王這時發現她掠向那面窗口，她也自信老猴王絕對來不及將她截下來。

何妨，她還有一雙能於彈指舞掌施放出迷香毒藥的一雙手——毒手！

老猴王其實一直監視着毒手陰姬，恐防她在燕仲行郭東陽動手時，乘機做手脚，施放毒藥迷香，及至燕仲行制住了郭東陽，他雖然高興得有點忘形，眼角餘光却一直瞥視着毒手陰姬。

瞥到毒手陰姬掠向對面那個窗口，老猴王立時大喝一聲，躍入窗內，一脚蹬在窗台上，身形去勢有如激矢一樣，射向毒手陰姬。

毒手陰姬聽到背後掠空聲迅速逼來，看也不看，翠袖一揚，姿態優美地向後撒出一掌！

燕仲行與郭東陽聽聞老猴王那一聲大喝，同時側目望過去，恰好看到毒手陰姬向後撒出的那一掌。

燕仲行立時呼叫：「老哥哥小心！」

老猴王已是成了精的老猴子，急掠中猛見毒手陰姬像天女散花般向後撒出一掌，立時閉氣，硬生生凌空一個翻滾，竄高足有兩丈，一手抓着横樑，待到燕仲行呼叫出聲，他已一掌擊在樑上，藉勢撲掠向毒手陰姬。

毒手陰姬這時已掠到窗前，正欲穿窗而出，耳聽掠空聲追逼而來，翠袖一揚，撒出一蓬詭艷的七色霧氣。

老猴王一見，疾忙凌空一個翻滾，蹬腿挺腰，倒掠出去。

毒手陰姬於撒出毒霧的刹那，一頭穿出窗外。

但立刻倒摔在窗下，張口發出一聲凄厲的慘叫。

鐵胆郭東陽聽得不由一怔。

他不明白毒手陰姬何以會倒摔回來。

但他立刻就明白了。

烟霧一散，他看到毒手陰姬心窩上插着一柄短匕！

而在窗外，現出一顆腦袋，赫然是小人物高步雲。

毫無疑問，毒手陰姬心窩上插着的短匕，是小人物給插上去的！

郭東陽一顆心不由抽搐了一下。

他明白到，燕仲行他們這次來，是志在必得的，而且計劃周詳。

× × ×

燕仲行却在這時，忽然將緊抵在郭東陽喉頭上的刀尖移開，接退後一大步。「郭莊主，現在你大概可以說了吧？」

郭東陽却怔怔地不答。

「郭莊主，大丈夫言而有信，你別再妄想了！」小人物在窗外大聲道：「不信你聽聽！」

外面，只响起猴羣的「吱吱」歡叫聲，間或夾雜响起一兩聲痛叫慘嚎聲，明顯的，那些黑衣武士竟然敵不過那些猴子，大勢已去。長嘆一聲，郭東陽道：「郭某不是個毀諾小人！」

一頓，飛快地道：「帮主就是三葉道人！」

燕仲行老猴王小人物一聽，俱不由怔愕了一下。

「怎會是他？」老猴王衝口而出。

「信不信在你們。」郭東陽慘笑出聲，驀地反掌擊在天靈蓋上，「噗」一响，身軀軟軟地栽倒在地上。

燕仲行離郭東陽最近，由於事出突然，欲加以阻止，却來不及了，眼睜睜看着郭東陽自戕。

「倒不愧是條漢子！」老猴王嘟喃一聲。

小人物跳蚤一樣自窗外彈躍入屋，搖搖頭，道：「咱們出去看看猴奴是否解決了那些人。」

燕仲行默然點點頭，轉身走出去。

小人物仍然一彈穿出窗外，老猴王却跟在燕仲行身後。

× × ×

外面，那些黑衣武士雖然沒有死，却幾乎每一個皆負了傷，情形極之狼狽，不少已筋疲力歇，躺倒在地上，只有少數仍然支撐着與猴子頑鬥。

丁橫臉頰上多了五條血痕，衣衫被撕破了幾處，一柄鬼頭刀雖然揮舞得呼呼有聲，却是白費氣力，一刀也斬不中猴奴與三隻猴子。

燕仲行與老猴王小人物來到時，丁橫經已累得胸膛急劇起伏，一頭是汗。

而猴奴與三隻猴子一味閃跳縱竄，不與丁橫正面接觸，一味纏着他，覷隙蹈罅，不時在丁橫身上抓一把。

這情形，就像貓戲老鼠一樣，小人物看得忍不住笑起來。「大螃蟹，再不停手，累也將你累死！」

丁橫被猴奴與三隻猴子纏得頭昏眼花，聞聲才知道燕仲行他們就站在他側後丈許處。

猴奴這時也指揮三隻猴子退了開去。

丁橫這才得以重重地喘了幾口氣。

「丁橫，郭東陽與毒手陰姬已死，你打算怎樣？」燕仲行逼視着丁橫。

丁橫身軀猛烈震抖了一下，整個人像洩了氣的皮球般，顯得萎靡不堪。

「是死是活，全在你一念之間！」老猴王板起臉孔。

「你們想丁某怎樣？」丁橫語聲黯澀地道。

「只要你說出一統帮帮主是誰，咱們讓你離開！」燕仲行一字一字道。

「郭東陽臨死時已說了出來，咱們問你，只是欲證實一下！」小人物不緊不慢地道。

丁橫喘息了幾下，毅然道：「好，丁某告訴你們！」

燕仲行老猴王小人物目光集中在丁橫身上。

丁橫咬咬牙，道：「三葉道人！」

燕仲行老猴王小人物聽了，俱同時衝口而出道：「想不到眞的是他！」

「丁橫，你可以離開了！」老猴王張口發出一陣尖銳的「吱」叫聲。

那些猴子立刻捨下那些黑衣武士，奔躍圍攏過來。

丁橫搭拉着腦袋，一聲不响，急急掠射出莊。

望着丁橫的身形消失在莊牆後，燕仲行長吁了一口氣目注老猴王：「老哥哥，咱們現在怎辦？」

老猴王却道：「拿主意的事，還是你老弟比老哥哥強，還是老弟你來拿吧！」

小人物也道：「燕兄你說怎樣做。」

燕仲行沉思了一下，道：「燕某想到了一個主意，可以令到三葉道人自動找上來……」

老猴王性急地道：「老弟，快說出來聽聽。」

燕仲行一笑，咽了口口水，將他的主意說出來。

老猴王小人物邊聽，邊點頭不迭。

「好，就這樣決定！」老猴王一拍大腿。

決戰猴子谷

燕仲行老猴王小人物帮着一大羣猴子，回到了老猴王的老巢——猴子谷。

對於谷內那成千上萬的猴子，小人物看呆了眼。

老猴王捧出自製的果子露，招待燕仲行小人物。

小人物喝了一口，大叫好酒，接着一杯一杯喝下去，直喝得老猴王忍不住道：「老弟，你這樣喝法，可是不要命了？」

小人物「骨嘟」又喝了一杯。「這樣香醇的酒，怎會要了在下的命？」

「命」字才出口，忽然咕咚一聲歪倒在桌子上，醉得不省人事。

燕仲行慢慢啜了一口，望着沉醉如泥的小人物，笑道：「老哥哥，你怎不早對他說明？」

「他那樣喝法，老哥哥怎有機會向他說明？也好，他醉過這一次，不用老哥哥我再說，也知道厲害了。」老猴王捉狹地嘻笑起來。

「老哥哥，這位三葉道人是否與老哥哥你頗有交情？」燕仲行望着老猴王。

老猴王憤然道：「不錯，但近年已甚少交往，想不到他的野心這樣大，想當武林霸主，哼，老哥哥我倒要看看他管不管得了谷內的孩兒！」

老猴王已將那些猴子視爲「徒弟」。

燕仲行道：「老哥哥，這位三葉道人是個怎樣的人？燕某只聽過他的大名，人却未見過。」

「這牛鼻子今年大概五十出頭，生得

道貌岸然，早年頗有俠名，廣結武林中人，據他自己說，師承自括蒼一陽眞人，但老哥哥我却看出他的武功路數很雜，善使一柄青鋼劍，收了兩個徒弟，大的名黑水，小的名青潭，師徒三人終日雲遊在外，沒有一定的去處。」老猴王說完，喝了一杯酒。

「照老哥哥這樣說來，只怕他是藉雲遊之名，實則到各地擴展該帮的實力。」燕仲行深有所憂地說。「希望各地的帮會門戶像雄風堂一樣，不甘受其控制，而沒有加入一統帮，否則，就不是你我之力能够瓦解對抗得了的！」

老猴王深表同意道：「但願如此。」

一頓接說道：「猴奴現在大概已辦妥了。」

「應該辦妥了。」燕仲行滿有信心地說。「三葉道人若聽到這個消息，肯定會趕來。」

「希望那牛鼻子不會帶很多人來，否則將很難應付。」老猴王又喝了一杯酒。

「老哥哥有這樣多的好帮手，還怕應付不來？」燕仲行笑指那些在谷內追逐嬉戲，攀樹過枝的猴子。

「唔，他們確是好帮手。」老猴王充滿感情地望着那些活潑的猴子。

× × ×

第三日，猴奴趕回猴王谷。

老猴王急急問：「辦妥了？」

猴奴得意地一笑道：「當然辦妥了，猴奴已將那消息傳播開去！」

「很好，你去歇一下吧。」老猴王揮揮手。

猴奴朝燕仲行扮了個鬼臉，一蹦一跳去了。

「猴王前輩，你說得一點不錯，在下差點醉死了！」小人物忽然捧着腦袋走進來。

老猴王大笑道：「你現在還敢不敢喝得那樣兇？」

小人物苦着臉道：「不敢了，再那樣喝法，只怕眞的長醉不醒。」

原來，小人物自那日喝醉後，現在才醒過來。醉了兩日兩夜！

燕仲行與老猴王聽小人物如此說，不由笑起來。

× × ×

第六日，猴王谷外忽然來了三個道人。爲首那名道人年約五十出頭，中等身材，不肥不瘦，不高不矮，道貌岸然，手執拂塵，腰懸長劍。

其餘兩名道人年紀大約二十出頭，其一臉如鍋底，目光深沉如水，另一個臉色青白，瘦瘦削削，目光陰鷙，都是腰懸長劍。

猴奴一連四日皆守在谷外，一見那三個道人出現在谷外，立刻返身飛奔入谷。

燕仲行老猴王小人物正坐在谷內一座草亭內閑談說笑，燕仲行眼利，一眼瞥到猴奴，自谷口奔入來，立時道：「老哥哥，莫非他們來了？」

老猴王聞言，霍地站起來。

猴奴一頭衝進亭內，喘了口氣道：「猴王，他們……眞的來……來了。」

老猴王他們聞言立刻猜到是誰來了，但仍然問：「猴奴，說清楚點，他們是什麼人？」

「三……三個道人！」猴奴喘着氣答。

「一個老的，兩個少的。」

「好，那牛鼻子終於送上門來了。」老猴王說完，急步向谷口走去。

燕仲行小人物緊跟在老猴王身後。

猴奴呆了一下，撒腿追上去。

× × ×

那三名道人沒有直闖進谷，站在谷口前，等待着。因爲他們在未到達谷口前，亦看到猴奴飛奔入谷。

他們知道猴奴是奔入去通知老猴王。

他們等了不大一會，就看到老猴王一馬當先，急奔而來。

爲首那位老道輕輕拂動一下拂塵，臉上露出一抹笑意，可惜他的兩位徒弟却一點表情也沒有。

「猴王，老朋友專誠來看望你了！」

那老道迎前一步熱情地叫起來。

老猴王恰好來到谷口，聞言却冷冷地道：「三葉老道，這次來，只怕另有目的吧？」

原來這老道果然就是三葉道人！

他身後的兩名道人，當然就是他的兩名徒弟，黑水，青潭！

三葉道人聞言似乎怔了一下，詫聲道：「猴王，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這時燕仲行小人物亦已趕到谷口，左右站在老猴王身後，打量着三葉道人。

老猴王冷冷地道：「別裝蒜了，牛鼻子，本猴王想不到你是個這樣的人！」

三葉道人嘆了一聲道：「老猴王，你我相交二十年，別再打悶葫蘆了，有什麼話只管明說。」

老猴王冷哼一聲，道：「你這次來，眞的是專誠來探望本猴王？」

三葉道人急聲道：「當然是眞的！」

「只怕未必！」小人物突然插口。

「老猴王，這位是誰？」三葉道人神色一變，狠狠地望着小人物。

「我就是小人高步雲！」小人物一挺胸，踏前一步。大聲道：「我就是貴帮欲殺之而後甘心的人！」

三葉道人望着老猴王，皺眉不悅道：「老猴王，這位高兄貧道也聽聞其名，他是否瘋了？」

「你瘋！」小人物呸地吐了口口水。「別再裝了。」老猴王冷厲地望着三葉道人。「你這次來猴子谷，是聽到一個消息趕來的！」

三葉道人竟然直認不諱。「不錯，貧道確是聽到一個消息趕來的。」

「牛鼻子你聽到的消息是否是說：本猴王得到了一份一統帮的秘密名單，而專程趕來的？」老猴王逼視着三葉道人。

三葉道人竟然又點頭道：「不錯。」

接又解釋道：「貧道確是聽到這個消息，專程趕來相助對抗一統帮爲了奪回那份秘密名單而進犯貴谷的！」

「原來你也知道一統帮這回事？」老猴王深有含意地說。

「一統帮這個組織雖然很神秘，但貧道終年四出雲遊，略有所聞。」三葉道人依然耐着性子說。

「只怕不是略有所聞這樣簡單吧？」小人物又冷冷地插上一句。

三葉道人怒道：「胡說八道！」

小人物大聲道：「你才胡說八道！」

「你……」三葉道人氣得說不下去。

「我倒沒有什麼，倒是你這位一統幫的幫主，今次上了咱們一個大當！」小人物嗤笑出聲。

三葉道人剎那臉色變了。「東西可以亂吃，話不可亂說！」

「難道鐵胆郭東陽，大螃蟹丁橫也會亂說？」小人物道：「他們在臨死前都說出了你就是一統幫的幫主！」

三葉道人神色猛變，厲聲道：「是又如何？」

接厲笑連聲：「郭東陽丁橫兩個畜牲，竟然出賣了貧道！」

「現在你承認了吧？」小人物冷冷地盯着三葉道人。

「既然被你們知道了，只好承認。」

三葉道人冷靜下來。

「你這次來，是否想奪回那份秘密名單？」老猴王問。

「不錯！」三葉道人沉聲道：「老猴王，你若肯將那份名單交出來，咱們仍是老朋友！」

老猴王倏地爆發出一陣大笑。

「你笑什麼？」三葉道人的臉色變得極爲難看。

「本猴王笑你竟然上了咱們一個大當！」老猴王笑得連眼淚水也差點掉下來。

「上當？」三葉道人孤疑地望着老猴王。

「那份什麼秘密名單，祇屬子虛烏有，是咱們想出來誘你們找上門來的，省却咱們到處去找你！」老猴王終於止住了笑聲。

三葉道人聽了目中露出兇光。「你們既然與本幫作對說不得只好殺了你們！」

「你若是帶多些人來，可能殺得了咱們，現在三個對三個，只怕被殺的是你們！」小人物又插上一句。

三葉道人聽了神態震了一下，目中兇光一斂道：「你們爲何要與本幫作對？」

「因爲咱們不想受貴幫控制，若你的野心得逞，武林豈不成了你的工具？所以咱們與你作對。」

「你爲了一己之私欲，竟然殺了黃山五友，而黃山五友乃本猴王知交，本猴王自然要替他們出頭，討回這個公道！」

「自古至今，武林中就是以強凌弱，強存弱亡，哪裏有公道可言？」三葉道人殺機畢露，「你們既然想死，貧道成全你們。」

× × ×

老猴王倏地又大笑起來。

三葉道人直恨不得一劍殺了老猴王。

「牛鼻子，憑你們師徒三人，也能够殺了咱們？」老猴王倏地止住笑聲，憤怒地望着三葉道人。

三葉道人拂塵一抖，筆也似直，直指老猴王心窩。「若沒有這個本領，貧道又豈會貿然而來！」

「果然功力深厚！」老猴王冷笑着道：「却嚇不倒本猴王！」

「也嚇不到我！」小人物拍拍胸口。

三葉道人重重地哼了一聲！哼聲中，一條黑影挾着劍光猝然飛射向小人物。

燕仲行眼快手急，一閃上前，一刀疾斬向那條黑影！

「噹」一聲大响，刀劍相擊，那條人影亦震得倒飛出去，落地後老猴王他們才看出是三葉道人的大弟子黑水，手上的劍赫然少了一截，駭然望着燕仲行！

三葉道人也被燕仲行迅猛的出手震呆了一下，上下打量着燕仲行。

終於，他認出來了。「盤龍刀，你就是有刀中龍之稱的燕仲行？」

燕仲行沉凝地道：「正是燕某！」

「好，好一位年輕刀客，可惜你將死在貧道劍下！」三葉道人說話時，抽出了腰間長劍。

拂塵一抖塵絲撒開成盆，遙罩向燕仲行，右手長劍一擺作出一個攻擊的姿勢。

燕仲行長刀斜斜指向三葉道人，目光冷厲！

老猴王小人物俱不由將目光放在三葉道人的身上。

「殺！」三葉道人霹靂一聲大喝！

這一聲喝，震得小人物心頭一跳。

三葉道人喝聲出口，却沒有出手，依然保持那攻擊的姿勢！

而出手攻擊的人，竟然是黑水！

黑水在三葉道人霹靂大喝聲中，手中的斷劍脫手飛射向小人物，身形一掠，追在斷劍之後，直撲向對方！

小人物冷不防被三葉道人喝得心神震動，加上注意力在燕仲行與三葉道人身上，待到他驚覺到黑水的斷劍飛射而至時，已不容他閃避或抽出匕首擋格了！

所以他只好雙手向前一拍，間不容髮間，雙掌一合，將飛射向他心窩的斷劍挾在掌中。

但他却無法避得過黑水拍向他左胸的一掌！因爲他已騰不出手來擋架！

「砰」一聲，黑水一掌擊在小人物的左肩胸上。

那還是小人物在中掌的剎那，拚命一擰身軀避過了左胸要害，不然，只怕他不死也會重傷。小人物應掌接連向後蹌退，竟然穩不住身形！

一擊得手的黑水心頭暗喜，身形一掠，雙掌一錯，猛擊向小人物的頭臉小腹。

小人物也就在這時一跤跌坐在地上，雙手斜斜向上一送！那柄挾在他雙掌中的斷劍霎時像迅電一樣倒撞向黑水的咽喉。

黑水萬料不到小人物在受了一掌之後，仍能巧妙地閃避他的追擊，更能擲出斷劍，而斷劍去勢之快，快得令他未能及時作出反應。「噗」一响，接着是骨碎聲，黑水啞叫一聲，身形猛然一仰，翻墜落地上。他喉頭赫然被劍柄撞碎，凹陷入去。

三葉道人一見到黑水身亡，神色微微變動了一下。

燕仲行就在這剎那，人刀暴展，疾斬向三葉道人。

三葉道人由於剛才被黑水的死亡影响到他的心神，燕仲行人刀驀然撲斬向他，令到他來不及出手封架。

但畢竟他是個高手，應變神速，身形暴退的剎那，左手拂塵暴揚出去，拂塵箕張如鋼針，飛罩向燕仲行的頭臉！

燕仲行身法驟然偏旋開去，盤龍刀改斬爲削，削向箕張的拂塵。

三葉道人手腕側轉，箕張的拂塵倏然斂束如繩，抽纏向削來的盤龍刀刀身，同時一劍斜斜刺出，刺向燕仲行的右脅。

燕仲行左手曲指一彈，「錚」一响，彈在刺來的長劍劍上，將其彈歪！而在那剎那，拂塵亦抽纏上盤龍刀刀身！

三葉道人疾喝一聲，猛力一抽拂塵，企圖將燕仲行的盤龍刀抽脫！

那知「簌簌」聲中，他由於用力太猛，而手上的拂塵力道驟失，令到他站不住脚，蹌退了一大步！

身形剛穩，他急忙看看是怎麼回事。

原來他的拂塵那長約二尺的塵絲，已斷去了三分之二，就像被剪掉的馬尾巴一樣，斷口整整齊齊。

這就怪不得他會一抽就空了。明顯的，拂塵是被燕仲行的盤龍刀削斷的！

而燕仲行正含着可惡的笑容，在看着他。他惱怒得脫口罵了一句粗話，接一抖腕，那柄斷了塵絲的拂塵像離弦箭一樣射向燕仲行頭臉！

而他亦隨之振劍飛刺過去！

燕仲行臉上可惡的笑容倏斂，覷得眞切，刀身一轉，以刀背磕向飛射而至的拂塵。「拍」一响，拂塵被擊得倒飛向隨後撲來的三葉道人。

三葉道人左掌急吐，將倒射回來的拂塵拍得歪射開去，身形去勢不變，依然飛撲向燕仲行。

燕仲行這時也動了，疾迎上去，盤龍刀亦疾斬而出！劍光刀光剎那交擊在一起，發出一連急激的撞擊聲。

三葉道人一劍飛刺，竟然含有十三個變化；而燕仲行刀勢展開，竟將三葉道人那十三個變化接下。

「果然有兩下子！」三葉道人長劍一振，「再接貧道這一招！」長劍嗤地嘶响着刺向燕仲行的眉心！燕仲行不閃不避，一圈一磕，奇準無比地磕在飛刺而來的劍尖上，發出「叮」的一聲脆响！

「道長也接燕某一招！」燕仲行盤龍刀有如飛龍變幻，疾斬向三葉道長！

三葉道長劍勢急展，刀光劍影中，兩人身形閃錯，「嗆嗆嗆」一連十五下激响，燕仲行一口氣斬出的十五刀，竟然被他硬接硬擋下！

兩人身形一分，各挺刀劍對峙着。

兩人都緊閉着咀巴一聲不吭，但四道目光像利刀一樣交擊在一起誰也不退讓。

「嗨！」燕仲行大喝一聲，雙手執刀，左五右六，刀芒閃劃交錯，一連斬出十一刀！

三葉道人亦悶吼一聲，雙手仗劍，劍光連閃，猛迎上去！

「噹噹噹」一連十下金鐵大震响起，三葉道長退了一大步，燕仲行退了兩步！

這等於燕仲行的內力不及三葉道長。

三葉道長臉上閃過一抹喜色，「嘿」一聲，長劍當作刀使，高舉過頂，開山劈石一樣劈斬向燕仲行！

別小看了三葉道長這一招，雖然簡單，但却當者披靡，大有天崩地裂之威。

燕仲行在這剎那，神色一肅，猛咬牙，身形有如龍蛇曼衍一樣迎上前去。

三葉道長那霹靂般的一劍疾斬而下，却沒有發出刀劍交擊聲，而燕仲行也沒有發出慘叫聲。很明顯，三葉道長那力劈華山般的一劍，劈了個空！

兩條身形一閃錯過，在閃錯過的剎那，刀芒有如驚電一樣閃了一閃。

兩人互換了位置後，迅速疾轉回去。

三葉道長這次長劍斜擧，作勢欲劈。

燕仲行則盤龍刀斜指向三葉道長的心臟部位，冷冷地盯着對方！

三葉道長倏地全身抽搐了一下，臉色失去了神彩，握劍的雙手忽然抖動起來。

而他那件灰白色的道袍忽地在脅下部位露出一道裂痕，血漬迅速滲出，染紅了周圍。三葉道長斜擧的長劍終於無力垂下，柱在地上，而脅下那道傷口似乎很深，大股大股的鮮血冒湧出來，濕透了脅下那幅道袍，一滴滴滴落地上。

三葉道長臉色變成死灰，目中神彩全無，整個人差不多全倚靠那柄長劍支撐，咬着咀唇低澀地道：「你剛才施展的是什麼身法？」

「盤龍三展身法！」燕仲行一字字清楚地說出來。

「原來『天地一斬』可以被『盤龍三展』身法破去，貧道好恨！」三葉道長說到「恨」字時咕咚一聲，重重地摔在地上，那柄插在地上的長劍則兀自顫嬝不定。

燕仲行望了動也不動地躺在地上的三葉道長，長長吁了一口氣正欲轉身察看一下老猴王與小人物是否解決了青潭，老猴王已一陣風般衝到來，歡聲道：「老弟，你眞行，這個牛鼻子連老哥哥也略遜一籌，却死在你的刀下，從此天下太平了！」

燕仲行重重地喘了口氣，「老哥哥，燕某能够殺死他，可說是僥倖，若是『盤龍三展』身法閃避不了他的『天地一斬』，死的會是燕某！」

「所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這不就是嗎？」小人物這時亦走上前。

「高兄你傷得重嗎？」燕仲行一把扶住了小人物。

「沒什麼，大不了不喝它三五天酒！」小人物滿不在乎地說。

「還有一個呢？」燕仲行掃視周圍。

「給老哥哥我一掌劈死了！」老猴王指一指二丈外的地下。

燕仲行看到青潭死狗一樣趴在地上，不用說，死了。

「燕兄，三葉道長與他的徒弟死了，咱們怎樣去追查那些秘密加入一統幫的人？」小人物有點焦急地問。

「蛇無頭不行，三葉道長一死，一統幫無形中已自動瓦解了，何況他們還未有眞正行動，禍害武林同道，依燕某之見，不宜趕盡殺絕，就此算了。」

「燕老弟說得對，咱們還是去喝酒尋樂吧！」老猴王雙手扯着燕仲行小人物就往谷內走去。

小人物却苦着臉道：「但在下却不宜喝酒……」

「不用怕，老夫釀製了一種最適宜你喝的酒。」老猴王大聲說。

「既有這種酒，在下就陪猴王前輩你喝它個三日三夜？」小人物高興得一蹦老高，樂得手舞足蹈。

「醉死了，老夫可不負責任！」老猴王做聲大笑起來……

（續完）

事故篇中情奇義俠

文・丁門西
圖・飛　可

劍江湖

(一)

楚家二少　淪為乞丐

圓盤般的月亮，自東昇起，熔熔的月光洒滿了一地。

月光照在九華山青雲莊上，發出耀目的異光，似是月中宮殿。

青雲莊範圍雖然不大，但名氣却不小，因爲莊主「驚濤震魔」楚青雲在江湖上頗有聲譽，更是方圓百里之內的第一條好漢。

他的家傳驚濤刀法也屬武林絕技之一，是以今年才三十五歲的楚青雲已臻身一流高手境地。

楚青雲的妻子「越女劍」趙孟娘娘家也是武林世家，是以她不但溫柔嫻淑，而且劍法亦頗有造詣。

楚青雲雖只三十五歲，但大子今年已十六歲，次子亦已十四歲。少年得志，又有賢妻孝子，夫復何求？是故今夜適逢中秋佳節，楚青雲決定舉莊歡度。

青雲莊除了楚青雲一家之外，尚有楚青雲的幾家遠房叔伯兄弟，不過他們武功都十分低微，亦非武林中人。

入黑之後，楚青雲所居的那所大院，簷角飛棟都掛滿了各式各樣的彩燈，一片燈光輝煌。

大院後廂有座後花園，亭台假山、小橋流水一應俱全，趙孟娘是江南人氏，這座花園也仿江南的形式來佈置。

此刻，在亭內的那張石桌已擺滿了時菓糕餅及美酒佳餚。月亮越過園牆，洒在亭內，光如白晝，趙孟娘滿臉喜悅地對一個丫環道：「蘭花，快去請老爺及少爺出來！」

蘭花應了一聲，飛快地走入內宅。不一陣楚青雲及其大子楚峯便相偕走來了。

楚青雲也是十分好興緻，笑道：「孟娘你辛苦了一天，待愚兄敬你一杯！」說着舉起酒盞。

趙孟娘見他溫柔體貼，而且相貌俊朗，望之仍如二十六七之青年，加上文武雙修，聲譽遠播，內心對這個丈夫甚覺滿意。聞言不忍拂丈夫的意思，舉杯輕呷一口，便將杯放下。

楚青雲眉頭一掀，問道：「孟娘爲何只呷一口？莫非有甚麼心事不成？」

趙孟娘微微一笑。「今天是中秋佳節，我尚有甚麼不快？只是峻兒還未來，等他來了才……」

楚青雲臉上泛起一絲不悅之色，轉頭見蘭花站在旁邊侍候，忙問道：「蘭花，二少爺去那裏？」

「剛才婢子去書房，見二少爺還在讀書，小婢叫他，他說稍候即來！」

楚青雲輕罵一聲：「這小畜生就快成了書呆子了！」

趙孟娘忙道：「峻兒勤讀詩書，有何不對？」

楚青雲道：「他讀書雖勤，但練武却十分疏懶，我的刀法他還學不到半成，將來怎能到江湖走動？還是峯兒聰明，兩者並重！」

趙孟娘白了丈夫一眼，道：「也不是每一個男子都要在江湖上混！」她怕丈夫不悅，忙又道：「再說當今之世，能够文武雙全像你這樣的，到底不多了！將來峯兒在武學上發展，峻兒在文學上發展，也是兩全其美！」

楚青雲大悅，笑道：「這小畜生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多少名人高手，欲送其子弟到來這處學藝，愚兄都沒答應！峯兒，你代爲父催他一下！」

楚峯剛長身立起，便見楚峻自遠而來，忙呼道：「二弟快來，爹娘生氣了！」

楚峻連忙快步走來，囁嚅地道：「爹，請恕孩兒來遲了！」

趙孟娘忙道：「快坐下吧！」

楚青雲因今夕是中秋佳節，也不想多斥怪兒子，而破壞氣氛，四人邊吃邊談，樂也融融，楚峯不時向乃父詢問些江湖瑣事，楚青雲喝了幾杯酒之後，談興極佳，滔滔不絕地說些江湖趣事，楚青雲聽得極爲入神，趙孟娘含笑不語，楚峻低頭無言，只顧吃喝，他對江湖上的一切，本就十分厭惡，楚青雲雖然說得有趣，他也聽不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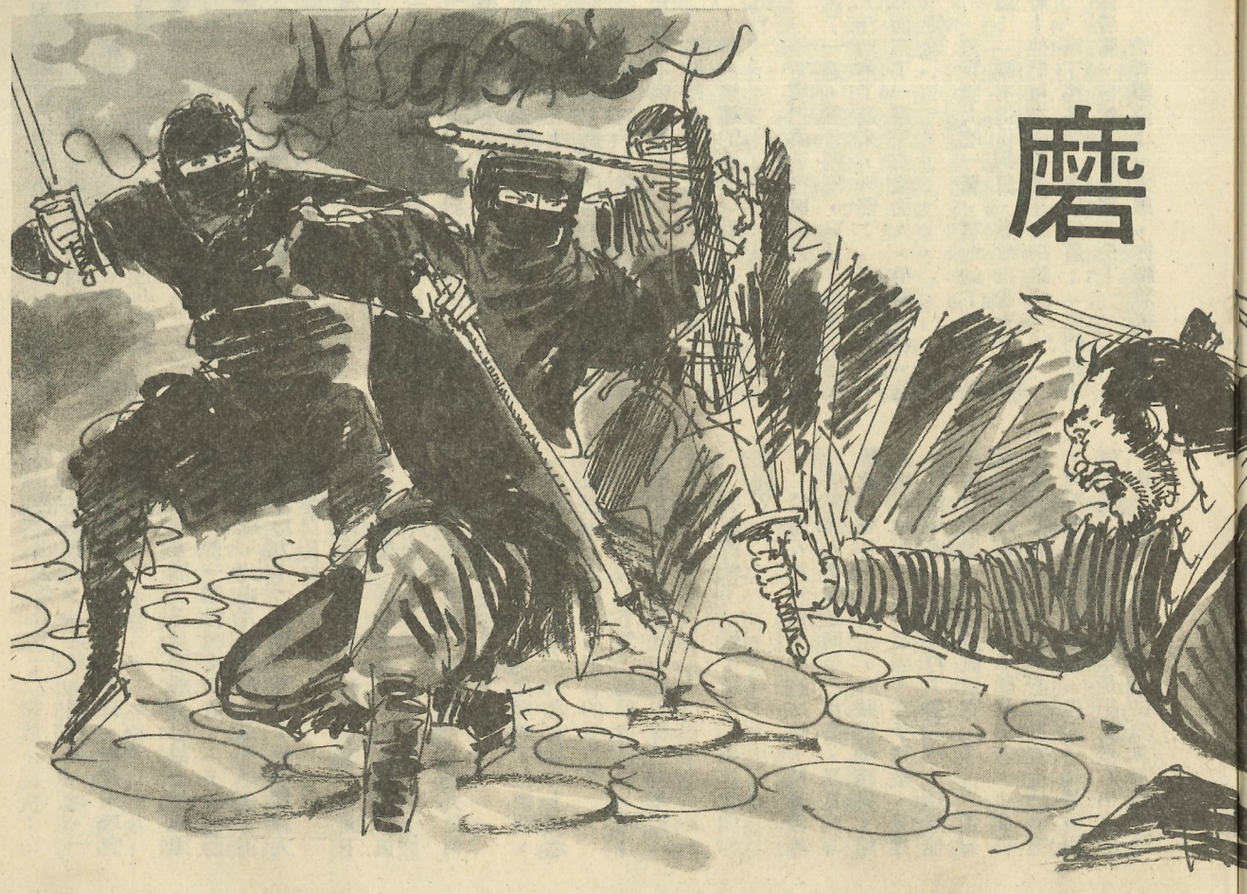
酒過三巡，月亮已逐漸升高，遠處不時遠來歡笑聲。

就在此刻，一個家丁忽然匆匆跑進來稟告：「老爺，奚大俠來拜訪您！」

楚青雲臉色微微一變，問道：「是奚敬德奚大俠？」

「正是。」家丁恭謹地道：「小的已把他引至小廳……」

磨



楚青雲沉吟不語，趙孟娘嘆道：「奚大哥與你情同手足，巴巴自江北趕來，還不快請他過來！」

楚青雲點點頭，喃喃地道：「愚兄只是奇怪，他怎會在這個時刻到來咱家！嗯，也許他有甚麼急事，待愚兄先到小廳詢問一下，若無甚麼要事，自會請他來此，共同賞月！」

趙孟娘連忙吩咐蘭花換過一批酒食。

楚青雲來至小廳，只見一個身裁矮小的中年漢子正背負雙手，在欣賞壁上的書畫，他聽見脚步聲，轉過身來，哈哈笑道：「青雲賢弟，愚兄冒昧拜訪大出意料吧！」

楚青雲微微一笑道：「實不相瞞，小弟的確有點奇怪今日大哥不陪家人歡度佳節，却遠來寒舍，莫非有甚麼要事？」

奚敬德道：「要事倒沒有，只是愚兄去年跟『開山手』邵宗立約定八月十八日在黃山始信峯比武，路過此處，順便入莊探訪你！」

「原來如此。」楚青雲一怔：「素聞邵宗立頗有俠譽，他怎會跟大哥結怨？」

「說來話長……」奚敬德嘆了一口氣，道：「起因却是小徒跟他弟子因口角而引起來，想不到邵宗立心胸狹窄，極力護短，竟然出手打傷了小徒，愚兄一怒之下，便跟他約定日期，一見高下！」

「以大欺小，這倒是他的不是了！」

楚青雲道：「明日，小弟陪你去一趟！」

「不可，愚兄已跟他約定，雙方不得請人助拳，而且這件事說起來，是他不是，你再一去，只怕他更加下不了台，這段仇怨，便只有越結越深了！」

「既然如此，小弟也不堅持！」楚青雲道：「請大哥到後園飲酒賞月如何？」

奚敬德十分爽快，哈哈一笑。「固所願也，不敢請耳！只怕弟妹不高興！」

楚青雲道：「孟娘一聽到大哥到此的消息，立即吩咐下人另添酒食了，豈會不高興！」

「如此愚兄便叨擾幾杯了！」

兩人相顧大笑，攜手走回後花園，石亭內的酒食早已全部換過，五人分頭坐下。楚峻對武事雖不感興趣，但對奚敬德的印象却極佳。以往奚敬德每年都往青雲莊跑幾趟，最近兩年，雖然來得較少，但仍保持每年一次。

奚敬德跟楚青雲乾了一杯後，楚峻也舉杯道：「奚伯伯，小侄也敬你一杯！」

奚敬德大喜，一飲而盡，笑道：「峻侄，你刀法練得怎樣？」

楚峻臉上一紅，還未來得及答話，楚青雲搶着道：「犬子愚昧又懶惰，小弟的十成武功，他都學不到半成！」說着把楚峻的脾性說了一遍。

奚敬德輕嘆一聲，搖頭道：「可惜可惜！」

趙孟娘問道：「大哥因何事而有此嘆惜！」

「峻侄練武根基極佳，天資又高，可惜他對武學不感興趣！」

趙孟娘笑道：「大哥過獎了，峻兒一切平平無奇，否則也不會……」

奚敬德快口道：「愚兄這絕非客套之話，賢弟，你尚記得否？三年前愚兄曾與武當的青虛道長到府上，事後青虛道長對

峻侄的資質亦讚不絕口，還道若非他是賢弟之子，還想破格收他爲關門弟子哩！」

趙孟娘一呆，隨即大喜。須知青虛道長是武當派的掌門抱月道長的小師叔，若能成爲他的弟子，便是當今武林九大門派的掌門師弟，身份地位崇高無比。雖說近數十年來，九大門派因絕學迭失，而且門下弟子少有傑出之輩，聲譽不大如前，但到底少林武當是武林的泰山北斗，這一點却不因此而改變！

楚青雲聞言，微微一呆，半晌才道：「此子即使得青虛道長的垂青，異日也不一定能成大器，雖說明師出高徒，但做徒弟的也得勤奮才能成功，奚大哥，不要再說這種煞風景的事了，咱們再乾一杯！」

奚敬德哈哈一笑，也立即舉起酒杯，他酒量極豪，幾乎杯到酒乾，可是喝了六七杯，便已罷手。楚青雲訝然問道：「大哥爲何不喝了？」

奚敬德笑道：「明早還要趕路！」

趙孟娘連忙道：「奚大哥爲何來去匆匆？」

楚青雲把奚敬德與邵宗立結怨的事轉述了一遍，話音剛落，只見一個家丁滿頭大汗地跑了進來，叫部：「老爺不好了，外面來了一羣黑衣幪面人，手執青劍，見人便殺……」

楚青雲大吃一驚，霍地站了起來，喝道：「誰有這份狗胆，竟敢來我青雲莊撒野！他們可有表明是甚麼來路麼？」

家丁搖搖頭，奚敬德道：「他們既然幪着臉，自然不會洩露身份！」

楚青雲道：「孟娘，你護着峯兒及峻兒，待我出去看看？」

奚敬德道：「愚兄也跟你去一趟。」

趙孟娘急說道：「大哥，你還未取寶刀！」

語音未散，只見圍牆上已躍上幾個黑衣人，爲首一個嘿嘿冷笑道：「不敢勞動諸位玉趾，此處月光如洗，風景絕佳，正是個好地方！」說罷一揮手，幾個幪臉人立即躍了下去。

楚青雲臉色大變，沉聲問道：「閣下是何方神聖？既敢來殺人，何故無胆以眞臉目示人？」

那人又是嘿嘿一陣冷笑。「老夫是何許人也，豈會受你所激？上！」

奚敬德大喝一聲，如同响了個霹靂，「且慢！閣下來此殺人，當有目的！既然不敢露相，是否可以把目的見告？」

那幪臉人上下看了奚敬德幾眼，道：「原來奚大俠也在此，倒省得老夫多跑一趟！」

奚敬德怔了一怔，道：「奚某也與你有仇？」

幪面人忽然仰天狂笑一陣，楚青雲等人但覺那人笑聲如同金石相磨，異常刺耳難聽，聲音十分陌生，心頭更是詫異。趙孟娘心怕對方武功高强，空手難敵，見楚峻就在身邊，忙向他打了個眼色，示意他入內取兵器。不料楚峻這書呆子，只道母親要他逃命，他對武學雖沒興趣，也懂得知道父母有難，是絕不能獨自逃生的道理，何況他表面一片懶散，但性子却頗爲固執沉毅，這種逃命的事是絕對做不出來的，是以便把頭別開，故意裝作看不到乃母的眼色。

趙孟娘暗罵一聲：「小畜生眞是書呆子！難怪大哥不喜他！」想吩咐楚峯去取，但楚峯又背對着她，她只得暗嘆一聲。

奚敬德見那人笑得狂妄，不由怒道：「有何好笑？是生是死，未見眞章，尚難逆料！」

幪臉人笑聲倏然一止，冷冷地道：「老夫便是『圓月殺神』！每逢月圓之夜便須出來殺幾個人，否則便會走火入魔！」

他眼睛一環，目光充滿殺機，聲音更加冰冷道：「老夫的身份及殺人的目的，都已告訴了你們，你們尚有什麼遺言要交代？」

奚敬德及楚青雲交換了一下眼色，都覺得圓月殺神，這四個字十分陌生，而練功要在月圓之夜殺人，才不致走火入魔的事，更是聞所未聞。

只聽圓月殺神又道：「你們不必打主意準備逃走，老夫早已把青雲莊四周圍住了！」

趙孟娘再也忍不住，叫道：「峯兒，峻兒，你們快入內宅，叫人把你爹及娘的兵器取來！」

但那些幪臉人經已把石亭圍住，外面不斷傳來震天的呼殺聲，楚青雲臉色大變，喝道：「楚某就算赤手無刀，也可以收拾你們！」

圓月殺神哈哈一笑：「有志氣！」

話音一落，楚青雲經已一個虎耀奔了過去，左掌護胸，右拳斜擊過去！奚敬聽見狀也立即展開攻勢，向旁邊一個幪臉人攻過去！他是以掌法著名江湖的，是以有沒有兵器對於他倒沒有影响。

那幪臉人見他一掌擊來，身子一斜，鋼刀一閃，反砍奚敬德的小臂！

奚敬德右臂一撤，左掌又自對方肘底突進，拍向對方脅下空門！這一着他時間拿捏得極準，那幪臉人不及招架，只得再向後退開！

奚敬德心知今夜敵衆己寡，下手絕不能留情，是以對方一退，立即標前一步，飛起一脚，把那人踢翻！這一腿，奚敬德用上八成眞力，那個幪臉人倒地之後，立時鮮血狂噴。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又有兩個幪臉人自左右竄過來，一個用劍，一個用判官筆，急襲奚敬德的要害！

奚敬德身子一旋，掌隨身變，左掌一掄，切在判官筆杆上，再一旋，右脚再度飛起！那人武功顯然比剛才那個同伴高出不少，判官筆一沉之後，立即借勢一偏，刺向奚敬德膝上的「陽陵泉穴」！

奚敬德輕咦一聲，急忙收脚！右掌尚未擊出，另一個幪臉漢的長劍經已刺至！

長劍挾風，嘶嘶亂响，令人驚心動魄，奚敬德不敢怠慢，身子向側一挪，接着一個風車大轉身，左手使了招「手揮琵琶」把長劍彈開五步！

刹那間，使判官筆的幪臉人重整旗鼓，配合同伴的攻勢，筆尖戮向奚敬德後腰的「命門穴」！

奚敬德眼看四面，耳聽八方，心知危險，但仗着藝高胆大，右掌向後一切，同時左手鈎一探，五指如鈎，抓向持劍漢子的手腕！

他兩掌分襲兩人，時間拿捏之準，令人嘆爲觀止，但不料對方武功之高也大出其意料！

只見背後那個幪臉人筆至半途，忽然一縮一偏，筆尖改刺奚敬德的掌心！與此同時，持劍幪臉漢也適時把手腕一沉，長劍豎起，劍刃迎向奚敬德的五指，而左手也在這刹那突然探出，食中兩指駢起如戟，急戮對方胸前的死穴！

奚敬德猛吃一驚，急嘯一聲，身子拔空而起！人在半空，偷眼向下一瞧，見楚青雲赤手空拳被那個自稱圓月殺神的幪臉人迫得連連後退，而趙孟娘母子更是岌岌可危！

奚敬德心頭一沉，忖道：「難道今夜眞的難逃刼數！」忽聞脚底生風，原來幪臉人的判官筆使了招「舉火燎天」刺向他左脚的「湧泉穴」！

奚敬德凌空吸氣，左脚一抬，脚尖猛地點在右脚面上，身子硬生生再拔高半丈，蜂腰一折，斜飛七尺，落足石亭頂上！

此刻，青雲莊前頭忽衝起一股濃烟，月色爲之掩蓋。遠處屋頂，人影幢幢，嘯聲此起彼落，看來圓月殺神之言倒沒有誇大，青雲莊料已被重重圍困！

刹那間，奚敬德心頭又是一沉，忙喝道：「賢弟，點子硬，快退！」

楚青雲雙眼盡赤，雙掌連揮，叫道：「今日有他無我！」

奚敬德頓足道：「賢弟文武雙修，豈不聞古人有云：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之言！」

話音一落，只聽「嘩啦啦」一聲暴响，一條黑影自斷樑敗瓦中竄起，白光一閃，一柄長劍如閃電般削至！

奚敬德上身一仰，雙脚同時一頓，躍落石亭，那幪臉人喝道：「往那裏逃？」揮劍窮追！

奚敬德雙脚落地，反手向上拍出一掌，一股凌厲的掌風把長劍震歪，左掌隨又擊出！

幪臉人去勢太急，凌空無法移挪，無奈何只得伸出右掌迎去！

「蓬」的一道巨响傳出，幪臉人立時悶哼一聲，身子因凌空無處着力，而似斷綫風箏般向後飛去。

奚敬德雙脚不停向楚青雲飛去，口中叫道：「賢弟，事出突然，千萬不可魯莽！」語聲未畢，只見黃光一閃，一條銅鏈自身旁橫掃過來！

奚敬德大喝一聲，身子一偏，左掌在銅鏈上一拍，右掌反擊其胸！

不料那幪臉人悍不畏死，手臂一掄，上身微微向後一仰，銅鏈再度掃去。

奚敬德眼明手快，雙掌一落，抓住銅鏈，同時飛起一脚，蹬在那人小腹上！

那幪臉人額角出汗，俯下腰，但仍抓住銅鏈不放！

奚敬德喝道：「找死！」正欲再飛起一腿，冷不防背後一柄長劍刺來，在他後背添了一個血洞！

奚敬德大發神威，雙臂向後一拉，那個幪臉人難以站穩，連人帶鏈向前飛去！

那持劍的幪臉人正想再上前加一劍，不料同伴猛衝過來，只得閃開一步！奚敬德趁機標前一步叫道：「賢弟，快走！」

楚青雲沙着聲道：「大哥，這事與你無關，你走吧，小弟爲你斷後！」

話音一落，只聽楚峯慘呼一聲，趙孟娘尖聲叫道：「峯兒！你們這羣禽獸，我跟你拚了！」

楚峻一直站在母親後面，此刻眼見乃兄慘死在對方刀下，勇氣大增，叫道：「大哥，我替你報仇！」自趙孟娘身後閃了出去！

趙孟娘吃了一驚，急道：「峻兒你快跑，快找你外祖父！」

楚峻兩拳捏緊，忽然一拳向一個幪臉漢子擊去，叫道：「娘，你快逃吧！」

趙孟娘心胆俱裂，她知道兒子的武功實在不足以防身，連忙標前護在其側。

奚敬德見狀也是大吃一驚，忙改向楚峻飛去，不料黑影一閃，一個高大的黑衣幪臉人已攔在他身前！

奚敬德喝道：「擋我者死！」右掌挾着九成眞力拍出！那高大的幪臉漢也恰好揮起右掌，不過他這一掌却是自側掃來！

奚敬德小臂一彎向對方的前臂一格！

「撲！」兩臂相觸，發出一道悶响，奚敬德只覺前臂一陣麻痹，一條手臂幾乎難以提起，心頭一怔，脫口道：「你，你這臂……」

高大幪面人嘿嘿一笑，沙着聲道：「老子的鐵臂功滋味如何？」一語未畢，踏前一步，左拳倏地搗出直擊奚敬德前胸！

奚敬德頓足道：「賢弟文武雙修，豈不聞古人有云：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之言！」

話音一落，只聽「嘩啦啦」一聲暴响，道巨响，奚敬德只覺五內一陣翻騰，禁不住退了兩步，對方却只退了一步。他心頭駭然，心想：「這夥人個個武功高强，看來今夜是難以倖免的了！」於是升起殺一個够本，殺一雙有賺之心，正想大發神威，只聽颼颼幾聲，屋頂又躍下十餘個幪臉人來。

與此同時，晚風送來一陣焦味，四周時傳來畢畢剝剝的聲音，料想青雲莊早已陷入火海，只剩這座後花園未曾被波及！

奚敬德神情一呆之下，只聽旁邊的趙孟娘大叫一聲：「峻兒，你快跑，替楚家留條根！」

奚敬德心頭大震，轉頭一望，只見趙孟娘混身是血地倒在血泊中！

楚峻嘶聲叫道：「賊子，我跟你們拚了！」

奚敬德心頭一沉，忖道：「今日無論如何也不能全軍盡墨，否則這筆仇又如何報？」心念一動，身子一偏向楚峻飛去！

那個身裁高大的幪臉漢大喝一聲，兩掌齊出，拍向奚敬德的後背！

奚敬德橫掠幾尺，突然飛起一脚向楚峻踢去！這一着不但楚峻意料不及，連旁邊的幾個幪臉漢也都是心頭一呆！

「蓬！」的一聲，奚敬德那一脚正好踢在楚峻的後臀上！這一脚他用力極爲巧妙，楚峻驚呼一聲，身子如皮球般飛起，越過高高的圍牆！

圓月殺神叫道：「不得走漏一人！」

奚敬德回過身來，雙臂一張，分襲兩人！冷不防背後一柄鬼頭刀急劈過來！奚敬德不求有功，但求自保，脚尖一點，向

左前方一竄，堪堪避過！

高大幪臉漢立即自他身邊竄過，一個「旱地拔葱」躍上圍牆一看，不由一怔！原來這幅泥牆幾乎貼近山崖，如今崖邊那裏尚有楚峻的影子？

就在此刻，忽聞奚敬德一聲慘叫，高大幪臉人轉身一望，只見奚敬德已被斬成兩段，他立即發出一陣夜梟似的笑聲！

紅光滿天，使得嫦娥的光輝也黯然失色，青雲莊的厮殺聲也逐漸靜止了……

× × ×

楚峻萬料不到奚敬德會踢了他一脚，他只覺身子如同騰雲駕霧般飛出圍牆！楚峻自小長於青雲莊，對周圍一切自然瞭如指掌，剎那間他心頭一沉，一道驚呼幾欲衝口而出，却又因驚慌過度叫不出來！

頃刻間，身子便向斷崖墜了下去，楚峻暗叫一聲：「我命休矣！」

猛覺身子一震，似乎撞到什麼東西般，接着頭顱一痛，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 × ×

楚峻醒來時，只覺身子幌幌盪盪，如在雲端，他腦袋尚有一點疼痛，過了一陣，才逐漸記起往事來，心頭一驚，脫口叫道：「爹，娘，大哥……」緩緩張開雙眼來，只覺雙眼一陣刺痛，忙又合起。

過了好一陣，身子仍然飄盪不已，楚峻再度睜開一絲眼縫來，但覺眼簾上一片光明，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忖道：「莫非我還未死？」

瞪大雙眼一望，這才發覺自己躺在山籐上，那些山籐纏在一棵自山壁上長出來的大樹上，縱橫交錯，織成一張天然的網子。

陽光自樹葉叢中漏下來，樹葉泛着翡翠似的光芒，耳畔不時聽到清脆的鳥鳴聲，這一切都是如此美好，自然不像傳統說中的黃泉道上的景象。

楚峻腦袋一清醒，想起中秋夜的慘變，心痛如割，又是憤怒，又是驚恐，那一夜的情景，對他這個十四歲大的孩子來說，簡直像一場噩夢！

心念及此，楚峻立即坐了起來，他坐得急，山籐一幌，幾乎把他跌了下去。楚峻吃了一驚，偷眼向下一瞧，只見下面白烟滾滾，看不到底，心想若非自己剛巧跌在這張山籐網子上，只怕早已粉身碎骨於崖底了！一想至此，登時出了一身冷汗。

坐了好一陣，他才慢慢自網上爬到樹幹上，撥開樹葉向上一望，心頭不由一陣大喜。原來此處離崖頂只有數丈之高，看來逃生之機會極高！

可是這三四丈之遙對他來說，何異是十萬八千里，身上既沒有兵器，也沒有繩索，如何爬上去。

楚峻坐在樹上呆坐了好一陣，陽光偏斜，而照不到大樹了，看來已是下午時分，楚峻決定冒險爬上去。幸而崖壁凹凸不平，倒還有落足之處。他憑着無比的勇氣及沉毅的性格，逐步向上爬。

手脚都讓尖銳的山石劃破了，衣衫也襤褸了，但楚峻終於爬上崖頂，此刻他才鬆了一口氣，忍不住偷偷向後看了一眼，連自己也難以相信，自己能憑雙手爬了上來！

再向前一看，他嚇得手足冰冷，幾乎又跌落懸崖！只見偌大的一座青雲莊，此刻只剩下一堆焦木碎瓦，黝黑的瓦礫仍不斷冒着白烟。

這刹那楚峻腦袋「嗡」的一聲响，只覺腦內一片空白，如同做了一場惡夢般！

一陣山風吹過，熱淚撲臉，楚峻霍然一醒，爬了上來，發瘋般地奔前，嘶聲叫道：「爹，娘！爹爹，娘親！」

山頭靜寂，只有楚峻的叫聲在風中迴盪，那裏有楚青雲及趙孟娘的應聲？

楚峻雙脚踏在瓦礫上，只覺脚底一陣灼熱，但却毫無所覺地來回奔跑嘶叫着！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楚峻才坐在地上痛哭起來。往昔幸福的日子如雲烟般在他心頭掠過，希望它能在心田、在腦海內多停留一時片刻都不能！是的，幸福的日子已一去不復還，將來的日子是甜是苦，又會是怎麼樣的，楚峻全不知道。

哭了一陣，連聲音都沙了，楚峻這才逐漸止住哭聲，腦袋毫無意識地移動着，忽然發現一堆瓦礫中閃着一道金光，楚峻心頭一呆，終於忍不住好奇的驅使，走前查看，却原來是一塊黃金。

楚峻伸手把其拾起，只覺入手灼熱，仔細一看，只見那錠金子因被火燒的原因形狀顯得十分奇異醜陋。這刹那，楚峻才意識到若要生活，必須要有黃金！

他輕吸一口氣，把那塊金子塞入懷中，隨又四處找尋起來。可惜那些磚瓦仍然熱得燙手，楚峻不能用手去撥動，找了好一陣才再撿到一塊同樣形狀的金子！

天色漸暗，只餘西天尚掛着一抹紅霞，楚峻不敢多呆，連忙由一條小山徑走下去。由於生怕仇人尚未走遠，只要遠處有人影一閃，他便匿在石後。如此行行停停，到得山脚，已是初更時分。

樹上不時傳來一兩聲令人毛骨悚然的夜梟鳴聲，風吹草樹，發出沙沙的聲音，楚峻躲在一棵樹後，睜大雙眼四周觀望，生怕會有猛獸在黑暗中撲了出來。

八月中旬的山風，已頗有凉意，但楚峻却毫無飢餓及寒冷之感，只盼這一切都是夢境。

當東方又升起一輪紅日時，楚峻的夢又醒了，這一切既然是眞實的，便得面對現實！他略一思索，決定先去常州投靠他外祖父趙凌！

楚峻有了決定，心中便比較踏實了一點，採了幾顆山菓，胡亂吃了，辨別了一下方向，向東走去。

走了一程，楚峻經過一條小河，才發覺自己衣衫襤褸，手脚一道道的血槽子，縱橫交錯，一張臉染滿了泥沙，活脫脫像個小乞丐！他心頭一酸，忖道：「外祖父最喜清潔，他若看到我這模樣，必定十分生氣！」他隔衣摸一摸懷內的金子。「反正有錢，不如先去買一套衣服吧！」

剛走了兩步，又忖道：「不好，那些殺死爹爹，娘親，大哥……還有奚伯伯的兇手，可能還在找我，我這個樣子不是很好麼？誰能想得到青雲莊的二少爺變成了小乞丐？」心頭打了個冷顫，腦中靈光一閃，暗叫一聲：「原來奚伯伯踢了我一脚，是爲了救我！嗯，奚伯伯似乎也已罹難不幸慘死，我見到了外祖父，一定要他找人去洛陽報訊！」

楚峻邊走邊胡思亂想，中午時分，到了一個小鎭，便入鎭買食物，他現在形同乞丐，不敢到酒樓飯館，見街尾有問賣肉包子的，便走了過去，掏出一塊黃金，道：「掌櫃，請給我十個包子！」

那老掌櫃一副老實相，接過金子一看，眼珠子一滾，問道：「小要飯的，你這金子是從何得來的？」

楚峻不假思索地道：「是家內的！」

老掌櫃嘿嘿一笑。「你家若有這麼大塊的金子，還會要你討飯？九成是偷來的，快說！否則老朽便抓你去見官了！」

「眞的，這的確是我家的！掌櫃你不必多疑！」

「你還敢不認……」

楚峻見有人走來，忙道：「你到底賣不賣，不賣便把金子給我！」他雖然未曾走過江湖，但因爲書讀得不少，加上平日聽父親講述江湖上的一些瑣事，心頭有點害怕，但也知道那老掌櫃絕對不會拿他去見官。

果然，那掌櫃見有人經過，連忙包起十個肉包子，輕聲道：「老朽可憐你，年紀小小的便要討飯，這次也不跟你計較，下次再……」說着把包子及一把碎銀塞入楚峻掌中。

那塊黃金足有四五兩重，而掌櫃給他的碎銀合起來也只有四五兩重，這十個包子實在太貴了！他只覺心頭一酸，眼淚險險掉了下來！想當日自己貴爲少爺，呼僕喚婢，頤指氣使，何等尊貴，今日却連一個老掉了牙的販夫也來欺侮他，豈不令人感慨？

那老掌櫃抬頭見他一副傻頭傻腦的模樣，忙喝道：「小要飯的，你還不走，眞要跟老朽去見官麼！」

楚峻把碎銀塞入懷內，轉過身去，緩慢地走着，他既不敢住店，又不慣在人前進食，只得繼續上路。走了一段，見路旁有座小樹林，才走了過去，蹲在樹下慢慢吃起來。他一邊吃一邊回憶往事，眼淚又斷絲般滴了下來。

發了一陣子一怔，他吸了一口氣，喃喃地道：「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我這般柔弱，日後又如何處世？」

想到此，楚峻似增添了不少勇氣般，把未吃畢的包子揣在懷中，洒開大步，望東走去。

他每日早起夜宿，雖然年紀還小，但每日也走得五、六十里路，走了幾天，脚底經已磨破，速度便又慢了下來。

楚峻雖是個小書呆子，但生性沉毅，決定了的事便不輕易改變，他每夜仍宿在破廟或樹林中，也不與人同道而行，每天規限吃十個肉包子，一切按照規定行動，是以花費極少，他用碎銀購買食物及草鞋，因不便使人生疑，是以一路上也沒再被人欺侮。

這樣走了將近一個月才至蘇西丹徒（今之鎭江）附近，眼看離常川只餘幾日路程，楚峻心頭稍鬆。這一個月來的歷練，使楚峻見識大長，跟剛離九華山的情況已有了不少的改變。不由忖道：古人云：走萬里路勝讀萬卷書，這句話果然沒錯！

入了城，因天氣逐漸寒冷，楚峻到故衣店買了件半新的襖子，那襖子顯然是成年人的，穿在身上頗爲寬大，顯得有點不倫不類，但爲了避人耳目也不再計較了。

買了襖子，楚峻又買了一對布鞋，在丹徒過了一夜才折向東南。其實他由九華山到常州根本無須經過丹徒，只因他一開始沒有問清楚，便由蕪湖走官途至應天府。到了應天府才知道自己走了不少冤枉路，但也只得再依官途向東南進發。

這樣子又走了幾天，終於到了常州，楚峻一顆心忽然怦怦亂跳起來，想起外祖父，又記起了父母的慘死，眼淚幾乎奪眶而出。

他在三年前曾經跟隨母親來常州探望外祖父，依稀記得外祖父那座大屋的方向，便沿着大街走了過去。

到了一條小巷前，楚峻左右看了一陣，便舉步走了入去。小巷的盡頭，又是一條街道，楚峻再看了一下，認得外祖父就住在這條小街上，他臨到此時，忽然又有點猶疑起來，心裏忐忑不安，生似這一次前來常州，並不一定能見到外祖父！

走了十餘丈，前頭忽然出現一個奇景，街旁的一座大院，屋塌垣倒，似是遭火燒毀般。楚峻心頭一跳，立時泛起一絲不祥之念。他在附近看了一下，未能肯定這是否是外祖父趙凌的家，便又向前走去。

一路上兩旁都是矮小的平房，沒有一家像樣的大院。

楚峻忍不住拉着一個老頭問道：「老丈，請問趙凌住在那一條街？」

那老頭上下看了幾眼，好像在奇怪像趙凌這種人怎會認識一個小乞丐。楚峻見他沉吟不語，忙又道：「小可是趙家的親戚，因寒舍慘遭巨變，千里來此投親，請老丈指引一下！」

那老丈搖頭嘆息，喃喃地道：「如今世道變了，好人不長命呀！」

楚峻心頭大驚，忙問道：「老丈，你……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小哥，上個月底趙家忽遭祝融光顧，唉！像趙善人那種人竟然也遭天妒……」老夫說着又嘆息了一聲。

楚峻如遭雷殛，身子一震，大叫一聲，回身便跑。

老頭一驚，忙呼道：「小哥，小哥！」但楚峻經已一溜烟跑遠了！

楚峻跑到那棟塌屋處，又叫了一聲，跑了進去。只見裏面的屋舍大多都已倒塌，還有一兩處未倒的，也搖搖欲墜，他放聲大叫：「外公外公！」

只聽「吱吱」一陣亂叫，兩隻棲息在敗瓦中的小鳥，齊振翅飛起，却不見有人聲。

楚峻想到自己全家死剩他一個，由於尚有一個外祖父，是以心中也一直存着一綫希望，如今連這一綫希望也斷絕，想至悲處，忍不住又哭了起來。

哭了一陣，忽覺有人在他肩上輕輕拍了一下，楚峻如受驚的兔子般跳了起來。

只聽一人道：「小哥，是老朽！」

楚峻一轉頭，原來是剛才問路的那個老頭，他嗚咽地道：「老丈……」

老頭輕嘆一聲，問道：「小哥，你是趙善人的什麼人？」

「小可是他……他一個遠房親戚的後人！」楚峻本想告之是趙凌的外孫，但他此時已是驚弓之鳥，話到嘴邊連忙改口，心中却暗道：「古人云：逢人且說三分話……這老丈雖不像是歹人，但也須防隔牆有耳……」

老頭憐憫地道：「可憐可憐……」

楚峻問道：「老丈，我……趙凌眞的已遭不幸了麼？」

老頭喟然道：「一家六十七口沒一個生還……」

楚峻問道：「他可是遭人殺死的？」

老頭看了他一眼，道：「附近的隣居是發覺這裏突然起火才紛紛跑來探望的，那時火勢已極大，後來大家滅了火後，官府才來調查，據說屋內的屍體大多已殘缺不全，本城的捕快也認爲趙善人是先遭人殺死，歹徒得手之後才再放火的！唉，眞是好人不長命呀！」老頭說罷唏噓不已。

楚峻想起母親臨死前叫自己來找外祖父，她叫聲極大，那些黑衣矇臉人把這話聽入耳，是以趕來常州殺人。想至此，他不由脫口叫道：「必又是圓月殺神犯下的罪行！」

老頭一怔，道：「小哥，你知道失火的內情？」

楚峻忙道：「小可也不知道……嗯，我……趙凌的遺體是不是還停放在官府的殮房處？」

老頭道：「前幾天，城內受過趙善人恩惠的人合資草草爲他一家安葬了……」

「未知葬在何處，老丈可否指點一下？小可想買點燭品去上一炷香！」

「理該如此！」老頭讚許地道：「小哥年紀輕輕已有此孝心，當眞難得，老朽便帶你去一趟吧。」

兩人出了場屋，老頭帶他到一間小舖買了些香燭，又買了點菓品，然後出城。

趙家遺屍葬在城東的一座亂葬崗上，除了趙凌之墳有墓碑之外，餘者都沒標記。楚峻的外祖母早歿，連楚峻也未見過她。以前趙凌亦不時到青雲莊看望女兒，在楚峻的印象中，趙凌是個慈祥敦厚的老者，可惜他書讀得不多，對楚峯較爲疼惜，大概是練武之人的一種通病吧。

趙凌除生了一個女兒之外，尚有三個兒子，也已有九個孫子了，可惜這一役中，竟然全家覆滅，連一條傳宗接代的苗也沒留下來。

楚峻又伏在墓碑哭了起來，天地雖大，却無地容身之所，今後何去何從，對他這個二少爺來說，的確心頭惘惘，這件事也是他以前從未考慮過的！

那老頭見他哭得悲切，動了惻隱之心，問道：「小哥，你可有去處？若沒有的話不如留下來吧，老朽是賣豆腐的，家內還欠一個小廝磨豆，你若肯屈就的話，三餐倒也可以溫飽。」

楚峻抹去眼淚，感激地望了他一眼，沉吟了一下毅然地搖搖頭，道：「多謝老丈好意，小可還要到江北找一個親戚！」

老頭道：「既然小哥有去處，老朽不敢誤你前程！咳咳，老朽先走一步了！」

楚峻目送他下山，眼看夕陽如血，西風蒼凉，心頭更難平復，倚在墓碑上發怔，想着心事：「奚伯伯家在洛陽，此去洛陽道途長遠，我只有這塊金子，萬一再讓人欺騙可就不够盤川了……嗯，不如託那老丈替我把金子兌成碎銀，豈不方便？」

想到此，楚峻立即奔下山崗，那老頭年紀已不小，行動遲鈍，楚峻跑了一陣便追上他了，那老頭一怔，轉身問道：「小哥，你肯留下麼？」

楚峻道：「實不相瞞，我家本也是小富家庭，因上月發生慘變，是以才來投靠趙家，如今尚有一家與我家有點關連，小可怕他家也會遭害，是以一定要去通知他們！嗯，老丈，小可有一件事相求，未知老丈能否應允？」說着揣出懷中的那錠金子，把用意說了。

那老頭臉色有點詫異，却也沒有多問。「老朽有個遠親，家內有點錢，老朽替你向他兌換一下，你跟老朽去一下吧！」

兩人入了城，老頭果然帶楚峻去兌換，雖然還是相差一點，但楚峻經已滿意了，楚峻別了老頭，買了些包子，走向趙凌那棟破屋，準備天明之後再上道。

這一夜，楚峻根本未曾合過眼，直至天朦朦光才迷迷糊糊睡了一陣。醒來之時，已是滿眼陽光，他心頭忽然一動：「外公家境富裕，也許有些值錢的東西留下來，我何不去瓦堆內找尋一下？」

心念一及，立即跳了起來，檢了一根木棍在瓦礫中撥動起來，找了好一陣，却沒能找到什麼值錢的東西，他回心一想，不由啞然失笑：「我眞傻，外公的家境常州城內誰不知道？他又死了這許多天，我想得到的，別人自然也想得到，有什麼值錢的東西還會留下來等我檢麼？」拋掉木棍，束一束衣衫，洒開大步出城，他沿着來路往西北行進。

由常州至應天府這一段路，因楚峻剛剛走過，是以駕輕就熟很快便到了應天府。歇了一夜，決定在燕子磯附近過江。

此刻已是九月下旬，深秋風急，白浪滔滔，江水湍急，氣勢嚇人，楚峻坐在小船內，只覺身子無一刻靜止，不斷地搖幌着，他還是頭一遭乘船，船未至一半，已哇地一聲張口嘔吐起來，五內極其難受。

那些江浪遠看似小山般的壓下，但倏忽小船又在浪頂，再一沉又滑落下去，就像到了江底，無數的惡浪在頭頂上肆虐。

幸而舟子膂力極大，加上對這一帶的江面情況瞭如指掌，小船終於穿過驚濤駭浪到達彼岸。

楚峻付了船資，急忙跳上岸邊，雙脚踏着實地，腦海猶似仍在搖盪着，過了一忽才恢復正常，他吐了一口氣，遙望江面，心胸不禁爲之一開，忖道：「古時兵家視長江爲天險，今日一見果然不虛，我若不是遭逢慘變，又豈有這個眼福？」他自己爲自己開解，心情果然稍爲平復，連忙折向西行。

到了皖境，楚峻又在四家庵買舟渡淮河，淮河自不能與天險長江相比，這一次楚峻反而覺得乘船十分好玩。

此刻天時已寒冷，楚峻又買了一件舊棉夾襖貼身穿着，再向洛陽前進。

他不斷問路，這一次倒也沒多走寃枉路，但那些碎銀也使得差不多了。楚峻節衣縮食，連日的奔波使他一張臉又黃又瘦，即使現在他告訴別人自己是青雲莊的二公子，也沒有人相信了，可惜楚峻來至商丘時，經已囊空如洗。

萬般無奈之下，做了一件他以前不敢想像的事：當起討飯來了。

他忍着白眼及內心的刺痛，在臘月初，終於步行至洛陽，一入城，楚峻心頭一顫，無端端又也泛起了幾絲不祥之念，心裏不停地叨念着：「希望奚伯伯家裏沒事……」只覺雙脚沉重，不敢前進，生怕再度失望！

楚峻雖然知道奚敬德家住洛陽城，却不知座落何處。怔了一陣，才拉住一個中年漢子問道：「大叔，請問是否知道奚敬德奚大爺家在何方？」

那人搖搖頭，楚峻問了幾個都沒人知道，最後問到一個老頭，那老頭上下望了他一眼，輕聲問道：「請問小哥跟奚大爺有何關係？」

楚峻道：「小可是他的遠房親戚，只因父母犯病暴卒，所以才千里投親！」

那老頭把他拉到一邊道：「小哥，你還不知道麼？奚大爺一家都已罹難了！」

楚峻腦袋「嗡」的一响，幾乎站立不穩，半晌才問道：「可是眞的？這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已有好幾個月啦，小哥若是不信，何不自己去看看？喏，你沿此街直行，過了三條小巷，便可看到一棟已被大火燒得快塌下來的大院那便是奚大爺的家啦！」

楚峻心頭一跳：「又是被火燒？吸了一口氣，謝過那老頭，沿街尋去。過了三條小巷，果見街口有一棟牆壁被烟薰黑的院子，料必便是奚大爺的家居，入內一望，房舍東歪西倒，滿地都是磚瓦，幸而還有一兩棟房子未塌。

楚峻心頭滴血，暗道：「一定又是圓月殺神的傑作！我與他眞是仇比海深，恨比天高！」但一想到自己武功低微，如何與能仇家頡頏，不由氣沮。

楚峻走進一間破屋，用脚把磚瓦掃開，露出一個可供臥睡的地方，這才離開。

出了街，楚峻沿街乞討，終於討到一些殘羹冷飯，返回奚家，天色已黑了。

楚峻懷着沉重的心情，走入那棟未曾全塌的破屋，尚未跨過門檻，忽覺房內傳出一陣咀嚼的聲音，他猛吃一驚，忙把身子一縮，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忖道：「莫非是那些天殺的在此等我？」

想到此，內心驚悸更甚，忙向外奔去，忽聽裏面傳來一聲暴喝：「誰！」

楚峻不敢應聲，去勢更急，冷不防一道風聲响起，臉前已多了一人，却是個乞丐，那乞丐雙手一張，攔住楚峻的去路，問道：「喂，你是洛陽分舵的弟子麼？」

楚峻心頭稍定，抬頭一望，見那乞丐約莫二十出頭，濃眉大眼，一副盛氣凌人的神態，當下便搖搖頭，那青年乞丐臉色一板，喝道：「大爺問你，你爲什麼不答話？」

楚峻一怔，忖道：「豈有要飯的自稱大爺？這人看來必是惡乞丐無疑，却顧忌我是丐幫分舵的弟子……嗯，我何不騙他一下，咳咳，古人云，識時務爲俊傑，騙人雖不好！但有時也得視情勢而定！」當下道：「不錯，要飯的正是洛陽分舵的弟子，你是那個分舵的？」

那青年乞丐大刺刺地道：「是幾袋弟子？」

楚峻沉吟了一下，囁嚅地道：「二，二袋弟子……」

那乞丐前後看了他一眼，又問道：「你們分舵主是那位兄弟？」

這下楚峻可答不出來了，他一急之下，便向乞丐身旁竄去。那乞丐冷笑一聲，右臂一掄，切在楚峻小臂上，只聽「喀嗤」一聲，却原來楚峻小臂吃他一切，雙手疼痛，五指不由一鬆，那隻裝着冷飯的破碗摔落地上，登時碎了，冷飯散了一地！

這一碗冷飯楚峻經過千辛萬苦才乞來的，他見冷飯化爲烏有，一股怒火升起喝道：「少爺跟你拚了！」揑緊拳頭，使了一招「黑虎偷心」直擊青年乞丐的心窩。

那乞丐顯然料不到楚峻敢在他臉前放肆，微微一怔，來不及招架，連忙移腿一閃！

楚峻一拳落空，身子一偏，左掌一托，又使了一招「仙女獻桃」，撞向那乞丐的小腹，雖說他對武學不大感興趣，但數年來在嚴父的督促之下，也打下了根基，這兩招竟然使得十分巧妙！

那乞丐輕咦一聲，左臂一沉，格住楚峻的手腕！左腰悄沒聲息的一掃，楚峻因第二招使得過急，脚步輕浮，足踝吃對方一掃，登時翻身落地！

那乞丐哈哈一笑，道：「原來是銀樣蠟槍頭！」奔前一步，彎腰望楚峻擊下一拳！

楚峻急忙擰腰一閃，不料那乞丐這拳只是虛招，楚峻腰剛一動，乞丐又飛起一脚，踢在他後腰上，楚峻應聲飛出丈餘之外。

這一脚把楚峻連月來積壓在心中的怒火全部激發出來，他霍地自地上跳了起來，瘋虎般向那乞丐撲過去。

不料他這一來，正好犯了武學之大忌，心浮氣躁之下，連擊三拳都輕易讓對方避過，正想舉脚急踹，那乞丐左拳已經在他臉上一幌，右拳疾如星火地擊在他小腹上！

這一拳力雄勢猛，楚峻悶哼一聲，痛苦地蹲下身去。

乞丐冷冷一笑：「小子，竟敢假冒丐幫的名頭欺騙大爺，敢情是想找死！」

正想標前痛擊楚峻，忽聽內屋有人喝道：「住手！」

那青年乞丐回頭一望，見來的又是個小乞丐，不由笑了起來。「你們兩個小鬼敢情是同一路的吧！」

楚峻趁這空隙退後幾步，也舉頭望去，只見一個十六七歲的乞丐，盤着雙臂，老氣橫秋地道：「鋤强扶弱！」

青年乞丐一怔，隨即笑容一斂，答道：「忠義傳幫！」

小乞又道：「凡我弟子？」

「永銘心中！」

小乞丐冷笑一聲，道：「你既然是我幫弟子，爲何忘記祖師遺訓？」

青年乞丐看了他幾眼，問道：「兄弟來自何處？」

「總舵！」小乞丐身子一轉，露出負在後背的六色布袋。

青年乞丐一驚，連忙彎腰道：「五袋

弟子魯維拜見六袋兄長！」

楚峻想不到這惡乞丐對那個年紀跟自己相仿的小乞丐竟然如此恭敬，心頭一怔，只聽那小乞丐道：「你是那個分舵的弟子？還不快向那個小兄弟道歉？」

魯維臉色一變，囁嚅地道：「兄長，他，他……」

小乞丐道：「我叫你向他道歉，難道錯了？」

魯維不服地道：「但他假冒咱幫的弟子……」

「你爲何要攔住他，不讓他離開？」

楚峻見小乞丐護着他，氣也消了，忙說道：「是小可犯錯在先，怪不得這位大哥！」

小乞丐眉頭一皺，道：「既然如此，你走吧！」

魯維行了一禮，轉身便去，不料剛走了兩步，小乞丐又道：「魯維，你還未告訴我，你是那個分舵的弟子！」

魯維頭也不回地道：「小弟是商丘分舵的弟子！」

楚峻走前兩步，抱拳道：「多謝大哥相救之恩！」

小乞丐哈哈一笑，道：「這姓魯的，我一見便生氣！來，來，你進來，我請你吃飯！」

楚峻見他對自己十分熱情，便依言跟他走入那棟半塌的廂房。那小乞丐幌亮了火摺子，點着一根枯柴，壁內立時一亮，楚峻這才知道「鵲巢」已被「鳩佔」！

那小乞丐盤膝坐在地上，道：「喂，小兄弟，快坐下吧！」在牆角摸出一個油紙包來，把紙拆開，只見裏面放着一隻油嫩嫩的大肥鷄，小乞丐伸手把鷄撕成兩邊，把其中一邊遞與楚峻。

楚峻腹如雷鳴，嘴上却道：「小可肚子不餓，你自己吃吧！」

那小乞丐看了他一眼，道：「你若是不吃，便不是我的好兄弟！」

楚峻這才伸手接過來，立即把鷄送到嘴邊，咬下一大塊狂嚥起來。小乞丐嘻嘻一笑：「小兄弟，你多久未吃過鷄了？」

楚峻臉上發熱，幸而多日未曾洗滌，滿臉油污，也沒人能發覺。「小弟四個月不曾吃過肉了！」

小乞丐一驚，幾乎把嘴裏的鷄肉噴了出來，隨即哈哈一笑，道：「這就難怪！」說罷又揣出一瓶酒來，拔開木塞，仰天喝了一口，噓了一口氣，滿臉愜意之色，把酒瓶遞給楚峻，道：「天氣寒冷，喝一口！」

楚峻毅然接過酒瓶，也喝了一口，喝完之後，把酒瓶推給小乞丐。

小乞丐見他爽快，心頭大喜，也提起酒瓶又喝了一口。兩人你一口，我一口的不一會兒，那酒瓶經已空了，小乞丐大呼痛快，眨眼便把那半隻肥鷄吃個精光。

「喂，小兄弟你爲何要假冒咱丐幫的名義？」

「小弟根本不是有心騙你們的，只是，只是……」

小乞丐又道：「那你又爲什麼不加入咱們丐幫？」

楚峻一怔，暗道：「我本是青雲莊的少爺，誰料得到會……」

小乞丐見他沉吟不語，又道：「你是不是因爲找不到門路？嘿，如今有我在此，你還怕什麼？就是我，我也可以收弟子！啊，不好，我若收你爲弟子，你豈不是要由小兄弟而變成小弟子？那可沒趣得緊呢！」

楚峻喝了酒之後，有點頭暈，隨口問道：「你在丐幫的地位很高麼？」

小乞丐拋掉手上的鷄骨，舉袖抹去嘴角的油漬，和衣倒在地上，他以頭枕着臂，答道：「六袋弟子的地位不算高，也不算低，不過已有資格替本幫收弟子了！」

楚峻也學他倒在地上，迷迷糊糊地問道：「你年紀輕輕的，爲何地位反而比魯維高？」

「因爲我師父是丐幫幫主！」

「原來如此，你叫什麼名字？」

「我是個孤兒，師父說我姓歐陽，替我取名一個虹字！你呢？」

楚峻沒答，歐陽虹又問了一句，耳畔忽聽到一個沉重的鼻鼾聲，轉頭一望，楚峻早已睡着了。

歐陽虹輕輕一笑：「原來他不勝酒力！」轉個身也睡了。睡了一半，他忽然驚醒，轉頭一望，原來楚峻貼在他背睡，身子因寒冷不斷地抖動着。歐陽虹解下外衣舖在他身上，不知怎樣歐陽虹忽覺楚峻好像極需要他的幫助般，坐在旁邊，呆呆地望着他。

（未完）

秦紅著作

武林一條街

兩集共十六元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週新書多姿采

環球圖書出版社出版

沒有人知道武林一條街究竟在那兒？也沒有人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街？祇知道武林中武藝高強的人，如去雲南大理，則相繼失踪，曾到過那裡僥倖而回的，已失去實力、失去武功，但如何失去，却是沒有誰知曉，令人匪夷所思。武林高手林歌，爲救好友，不惜親入虎穴……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地鐵站有售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神弓·寶斧·歸元劍

文·中客隆
圖·飛可

前文提要：

時間過去了，少林寺外搭起平台，東座平台坐着少林寺僧衆和武當派老道以及武林豪俠等人，西座平台來了崑崙、天山、青城、峨嵋的掌門人以及僧道俗等人，這次他們來的目的是追查崑崙、峨嵋老僧老道死在少林寺的原因，其實是來找碴的，少林寺悟眞大師解釋原因，未得他們諒解，甘仲池以第三者的立場出面調解，將目睹慘案當夜發生的情況說清楚，已死的三位長老都曾參加圍攻太保莊的血案，希望化干戈爲玉帛，他們仍不置信，把悟眞大師和甘仲池包圍起來，準備動武……

誤會冰釋　拒絕加盟

甘仲池正容朗聲說道：「彼等顯係有計劃而來，大師且請退過一旁，待甘某人打發這四位之後，再相機應付。」

悟眞大師喟然一嘆，道：「甘少俠以一對四，不嫌太冒險了麼？」

甘仲池雙眉一軒，道：「多謝大師關注，這幾塊廢料，甘某人還沒將他們放在眼中。」

「那麼，甘少俠請小心了。」

悟眞大師邊說邊退立平台一角，暗中默運神功，準備必要時替甘仲池接應。

立于平台西面的谷翔早已按不住滿腔憤恨，恨不得一劍將甘仲池挑一個對穿。

此刻，一聽甘仲池罵他們是廢料，更有如火上加油地一聲怒叱，道：「小狗！還不快點亮劍領死！」

甘仲池披唇一哂，道：「甘某人如果先亮劍了，哪還有你們進招的機會。」

面對代表四大門派，與四派掌門人同輩的四大高手，而能發此豪語，甘仲池可的確是狂得可愛。

「小狗！看你能狂多久……」

發話的還是谷翔。

谷翔發話的同時，四枝長劍分四面一齊向甘仲池進擊——

劍氣森寒，刺膚砭骨，聲勢之盛，威力之強，不但一旁的悟眞大師爲之駭然變色，即旁觀的羣豪，也爲之發出一片驚呼聲。

驚呼聲中，也還夾雜不少的冷「嗤」之聲。

公道自在人心，那些發出冷嗤的人，自然是深以四大門派中的四大傑出高手，聯手圍攻一個年輕後輩，而不恥他們這種行爲。

但台下的驚呼與冷嗤之聲未畢，一陣「錚錚」地金鐵交鳴之聲過處，台上那圍攻甘仲池的四大高手的手中，已只剩下半截斷劍了。

甘仲池則臉上微微浮現一絲冷笑，手中的元磁劍正徐徐地納入鞘中。

這種獨對四大高手，從容地拔劍，還

招，納劍入鞘，幾乎是同一剎那之間所完成的罕絕手法，頓時靜得全場鴉雀無聲。

半晌，旁觀羣豪中，傳出震撼山岳的如雷彩聲。

甘仲池星目向羞憤莫名、進退維谷的對方四人一掃，朗聲說道：「你們可以不仁，甘某人却不能不義，而且，甘某人此行本意，即爲制止一場殺刼，所以，才格外原情，斷劍代首，現在，你們可以回去，如果不服氣，不妨再換高手上台。」

這四大門派的四位高手，在甘仲池的手下，一招未畢，長劍被毀，這一口怨氣，如何嚥得下。

何況，又是當着天下羣豪的面前，眞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谷翔、單于信二人首先發難，竟乘甘仲池說話分神之際，悶聲不响地斷劍猛甩，疾如電掣地，射向甘仲池的前胸，同時，頓足飛身向西台回射——

一燈大師與黃衫羽士二人也向西台回射，但他們兩人手中的斷劍却並未出手。

甘仲池一直等那兩支斷劍即將着體的剎那，才突伸雙手，各以食、中二指將斷劍「鉗」住，猛然一甩，道：「無恥匹夫，留你們不得！」

兩支斷劍帶着懾人的心魂的銳嘯，分別釘入谷翔、單于信二人背後的「靈台」穴中。

兩聲慘號過處，谷翔、單于信二人雙雙掉落台下，慘死當場。

東西兩平台上，立即引起一陣騷動。跟着，西台上的崑崙、天山、峨嵋、青城等四位掌門人同時飛縱當中的平台上。

東台上的武當掌教天一眞人也跟踪而到！

甘仲池神態自若地道：「四位大掌門，是否也準備聯手賜教？」

滌塵道長冷冷地道：「甘少俠藝業超羣，但手段也未免忒嫌太狠毒了！」

甘仲池朗聲說道：「眞想不到，這種話，竟出自一位名門正派的掌門人口中，甘仲池實在深感遺憾。」

微頓話鋒，側臉向旁觀羣豪揚聲問道：「請問諸位同道，方才的行動，是我甘仲池的手段過于狠毒麽？」

旁觀羣豪中响起一片混亂的叫嚷聲：

「甘少俠你的手段不算狠毒……」

「是無恥的谷翔該死……」

「無恥……」

「該死……」

「噓……」

「噓……」

滌塵道長臉色鐵青地，道：「不論如何，貧道忝爲一派掌門，絕不能坐視門下弟子任人屠殺，縱然明知不是你的敵手，也將拚死一搏。」

甘仲池冷笑道：「好一位名門正派的掌門人！」

目光在其餘三位掌門人臉上一掃，說道：「三位大掌門，想必也是有志一同的了？」

半邊師太，愼修道長，一葉道長等三人都正容點首，却未接腔。

甘仲池回顧天一眞人，悟眞大師二人，正容說道：「事情已經無法善了，二位掌門人姑請一旁掠陣，萬一甘某人不行時，二位再加援手不遲。」

天一眞人，悟眞大師二人喟然一嘆，退立一旁。

甘仲池目光在半邊師太臉上一掃，心中忽然一動，道：「可否請師太借一步說話？」

半邊師太冷然地道：「事無不可對人言，有甚麽話，就這樣子說吧。」

「也好，」甘仲池探懷取出那「三絕和尚」所贈的白玉如意，向半邊師太一亮，道：「師太認識它麽？」

半邊師太身軀一震，合什肅容道：「阿彌陀佛！這是本門師祖的信物，甘少俠何處得來！」

甘仲池正容答道：「一個月之前，由一位高年聖僧所贈，甘某人此行，也是受命於這位聖僧，他老人家說，不到無法排解時，不可將此物出示師太面前。」

半邊師太說道：「既然他老人家還滯留人間，並以信物傳命，貧尼自當遵從他老人家的法旨，立即自動退出這一場是非之外。」

轉身向滌塵道長合什爲禮，道：「貧尼師祖有命，不得不即行退出，尚請道友寬恕貧尼未能全始全終之罪。」

滌塵道長冷冷地說道：「道友儘管請便。」

半邊師太正容說道：「貧尼師祖自一甲子之前離山雲遊之後，迄無消息，本門弟子均認爲他老人家早已證果！茲忽以本門信物傳命，此中必有深意，道友能否請暫息雷霆，俟悟眞道友查出眞兇之後，再做區處？」

滌塵道長冷然地道：「貧道爲維護本派令譽，絕不做瓦全之想。」

半邊師太長嘆無語。

滌塵道長向一葉道長問道：「道友做何打算？」

一葉道長歉笑道：「峨眉，青城二派，一向都是同進退……」

滌塵道長冷然截口道：「那麽，道友請即退回西台。」

一葉道長歉然一笑，偕同半邊師太縱向西台。

滌塵道長又向天山派的愼修道長道：「道友也沒有跟貧道併骨此間的理由，亦不妨請便吧。」

愼修道長正容說道：「道友將我愼修當做甚麽人了！」

甘仲池淡淡地一笑道：「很够義氣，只是……」

愼修道長截口冷笑：「只是怎樣？」

甘仲池曼應道：「不說也罷！」

滌塵道長却向西台揚聲說道：「滌非，滌凡二位師弟請過來。」

應聲縱過來兩個灰袍老道，仍然是分四面將甘仲池圍在當中。

滌塵道長向甘仲池正容說道：「甘少俠方才一招挫辱四派高手，功力精湛，爲武林中百年來所罕見，所以，貧道等此刻仍然是以四對一，這一點……尚請……」

甘仲池含笑打斷對方的話，道：「道長毋須浪費唇舌，這種場面，甘仲池見得太多了，此番甘某人尊重你們有兩位掌門人在場，特別破例，先行亮劍。」

「錚」地一聲，只見白虹一閃，道：

「四位請！」

滌塵道長等四人也是一聲「請」後，立即右手握劍，左手捏鐵，繞着甘仲池週圍活開步眼。

目前這四大高手，鑑於方才那四大高手的一招受挫，可實在不敢貿然發難。

僅由他們那一臉肅容，繞場游走一事上，即可想見他們的愼重了。

站在四人核心中的甘仲池哩，只見他足下不丁不八，安詳地如岳峙淵停，右手元磁劍劍尖斜指胸前雙足之間，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神色。

這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搏鬥。

四大高手聯手對付一個年輕的小煞星，而這四大高手中，還包括當代六大門派中的二位現任掌門人在內。

因此，全體羣豪，都緊張得鴉雀無聲，所有目光，向台上的五人集中投射。爲慕地——。

一聲清叱，石破天驚的搏鬥也隨之展開。

甘仲池的整個身形，已被淹沒於漫地劍氣之中。

繼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後，又傳出一聲清叱，道：「撒手！」

漫天劍影，隨之收斂。

滌塵道長，愼修道長蹣跚地一連退了三大步。

滌非、滌凡兩個老道，面如死灰地垂手呆立一旁，原來他們兩人的長劍却已到了甘仲池的手。

甘仲池神態安詳地將兩支長劍擲向滌非，滌凡二人身前，道：「勝敗兵家常事，四位不妨重新再戰。」

滌非道長長髯微顫地道：「方才，你爲甚麽不乾脆殺了我們。」

甘仲池平靜地反問道：「甘某人跟你們無怨無仇，爲甚麽要殺你們？」

塵滌道長強抑滿臉羞憤，向他的兩個師弟道：「兩位師弟拾起寶劍來，咱們再做背城一戰。」

頓住話鋒，轉向甘仲池道：「你可曾想到，挫辱一個人，遠比殺死他更令他傷心麽。」

甘仲池歉然一笑道：「甘仲池絕未存心挫辱諸位，方才，所以如此做爲，毋非是想要諸位知難而退吧了。」

滌塵道長喟然嘆道：「也許你說的是實在話，但站在貧道的立場，此時此地除了捨命一拚之外，已別無他途可走了。」

他的話音未落，旁觀人羣中响起一個蒼勁語聲，道：「道長們四對一仍嫌實力太薄，老夫兄弟，毛遂自荐，也算一份如何。」

隨着話聲，兩道灰色人影已縱上台緣。但這兩道灰影剛剛到達台緣，另一道青色人影也由旁觀人羣中飛縱而起，而且後發先至，竟趕在兩道灰色人影之前到達台面，並清叱一聲：「滾回去！」

那兩位仁兄可眞聽話，應聲「滾」落台下，踉蹌地退了五六步才拏樁站穩。

那是兩個身着灰色長衫，年約六旬上下的老者，一個瘦而高，一個矮而胖。

那瘦高老者羞憤交迸之下，脫口怒叱道：「小狗！你滾下！」

他本來是想說「小狗，你滾下台來」，但話說一半，却楞住了。

原來卓立台邊的，竟赫然又是一個甘仲池。

甘仲池居然會使「分身法」！，這，怎不教他爲之發楞哩！

其實，發楞的不僅是那兩個灰衫老人，除了被滌塵道長等人「包圍」着的甘仲池之外，所有台上台下的人都爲之楞住。

就當全場羣豪齊都發楞的當口，那新出現的甘仲池已縱落兩個灰影老者的當中，沉聲說道：「報上名來！」

那矮胖灰衫老者沉聲說道：「老夫兄弟與甘仲池有殺徒之仇，你如果不是眞的甘仲池，可犯不着給人家當替死鬼。」

那新出現的甘仲池說道：「我是不是眞的甘仲池，毋須過問，先回答我的問話好了。」

那瘦長灰衫老者冷冷地答道：「老夫兄弟乃『河朔二老』，半年之前死於甘仲池手中的『燕趙三義』，乃老夫兄弟的徒弟。」

新出現的甘仲池輕輕一「哦」，道：「原來是『河朔二老』左超，左復兩位大俠，不錯，你們是有理由向我甘某人尋仇的，請！」

古超向古復望了一眼，意猶遲疑，古復却恨聲說道：「老大，管他是眞甘仲池和假甘仲池，且先宰了他再說。」

說着，雙掌一錯，進步欺身，逕向新出現的甘仲池展開一串猛攻。

同時，古超也欺身揚掌，展開夾攻。

這位新出現的甘仲池，在「河朔二老」聯手的瘋狂攻勢中，猶自有攻有守，顯得從容之至。

「河朔二老」是成名已久的前輩人物，也絕非浪得虛名之輩，別瞧他們二人才被這位新出現的甘仲池一掌逼落台下，那是由於脚步尚未站穩，又變生意外，猝不及防所致。

此刻，他們却是表現得有聲有色，儘管未曾佔得上風，但新出現的甘仲池一時之間，却也對之莫可奈何。

看情形，這「河朔二老」身手之高明，並不下於六大門派的掌門人哩。

台下的三人打得難解難分，台上的五人却也殺得如火如荼。

被圍在核心的甘仲池，爲了貫徹此行化解這一場浩刼的初衷，不願輕事殺戮。

此刻，他竟然完全處於一種「挨打」的守勢情況之下。任憑外圍的四人如何搶攻，他都是見招拆招，或者是飄飄閃閃地絕不反擊。

但他外圍的四人却一點也不領情，幾乎都是形同瘋虎似地，完全放棄防守，好像要跟他拚命似地。

如此混戰了百來招之後，甘仲池舌綻春雷，一聲斷喝道：「四位再要如此不知進退，甘某人要得罪了！」

甘仲池話音剛落，場中陡地响起一聲蒼勁的佛號，道：「阿彌陀佛！」

聲落人到，只見一個形容枯槁的灰衣老僧，捷如飛鳥地瀉落台上，雙掌一揚，滌非，滌凡兩個老道已被震飛台下，慘死當場。

這一意外的變化，不但使台上的滌塵，愼修兩位掌門人和甘仲池停止了搏鬥，

連台下惡鬥中的三人，也自動停止了。

少林掌敎悟眞大師更是驚詫莫名地驚呼一聲：「師伯……您……」

原來這位突然出現，一掌擊斃滌非，滌凡兩個老道的灰衣老僧，竟赫然是已經被暗算死去的少林長老慧明大師。

但悟眞大師驚呼未畢，慧明大師已戟指滌塵，憤修二位掌門人怒聲叱道：「少林寺絕不容許有人撒野，你們兩個如不早點滾回去，已死的兩個老道，就是你們的榜樣。」

話沒說完，身形已騰拔而起，逕向寺外飛射而去。

這老和尚驀地現身，震斃兩個老道，以及申斥兩位掌門人，幾乎都是片刻之間的事。

等到塲中諸人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時，他的身形已經飛越少林寺的山門了。

甘仲池一怔之下，脫口高呼：「大師請稍待……」

話聲中，人已作勢欲起，但滌塵，憤修二位掌門人的長劍已交剪而至，將他攔住。

同時，憤修道長並冷笑一聲：「小輩，現在，狐狸尾巴已經露出來了，你還有甚麼話說？」

滌塵道長更是目眦欲裂地道：「小輩，慧明老禿驢不是已經死了麼，怎麼又復活了？」

此刻的甘仲池，可眞是氣急交加，百口莫辯。

儘管他明知這位突然而來，又突然而去的慧明大師很可疑，而急欲飛身追躡，但滌塵，憤修二位掌門人却死死地糾纏住不肯放手。

此情此景之下，甘仲池要想擺脫糾纏，勢非痛下殺手不可。

果如此，則這一塲糾紛，就更加難以收拾了。

就當甘仲池氣急交加，無可奈何之際，滌塵道長却又含怒振聲說道：「崑崙，天山兩派同仁聽好，全體出擊，血洗少林寺。」

所有天山，崑崙兩派高手同聲暴喏，聲震山谷。

眼前一塲慘烈屠殺，看來即將展開之際。驀地——山門外飛進一道紅色人影，人未到，已揚聲說道：「池哥哥，快走，台下埋有烈性火藥，敵人已經在點燃引綫了……。」

話落人現，竟赫然是那位貌艷如花，命薄如紙的白娟娟。

她，俏立台緣，嬌聲說道：「這三座平台底下，都埋有烈性炸藥，諸位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緊接着，又沉喝一聲：「池哥哥，快走！」

翩然下台，携起另一甘仲池的手道：「眉妹快走！」

原來那另一個甘仲池，竟然是甘仲池的夫人柳如眉所喬裝。

白娟娟這一連串的意外行動，幾乎都是在同一片刻之間所完成。

這時，二座平台上的人都已紛紛逃避，旁觀羣豪也紛紛作鳥獸散。

紛亂中，甘仲池找着卿如眉時，却發覺白娟娟已不在柳如眉身邊了。

甘仲池一驚之下，不由急急地問道：「眉妹，娟妹呢！」

柳如眉訝然反問道：「她不是回頭去拉你麼。」

甘仲池猛一頓足，道：「唉！又是走了。」

他的話聲未落，「轟，轟，轟，」一連三聲爆响過處，火光與濃烟四射，木板共砂石齊飛，眨眼之間，三座平台已化爲烏有。

柳如眉目注沖霄烈焰，輕輕一嘆，道：「娟姊一句話，不知救了多少條人命，她這一項功德，可眞不小哩！」

嬌臉一側，向正在沉思中的甘仲池道：「池哥哥，我們該立刻去找她。」

甘仲池苦笑道：「她既然存心躲避我，找也徒然，還是先弄清楚慧明大師之謎再說吧！」

說着，雙雙向大雄寶殿中走去，邊走並邊笑道：「眉妹，該恢復妳的本來面目了吧。」

柳如眉嫣然一笑，立刻揭下臉上的人皮面具，卸掉外面的青色儒衫，又恢復了她那宜嗔宜喜，綽約嬌柔的絕代風姿。

當甘仲池夫妻倆雙雙步入大雄寶殿時，少林，武當掌門人及門下弟子均起立相迎。

這時，崑崙，天山，峨眉，青城等四派掌門人亦都肅容相繼走入。

事情的變化可能大出魔鬼們的意外，方才那一塲大爆炸，不但不曾傷害到羣俠中任何一人，而且反而促成了六大門派消除誤會，同仇敵愾了。

× × ×

甘仲池首先向滌塵道長正容說道：「貴掌門對我甘某人該不再懷疑了吧。」

滌塵道長也正容說道：「此話未免言之過早，退一步說，縱然此間一切疑點均已冰釋，今天本派與天山派的四條人命的血債，仍須由你償還。」

甘仲池淡然一笑道：「只要能分清是非曲直，區區幾條人命，甘某人既然敢殺，自有勇氣承担責任，不過，滌非，滌凡兩位道長並非甘某人所殺，甘某人可未便代人受過。」

滌塵道長冷冷地道：「你說的固然不錯，但如果不是你先殺了谷翔，單于信二人，就不致於有我們之間的搏殺，而滌非，滌凡兩位師弟也不致於慘死少林長老慧明大師之手，所以，這一筆血債，仍記在你的頭上。」

甘仲池披唇一哂，道：「掌門人說的有理，這一筆血債也記在甘某人頭上就是了。」

話鋒一頓，又正容接道：「現在，且等甘某人向少林掌敎問明一個疑點之後，再向貴掌門請敎幾句話。」

身形微側，目注悟眞大師道：「請問掌門人，慧明大師如今何在？」

悟眞大師苦笑道：「他老人家並未回寺。」

「他那閉關之處，是否已經查過？」

「已經查過，沒任何發現。」

「掌門人對他以前的死亡，是否感到有甚可疑之處？」

悟眞大師微一沉吟，道：「記得當時少俠與貧僧均曾親自檢視過他老人家的法體，脈搏已停，全身冰冷，似無復甦的可能。」

甘仲池正容說道：「但，一個內家絕頂高手，是可以自行將經脈封死一段時間的。」

這一說，六位掌門人都微微點首。

甘仲池又道：「而且，他的遺體，不久之後，又神秘失踪，蛛絲馬跡，更啓人疑竇。」

悟眞大師點點頭，道：「這些疑點，貧僧也曾想過，就是求不出答案來，而且，他老人家今天的行動，也太過反常，更是令人不解。」

甘仲池星目爲之一亮，道：「這是說，他今天殺人的行動，跟他以往的個性有矛盾之處？」

悟眞大師道：「不錯，他老人家一生之中，極少犯殺戒，尤其像今天這樣不問情由，一舉將人震斃之事，更是從來不曾有過。」

甘仲池道：「除此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可疑之處？譬如：他的面貌、身材、神態、口音等，有沒有甚麼異樣之處？」

悟眞大師道：「由於方才只不過是驚鴻一瞥，面貌、神態不易分辨，粗粗看來，好像沒甚麼可疑之處，惟口音方面，却不像他老人家平日那麼雄渾而爽朗。」

甘仲池禁不住長吁一聲，道：「這就是了。」

目光在六位掌門人臉上一掃，接着說道：「依甘某人拙見，慧明大師生死之謎，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他跟辜若萍這魔頭別有企圖，狼狽爲奸，詐死以欺騙世人，而且極可能已經練成了『萬流秘笈』中的神功。

「另一種可能是：慧明大師確已被害，方才是另有他人幻形嫁禍。」

悟眞大師高喧佛號，道：「阿彌陀佛！少俠所言甚是，但貧僧拙見，却認爲第二項的可能成份較大。」

甘仲池道：「不論是哪一種可能，均是武林同道之福，而且，由方才所發生的事實推想，甘某人胆敢武斷地說，策劃這一次六大門派互相火併的幕後主持人，必然是兩個人，並且這兩個人好像還不曾取得協議。」

六位掌門人都以疑訝的目光注視着甘仲池，却都沒開口。

甘仲池好像已經猜透六位掌門人的心意，微微一笑之後，又道：「茲以平台下暗埋炸藥之事而論，很顯然，對方是想一網打盡六大門派中的精英。可是，他既然打算一網打盡，爲什麼又要幻形慧明大師殺死崑崙派的人以嫁禍少林呢？」

話鋒一頓，又道：「如果說這是出於一個人的矛盾行爲，實在說不通。因此，唯一正確的解釋，就是這幕後的陰謀者必然是兩個尚未取得協議的人。」

六位掌門人不由地各自點了點頭。

甘仲池轉向滌塵道長，道：「方才被炸毀的三座平台，是應貴掌門與半邊師太之命而設，不知這是兩位貴掌門人自己的意見？還是另外有人建議？」

滌塵道長訕然一笑道：「是『雲中雁』谷翔所建議。」

半邊師太道：「本派也是一位俗家弟子『雙掌鎭兩川』金戈所建議。」

甘仲池道：「建議設立平台的是峨眉、崑崙兩派，負責施工的是少林寺，諸位掌門人是否感到有甚麼可疑之處？」

六位掌門人都以訝異的目光注視甘仲池，似乎不明白他話中的含義。

甘仲池繼續道：「甘某人的意思是：在三座平台下埋炸藥的可能不是外人。」

六位掌門的臉色一齊變得十分難看，相顧默然。

甘仲池正容接道：「六位掌門人請恕甘某人說一句放肆而不避嫌疑的話，六大門派中，極可能潛伏有敵方的爪牙，如果六位掌門人不以甘某之言是別有用心，或故作危言聳聽，則甘某人敬請諸位掌門人，對自己的門下多加注意。……」

他的話音未落，只見一個紅衣和尚匆匆走進，向悟眞大師躬身說道：「啓稟掌門師尊，外面有人要面見甘少俠。」

悟眞大師道：「好！去請那位施主進來。」

那紅衣和尚道：「回掌門師尊，那位施主說，要甘少俠到外面去見他。」

甘仲池搶先問道：「請問那是一個怎樣的人？」

那紅衣和尚道：「回少俠，那是一個獵戶裝束的人。」

「那人怎麼說？」

「他說，有非常緊急的事，向甘少俠面陳。」

甘仲池側臉向柳如眉道：「眉妹，咱們瞧瞧去。」

說完，向在座的六位掌門人微一點首，即偕同柳如眉匆匆離去。

× × ×

這是一間簡陋的獵戶。

一抹斜陽，穿過窗戶，射在一張陳舊的木床上。

木床上，躺着一位着紅色杉裙，面如金紙的娟秀少女——白娟娟。

由她那奇異的臉色，微弱的鼻息判斷，顯然是中了某種奇特的毒藥。

木床前站着一臉焦灼，凄惶神色的甘仲池，柳如眉、和一位中年獵人。

少頃過後，甘仲池側臉向那中年獵人問道：「這位兄台，你確實記得清楚，送這位姑娘到這兒來的，只有一個像野人似的姑娘？」

那中年獵人恭應道：「是的。」

甘仲池蹙眉接問：「她除了要你轉告我，黃昏時分前往古塔下取解藥之外，沒有別的交代？」

那中年獵人略一沉思道：「她還說過，如果相公您不去，或者是去晚了，則這位姑娘有生命之虞。」

甘仲池劍眉一軒之間，柳如眉却在白

娟娟的掌心中發現一個紙團，其中還包着三粒白色藥丸，不由驚呼一聲道：「池哥，你瞧！」

甘仲池接過一瞧，那白紙上潦草地寫着：

白色藥丸每隔半個時辰服一粒，所中毒藥即可完全解除。

古塔之約，千萬不可前往，去則凶多吉少。

茲事申前此於茶洞所致台端之要求，希立即急流勇退，携眷歸隱，莫再過問武林恩怨，如果良言逆耳，台端將死無葬身之地！

由筆跡上看來，這一便箋，顯然跟以前在茶洞所看到者出於同一個人。

那麼，他爲甚麼要這樣做呢？

自己先在白娟娟身上施毒，然後又暗留解藥，留函示威，可能嗎？

不！由那「古塔之約，千萬不可前往」的語意稍加判斷，這留下解藥的人好像不是施毒的人，否則，這矛盾就沒法解釋了。

甘仲池心念電轉，一時之間，却是求不出答案來。而不由爲之劍眉緊蹙，默然不語。

柳如眉也蹙眉問道：「池哥，這解藥是否可以先給娟姊服下？」

甘仲池點點頭，道：「可以，等她清醒之後，問問她中毒的經過也好。」

頓住話鋒，轉向那獵人問道：「請問兄台，這位姑娘手中的紙團，是否到這兒來的時候就有的？」

那獵人不加思索地道：「不！這位姑娘來的時候，雙手上都沾有汚泥，還是小的給她揩乾淨的，這一點，小的記得很清楚。」

「這是說，當時姑娘的手中沒有這紙團？」

「是的。」

「那麼，當那送她來的野女郎離去之前，你老兄有沒有離開過？」

「沒有。」

「也沒看到那野女郎在姑娘手中塞過甚麼東西？」

「是的。」

「當我們回來時，你老兄是否覺得這房間中有甚麼變動？」

那獵人苦笑道：「這……小的當時沒注意到。」

甘仲池淡淡地一笑道：「好了，謝謝你！」

隨手由懷中掏出一只五兩重的銀錠子交與那獵人道：「再煩兄台替我們弄點吃的，越快越好，剩下的送給你買酒喝。」

柳如眉却憂急地道：「池哥，你還要去赴約？」

甘仲池含笑點首道：「是的。」

「目前，白姊姊所須要的解藥，已經有了，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妳是担心我去涉險？」

「廢話！」

甘仲池目往窗外遙望，沉思着道：「爲了解開我心中一連串的疑團，我必須去赴約，至於是否涉險，我想毋須過慮，眉妹，妳應該信得過我，我有力量可以照料我自己。」

柳如眉無可奈何地道：「至少也該等娟姊復元之後，咱們一起去才對。」

這時的白娟娟，仍然昏迷未醒，但臉色已經好轉，呼吸也正常得多了。

甘仲池目注白娟娟，道：「據那贈藥人的說法，每隔半個時辰服解藥一粒，共須一個半時辰才能復元，時間已經來不及了，你們二位，只好隨後趕來吧！」

× × ×

還是那十五層磚造的古塔下。

暮靄蒼茫中，有五男二女，正在古塔下喁喁低語着。

目前這五男二女七個人中，除了「逍遙客」西門子都和公孫小倩二人道：「這兩位你已經認識過了，而且他們不算本莊中人，不說也罷！」

甘仲池目注「毒彌勒」淳于威，暗中念轉如電，這老毒物曾是恩師手下敗將，除了功力奇高之外，並善用百毒，幾乎全身無一不是奇毒，存仁山莊既能網羅這等人物，倒是非常扎手，看來今宵倒得妥爲應付了。

他心頭雖然這麼想，但表面上却故裝不認識老毒物似地漫應道：「聽說貴莊四大護法都來了，此刻怎麼只有三位？」

公孫大娘媚眼如絲地嬌笑道：「小弟弟，你的消息還眞靈通，不錯，本莊四大護法都來了，不過另一位『神行無影』皇甫廸另有差遣，已回莊去了！」

公孫大娘這一說，甘仲池越發肯定給白娟娟留下解藥的與那曾於茶洞時給自己解藥的是屬於同一個人了。

很明顯地，欲置自己於死地的是存仁山莊的人，而一再解救自己危困的也是存仁山莊的人，這矛盾有什麼理由可以解釋呢？

甘仲池心頭電轉未畢，公孫大娘又是一個媚眼，一聲嬌笑道：「小弟弟……」

甘仲池冷然地打斷對方的話道：「誰是妳的小弟弟！」

這女人也是太以奇怪，看她面皮似剝皮的鷄蛋，好像吹彈得破似地，其實却厚得連寶刀利刃都割不破，甘仲池這種疾言厲色，不但未曾使她愧赧或生氣，反而更是媚態撩人地一陣嬌笑道：「喲！人小脾氣可眞大哩！憑我的地位和年齡，叫你一聲小弟弟，難道你還吃虧了？何況我約你來，還完全是一片好意哩。」

甘仲池一聲冷哼道：「好意？」

公孫大娘蓮步輕移，逼前五步，一股如蘭似麝的淡淡幽香，沁的甘仲池俊眉一皺，但公孫大娘却不理會這些，媚笑如故地說道：「別打岔！小弟弟，等我把話說完。」

「揀要緊的說！」

「你還要不要解藥？」

「妳想我會向妳討解藥？」

「你對你那紅粉知音的生死，竟漠不關心？」

「這跟妳何干！」

公孫大娘媚眼斜睨道：「既不爲你的紅粉知音討取解藥，那麼，你此行所爲何來？」

這妖婦也眞算是天生的尤物，論眞實年齡總在六十歲以上了，可是不但看上去僅三十出頭，風韻、姿態足以顚倒衆生，而且那聲音也仍如出谷黃鶯，珠圓玉潤，清脆悅耳，特具有一種撩人情思的磁性。

甘仲池俊眉一軒道：「甘某此來，只不過想問問妳，既然你們三番五次欲置甘某於死地，爲什麼却……」

他本來是想說「爲什麼又要暗贈解藥，」但話到嘴邊，猛然意識到這是他們本身的矛盾，自己豈可代他們揭穿，也幸虧他急中生智，連忙改口道：「……暗中計算一個無辜的姑娘家？」

他這一次，雖然是急成章，却是改得天衣無縫，饒是公孫大娘老奸巨滑，竟也未曾看出一絲破綻，依然柳媚花嬌地一聲嬌笑道：「不這樣，你怎麼肯來呢？」

甘仲池嘴唇一掀道：「我來了，妳又能怎樣？」

公孫大娘正容說道：「不怎麼樣，請你加盟本莊，共圖武林霸業，本莊以最高職位供奉之職畀予你！」

甘仲池微微冷笑道：「妳準知我會接受麼？」

公孫大娘仍是正容答道：「你已別無他途可走！」

甘仲池淡然一笑道：「咱們走着瞧，現在我問妳：辜若萍在什麼地方？慧明大師是眞死還是假死？」

公孫大娘一聲嬌笑道：「小弟弟，你問得太多了，在你未接受我的邀請前，這些問題你休想知道！」

甘仲池一聲冷哼道，「我想，妳除了答復之外，也『別無他途可走』！」話聲才落，右手一招「金絲纏腕」逕行扣向公孫大娘左手脈門。

按理，他們兩人之間，距離既近，甘仲池手法又快如電光石火，公孫大娘絕難逃出這猝然一擊。

但這老狐狸似乎早已料想到有此一着，因此，甘仲池掌勢才出，她已捷逾鬼魅地暴退二丈之遙，但甘仲池身形如影隨形原招不變，依然扣向對方的左腕，同時他左手也擊出一股陰柔勁氣，直逼公孫大娘前胸。

公孫大娘嬌軀暴退中發出一陣格格嬌笑道：「小弟弟，看你樣子倒蠻斯文的，手脚可辣的很呀！」

她口中說着，手脚可一點也不敢怠慢，左手「玄鳥劃沙」化解對方右手的攻勢，右掌皓腕一翻，硬行接了一掌。

一聲如仲夏悶雷似地爆响過處，公孫大娘身形紋風未動，而甘仲池却連退五步才拏樁站穩，而且氣血翻騰，雙目中金星亂舞。

甘仲池這一驚可實在不小，方才這一掌，雖未運足全力，却也使出了九成功力，而所得結果，竟是如此，設非自己這一個多月以來功力大進，方才這一掌，豈不丟掉了自己的小命！

但他驚凜未畢，公孫大娘却已臉色一沉，嬌聲叱道：「不識抬擧的小輩，憑你也配跟老娘動手！」話聲一頓，轉頭向三個銀衣護法喝道：「三位護法聽令！」

三個銀衣護法一齊恭身肅容答道：「卑職在！」

公孫大娘厲聲道：「廢了這小子！」

三個銀衣護法一聲恭應之後，三枝長劍抖出九朵梅花，分三面襲向甘仲池的週身。

甘仲池俊眉微軒，一聲清叱道：「好一招『寒梅吐蕊』！」

元磁劍一招「夜戰八方」，轉爲「星河倒轉」，破招攻敵，一氣呵成。

甘仲池一面破招攻敵，一面心頭暗凜，這三個銀衣護法的功力，決不在六大門派掌門人之下，如不速戰速決，立施殺手，則另兩個更強的敵人一上，自己可就凶多吉少了！

他念動招隨，繼「星河倒轉」之後，元磁劍上眞力猛增，一式「斗轉星移」，轉化「百虹貫日」，但見劍氣如虹，風雷併發，三個銀衣護法功力雖高，却是搪不住甘仲池這種雷霆萬鈞的攻勢，不由地連連後退。

公孫大娘眼看情況不對，高聲叫道：「淳于供奉快上！三位護法退下！」

但她的話聲仍嫌晚了一點，「毒彌勒」淳于威的長劍還未遞進戰圈，兩聲慘號過處，「喪門劍客」吳義，「撲天鵰」夏侯傑二人已做了元磁劍下的亡魂，「鬧海神龍」戢宏雖算逃得快，但右臂上也被劃破一道四寸長的血槽。

甘仲池殺紅了眼，方才「鬧海神龍」戢宏的倖逃一死，固然是逃得快，但一半也是「毒彌勒」淳于威半途架住所致，因此，他劍式一順「順水推舟」，猛然向「毒彌勒」淳于威當胸刺去。

但說時遲，那時快，眼前人影一閃，一股柔和勁氣，將甘仲池的身形托出八尺之外，而「毒彌勒」淳于威竟「登登登」地被震退一丈之遙才拏樁站穩。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棋后要將王烈處死，棋王趕至說情，棋后同意放人，附帶條件是明年三月棋戰要讓他一隻車，可能有很多人要遭殃，屆時不知怎辦才對，王烈問他下的賭注是什麼，棋王不肯說明，祇叮囑王烈勸百里映紅不要來鬼風港，帶她回去她母親處，並請告知他不是她的生父，帶王烈取回那冊劍譜，同時叫王烈向百里映紅的母親請教密宗心法，對密宗精神劍學習有一定幫助，練劍成功才能縱橫武林，但最好不要管趙子被殺之事，王烈辭別棋王，在鬼風港找到了百里映紅，並將棋王說的話轉告……

搜索金龍堡　八少俠遇救

已是黃昏時候，遠近的湖面上已爲暮烟所籠罩，就在這時，一艘舢舨從暮烟中穿出，向鬼風港開了過來。

駕駛舢舨的是個姑娘。

這姑娘正是百里映紅！

她駕駛舢舨的技術十分笨拙，費了好大的勁才將舢舨靠近小島，將舢舨拖上岸後，似已精疲力竭，倒在地上喘息不已。

過了一會，她才慢慢撐起身子，舉步往島上走，但只走上數十步，她就呆住了。

因爲，她看見了一個人，那人正坐在一座岩石上，對她笑着！

他是王烈。

百里映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爲自己眼花撩亂產生錯覺，她揉揉眼睛再看，這才發出一聲驚呼道：「你……你怎麼比我先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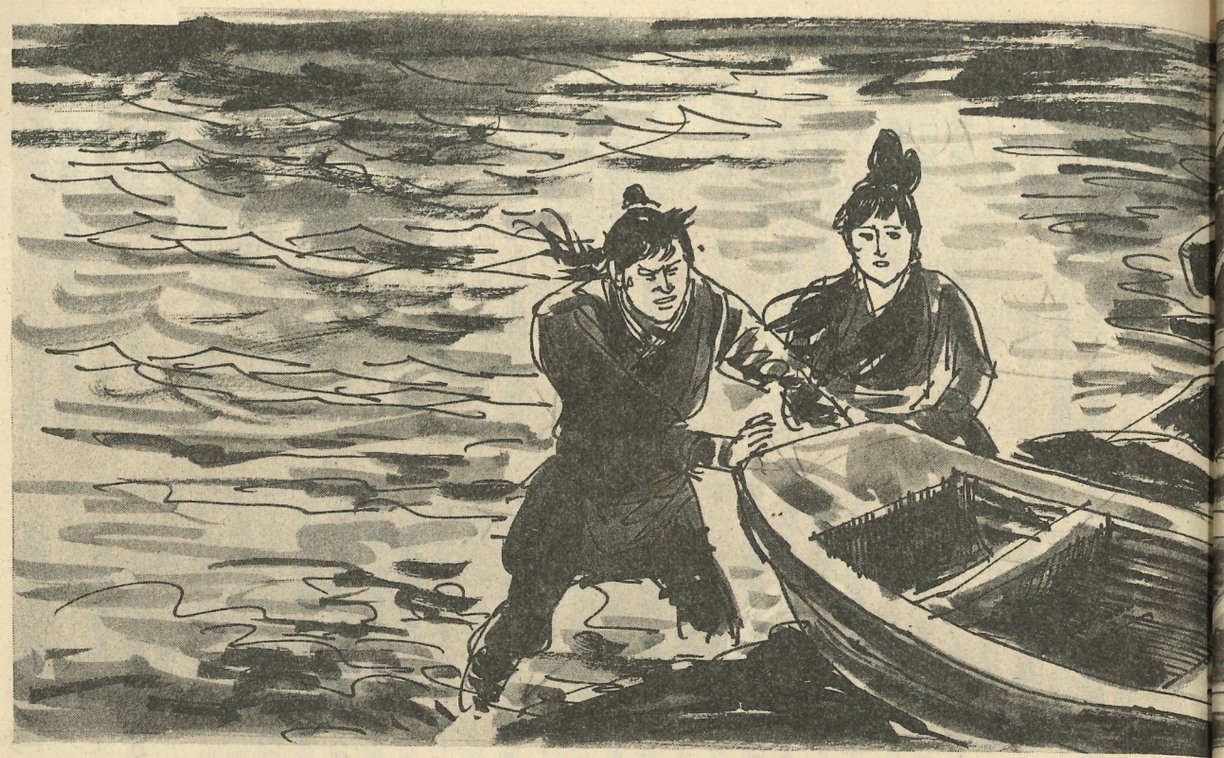
王烈從岩石上跳了下來，走到她跟前，含笑道：「我倒想問妳，妳爲何遲到現在才到？」

百里映紅吐了一口氣，在一旁坐下道：「我昨夜三更時分才偷到一隻舢舨，不料那舢舨不聽使喚，在湖上搏鬥了一天一夜，剛剛才到達此處，可把我累死啦！」

王烈在她身邊坐下，溫聲道：「累了，就好好歇一歇吧。」

百里映紅心情却很興奮，急問道：「你是幾時到的？」

王烈道：「今早到達。」



百里映紅微嗔道：「你沒見到我的留字？」

王烈道：「若不是見到妳的留字，我怎麼會趕到這裏來！」

百里映紅道：「我叫你不要來找我的！」

王烈笑道：「我辦不到。」

百里映紅道：「這麼說，你不反對我來找棋王了？」

王烈道：「若是不反對，我就不會趕來了。」

百里映紅臉色一寒道：「你還是反對？」

王烈道：「是的，而且反對到底！」

百里映紅生氣了，起身走開，橫他一眼道：「你無權管我！」

王烈道：「不管有權無權，我是管定妳啦。」

百里映紅大怒道：「你敢管我，我就跟你翻臉，視你爲敵！」

王烈嘆了口氣道：「我的姑娘，由於妳的任性，妳已經把棋王害慘了。」

百里映紅一怔道：「我……怎麼說我把棋王害慘了？」

王烈道：「也差點害我被斬首。」

百里映紅吃了一驚道：「怎麼說呢？」

王烈道：「我見到妳的留字後，立刻趕來洞庭湖，昨夜抵達洞庭湖時已是深夜，我便在一間龍王廟中過夜，不料却碰上兩個老喇嘛……」

當下，便將事情的經過述說一番，當說到牛娃對準他後頸一刀砍下時，百里映紅嚇得花容失色道：「砍中了沒有？」

王烈笑道：「說時遲，那時快，就當其時，忽然一顆石塊打到，噹的一聲，打開了那女劊子手的鋼刀……」

百里映紅大喜道：「那棋王趕到了？」

王烈點點頭道：「不錯，他要求四女刀下留人，便入洞去見棋后求情，結果棋王付出了重大的代價才救了我一命。」

百里映紅臉色發白，顫聲道：「他又……又被砍掉一臂了？」

王烈道：「不，比砍掉一臂還嚴重——棋后提出的條件是明年三月的棋戰，棋王須得讓她一個車，棋王答應了。」

百里映紅呆了呆道：「讓她一個車是很嚴重的事麼？」

王烈道：「是的，非常嚴重，因爲那樣一來，棋王必輸無疑！」

百里映紅不解道：「輸給她一盤棋，怎麼說是非常嚴重的事呢？」

王烈道：「關於這一點，我無法回答妳，但是我猜得棋王若輸給棋后一盤棋，確實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

百里映紅問道：「是不是棋王若輸了棋就得引頸就戮？」

王烈搖頭道：「不是，棋王說比生死更嚴重，至於究竟是何種嚴重的後果，棋王則避而不談。」

百里映紅又問道：「你有沒有告訴他我要來鬼風港見他？」

王烈道：「我說了，他不承認妳是他的女兒，也不打算和妳見面。」

百里映紅聽了這話，傷心的飲泣起來，說道：「他一定是我的生父不錯，否則的話，他何必避不見面……」

王烈道：「令堂早年與他有很深的關係是不錯的，但這關係不一定就是夫妻關係，也許他們只是同門的師兄妹而已。」

百里映紅抗聲道：「若是同門師兄妹，我娘何必遁入空門？棋王又有甚麼理由不肯和我見面？」

王烈語塞。

百里映紅回到他跟前，扯了扯他的衣袖，央求道：「你帶我入洞去和他相見，好麼？」

王烈搖頭道：「不……」

百里映紅流淚道：「爲甚麼不呢？」

王烈道：「妳我每和棋王相見一次，就要帶給他很大的災難，我不想再增添他的麻煩了。」

百里映紅道：「只要不碰上棋后一方之人，有何麻煩可言？」

王烈苦笑道：「問題就在咱們無法避開棋后一方之人啊！」

百里映紅又生氣了，一跺脚道：「王烈，你這個人太豈有此理了！爲了師素貞，你出生入死馬不停蹄，爲甚麼你對師素貞那麼好，對我這麼壞？」

王烈道：「情況不一樣，不可一概而論。」

百里映紅目光一凝道：「好，你現在說一句：要不要帶我的忙？」

王烈道：「要。」

百里映紅轉怒爲喜道：「那就快帶我去吧！」

王烈道：「我要帶妳回家去。」

百里映紅氣得尖叫一聲，掄起雙拳擂鼓也似的鎚着他的胸膛，又打又罵道：「你混帳！你混帳！我永遠不理你了！」

王烈任她打着，含笑道：「幸好令堂不在此，要是被令堂看見了，她不傷心欲絕才怪！」

百里映紅一聽此言，不覺停止鎚打，怒問道：「這話甚麼意思？」

王烈道：「令堂生妳養妳，辛辛苦苦把妳帶大，如今你却來個不告而別離家出走，一股勁兒要尋找妳的生父，妳可知道妳生父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除了生妳之外，可曾給了你們母女甚麼？他說不定是個不負責任的混帳東西，妳不去孝順妳的母親，却要來尋找一個從不曾見過面從不曾養育過妳的生父，這件事若讓令堂知道了，她能不心灰意冷傷心欲絕？」

百里映紅好像被人當頭棒喝，一時爲之目瞪口呆，過了一會才又發怒道：「你胡說八道，我可沒有說不要我母親呀！」

王烈道：「可是妳離家已經很久了，有沒有想到妳娘可能已急出病來了？」

百里映紅道：「我娘早已看破紅塵，世間一切悲歡離合對她已如過眼雲烟，她不會爲我……」

王烈笑道：「妳錯了，妳娘若眞看破紅塵就不會帶髮修行，保留那三千煩惱絲；她也許拿佛教做爲精神的寄託，若說她不關心妳的安危，那是絕不可能之事！」

百里映紅又道：「等我和棋王見上一面之後，立刻回家去。」

王烈道：「棋王已說得很明白，他不是妳生父，妳見他幹麼？」

百里映紅道：「就算他不是我生父，他也定知道我生父是誰，我要問問他。」

王烈道：「妳不担心他再一次受到傷害？」

百里映紅道：「棋后沒有理由再傷害他！」

王烈道：「可是他確實受到傷害了，上次爲了救妳，他犧牲了一條胳臂，這次爲了救我，他答應明年棋戰讓棋后一個車，我雖然不知道棋戰失敗的後果，但可想而知那一定會造成無法挽救的大災難！」

語至此，神色一正，以嚴正的語氣道：「就算他是妳的生父，妳忍心見他陷入困境麼？」

百里映紅低下了頭，沉默良久之後，才訕訕一笑道：「不去就不去，瞧你模樣好像天要塌下來似的。」

王烈見她已回心轉意，心中輕鬆不少，道：「走，咱們上船，我陪妳回家！」

於是，他們在附近的湖面上找到了棋王所說的一條小船，兩人解開繫在岸邊的繩子，隨即駕船離開鬼風港，連夜向南駛去。

棋王安排周到，在船上放了一包食物，他們便一邊吃一邊破浪前進。

王烈操槳疾進，到了下半夜，忽見前面湖上有一點燈光，他看出是一艘船，而且正對自己的小船駛來，忙向百里映紅道：「前面有一艘船！」

百里映紅道：「是打魚的吧？」

王烈答道：「若是打魚的，就不只一艘。」

百里映紅道：「不然就是遊湖的。」

王烈道：「沒聽說有人三更半夜僱船遊湖，而且此處距離岸邊很遠。」

百里映紅問道：「要不，你猜想是甚麼？」

王烈道：「說不定是紅衣教的喇嘛又來了。」

百里映紅大喜道：「那好啊！若是紅衣教的喇嘛，咱們便有一場好戲可看！」

王烈聽了這話，立刻改變方向，操槳划向東南方，不欲與來船碰上。

百里映紅不悅道：「你這樣是甚麼意思？」

王烈道：「我不想多惹麻煩，我惹不起那些喇嘛，我要平平安安的把妳送到岸上。」

百里映紅很不高興，生了一會悶氣，忽然笑道：「王烈，我唱一首歌給你聽好麼？」

王烈搖頭道：「不要。」

百里映紅笑道：「湖上泛舟，良辰美景，豈可無歌？」

說畢就唱了起來。

唱的是：「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遠近，白雲明月弔湘娥。」

她的歌喉極之美妙動聽，而且聲音提得很高，在靜靜的深夜下，聲音傳出甚遠是可想而知的。

王烈氣得跳脚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妳這不是自找麻煩麼！」

百里映紅道：「怎說自找麻煩呀？」

王烈嚷道：「妳把那船引上來了！」

百里映紅嘻嘻的笑道：「別慌，他們說不定是遊湖的騷人墨客，不是甚麼喇嘛，你放心好啦。」

王烈遙見那艘船果然聞聲朝着自己的小船駛過來，連忙又改變方向，快速操槳划開。

百里映紅忽又歌道：「一樓何奇，杜少陵五言絕唱，范希文兩字關心，滕子京百廢俱興，呂純陽三過必醉——詩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見古人，使我愴然涕下！」

王烈又氣又急，但雙手不敢稍慢，因爲他知道大船航速快，不趕緊把距離拉開，一定會被追上。

小船無燈，只要把距離拉開，大船就無法看見而不致被追上，但百里映紅有意放刁，接着又唱了起來：「請君試望，洞庭湖南極瀟湘，揚子江北通巫峽，巴陵山西來爽氣，岳州城東道岩疆……」

剛剛唱到這裏，忽聽遠處湖面上那艘大船上有人大聲道：「那船上歌者可是百里姑娘麼？」

百里映紅倒沒想到對方竟識得自己，呆了半晌才答道：「是呀！我是百里映紅，你是何人？」

大船上的人高聲說道：「我是司徒皓呀！」

王烈一聽是司徒皓，連忙掉轉船頭，迎着大船划了過去。

百里映紅冷笑道：「怎麼不逃了？」

王烈笑嘻嘻道：「是自己人！是自己人！」

不久，大船與小船會合在一起，王烈和百里映紅跳上大船，只見船上共有五人，其中二人是船家，餘三人正是司徒皓、西門芳、宗省吾！

那天，他們十三人在古廟中過夜，遇上了紅衣教的札薩克，一場衝突之下，司徒皓、西門芳，宗省吾三人受傷，無法行動，後來大家商議之下，決定由王烈和百里映紅趕去金龍堡救師素貞；衛見賢、凌玉鏡、景錦城、卓欣、賀龍、康從義、狄葆、樂正漢八人則留在古廟照顧治療司徒皓三人的傷勢，雙方一別數十日，不料今日却在洞庭湖上見面。

但是，今天見到的却是當日受傷的三人，沒有受傷的衛、凌、景、卓、賀、康、狄、樂八人倒而不在船上。

王烈一見少了八人，不由心頭一沉，急問道：「他們八人呢？」

司徒皓神色一黯道：「下落不明！」

王烈大驚道：「他們八人不是在那古廟中照顧你們三位麼？」

司徒皓嘆道：「是的，我們十一人在古廟等了三天，因不見你和百里姑娘返回，他們八人便決定趕去金龍堡看看，留下我們三人在古廟養傷。」

王烈頓足道：「這不對呀！」

司徒皓道：「沒有甚麼不對，那時我們三人的傷勢均已大爲好轉，只是還不能行動罷了，是我請他們趕去的，因爲我担心你和百里姑娘失手被捕……」

王烈急問道：「後來呢？」

司徒皓道：「我們三人在古廟等了三天，不見他們八人回來，我們便動身趕去金龍堡，不料趕到金龍堡時……」

「怎麼樣？」

「金龍堡被大火夷爲平地，所有的金龍堡人全都不見了！」

王烈又大吃一驚，道：「這是怎麼回事？」

司徒皓搖頭道：「不知道，我們三人在灰燼中搜索了一整天，未發現一具屍體，也沒發現打鬥的跡象，看那情形，好像是他們金龍堡自己放的火，然後全體遁去無踪。」

王烈駭然道：「衛見賢他們八人也不見了？」

司徒皓長嘆一聲道：「是的，後來我們又在附近尋找打聽均無結果，心想你們或許轉來洞庭湖，因此趕來看看，倒沒想不到會在此處遇上你們——你們二位沒去金龍堡麼？」

「去了。」

王烈便將經過情形一一說出，一直說到自己和百里映紅離開鬼風港爲止。

司徒皓道：「這麼說，金龍堡毀於大火應是在二位離開之後發生的事了，但奇怪的是他們八人爲何一齊失踪了呢？」

王烈憂心忡忡道：「金龍堡必然發生了重大的變故……」

百里映紅道：「是不是受到百劍堡的

「王烈。」

「嗯？」

「那册『密宗精神劍』沒遺失吧？」

「沒有，在我身上。」

「我娘也許能帮助你練成它。」

「我正有此意。」

「剛才你在島上說到那兩個老喇嘛，他們後來怎麼樣了？」

「棋王說已將他們逐離鬼風港，又說他們可能尚在洞庭湖，要我小心別碰上他們。」

「你看棋王棋后與紅衣教究竟是何關係？」

「我只知道他們早年原是紅衣教的人，後來背叛該教逃回中原，不過有一點必須修正，當年叛教的是『洞庭君』與『龍女』，後者即是現在的『棋后』，而現在的『棋王』却非當年的『洞庭君』，當年的『洞庭君』已經亡故了。」

「那麼現在的『棋王』究竟是誰？」

「我不知道。」

「紅衣教是佛教的一支，當年的『洞庭君』與『龍女』脫離該教，就如和尚尼姑還俗一般，算不得甚麼罪大惡極之事，爲何紅衣教一再派人追殺呢？」

「可能還有其他原因。」

「你猜是甚麼原因？」

「不知道。」

百里映紅不再發問，默默的看着小船破浪前進，神情痴呆，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

湖上的夜色很美，目光投在湖面上粼粼生輝，好像鋪上一層金片。

突擊，金龍堡不敵，棄堡而逃了？」

王烈搖頭道：「不可能，百劍堡沒有能力擊潰金龍堡，而且趙池的兒子趙北星又被人殺害於懸空寺，他沒有心情再轉去攻打金龍堡。」

百里映紅轉對司徒皓問道：「你們三人抵達金龍堡是白天還是晚上？」

司徒皓道：「是白天。」

百里映紅道：「沒發現一點血跡？」

司徒皓道：「沒有。」

百里映紅道：「堡後那間柴房也燒掉了？」

司徒皓道：「全堡已無一間完好的房子。」

百里映紅道：「金龍堡上下有一千多人，如是遭受外來的攻擊，不可能沒有留下一點痕跡。照此看來，可以肯定是他們自己縱火焚堡，全堡遷往別處，但金龍堡主有甚麼理由要這樣做呢？」

西門芳開口道：「在下對他們的棄堡逃遁不感興趣，在下只担心衞見賢八人的安危。」

王烈皺眉沉吟道：「此事十分令人費解，如果衞兄八人在金龍堡遇害，必有血跡留下，既無血跡，便表示他們八人未遇難，但仇元凱若是棄堡他去，也無帶走他們八人之理……」

百里映紅道：「咱們再去金龍堡瞧個明白如何？」

王烈點頭道：「好！」

於是，他們丟棄了小船，五人同乘大帆船轉向北方航去。

次日中午，他們在岳陽上岸，略事歇息，隨即往金龍堡趕去。

這天深夜，五人趕抵雲溪金龍堡，一眼望去，果見整個金龍堡已盡成灰燼，沒有一間完整的房子了！

王烈道：「堡後那間柴房下有秘密地窖，咱們快去那地窖看看！」

五人奔到後柴房所在地，但見柴房亦被燒成一堆灰燼，舉目所見，一片瘡痍！

王烈向司徒皓三人說道：「仇元凱曾將師素貞囚禁在下面的地窖中，此刻地窖中也許已沒有甚麼，但咱們不妨挖開灰燼進入地窖看個明白。」

司徒皓三人自然不反對，五人便一齊動手將地上的灰燼挖開，不久找到了入口，王烈當先鑽入，見地窖中一片漆黑，乃取出火摺子，摸索到掛在壁上的一盞油燈，將之點亮起來。

燈光一亮，地窖中的情景盡入眼底，頓時嚇得王烈失聲大叫！

在地面上的司徒皓聽他驚叫情知必有重大發現，急問：「王兄看見了甚麼？」

王烈沒有回答，他已驚得傻住了。

原來，地窖中倒臥着八個青年，正是衞見賢、凌玉鏡、景錦城、卓欣、賀龍、康從義、狄葆、樂正漢！

八人脚上都繫着脚鐐，但一個個靜臥不動，分明已經死了。

司徒皓未聞王烈答話，連忙一頭鑽入地窖，一見到地窖中的情景，也驚得大叫起來。

百里映紅和西門芳、宗省吾跟着進入，見到衞見賢八人橫七豎八的陳屍在地，也不禁呆了。

趙堡主兩個兒子先後被人殺害於懸空寺，不知此事是否與仇元凱有關……」

衞見賢面色一變道：「趙堡主又有個兒子被人殺害了？」

王烈點頭道：「是的，據說遇害的是趙北星，死亡情況與趙南星完全相同。」

衞見賢駭然道：「師素貞沒有殺害趙北星的理由吧？」

王烈道：「小弟敢斷言趙南星和趙北星之死均與師姑娘無關。」

康從義驚問道：「王兄懷疑是仇元凱殺了趙池的兩個兒子？」

王烈搖搖頭道：「小弟不敢這樣說，只知道必有關連而已。」

百里映紅開口道：「這件事當眞撲朔迷離，叫人猜想不透，先是趙南星被殺而師素眞蒙上嫌疑，接着是仇元凱的兒子仇香莫名其妙的死在師素貞的手裏，如今又傳出趙北星遇害，這些事情若把它連貫起來，好像是有個可怕的人物在暗中進行傾軋陰謀，而對象就是領袖武林的歸來山莊、百劍堡和金龍堡。」

司徒皓道：「不錯，歸來山莊的師抱眞，百劍堡的趙池，金龍堡的仇元凱，這三人是數十年來稱雄武林的三大主流，如今他們三人都被攪得一塌糊塗，這分明是某一個可怕人物的有計劃行動！」

凌玉鏡道：「這個可怕的人物會是誰呢？」

樂正漢道：「會不會就是洞庭湖中那個棋王？」

百里映紅白了他一眼道：「你別胡說，他是個很好很好的人！」

樂正漢微怔道：「百里姑娘怎知他是個很好很好的人？」

百里映紅道：「因爲他救過我和王烈的命！」

樂正漢一拍手道：「是了，若非棋王所爲，那必然是棋后了！」

百里映紅對棋后沒有好感，聞言點點頭道：「對，很可能是她幹的勾當！」

王烈道：「棋王和棋后數十年來從未離開洞庭湖一步，我想也不可能是棋后所爲。」

百里映紅道：「不是她，還會有誰人呀？」

王烈道：「沒有證據不可胡亂猜測，棋后是當年傳說中的『洞庭君』的妻子『龍女』，她和丈夫背叛紅衣教逃回中原之後，便一直匿居於鬼風港下，似乎不可能與師抱眞，仇元凱和趙池三人有仇。」

百里映紅道：「你不是一再說過師、仇、趙三人與棋王棋后有某種關係麼？」

王烈道：「不錯，但不能因此就斷定一切陰謀出自棋后。」

康從義道：「現在暫時別談論這問題，先設法把我們八人的脚鐐解開好麼？」

王烈仔細看過他們脚上的脚鐐，微微皺眉道：「這要有鑰匙或削鐵如泥的寶刀才行……」

賀龍道：「給我一支鐵釘，我來試試看。」

於是，大家分頭找鐵釘，不久找到了一支，賀龍將鐵釘打扁，然後穿入鎖孔中，一陣攪動之後，便聽「卡」的一响，扣環上的鎖應聲解開了。

百里映紅驚喜道：「好本事，你是怎麼學到這門技藝的？」

賀龍笑道：「實不相瞞，我祖父是製鎖名家，我小時候他老人家就教我開鎖的本能，只要有一支鐵釘，任何種類的鎖都能開得。」

卓欣道：「既是如此，前兩天咱們被囚入地窖時，你爲何不開？」

賀龍道：「因爲地窖中找不到一支鐵釘呀！」

當下，由他分別爲衞見賢等七人打開了脚鐐，最後的樂正漢脚鐐一除，立刻跳了起來道：「我餓壞了，有沒有東西可吃的？」

王烈道：「此堡已盡成灰燼，不可能找到食物，要吃東西，只有找附近的人家去。」

樂正漢道：「那就走啊！」

十三人當即離開金龍堡，往南行約數里，找到一座佛寺，王烈入寺與知客僧接洽，知客僧同意招待，大家才一起入寺歇下來。

半個時辰後，寺中和尚端出一大鍋素麵，十三人一陣狼吞虎嚥吃得精光，精神體力才告恢復。

知客僧問起他們的來歷，王烈表明自己是太原捕頭，並介紹了司徒皓等人，然後說道：「在下十三人晚間有事前去拜訪金龍堡主，那知金龍堡已付之一炬，仇堡主及其門下全體不知去向，大師父可知道這件事麼？」

知客僧答道：「貧僧等正爲此事納悶，大前天清早，本寺遙見北方濃烟冲天，我們每人喝了幾口。

至此，八人神智完全恢復，敢情他們還不知道金龍堡已付之一炬，一見全堡變成一堆一堆的灰燼，個個爲之目瞪口呆，康從義失聲道：「你們……放火燒了金龍堡？」

王烈笑道：「不是，我們五人剛剛趕到，而這座金龍堡被大火焚毀已有好幾天了。」

康從義驚問道：「是誰放的火？他們金龍堡的人都到哪裏去了呢？」

司徒皓便將所知情形說出，然後問道：「你們八人又是怎麼落入他們金龍堡手中的？」

康從義道：「那天我們八人趕到此地時，聯名投刺求見仇堡主，不料姓仇的竟不肯接見，他的門下且對小弟等惡言相向，我們八人一氣之下便攻入堡中，不幸陷入他們的『千劍陣』中結果一一被擒。」

衞見賢接口道：「他們將我們八人扣上脚鐐，押入地窖中，隔了半天，我們發覺有一股熱氣下逼，我們試圖往外衝，才發現上面的柴房失火，當時我們以爲姓仇的要將我們活活烤死，現在才知他們棄堡他去，但不知他們金龍堡爲何出此？」

王烈道：「小弟亦不知仇堡主爲何要棄堡遁去，他是當今武林數一數二的人物，金龍堡更是名滿天下的一座大堡，忽然出此下策，想來必有重大的原因，說不定還……」

衞見賢見他話說到一半忽然頓住，便問道：「王兄想到了甚麼？」

王烈沉吟有頃，才說道：「百劍堡的我們趕去救火時，金龍堡已差不多燒光了，奇怪的是不見一個人，看那情形，好像不是外人放的火，而是他們自己放火焚堡的……」

王烈道：「大師父認識仇堡主麼？」

知客僧道：「當然認識，數十年來本寺的香油錢都是仇老施主捐獻的，仇老施主爲人樂善好施，不知爲何竟棄堡他去。」語畢，嗟嘆不已。

王烈道：「仇堡主的門下弟子中，有沒有家在附近的？」

知客僧道：「有的，有個二代弟子莊一鵬，他的家就在本寺後面，本寺主持曾親自去他家問他父母，他父母也不知道，聽說兒子失踪，兩老還哭得很傷心呢。」

王烈搓手嘆道：「仇堡主突然棄堡他去，必有重大緣故，只是他門下上千，怎麼可能就這樣神秘的消失不見呢？」

司徒皓道：「是啊！全堡一千多人一起出走，那聲勢之浩蕩，好比大軍過境，絕不可能不被人發現，明天咱們去附近各道路上打聽打聽，一定可以打聽出他們的去向。」

百里映紅微笑道：「恐怕未必，仇元凱棄堡他去，如是在逃避甚麼，他絕對不會帶着全堡門下一起行走的，他會化整爲零。」

王烈點頭道：「不錯，化整爲零，然後在某地會合。」

知客僧問道：「諸位施主與仇堡主是何關係？」

王烈道：「不是敵人……」

（未完）

萬里飛虹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可飛・圖

太監專權 憤然歸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姜雲岫白昭容按照大哥訂下的金蟬脫殼之計，將顧客改了裝扮，大哥領着他們主僕走在前頭，他們姊弟喬裝顧客主僕模樣，不再作漁樵雙俠出現，既用金蟬脫殼，配以李代桃僵，樊霖焦度跟他們一道走，四人來到徐州銅山客棧留宿；紅娘子帶着雷鞭胡混和丫環羽衣來了，先向姜雲岫施放劇毒，白昭容將蟠龍環貼着他的胸口叫他運功解毒，二人將紅娘子制服，原來神燈教調集一批高手來圍攻他們，樊霖焦度也將雷鞭等人打至重傷，他們趁機離開客棧，經東閣至蒙陰縣又遇神燈教護法司馬競的埋伏，卒被姜雲岫將他殺死，繼續向濟南進發。

一條羊腸鳥道，轉過一座山峯，來到一片山谷之內，只要通過山谷，必然可以到達彼岸。

山谷走到一半，忽然傳來一聲巨响，及扭頭一瞥，但見巨浪如山，以萬馬奔騰之勢向山谷急衝而來。

白昭容大吃一驚道：「咱們中了賊人的計算了，快跑！」

跑，他們盡了全力，只是那巨大的洪流像天河倒瀉一般，他們奔出未及十丈，便一起捲入狂濤之中了。

排山倒海的強大衝力，不是人力所能抗拒的，這四兄妹被巨浪衝散了，各自在洪流中掙扎。

姜雲岫不識水性，在掙扎中喝了不少水，不過他終於掙脫了那片急流，爬上一片淺灘。

他在淺灘上略作調息，然後起身準備尋找他的兄姊，但這一立起身形，就聽到有人發出驚呼：「啊，大人，這兒逃出了一個。」

聽口吻，這塲洪水之刦，的確是有人暗算他們，現在兩位兄長，一位姊姊全被洪水冲散，甚至生死不明，他的胸腹之間，立卽昇起一股怒火。

及舉目向山坡之上一瞥，來人只有三個。

一名面目冷肅的灰衣大漢，好像在那兒見過，他身後跟着兩名黑衣人，正由十丈外向河畔奔來。

姜雲岫是刦後餘生，身體頗爲疲累，但他知道敵人不會放過他，他也不願意放過敵人，因而摘下手叉子，嚴陣以待。

來人在他身前八尺之處停下脚步，灰衣大漢向他投下一瞥，冷冷一哼道：「洪水淹你不死，你的命倒是大得很。」

姜雲岫道：「你是誰？咱們無怨無仇，你爲甚麼設計暗算咱們？」

灰衣大漢哼了一聲道：「你的確跟本大人無怨無仇，你爹與侯某還有同僚之誼，只怪他不識時務，而禍延後代，本大人也救你不得，跟我回京師去吧，也許翁父一念慈悲，會救你一條生路。」

姜雲岫道：「你就是侯封？在下有點不解，大人食國家的俸祿，官拜四品帶刀侍衞，爲甚麼要聽王振的使喚……」

侯封大怒道：「住口，小賊神目無翁父，胆大以極，給我拿下！」

他身後的兩名黑衣大漢應聲奔出，雙刀並擧，一左一右向姜雲岫劈來。

這兩人一刀揮出，急如閃電，長刀帶起勁風，功力竟然不凡。

姜雲岫的手中只有一柄五寸不到的手叉子，自然不敢硬架長刀，他忽然向左側跨出一步，避開右側的一刀，但却撞向左側那人的懷裏。

這一招大出左側黑衣大漢的意料之外，他正想身形倒竄，揮刀再劈，但喉頭一痛一麻，他已然一頭往地上栽去。

姜雲岫這一險招極爲成功，手叉子見血封喉，何況他已割斷此人的喉管，黑衣人自然難逃一死了。

另一黑衣人墊步欺身，正好追到姜雲岫的身後，他忽然以肩頭着地，一個快速的翻滾，同時使出一招擧火燎天，手叉子便已插進此人的丹田。

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只不過揮洒之間，他已連斃兩名強敵。

侯封面色一變道：「小賊種，你居然敢拒捕行兇？那就怪不得本大人心狠手辣了！」

此人能够擠身錦衣衞，官拜四品帶刀侍衞，在武功上必然有他獨特的成就，按說姜雲岫應該以寒烟簑應敵的。

但他却沒有這麼打算，因爲敵人三去其二，侯封縱使功力够高，他自信不難應付。

及侯封撒出長劍，一劍刺出，勁風潮湧，他不只是無法以手叉子招架，甚至立身不住，在連續倒退兩步之後，才消去對方劍上帶來的強大勁力。

侯封不待他身形立穩，劍芒像一片漁網，罩向他週身的重穴要害，他手忙脚亂的封擋了幾招，最後一個失神，左胸上挨了一記重擊。

他的眞力適才在洪流中幾乎消耗殆盡，在封擋侯封的攻勢之際，眞力難繼的現象立刻顯現出來，否則他決不會敗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慘。

左胸這一劍使他仆倒下去，甚至他無力掙扎起來，侯封得意的笑了，他們沿途追殺，遭受到不少的損失，現在能够將獵物的腦袋帶回去，總算達成了任務。

因而他嘿嘿一陣狂笑道：「小賊種，你爹在鬼門關等你，本大人送你去吧。」

語音甫落，長劍急揮，逕向姜雲岫的脖子剁去。

這一劍姜雲岫無力逃避，除了把命交給別人實在別無他法。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一點晶芒忽然由斜刺裏飛來，噹的一聲脆响，十分準確的擊在劍尖之上。

這點晶芒的力道，強勁得令人難以置信，它不僅將侯封的長劍蕩開，連劍尖也斷去一截。

侯封大吃一驚，急忙後退五步，向晶芒射來之處一瞥，只見一高一矮兩條人影，已像狂颱一般的捲了過來。

這兩人一身黑衣，黑帕幪面，他們究竟是何方神聖，侯封無法瞧看得出。

不過有一點他十分明白，來人功力之高，已達不可思議的境界，一旦翻臉動手，他決非對方之敵。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兩位想管閒事？嘿嘿，內使監王振大人的事，豈是你們能够管的！」

內使監王振權傾朝野，威無不加，連當朝王侯也要讓他三分，管他的閒事豈不是自趨絕路。

誰知來人竟然不信這個邪，較高的幪面人冷冷一哼道：「老夫要管的事沒有人能够阻擋，連你侯大人也得留在這裏。」

權傾朝野，威無不加的內使監王振竟然唬不了人，而且幪面人還知道他侯大人的來歷，看來幪面人要將他留下，必然不是虛聲恫駭的言語。

武功比不過人家，逃走自是不易，除了招集同伴，他只有死路一條了。

於是他猛的一提眞氣，撮口發出一聲長嘯。

幪面人似乎沒有料到侯封會來這麼一招，嘯聲才起，他忽然大袖一抖，一條鍊子拖帶着破風之聲，閃電一般向侯封當胸刺來。

這一槍來勢之急，宛如疾雷撼山，侯封不敢招架，足尖猛的一點，翻身向後便逃。

幪面人哼了一聲，扣在手上的鍊頭一鬆，鍊子槍以流星逐月之勢，噗的扎進侯封的後心，強勁的槍尖扎穿了他的心臟，這位四品帶刀大員，就此一命嗚呼了。

幪面人收起鍊子槍，再由懷中掏出一只瓷瓶，挑出一些藥粉，洒在三具屍體之上，片刻之後，三具屍體便已化作幾灘黃水了。

他再回過頭來，對較爲矮小的幪面人道：「娟兒？他怎樣了？」

較矮的幪面人道：「爹！他傷勢很重，女兒已經給他敷了藥，並喂給他一粒聖心丹，傷勢大致可以穩住了。」

幪面人伸手扶起姜雲岫道：「姓封的適才的嘯聲，可能會引來其他的鷹犬，咱們走。」

聽他們的對話，這兩人必然是父女，那老者身手之高，應該可以列入絕頂高手之林，像他這樣的人物，定當是名滿天下，家喻戶曉的高人，他却殺人毀屍，不惜與錦衣衛作對，這究竟爲了甚麼？

沒有人知道這是爲了甚麼，連他的女兒也是抱着一個悶葫蘆。

他們一路向東飛馳，深入泰山山脈，來到一個極端隱秘的所在。

此處的地名應該稱爲「扇子岩」，在泰山以東約莫七十多里，但見峭壁鐵立，飛烟冥冥，古松盤鬱，流泉淙淙，景物的清幽，令人有着超然出塵之感。

他們越過一條潺潺小溪，進入一片參天叢莽之中，這是未經開發的原始森林，裏面陰沉沉的，光綫極爲昏暗，如非熟習此地環境，外人必然不敢輕易進入。

穿過叢林景物豁然開朗，一片菜圃圍繞着幾間茅屋，顯現出農家的寧靜景象。

這雙父女剛剛走出叢林，一名鬚髮斑白的駝背老者快步迎了上來道：「老爺小姐回來了，這位是華公子吧？交給小的好了。」

幪面人將姜雲岫交給駝背老者道：「華公子受傷頗重，小娟已經喂給他聖心丹，傷勢不致惡化，你好好的照顧一下。」

駝背老者道：「是，老爺。」身形一轉，托着姜雲岫向茅屋奔去。

幪面人緩緩吁出一口長氣，伸手摘下幪面黑帕，現出一張虬髯繞腮，威武冷傲的臉型，他年歲不算太大，約莫五十出頭，但面頰之上却已佈滿了風霜的痕跡。

他身旁的這位姑娘，身材嬌小，眉目如畫，膚色雖是黑了一點，仍掩不住她那絕代風華。

虬髯老者名叫彭鴻，曾任大名府的副將，爲了瞧不慣王振專權誤國，因而棄職歸隱。

他家的人口十分簡單，除了女兒小娟，就只有一個老僕齊珂了。

華公子的爹華敏是彭鴻的同門師兄，爲了拯救師侄，他們不得不殺人毀屍，以絕後患。

× × ×

天昏地暗，風雨如晦，這種天候實在悶得令人喘不過氣來。

草堂的方桌上擺着殘羹剩飯，彭鴻父女面對面的坐着，他們剛剛吃過晚餐還沒有收拾。

彭小娟用筷子在桌面上畫着，她忽然抬起頭來，道：「爹……」

彭鴻道：「甚麼事？娟兒。」

彭小娟道：「爹，我總是覺得有點奇怪……」

彭鴻道：「甚麼事妳覺得奇怪？」

彭小娟道：「還不是他那件衣衫嘛，爹，你說，他會不會是漁樵雙俠中的漁俠呢？」

彭鴻道：「一件套頭衣衫，再加上那件寒烟簑，八成錯不了。」

彭小娟道：「可是……可是……」

彭鴻道：「這沒有甚麼好奇怪的，他是一簑烟雨的傳人，自然會擁有那件寒烟簑，至於裝扮漁樵雙俠麼，只不過用以掩護他眞正的身份而已。」

彭小娟道：「爹不是說乙前輩從不收徒麼？他如何會是乙前輩的傳人？」

彭鴻道：「乙大俠不收弟子只是江湖傳聞，這是不能作準的，再說人是會變的，他可能改變了主意。」

彭小娟櫻唇一噘道：「華哥哥這個人當眞古怪，對付侯封那等高手，他竟然放着寒烟簑不用！」

彭鴻道：「我猜這必然另有原因……」

彭小娟道：「甚麼原因？」

彭鴻道：「我想不外乍遇敵人，一時取用不及，或是他不願禍延師門，才避免使用寒烟簑。」

彭小娟點點頭道：「這兩件都有道理，哦，爹先歇着，女兒去瞧瞧華哥哥。」

× × ×

姜雲岫被安置在一間窻明几淨的書房，由於傷勢過重，從昨天到現在他還沒有清醒過來。

剛開始他的體溫很高，傷勢有惡化的跡象，幸得彭鴻的醫道頗爲高明，經他全力調治，終於將傷勢穩住了。

現在他的體溫已經恢復正常，神智也逐漸清醒過來了。

當他恢復知覺之際，第一個感覺是口乾舌蔽，他還沒有睜開雙眼，就以微弱的聲音呼叫道：「喝，我要喝水……」

他語音未落，上半身就被人扶了起來，一杯温度適中的開水送到他的唇邊，讓他緩緩的啜飲下去。

然後他被人輕輕放下他又睡過去了。

約莫半盞熱茶之後，他緩緩睜開了雙眼，但見一燈如豆，在夜風中不斷的搖擺，自己躺在一張木榻之上，榻前坐着一位

嘛。」

姜雲岫道：「小娟，我有點累，咱們明天再說吧。」

彭小娟啊了一聲道：「對不起，華哥哥，我一高興就忘了你的傷了，不過你先要吃點東西才能歇息，我已經燉好了鷄湯，你等着。」

她像彩蝶一般的飛了出去，片刻之後就帶來一只熱香四溢的食盤，裏面用瓷缸盛着鷄湯，小碟盛着蛋捲，色香俱佳，不由令人食指大動。

她將茶几放在床前，食盤擱到几上，然後扶起姜雲岫，用湯匙舀起鷄湯，向他的嘴裏送去。

姜雲岫有過女人，也享受過閨房樂趣，但由女人喂着吃，這還是第一遭。

因此他的臉紅了，羞得像大姑娘似的，有着手足失措的感覺。

於是他婉言拒絕道：「不敢當，姑娘，妳放下，讓我自己……」

他是說讓他自己來，但語意未完，湯匙已經堵着他的嘴巴了。

待他喝下這口鷄湯，彭小娟放下湯匙，再用筷子夾起蛋捲，往他嘴裏送，同時投給他幽怨的一瞥道：「我跟你說過我是彭小娟，怎麼又叫我姑娘了？再說你的雙臂最好不要亂動，以免牽動傷口，唉，小時候我曾經喂過你，現在倒跟我生份起來了。」

那幽怨的眼神，親切的關注，縱使是鐵石之人，也會爲之感動的，姜雲岫又怎能予以拒絕？

何況她根本就不讓姜雲岫說話，更不聽他的解說，他雖是心頭不安，仍然不得不一口一口的吃下去。

這是極富情調的享受，他姜雲岫却如坐針氈，最後終於吃喝完了，他才悄悄吁出一口長氣。

彭小娟替他揩淨了嘴，扶着他睡下來，替他塞好了被頭，再伸手試試他額頭的温度，那份親切與細膩，使得姜雲岫大爲感動。

自然，她是對待兒時的伴侶華公子，但是無可否認的她是男人最喜愛的那種女人。

對這麼一個可愛的女孩，姜雲岫不願意使她受到任何傷害，當然也不想欺騙她讓她浪擲許多感情，只是他太虛弱了，沉重的眼皮很難睜開，終於他又暈沉沉的睡了過去。

這一夜他睡得十分香甜，直到日上三竿，他才醒了過來。

及眼皮一睜，第一個就瞧到一張純眞無邪的甜甜粉臉，她自然是彭小娟了。

「啊，華哥哥，你醒來了，傷處怎樣？還疼不疼？」

她坐在床邊，伸出柔柔的小手，去撫摸姜雲岫的額頭，小嘴却像百靈鳥一般，不斷的詢問着。

姜雲岫此時頗爲衝動，很想伸手去握彭小娟的玉手，但他終於硬將衝動抑壓下去，同時微微一笑道：「傷處好多了，一點也不疼。」

彭小娟道：「餓了吧？我替你拿東西來吃。」

姜雲岫道：「別忙，小娟，我想起來走走，伯伯呢？也該謝謝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了。」

彭小娟道：「爹跟駝子伯伯都出去了，要兩三天才能回來。」

姜雲岫啊了一聲道：「他們都出去了，你一個人不會害怕？」

彭小娟道：「誰說我一個了，難道你不是人？」

姜雲岫哈哈一笑道：「好一張利嘴，我說妳不過。」

彭小娟撇撇嘴道：「知道就好，你當眞能够起來？要不要我扶你？」

姜雲岫搖頭道：「不必，我那有那麼嬌嫩。」

他起來之後，彭小娟立即照應他嗽洗，早餐，然後嫣然一笑道：「是到外面晒晒太陽？還是進房裏躺着？」

姜雲岫道：「躺多了骨頭會發酸，還是到外面走走吧。」

於是彭小娟陪着他到外面散散步，但不讓他走遠，是怕他累着了。

一幌四天過去了，彭鴻主僕還沒有回來，姜雲岫的刀傷已經封了口，眞力也能够提到八成，他這條命是檢回來了，却又爲彭鴻主僕担上了心。

這天晚餐之後，他跟彭小娟坐在田埂上閒聊，瞅着天際的落霞，他感慨的嘆息一聲道：「人生際遇的奇妙，以及道路的坎坷，時常令人哭笑不得，造物者有時眞會捉弄人。」

彭小娟道：「你這是有感而發了，說說看。」

姜雲岫道：「譬如妳對華哥哥噓寒問暖，體貼入微，如若一旦發現華哥哥不是眞的，豈不是哭笑不得？」

彭小娟向他瞧了一眼，忽然抿嘴一笑道：「如果我不知道華哥哥是假的，自然會大爲失望，現在麼……」

聽彭小娟的口吻，好像她已經知道華公子是假的，這就使姜雲岫如墮五里霧中了，她既然知道不是她青梅竹馬的華哥哥，爲甚麼還要對他如此親切的照顧？

彭小娟已經忖知他的心意，微微一笑道：「想知道原因？」

姜雲岫點點頭，道：「我正在洗耳恭聽。」

彭小娟道：「你來到這裏的第二天，我拿你包裹裏面的衣服去洗，在一件衣衫的口袋之內發現了一顆密封的蠟丸……」

姜雲岫啊了一聲道：「後來呢？」

彭小娟道：「我將蠟丸拿給爹瞧看，他老人家瞧出來是洗滌易容藥物用的，再經過一陣推敲，對你的身份，也發生了懷疑。」

姜雲岫道：「果然薑是老的辣，不過咱們冒充華公子，是以生命作爲賭注，如非遇到賢父女，在下早已喪生在溪水之畔了。」

彭小娟道：「所以咱們父女對你十分敬佩，也由衷的感激，漁樵雙俠義薄雲天，小妹怎能不對你稍盡棉薄？」

姜雲岫伸手撫摸着面頰道：「多謝姑娘，我臉上的藥物已經洗去了麼？」

彭小娟道：「在你睡的時候，爹替你洗去了。」

姜雲岫哈一笑道：「洗得好，在下

任務已了，應該告辭了。」

彭小娟道：「不行，我爹是去找你的幾位同伴，要走，也該等我爹回來以後再說。」

姜雲岫眉峯一皺道：「姑娘……」

彭小娟櫻唇一噘道：「怎麼又叫姑娘了，難道你不知道我叫彭小娟？」

姜雲岫道：「知道，但在下不能失禮的。」

彭小娟哼了一聲道：「你已經叫過我的名字了，再叫姑娘我可不依！」

姜雲岫道：「好好，不過，妳爹這麼多天還不回來，妳看會不會……有甚麼躭擱？」

彭小娟道：「躭擱也許會有，但絕對沒有意外。」

姜雲岫道：「哦，這話怎麼說？」

彭小娟道：「當今之世，還沒有人能對我爹怎樣，何況還有駝子伯伯。」

姜雲岫道：「令尊必然是一位絕代高人，他老人家的名號怎麼稱呼？」

彭小娟道：「龍江三絕，你應該聽過這個字號。」

姜雲岫搖搖頭道：「沒聽說過。」

彭小娟道：「甚麼，你整天行走江湖，竟然不知道龍江三絕的名號？」

姜雲岫道：「在下原本不是江湖中人，只是在一個偶然的機遇之中，習得一點莊稼把式而已。」

彭小娟雙目大張，一對明比秋月的眸子，在姜雲岫的臉上不停的轉動，良久，她才點點頭道：「我相信你的話，你果然瞧不出一般江湖人的氣息，說說看，你是怎樣踏入江湖的？」

姜雲岫就將自己的往事毫無隱諱的說了出來，然後笑笑道：「該妳說了，甚麼叫龍江三絕？」

彭小娟道：「爹回來了，改天再跟你說。」

她語音甫落，幾條人影急如鷹隼，已由樹林之中現出身來，領頭的是此間的主人彭鴻，他身後跟着鐵馬莊的三四八幾位莊主，駝背老者齊珂走在最後。

姜雲岫見幾位兄姊無恙，高興得奔了上去，兄弟相與把臂唏噓，眞有相見恍如隔世之感。

彭鴻微微一笑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各位不必難過，有話進屋裏再說。」

進屋之後，彭鴻叫小娟弄來酒菜，主客六人圍桌而座，邊吃邊聊。

原來樊霖等三人都有一身水功，雖是洪流以天河倒之勢冲下來，他們似能逃出激流，三人登岸之處也相隔不遠。

他們沿岸尋找姜雲岫，曾經遇到兩批敵人，由於不明白姜雲岫是不是落在他們的手中，因而不敢輕舉妄動，後來暗中聽敵人的談話，才知道這般人是錦衣衞的，由一個姓侯的領頭。

這般鷹犬不只是沒有抓到一個獵物，他們領頭的侯大人及錦衣衞的兩名高手竟然失踪，在此等情勢之下，他們那裏還有心情去找獵物！

樊霖等三人也在溪水兩岸尋找姜雲岫，直到今早遇到彭鴻，才隨他一同前來。

樊霖說過這幾天的情況，然後雙拳一抱道：「舍弟承蒙前輩義伸援手，鐵馬莊將永遠感激，前輩如果沒有什麼吩咐，愚兄弟想就此告辭。」

彭鴻道：「別忙，樊少俠，老朽還有幾點不明之處希望少俠能够坦誠相告。」

樊霖道：「前輩請吩咐。」

彭鴻道：「老朽第一點不明白的是，貴莊與華公子是甚麼關係，爲甚麼如此替他賣命？」

樊霖道：「不敢欺瞞前輩，鐵馬莊是做生意，生意人最要緊的是信用，敝莊不計任何犧牲，都要保護客人的安全。」

彭鴻道：「原來如此，那麼貴莊主以姜少俠冒充華公子，用的是李代桃僵，金蟬脫殼之計了，請問……」

樊霖道：「這個，請前輩原諒，這是敝莊生意上的機密，晚輩實在不便說。」

彭小娟撇撇嘴道：「我爹跟華伯伯是同門師兄弟，華哥哥是我爹的師侄，咱們如非在這兒隱居，對江湖上的消息頗爲閉塞，早就伸手管這件事了，無論是甚麼機密，都應該告訴咱們。」

樊霖道：「請問彭前輩的名號怎樣稱呼？」

彭小娟道：「龍江三絕樊大俠應該有過耳聞，華伯伯是老大，我爹行二，三師叔宇文奇現在高麗。」

樊霖啊了一聲道：「龍江三絕名滿八荒，晚輩兄弟失敬了。」

彭鴻道：「樊少俠不必客氣，如果當眞不便說也不必勉強。」

樊霖道：「晚輩不說是爲了華公子的安全，前輩既是華公子的師叔，自然沒有隱瞞的必要，華公子是由晚輩的大哥等五人保護，喬裝改扮經吳淞口出海，現在可能已經到達目的地了。」

彭鴻道：「目的地是否高麗北端的會寧？」

樊霖道：「不，是松江省延吉市以北的銅佛寺。」

彭鴻點點頭道：「我三師弟宇文奇是高麗人，在圖們江兩岸具有極爲龐大的潛力，只要到達延吉市，華師侄就安如磐石了，我想他們既是乘船出海，必然先在高麗北部登岸。」

彭小娟忽然柳眉一皺道：「爹，咱們不管了？」

彭鴻道：「由侯封親自率領錦衣衞，對樊少俠等一路攔截來推想，鐵馬莊李代桃僵的計劃十分成功，妳華哥哥既然沒有危險，咱們還有甚麼好管的？」

彭小娟道：「誰說沒有危險？就算他們能够順利出海，但海上風濤險惡，誰敢對他們作絕對安全的保證？再說爹以前說過，要帶女兒去三師叔那兒玩，咱們何不就便前去瞧瞧？」

彭鴻流目向樊霖等一瞥，鐵馬莊的四位莊主沒有一點反應，他不想把事情弄僵，因而微微一笑道：「別急，小娟，乘船出海遠涉重洋是一件大事，咱們必須先作一番詳細的研究，何況姜少俠的傷勢還沒有全部復元，今天好好的休息一下，這件事明天再說。」

這是一個緩兵之計，他想等待小娟的情緒平靜之後再好好的勸勸她。

誰知就在當晚竟然出了意外，這是彭鴻父女都沒有想到的。

此時夜深人靜，屋裏的主客好夢方酣，沒有睡覺的只有一個，他就是駝背老僕齊珂。

老人所需的睡眠時間較少，齊珂又喜歡喝兩杯，雖是夜色已深，他還在自飲自酌。

別看他只是一個僕人，如果讓他行道江湖，一日之間就可能揚名立萬，這位老人家功力之深就可想見一般了。

他已經年愈七旬，但耳聰目明，一般青年人大都比他不上，現在他雖是灌了幾杯老酒，酒精並未影响他的視聽。

此時的夜色是彤雲滿天，大地一片昏黑，不太強烈的夜風，在樹林間譜出一片柔和的天籟。

這似乎沒有什麼異狀，此等夜景在山區平常得很。

但這位老人忽然神色一怔，手中的酒杯仍然在握，他那駝起的身軀，便已穿窗而出。

他立身屋前，微一凝神，鼻中忽然响起一聲濃哼道：「出來吧，朋友，如果不嫌酒淡，老夫願意做個東道。」

沒有人答他的話，但十幾隻暗器挾着破風之聲，由三面向他襲來。

他查出有人暗中接近，却沒有想到來人竟然如此之多，急揮舞着一對大袖，震飛襲來的暗器，同時撮口發出一聲長嘯，向屋內的主人示警。

敵人似乎是有備而戰，他的嘯聲才起，就聽到弓弦急响，無數火箭帶來一溜溜紅光，逕向茅屋射來。

彭鴻父女及鐵馬莊的幾位莊主全被齊珂的嘯聲所驚醒，待他們匆匆奔出，茅屋已經有幾處被火箭射中了。

茅屋着火，一發就難以收拾，火焰被晚風一送，只不過剎那之間，整棟茅屋就全部陷入火海之中了！

此時火光燭天，彭氏父女等全部暴露在火光之下，如果敵人以強弩或暗器作密集攢射，他們就很難避免傷亡！

薑是老的辣，彭鴻一出茅屋就發現此一不利的形勢，他立即縱聲呼叫道：「小心敵人的暗器，快向兩側尋找掩蔽。」

他語音未落，樹林中忽然火光連閃，在一陣轟隆巨响聲中，但見烟硝橫飛，彈落如雨，敵人竟然以六桿火槍由三面向他們轟擊。

這是一個極端毒惡的設計，先以火箭燒屋將彭鴻等逼出，再以火槍集中轟擊，能够逃生的必然不多。

× × ×

姜雲岫畢竟不是江湖中人，應變的能力較別人稍差，當他匆匆着好衣衫，抓起包裹奔向大門之際，茅屋幾乎已經全部着火，一蓬彈丸恰在此時擊在門旁的石壁之上。

他心頭猛的一震，來不及作任何考慮，匆忙中就向地上一滾，緊接着雙手一按地面，像激箭一般的射了出去。

此時茅屋的屋頂倒塌下來，外面的光綫隨之一暗，這是千載一時的良機，他自然不能放過。

所幸烟硝彈雨並未向地面射擊，這是他可供逃生的唯一方法「貼地逃竄」。

他以手脚着地，一連幾個起落，便已上後山奔，此地林木掩映，亂石縱橫，敵人雖有火槍，也奈何不了他了。

一股蚊蚋般的聲音，此時忽然傳來，道：「姜大哥，快到這兒來。」

在目前這般友人之中，能够叫他姜大哥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彭鴻的獨生愛女彭小娟。

彭小娟既是藏身此處，他的兄姊必然也在，因而心頭一喜，循聲躍了過去！

今夜的視綫雖是不太清晰，他仍能瞧清楚呼叫他的的確是彭小娟，那是在一塊大石之後，但除了這位彭姑娘別無他人。

彭小娟迎了出來，道：「姜大哥，我爹呢，你有沒有瞧到他？」

彭氏父女相依爲命，如今突然遭到劇變，彭小娟連嗓音都有點變了。

姜雲岫原是想問她有沒有瞧到他的兄姊的，現在他只好安慰她了。

「我是最後一個逃出房子，所以誰都沒有瞧到，不要担心，咱們能够安然逃出，他們也一定能够，何況以彭伯伯那身功力，縱使千軍萬馬也奈何他不得。」

姜雲岫提到彭鴻的武功，彭小娟似乎放下一半心了，彭鴻武功卓絕，她是頗具信心的。

一聲幽幽長嘆，彭小娟有些傷感的道：「沒有找到爹，連房子都被人燒了，咱們怎麼辦？姜大哥？」

姜雲岫道：「去濟南吧，我跟幾位兄姊原是要去濟南的。」

彭小娟道：「我爹不見得會在濟南，昨晚他們曾經商議赴高麗，或許他老人家趕往連雲港去了。」

姜雲岫略作沉吟道：「這樣吧，小娟，咱們先去濟南，如果找不到妳爹及我的兄姊，咱們再去高麗。」

彭小娟接受了姜雲岫的意見，不過他們仍然在山區留連了四五天之久，他們要尋找失散的親人，直待完全絕望才悵然放棄。

× × ×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這是前人詠濟南風景的絕句，名城風光，歷歷在目，使天涯遊子油然興起响往之心。

這天傍晚時分，姜雲岫帶着彭小娟來到濟南，他們落脚在岱安門珍珠泉附近的「靈山客棧」。

晚餐之後，姜雲岫對彭小娟道：「小娟？累不累？」

彭小娟道：「不累。」

姜雲岫道：「去梳洗一下，咱們出去走走。」

彭小娟點點頭，回到房中刻意打扮了一下，並換了一身她最喜愛的衣裙，才去招呼姜雲岫。

她在姜雲岫的身前滴溜溜一轉，然後冲着他嫣然一笑道：「這樣可以麼？」

其實她一進房門，姜雲岫就感到眼前一亮，此刻更是目定口呆，一個勁兒向她瞧着。

彭小娟櫻唇一噘，纖足一跺道：「你是怎麼啦？大哥，瞧你那副傻相，好像……好像……」

姜雲岫哈哈一笑道：「古人說秀色可餐，誠不我欺也，小娟，妳這麼一身打扮

，實在太美了。」

彭小娟從小生長在京師，五年前又移居於雄偉壯麗的泰山之內，因而揉合了閨秀與粗獷的特殊氣質。

她骨肉均勻，身材適中，膚色雖是黑了一點，仍掩不住她那天生麗質。

姜雲岫在瞧她，在讚美她，她何嘗不在瞧着姜雲岫，甚至暗中在喜愛她這位姜大哥了。

姜雲岫身長玉立，面貌英俊，算得是一個俊俊不羣的人物，更難得的是他的氣質，温文爾雅之中，有一種人所難及的洒脫，似乎他一舉手，一投足，都具有使得女孩子動心的魅力，彭小娟情竇初開，就遇到這麼一個鍾靈毓秀的奇男子，怎能不生出一些哀艷纏綿的事來！

此時彭小娟腮帮子一鼓，向他投下似嗔非嗔的一瞥道：「咱們走不走嘛？儘在這兒說廢話！」

姜雲岫啊了一聲道：「走，咱們先逛珍珠泉。」

逛名勝是爲了賞心悅目，不過他們志不在此，主要的是爲了尋找他們的親人。

此後一連十多天，他們幾乎跑遍了應該去的地方，每次的結果完全相同，只是一個失望。

鐵馬莊的人固然沒有找到一個，彭鴻及齊珂主僕也沒有發現，彭小娟忍不住了，提出立即經膠州灣出海赴高麗的意見。

姜雲岫也担心他的幾位兄姊跟彭鴻去了高麗，要不怎麼會在濟南等他們不到？

但高麗是外國，除了要遠涉重洋，而且言語隔閡，人地生疏，要是到時候找不到彭鴻他們，那該如何是好呢？

他對彭小娟提出這項顧慮，彭姑娘却安慰他道：「放心吧，大哥，我三師叔宇文奇名滿高麗，咱們只要找到三師叔，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姜雲岫道：「好吧，不過這是一個大胆的嘗試，咱們此後對任何一件事都不能掉以輕心。」

彭小娟道：「好嘛，以後我都聽你的就是。」

他們買了兩匹坐騎，由濟南向東走，這天到達臨淄以南的淄河店，想不到又出了一項意外的岔子。

距離淄河店約莫三里，有一座頗爲堅固的木橋，由於地當官道，日常經過這座木橋的旅客必然十分之多。

現在日色已經偏西，是未晚先投宿的時間了，但木橋上此路不通，被十幾名彪形大漢堵住。

原因是這般人跟一批鏢師發生了衝突，他們不讓鏢車過橋，其他的旅客也受到池魚之殃。

姜雲岫與彭小娟正好趕上了這塲熱鬧，他們自然也過不了這座木橋。

此時三輛鏢車全部停在距橋十丈之處的路旁，鏢伙二十七名，已有六人受傷。

堵橋的這般人也沒有討得好去，他們十九人之中，也有五個掛了彩。

姜雲岫的性格，原就喜歡管管不平的事，何況鏢車上的鏢旗是黑底金刀，那是徐州黑旗鏢局的標誌。

黑旗鏢局的總鏢頭神刀周逸羣，與鐵馬莊的大莊主賈化是莫逆之交，自然也是姜雲岫的朋友，朋友有難怎能袖手旁觀！

於是他躍下坐騎，向鏢局中一名身着白衫，年約三旬的鏢師道：「請問，貴局是徐州的黑旗鏢局？」

白衣鏢師道：「敝局正是黑旗鏢局，兄台是……」

姜雲岫道：「在下姜雲岫，我大哥賈化與貴局周總鏢頭是至交……」

白衣鏢師啊了一聲道：「原來是姜少俠，久仰，兄弟羅傑，是敝局的鏢頭，此次奉總鏢頭之命，押運一批貨物去青島，能够在此地遇到姜少俠，實在是三生有幸了……」

姜雲岫道：「好說。」語音一頓，接道：「鏢隊好像遇到了麻煩，那般人是想刼鏢？」

羅傑嘆息一聲道：「不，他們是臨淄雙霸的手下，這般人仗持交結錦衣衞，因而魚肉鄉民，欺壓良善，江湖朋友全都敬而遠之，適才咱們的鏢車原已到達橋頭，他們隨後追來，硬逼着咱們讓道，在下不想替鏢局招惹是非，立即將鏢車驅來這兒，讓他們先過木橋……」

姜雲岫道：「羅兄息事寧人，應該沒有事了，但……」

羅傑恨恨的道：「他們竟然得寸進尺，說咱們耽擱了他們的時間，硬要咱們留下鏢車，作爲他們時間損失的賠償……」

彭小娟眼珠一轉道：「好新鮮，但也是一個好理由，大哥，你們聊聊，這件事交給我辦。」

她隨手摘下一件怪異的兵刃，一轉身逕向橋頭走去。

那面是一排三名勁裝大漢守在橋頭，橋面原本並不太寬，除非放倒他們，就沒有人能够通過。

彭小娟左手牽着馬匹，右手提着她的獨門兵刃「流星」，面對橋頭的三名大漢一站，冷冷道：「你們怎麼說？」

這三人同時一呆，其中一人道：「咱們怎麼說？咳，姑娘妳這是什麼意思？」

彭小娟撇撇嘴道：「好笨的幾個蠢材，本姑娘的意思你們竟然想不明白？」

適才說話的大漢勃然震怒道：「小丫頭，妳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居然敢拿咱們兄弟窮開心！滾，否則別怪大爺不知道憐香惜玉，讓妳擺在這裏！」

他語音甫落，忽然紅芒耀眼，不容他作任何應變措施，流星已經鑽進他的口中，上下嘴唇，滿嘴大牙，連同一個舌頭，全被砸得稀爛。

這還是彭小娟手下留情，流星一吐即收，否則就會砸掉他的腦袋，讓他變作一具屍體了。

不過這樣也够他受的，傷勢雖然要不了命，今後吃東西甚至說話只怕都成了問題。

彭小娟牛刀小試，便已震撼全塲，堵木橋的十餘名大漢之中，走出一名手提軟鞭，年約四旬的灰衣大漢，雙拳一抱，他向彭小娟行了一禮道：「姑娘，咱們有過節？」

彭小娟道：「過節？沒有呀。」

灰衣大漢道：「那麼姑娘爲甚麼出手傷人？」

（未完）

勞工處及新報合辦
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第二期）

工業安全

爲提醒工人注意工業安全，及對安全措施有更深認識，勞工處與新報由一九八二年五月底開始，合辦一項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共分三期舉行。

此問答遊戲乃採用選擇圖片說明以配合圖片主題之方式，第二期之圖片，說明及參加表格由八月三十日起，連續四個星期，分別刊登於新報、新電視、新文摘、武俠世界、藍皮書及新知。凡全部答對者，均有機會參加抽獎。參加次數不限。

參加辦法：

1. 參加者只需將正確圖片說明之編號填在相對之方格內，寄回「香港銅鑼灣希慎道利園大廈勞工處宣傳組」收。
2. 請將參加表格貼於信封背面。
3. 截止日期：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以郵戳爲準）

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參加表格

IS/ 2/ BM

圖片 圖片說明

A. ☐
B. ☐
C. ☐
D. ☐
E. ☐
F. ☐

姓名：_____

地址：_____

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

電話：_____

請將正確圖片說明之編號填在方格內，全部答對者均有機會抽獎。請將表格填妥後，貼在信封背面，寄往：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利園大廈勞工處宣傳組。

4. 抽獎日期：一九八二年十月一日
5. 抽獎地點：勞工處
6. 公佈日期：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刊於新報
7. 凡新系機構及勞工處職員及家屬均不得參加，以示公允。

＊ 得獎人將有專函通知領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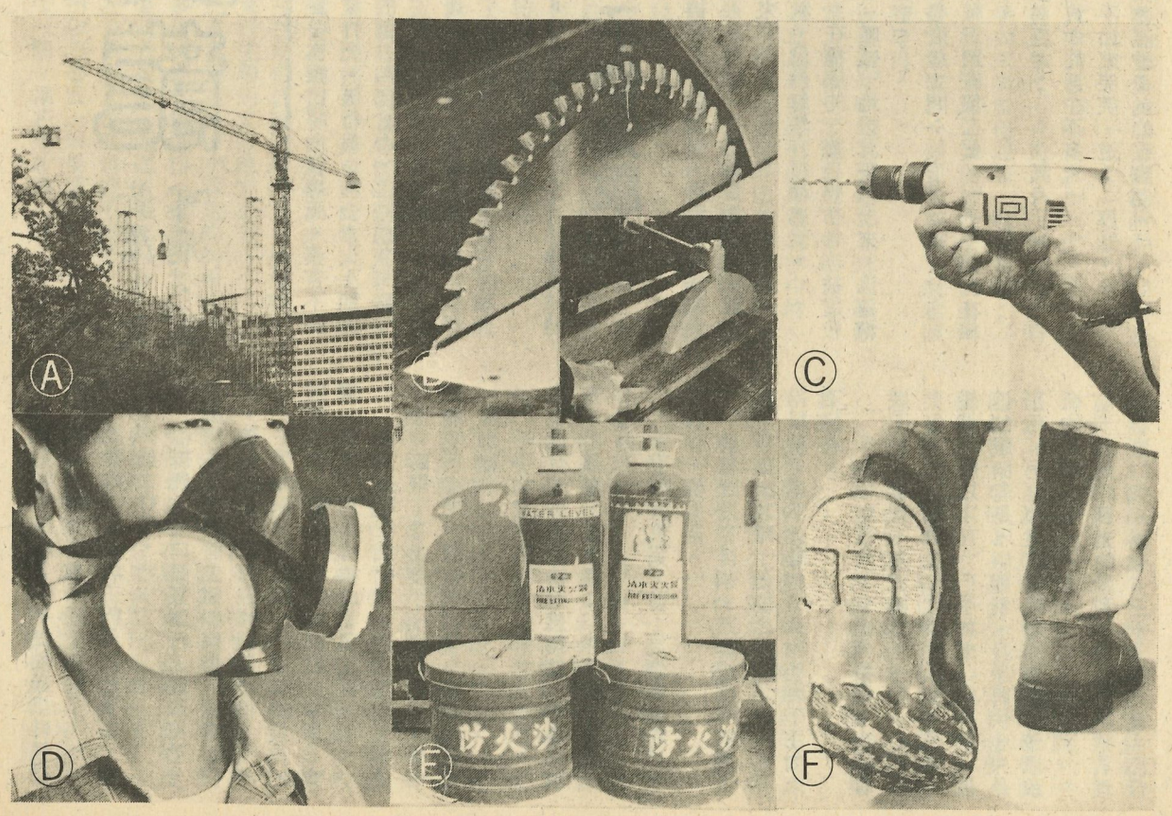
獎品豐富：

勞工處及新報爲此項遊戲送出多項名貴獎品，每期均有十個獎，價值超過二萬六千元，而三期之獎品總值幾達八萬元。

頭獎：雙人來回日本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8,000)
貳獎：單人來回泰國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3,000)
叁獎：洗衣機一部(價值＄3,000)
肆獎：16吋彩色電視機(價值＄2,500)
伍獎：8立方呎雪櫃一部(價值＄2,450)
陸獎：單人來回菲律賓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2,000)
安慰獎四名：各得價值＄1,400之卡式收音錄音機一部。

圖片說明：

1. 佩戴適當之防毒呼吸器具，可防止工人受毒氣損害。
2. 穿上安全鞋，可防止工人之脚部受損。
3. 「天秤」起重機應每十四個月由有資格檢驗員檢驗一次。
4. 滅火器具應經常適當地加以保養及設置於容易取用的地方。
5. 風車鋸應該設有適當之遮欄，以策安全。
6. 手提電鑽上的回標誌表示「雙重絕緣」。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亡命雙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秦吉回秦府找尋七寶，木猿巳將七寶摔死，秦吉不禁大怒，拚死和木猿斯殺，卒將木猿打死，五行追命的金水火土四人回來找秦吉，知道秦魯直段昌去了平安侯府，要去平安侯府必經彌渡這個地方，秦吉殺進來找秦吉，知道秦魯直段昌去了平安侯府，要去平安侯府必經彌渡這個地方，秦吉殺得性起，也表現他的無懶性格，將木猿的屍體用棺材送到國舅爺高天祿私邸，他請狄飛鵬協助，闖入私邸找高天祿刺殺，五行追命四人迎戰，狄飛鵬將土龍刺殺，秦吉將高天祿女兒飛鳳脅持作人質，押着飛鳳離開高天祿私邸……正是賠了女兒又折兵。

老臣被殺害

秦魯直段昌這時候正在一條石橋的前面停下來。

江水如銀，那條白石橋在月光下就像是一條玉帶也似，橫跨兩岸。

段昌看看，道：「過了這條石橋，再穿過橋那邊的樹林，就到平安侯府了。」

秦魯直忽然道：「要過這條石橋也不容易。」

一下陰森的笑聲即時傳來，段昌連隨拔劍，秦魯直只是按劍前望，一個老人也就在這時候由對岸橋下緩緩走上來，一身錦衣如銀，花白的鬚髮亦銀光閃亮，夜風中飛揚，氣勢奪人。

段昌眼中看來，這個老人却是朦朦矓矓的，彷彿走在霧氣中，再看，那霧氣只是在老人的周圍，竟彷彿是由老人的體內散發出來。

殺氣，段昌忽然有這種感覺。

棲息在橋底的一隻烏鴉彷彿亦被這殺氣驚動「呱呱」地振翼驚飛出來，迅速消失在空中。

太子倖走脫

秦魯直這才問：「千手如來。」

「難道還有第二個。」千手如來在橋中停下。

秦魯直道：「有這種身手地位仍然肯爲別人賣命的實在不多。」

千手如來笑笑，道：「廢話。」

秦魯直道：「的確廢話。」

千手如來接道：「平安侯爺這時候已在睡夢中，你還是去見閻王爺好了。」

秦魯直道：「敬主既然如此賞面，那便一齊前去好了。」

他拔劍，一口眞氣運行，還未出手，旁邊段昌突然衝前去揮劍疾劈，這實在突然，他要阻止，如何還來得及。

千手如來視若無睹，一直等到段昌的劍劈下來才動手，出手如閃電，拳指掌齊施，一雙手剎那彷彿成了千百。

那只是眨眼間的事，段昌手中長劍突然寸寸斷飛，身上多了十多個血洞，慘叫着凌空飛起來，飛墮進江中，激起了老大一條水柱。

千手如來倏然拍手，那之上竟然一滴血也沒有，出手之快可想得知，秦魯直目光不由暴縮，歎息道：「千手如來果然名不虛傳。」

千手如來笑笑，道：「你自刎好了，我給你一條全屍。」

秦魯直沒有自刎，只是按劍衝前去，向千手如來攻擊，他的出手並不快，却用得很險，顯然就是拚了命也要將千手如來不好過。

千手如來當然不會跟他拚命，也不着急，見招拆招，見式破式，一面小心觀察秦魯直的招式變化，他身手敏捷，遠勝一般人，所以才有「千手如來」的外號，但他的眼睛若是不够銳利，身手再快也只是花巧，絕難找到對方致命的空隙，予以致命的一擊。

以他的目光的銳利，當然絕不難看透秦魯直的招式變化，三十七招之後，已能够搶進空隙，在秦魯直身上連穿了八個血洞。

這却是在他的意料之外，他本以爲只能穿上三個，那知道竟然多了五個，那剎那他却是一些喜悅的感覺也沒有，他的判斷雖然並不是全無錯誤，却也不致於錯誤到這個地步。

他幾乎立即肯定這是秦魯直放棄抵抗而另有所圖，秦魯直也果然拚着身上多開幾個血洞，乘機在千手如來身旁衝過，往對岸奔去。

千手如來身形也不慢，一翻追上，十指齊落，一陣急彈，秦魯直的後背應指開了二十多個血洞，但他仍然繼續往前奔，箭也似飛射，迅速將千手如來拋下。

千手如來顯然要追，但身形才動，一張臉便陡然赤紅起來，呼吸也變得急速，那一下翻身彈指，他用的內力實在不少，一彈之下，內力便接續不上，而且觸發了舊患。

這是個秘密，他練內功的時候因爲貪功急進，眞氣誤導，走進了岔道，雖然不致於走火入魔，却因此有了一個哮喘的惡疾，內力一個運用不當，便會發作。

一直以來他都很小心，方才一急之下却又忘記了這件事，內力一下子用了九成以上，哮喘立時發作，只恐秦魯直發現，連忙收步，眞氣旋即倒提。

秦魯直當然沒有發現，繼續往前竄，鮮血從他身上的血洞激射出來，迅速染紅了他的衣衫，他却完全不感到疼痛，那是他一心只想着擺脫了千手如來，逃到平安侯府，告訴平安侯爺以及萬方太子現在的處境，請他們無論如何設法將太子接回大理去。

他人如其名，而且忠心一片，早就已置生死於道外。

千手如來看着他遠去，喘着氣道：「這樣跑，看你未到平安侯府血便已流盡。」隨即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倒了幾顆藥丸，拍進口內。

然後他赤紅的面色開始淡下來，漸漸回復正常，也停止了喘息。

秦魯直這時候已衝進那邊樹林中的小道，二三十個五行敎徒早已在林中衝出，截住了他的去路，他咆哮，揮劍疾擊，雖然已負傷，伏着一股拚命的勇氣，仍能够硬硬衝殺出一條血路。

那些五行敎徒的武功也實在有限，但最重要的還是缺乏那股拚命的勇氣，看見秦魯直那樣子瘋狂殺奔前來，心胆先就弱了，如何阻擋得住。

出了這片樹林，秦魯直遠遠已能够看見平安侯府的燈光，脚步更急。

× × ×

平安侯府門前這時候的確燈火通明，聚集着整齊的幾列侍衞，面向處，一頂轎子在大羣侍衞簇擁下向這邊移來。

轎子在平安侯府門前停下，簾掀處，走出了大理王國的太監總管萬方。

他比秦魯直最後一次看見的時候並沒有老上多少，身材也保持，據說做太監的人，總是比較耐老，而這些年來因爲心事未了，寢食難安，當然也胖不起來。

也所以秦魯直一眼便認出來，萬方却給他嚇了一跳，他非獨面無人色，而且一身血污，從侍衞當中一衝而過，看見轎子裏走出來的萬方，才突然怔住。

那些侍衞冷不提防給秦魯直衝開，一征之下，正要上前將秦魯直抓住，秦魯直已跪倒，口呼：「萬公公——」只一聲，便倒下。

萬方一驚正要縮回轎子裏，聽得呼叫又呆住，秦魯直隨又爬起身來。

「你是——」萬方總算看清楚。「秦魯直——」

秦魯直掙扎着爬上前，吐着血道：「恕在下不能再替公公效命。」

萬方柔聲道：「你已經盡了心，盡了力了。」

「太……太子……」秦魯直顯得非常辛苦，話也接不上，他一口氣奔到這裏來，看見萬方，心一寬，人立時崩潰。

萬方安慰道：「太子不會有事的，你放心。」

秦魯直立時嚥下了最後一口氣，一雙眼却仍然睜大，萬方看着歎了一口氣，俯身探手抹下了秦魯直的眼蓋。

到現在他竟然仍能够這樣鎮定，果然是一個人才，但又有誰知道他如此鎮定的主要原因。

× ×

秦魯直倒下同時，秦吉狄飛鵬亦已押着飛鳳來到了一座破廟前。

胭脂也就等在破廟內，聽得人聲忙從火堆旁站起來，看見秦吉狄飛鵬進來了，才鬆過口氣。

秦吉看看那堆火，搖頭道：「幸好這座破廟在山林之內，否則這堆火不將敵人

引來才怪。」

胭脂嘆道：「不生這堆火，一個人這個時候呆在這種地方，嚇都給嚇死了。」

「有道理。」秦吉似乎知道說不過胭脂。

胭脂接問：「你們沒事吧。」

秦吉道：「早就叫你放心的了，喏，拿放在那邊的繩子來。」

胭脂這才在意飛鳳，但仍然過去先將繩子拿來，秦吉隨即將飛鳳綑在一條柱子上。

飛鳳又羞又怒，頓足道：「我爹爹一定不會放過你們的。」

胭脂上下打量了她一遍，回問秦吉：「她到底是那一個？」

「不就是高天祿的寶貝女兒了。」

胭脂一聽立即從腰帶上抽出一柄匕首向飛鳳刺去，秦吉急忙拉住，一面道：「你這樣衝動幹什麼？」

胭脂大叫道：「放手，我要殺掉他替七寶報仇！」

秦吉道：「這跟她有什麼關係？」

胭脂道：「她爹爹是罪魁禍首，是壞蛋，你以爲他會是個好人。」

秦吉想想終於將手放開。「殺吧！」

胭脂再撲前，舉起匕首往飛鳳心窩插去，狄飛鵬手急眼快，急忙擋開，秦吉立即笑出來。「少爺算準了你一定會攔阻的了。」

狄飛鵬只有搖頭，胭脂隨嚷道：「阿吉，叫他走開。」

秦吉道：「他不是已經聽到你在喊叫了。」

狄飛鵬目注胭脂接說道：「她是無辜的。」

胭脂道：「七寶何嘗不是無辜的？」

狄飛鵬道：「我們若是也是這樣做，傷害無辜的生命，跟那些壞人又有什麼分別。」

胭脂怔在那裏，秦吉隨即走過來，伸出一拳，當中赫然握着兩根小樹枝，道：「不要爭，也不要說什麼道理，我們只賭賭她的運氣，長的贏，短的輸，贏的那一個作主。」

狄飛鵬看看，隨手拔出了一根，秦吉接將手攤開，却是狄飛鵬的長。

「看到了，不是我不站在你這邊，只是這個女娃子運氣好。」秦吉雙手一攤。

胭脂氣惱的將匕首往地上一擲，道：「你有那一次不是輸的。」

秦吉却反手往狄飛鵬胸膛一拍，道：「什麼時候你跟我進賭場見識一下。」

狄飛鵬愕然道：「見識什麼？」

秦吉道：「你運氣這樣好，一場朋友讓我沾點光，贏過十來八把也不成。」

狄飛鵬苦笑，那邊飛鳳已嚷起來：「你兩個到底要將本姑娘怎樣。」

秦吉回頭道：「這裏不是你家，對少爺說話不要這樣大聲，否則少爺火起來，一把泥將你的口塞着。」

飛鳳不由閉上嘴巴，但隨又開口，語聲已低下來。「你們跟我爹爹到底有什麼過不去。」

秦吉反問：「你眞的不知道。」

「知道還問你幹什麼？」

秦吉反手一指自己鼻子。「那你知道少爺是那一個？」

飛鳳脫口道：「秦吉！阿吉——」

「我是問我的身份。」秦吉沒好聲氣的。

飛鳳上下打量了一遍：「你又是什麼身份。」不屑之情，溢於言表。

胭脂不由插口道：「他是大理太子，大理皇帝的兒子。」

飛鳳一怔，隨即失笑道：「皇帝若是有兒子，也不會收我哥哥做乾兒子。」

胭脂冷笑道：「他若非大理太子，你爹爹又怎會恐怕他繼承皇位，千方百計找五行敎的人來殺他？」

飛鳳又一怔，想了想，懷疑的道：「但皇帝是眞的沒有兒子，大理國子民那一個不知道。」

胭脂道：「你有沒有聽過貍貓換太子的故事。」

「老故事了。」飛鳳又失笑。「難道大理之內也有這種事發生？」

胭脂道：「大理僻處一角，比中原大國也不知落後多少年，發生這種事有什麼可笑的。」

飛鳳怔怔的看着秦吉，道：「主角就是他？」

秦吉說道：「讓你看清楚太子是怎樣子。」

「說得像眞的一樣。」

秦吉說道：「你可以回去問清楚你爹爹。」

「那還不放開我，讓我回去？」

秦吉大笑。「好狡猾的女娃子，我們現在拿你做人質，就是敲竹槓也有一段日子敲。」

胭脂說道：「秦吉！阿吉——」

「我是問我的身份。」秦吉沒好聲氣的。

飛鳳上下打量了一遍：「你又是什麼身份。」不屑之情，溢於言表。

胭脂不由插口道：「他是大理太子，大理皇帝的兒子。」

飛鳳一怔，隨即失笑道：「皇帝若是有兒子，也不會收我哥哥做乾兒子。」

胭脂冷笑道：「他若非大理太子，你爹爹又怎會恐怕他繼承皇位，千方百計找五行敎的人來殺他？」

飛鳳又一怔，想了想，懷疑的道：「但皇帝是眞的沒有兒子，大理國子民那一個不知道。」

胭脂道：「你有沒有聽過貍貓換太子的故事。」

「老故事了。」飛鳳又失笑。「難道大理之內也有這種事發生？」

胭脂道：「大理僻處一角，比中原大國也不知落後多少年，發生這種事有什麼可笑的。」

飛鳳怔怔的看着秦吉，道：「主角就是他？」

秦吉說道：「讓你看清楚太子是怎樣子。」

「說得像眞的一樣。」

秦吉說道：「你可以回去問清楚你爹爹。」

「那還不放開我，讓我回去？」

秦吉大笑。「好狡猾的女娃子，我們現在拿你做人質，就是敲竹槓也有一段日

「不必太多人，我也已經安排好一切了。」

「眞的？」高天祿仍然有些懷疑的。

千手如來冷笑着道：「除非他們不經過平安侯府前面那片樹林。」

樹林中到底安排了什麼陷阱以至千手如來這樣有把握？

× × ×

夜又深，今夜的月色比昨夜更好，秦吉狄飛鵬花了很多時間才經過那條玉帶般的白石橋。

沒有人攔阻他們，而他們也沒有發覺有什麼埋伏，可是他們仍然不準備經由那條夾在樹林中的小路走過去。

來到了樹林前面，他們還是一些發現也沒有，狄飛鵬雖然沒有江湖經驗，却仍然有些不妥的感覺，不覺嘟喃道：「好像靜了一些。」

秦吉挨着樹幹往樹林內瞄一眼，順口道：「這是好現像。」身子一轉，便往內走進去。

也就在此際，狄飛鵬突然發現入林半丈樹幹與樹幹之間，離開地面約莫半尺的地方相連着一條細小的黑繩子，急呼一聲：「小心——」

這一聲已經來不及，秦吉一脚已經撞在一條黑陣子上，一繩鈴聲立時响起來，靜夜中份外驚心動魄，秦吉嚇一跳，脚步一亂，又碰上幾條繩子，鈴聲响過不絕，叱喝聲接响起。

一排亂箭旋即射出來，狄飛鵬秦吉刀劍齊展，一面急急退出去。

他們退得很快，上了橋，樹林那邊路上才有幾個五行敎徒出入，呼喝着追來，他們走得更快。

千手如來若是在，却絕不難將他們截下，他們到底缺乏經驗，一來一回都犯了夜行人的大忌。

這在千手如來說也是一個意外，他一切的部署原都是針對老江湖。

可是這並不要緊，那些繩鈴只是用來擾亂敵人的心神，另外還有更妙的一着。

秦吉狄飛鵬都沒有發覺，那十多條獵犬事實在樹林深處，這時候才出動。

金剛帶着一羣五行敎徒趕着那十多條獵犬來到那條白石橋的時候，水天嬌已等在橋上，一見便嘟喃道：「怎麼這麼久才到來？」

金剛笑應道：「急什麼，這些獵犬始終會追上他們的。」

水天嬌道：「那些香粉眞的管用。」

金剛道：「除非他們沒有走在草地上，否則脚上一定會沾上，這些獵犬也一定能够嗅出來。」

水天嬌道：「他們是曾經在草地上走過，現在要看那些獵犬鼻子是否靈了。」

金剛笑道：「只看牠們的反應便知道了。」

水天嬌接問：「師父那邊也已有消息去了。」

金剛點點頭道：「他們沒有走進水裏吧。」

「沒有，那兩個不知怎的，一些江湖經驗也好像沒有。」水天嬌冷笑。「早知如此，在這裏解決，省得麻煩。」

「別忘記高天祿那個寶貝女兒在他們手上。」

水天嬌又一聲冷笑。「就是那個女娃子的命才重要。」

金剛只是笑，一雙眼睛直往水天嬌窈窕的身軀上溜動，到水天嬌催促才再下令往前走。

× × ×

秦吉狄飛鵬並不知道那些獵犬正引着金剛水天嬌以及一羣五行敎徒追踪到來，也根本不知道那些獵犬的存在，一面飛奔向前一面也往後看，相距那麼遠，當然看不到什麼，也就因爲看不到什麼，走了一程，終於放下心，以爲已經將五行敎徒拋下。

他們到底是缺乏江湖經驗，就是秦魯直，江湖經驗也一樣不足。

千手如來却是眞正的老江湖，金剛等也是，要設計追踪這樣的兩個小伙子當然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何況他們將之當做老江湖來對付，當然更不是這兩個小伙子所能够應付得來，也就這樣，不知不覺將敵人引向藏身的破廟。

× × ×

破廟中胭脂已倦極睡着，不知道危機正在迫近，也不知道飛鳳正在偷割縛着的繩子，用的正是他擲在地上那柄匕首。

她就像秦吉，很多時都是那樣，失魂落魄的，也就是粗心大意，匕首擲掉了非獨沒有拾回，甚至忘記了這件事，除非有再用到那柄匕首的必要。

飛鳳將那柄匕首踩在脚下，然後以脚挑起了一塊磚將匕首藏在那之下，現在看見胭脂睡着了，才拿出來，反手執着去割縛着的繩子，用得很辛苦，但她仍然咬着牙用下去，顯示出她倔強的一面。

× × ×

秦吉狄飛鵬回到破廟的時候，飛鳳仍然給縛在柱上，他們都沒有發現那已不是飛鳳，是胭脂給換上了飛鳳的衫，給飛鳳縛在那兒。

飛鳳還給胭脂挽了一個宮髻，再用布塞上胭脂的嘴巴。

胭脂看着秦吉狄飛鵬進來，看見他們並沒有在意，更加着急却苦於說不出話。

秦吉看看，有人仍然給縛在柱上便沒有再理會，狄飛鵬却只管往外看。

「還看什麼，進來。」秦吉向狄飛鵬招手。

狄飛鵬想想，道：「你是否覺得我們走得太易？」

「以我們的身手，那有不易的。」秦吉接嘟喃着埋怨道：「你就是無事生事，今夜少爺早就說不去的了，走得快，走得脫還不是我們在走運，可惜這附近沒有賭場！」

狄飛鵬又想想，道：「不成，我們得趕快離開這地方。」

秦吉道：「趕快？歇歇也不成？」

狄飛鵬道：「你想想，我們若是那麼容易逃走，他們又何必花那許多心思佈置呢……」

秦吉道：「忽然你又會聰明起來。」

「別說了，先離開這裏。」狄飛鵬目光一轉。「胭脂姑娘呢？」

脂胭在掙扎，焦急的望着秦吉二人，二人的目光却轉向那邊的一堆磚石上，身穿胭脂衣衫的飛鳳也就在那兒站起來，背着身，從後面看來與胭脂並沒有分別。

狄飛鵬接道：「在那邊。」

秦吉搖頭道：「女孩子就是這樣。」隨即與狄飛鵬走過去，一面又問道：「眞的是那麼嚴重？」

狄飛鵬正要回答，那邊一面牆壁突然「轟」地倒塌，金剛直衝而入，擋在胭脂面前，接一聲大喝：「成了！」

水天嬌千手如來立即從不同的兩個方向躍入，分據在有利的位置。

身穿脂胭衣衫的飛鳳一驚回頭，秦吉狄飛鵬正雙雙躍落在她身旁，看在眼內，齊皆怦然心頭大震。

金剛同時亦一呆，他正在拿出塞着胭脂嘴巴的布，一見這個穿着飛鳳衣衫的女人並不是飛鳳，怎能不吃驚，只道眼花，不由一手捏着胭脂的下巴，再細看。

大羣侍衞也就在這時候湧進來，千手如來本待親自動手，一見很自然的把手一揮，喝一聲：「上！」

金剛那邊急忙搖手。「還不成！」

秦吉的刀也不慢，立即架在飛鳳的頸上，大喝道：「高天祿的寶貝女兒在這裏，別胡來！」

千手如來這時候亦看清楚，儳了臉，水天嬌那邊道：「又會這樣的。」

千手如來搖搖頭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秦吉道：「怎麼回事也好，你們不要高天祿女兒的命便儘管動手。」

金剛應聲暴喝道：「你也別神氣，這個女娃子在我們手上，你若是敢對我們小姐怎樣，我便一把將她的頭顱捏碎。」

秦吉好像這時候才發現胭脂在那邊，怔住在那裏，他絕不懷疑金剛有這個本領。千手如來左看看，右看看，道：「小子，我們交換好了。」

秦吉看看胭脂，道：「好，我阿吉一生人最講義氣。」

狄飛鵬突然插口道：「不能在這裏交換。」

秦吉應聲目光一轉，道：「幸好有你提醒我，否則交換完了，他們一齊湧上來，我們便束手待斃。」

千手如來冷笑道：「那你要在什麼地方交換，只管說出來。」

「說一定說的，可是出了這兒才說。」秦吉轉對狄飛鵬輕聲道：「我們一面走一面找地方，有適合的地方才跟他們交換。」隨即將飛鳳推前。

千手如來方面雖然人多勢衆，却也不敢動手攔阻，以免不愼傷及飛鳳。

× × ×

往東走出了半哩，他們才找到交換的地方，那實在很適合，一道木橋橫跨兩岸，下面水流急激，兩岸又都是樹林，在橋上將人換妥，立即便可以逃進樹林內。

木橋相當長，雙方各據一端，秦吉那方當然是勢力薄弱，除了他就只有狄飛鵬，千手如來那邊却有金剛水觀音，還有五行敎徒的弟子，高天祿座下的若干侍衞，就是不計人數，單就一個千手如來便已够秦吉狄飛鵬頭痛的了，也所以他們不得不選擇這樣的地方來交換。

雙方準備妥當，金剛隨即大呼叫道：「兩個臭小子聽好了，我數一二三，雙方人質便上橋，走向己方，不許用計取巧作弊。」

秦吉遙應道：「你以爲我們是你們那種人？」

金剛接呼道：「那我要叫的了。」

秦吉道：「你嗓門大當然由你叫。」

金剛隨即將胭脂推上橋頭，那邊秦吉亦將飛鳳推上去，一面道：「想不到你也有這個本領，非獨將胭脂綑起來，而且連她的衣衫也換掉。」

飛鳳笑應道：「我拿刀向着她的臉，要將她的臉劃花，怎到她不答應？」

秦吉一皺鼻子，道：「女人就是這樣，一張臉比命還要緊。」接拉了一把飛鳳的衣衫。「這可是粗衣麻布。」

飛鳳道：「我就是喜歡。」

秦吉搖頭道：「也不知你怎樣想的，綾羅綢緞會比粗衣蔴布好看。」

飛鳳接問：「你看我穿上這種衣衫是不是好看一些？」

秦吉搖頭。「我不懂看。」

飛鳳又問：「那我是不是還比胭脂好看？」

秦吉懶洋洋的看一眼，道：「還是看不出，你問得倒怪，這跟現在換人有什麼關係？」

飛鳳問：「你眞的要將我送回去？」

「不送也得送。」秦吉這句話出口，飛鳳又問：「那你何時再會到我家。」

「告訴你，好讓你通知你爹爹，先佈下陷阱，等我們前來？」

「以小人之心……」飛鳳皺了皺鼻子，下面的話還未接上，秦吉已截道：「什麼小人，是太子！」

飛鳳看看那邊的胭脂，說道：「你這個太子不是眞的準備要那個小村女做皇后吧。」

秦吉正要回答，金剛的聲音已傳來：「一——」這個字出自他口，竟也霹靂般撼人心絃。

秦吉回頭看看，狄飛鵬正以脚將一塊大石挑到身前，道：「你看穩對方就成，只要胭脂走到這上下，我便會拿這塊石將橋撞碎。」

「二——」金剛第二聲來了，秦吉隨即將飛鳳推出一步，到金剛「三」字出口，飛鳳胭脂便一齊舉步走向對方。

二人走得並不快，相互盯着，眼中充滿了敵意，相距三尺，不約而同，突然停下，胭脂第一個開口：「方才阿吉跟你說什麼？」

飛鳳狡黠地笑應：「他說我就是穿這種衣服也要比你好看，還說將來做了皇帝，就考慮選我做皇后。」

「他眞的這樣說——」胭脂尖聲叫起來，酷酲子已經打破了，酸氣沖天。

秦吉聽不清楚她們在說些什麼，招手道：「這個時候還說什麼，快快走過來才是。」

飛鳳回頭一笑，胭脂頓足道：「我過去問清楚阿吉。」

兩人才交錯走過，橋下突然冒起了一條水柱，水天嬌一條飛魚也似曳着水柱飛上了橋上，一把抓住胭脂，往千手如來那邊推同去。

千手如來同時一隻大鵰也似凌空撲落，探手抓住飛鳳，迅速送出，再抓住胭脂，擲出去，金剛那邊早已作好準備，先後將二人接下，再送進侍衞羣中，那些侍衞隨即將二人周圍包圍起來。

秦吉狄飛鵬也不慢，只慢了半分，雙雙搶上橋，千手如來水天嬌已空出手，四個人立即戰在一起。

千手如來迎着狄飛鵬，出手閃電一樣，先封住了狄飛鵬前後的去路，雙手循環百變，突然正面襲向狄飛鵬，攻勢排山倒海，狄飛鵬不得不退，一退再退，已退到了橋邊，千手如來霹靂暴喝，再一迫，狄飛鵬不由被迫出橋外，往水裏墮去。

也就在他一脚踏空那剎那，千手如來身子亦一探，在他的身上連戮了三指，一指一個血洞，三股鮮血箭一樣激射而出，幸好他眼快，及時閃開了要害。

千手如來沒有追擊，手揮處，水天嬌身手一折，從秦吉雙刀上翻過，向水面插下，秦吉一看便知道她要追擊狄飛鵬，待要阻止，金剛雙拳已擊到，那邊千手如來雙手一翻，亦向他迫來。

他的反應也很快，身形一偏，拳下閃過繞到了金剛背後，雙刀同時斬在金剛後背上，雖然斬不進去，最低限度已沒有後顧之憂。

千手如來當然明白他的心意，身形隨即拔起來，從金剛頭上翻過，落在秦吉的後面，金剛亦已轉身，雙拳再出擊，轟轟發發的作响。

秦吉却早已小心着，千手如來才從金剛頭上翻過，他的身子便一矮，雙刀在金剛身上，就勢又轉到金剛的身後。

千手如來方要出手，看見秦吉又繞了回去，一聲冷笑，沒有再拔起來，他到底是一敎之主，與門徒合擊一個後輩已經有失身份，衆目睽睽之下給秦吉猴子般戲耍，面上到底掛不住。

金剛也明白，迅速轉身，出拳再攻向秦吉，這一次，秦吉却不等拳到身子便橫裏飛出，一隻大鳥般往水面飛插而下。

× × ×

狄飛鵬墮進水裏，立即冒起來，向那邊冒出水面的一塊石頭泅去，水天嬌也就在這時候頭下脚上插下，兩枚銀梭曳着鍊子射向狄飛鵬要害。

狄飛鵬耳聽風聲，在水中滾身，總算避開了那兩枚銀梭，隨即再一滾，繼續倒泅向那邊石頭。

水天嬌一擊落空，身子便插進水裏，消失不見，狄飛鵬根本看不到什麼，也聽不到什麼，到他感覺一陣劇痛，水天嬌的銀梭已然從水裏刺進他的腰間，他的劍幾乎同時削去，可是在他的劍削到之前，水天嬌已然泅了開去。

狄飛鵬劍沒有停下，連環刺向不同的方向，刺開了一股股水花，並沒有刺着什麼，他目的只要不讓水天嬌再接近，也只是亂刺，並非已知道水天嬌眞正的位置。

水天嬌這時候已到了狄飛鵬身後，在水裏悄然接近，從他的姿勢看來，這一擊是必是致命的一擊。

狄飛鵬看不到，也一些感覺都沒有，秦吉却看到了，他從橋上躍下來，主要的目的其實就是爲了救狄飛鵬。

水天嬌在水裏聽不到破空聲响，秦吉從她的後面撲來，再加上水波動盪，也是影子都看不見，而她也沒有在意秦吉。

以千手如來及金剛的本領，竟然都不能够將秦吉截下來，實在大出他她意料之外，却忘記了木橋是一個很特別的環境，秦吉並不難躍離木橋，當然，她自負在水裏沒有人是她的對手也是一個原因。

千手如來一看立即叫出來：「天嬌小小心。」

以他的內功，這一叫當然能够傳得很遠，水天嬌就是聽不到，語聲未落，秦吉已插進水裏，水天嬌總算發覺，却已太遲，雙刀都扎進她體內。她張口慘叫，水便湧進去，秦吉在水中拔刀再刺，她已然飛也似躍離水面，不過丈高，却又跌下來。

兩刀只有一刀扎進要害，但既然是要害，一刀便已經足够，周圍的水面迅速給染紅，水天嬌再掙扎了幾下，終於氣絕，也竟就浮屍在水面上。

千手如來金剛在橋上看得咬牙切齒，金剛揮拳道：「臭小子，有種的上來！」

秦吉水裏冒出，應聲抬頭，大笑道：「原來你們都是旱鴨子。」接招手：「喏，我們就在這兒等着，有種的下來！」

千手如來一張臉沉下來，却是一句話也說不出，秦吉看見他們呆在橋上，知道猜得不錯，笑得更大聲，狄飛鵬聽着却不由苦笑道：「這個時候你竟然還笑得出來，連我也有些佩服了。」

秦吉也這才省起胭脂，笑聲一頓，忙問道：「我們如何是好？」

狄飛鵬沒有回答露出痛苦的神態，身子一栽，秦吉急忙扶住。「你怎樣了？」

狄飛鵬搖頭道：「不要緊，只是這種情形我們今天是不能將胭脂搶回來了。」

秦吉不能不同意，道：「那我們先離開這裏。」隨又回身向千手如來揮揮手，接扶着狄飛鵬隨波逐流，往下游游去。

千手如來只恨得牙癢癢的，同時揮手，道：「你們到下游去將他們截下來。」

一羣侍衞應聲牽着獵狗奔出，飛鳳看似要將他們叫住，但結果沒有，扭動着纖腰走到胭脂面前，嬌笑道：「現在你得聽我的了。」

胭脂冷笑道：「就是你將我殺掉，阿吉也會替我報仇的。」

飛鳳搖頭道：「我不會做這種惹他反感的事的，就是別人要傷害你，我也要保護你，到底你是阿吉的妹妹。」

「胡說，我是他的……」胭脂話說到一半便給飛鳳截下。「他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我是很應該替她照顧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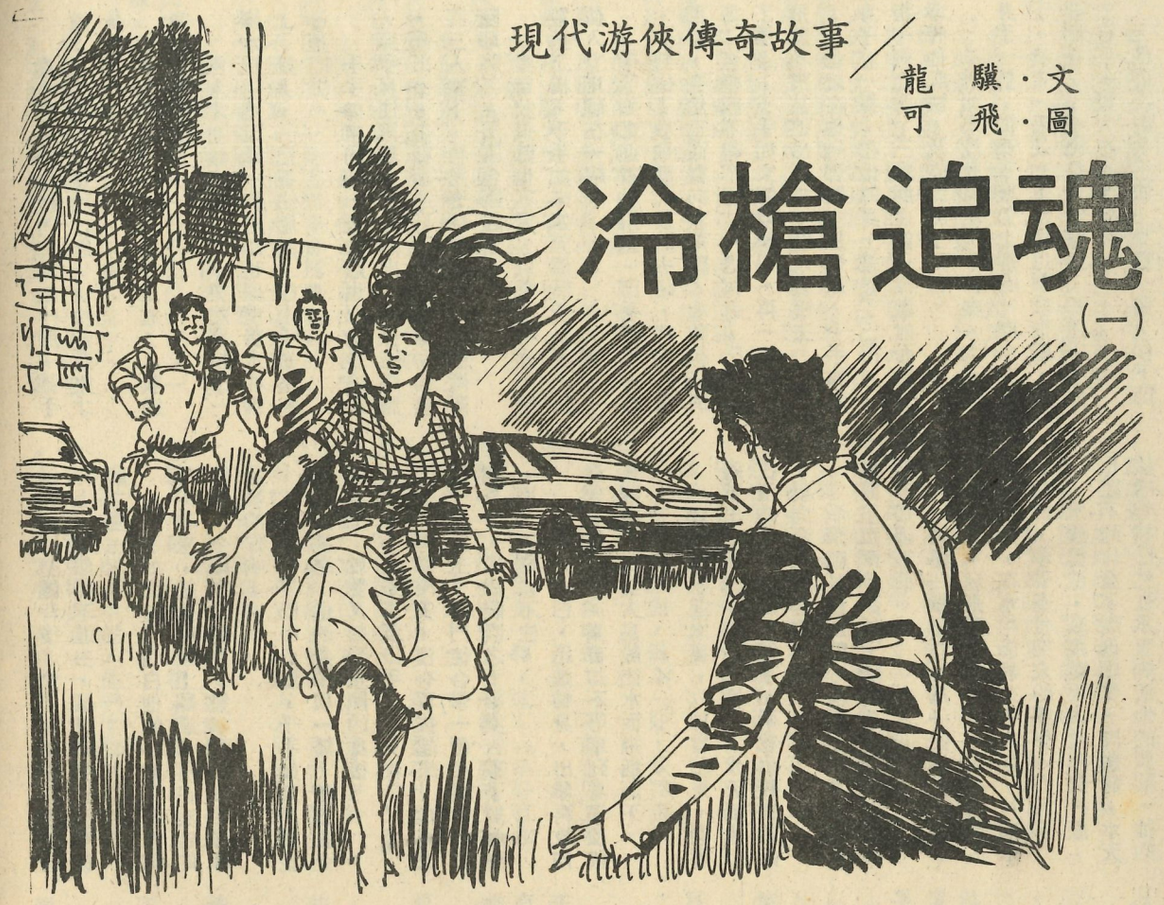
胭脂氣得幾乎要昏過去。（未完）

現代游俠傳奇故事

文・龍騏
圖・可飛

冷槍追魂

(一)



老友重逢 細訴衷腸

在來東京之前，呂奇已知道和他在J・A・S・中共事的松本千代在新宿開了一家名叫「銀河」的「吉巴連」（即小型夜總會），於是，呂奇來到東京的第一晚，也就成爲松本千代的上賓了。

「銀河」的格局雖小，但身爲女老闆的松本千代仍是够忙的；有許許多多的瑣事要她處理；更有不少難纏的客人要她應付。今晚却不同，呂奇初到東京，她不能冷落心目中一直視爲英雄的傳奇性人物。

因此，松本千代摒除了一切雜務，以及與客人的週旋，她也像是一個顧客，陪着呂奇相對淺酌。

「千代！」呂奇向座間掃了一眼。「生意不壞嘛！」

「呂奇，」松本千代睨了他一眼，將手中的酒杯放下。「你變俗了，見面只會談生意。」

「那麼，談什麼呢？」

「談談你。」

「我？」呂奇自嘲性地聳了聳肩頭：「有什麼好談的？我覺得我是一個最平凡的小人物。」

「當你大破『美人局』之後，新聞界讚譽你是個二十世紀最具有傳奇性的人物哩！你又何必自謙呢？」

「那是他們想增加報紙銷路而已。」

「眞的。」松本千代的語氣非常認眞。「呂奇！你對未來的前途作何打算？」

「我領到了十萬美元的退休金。」

「數目雖不大，若創事業，用處也不小啊！」

「我的事業就是旅行。」

「旅行？」松本千代瞪大了眼睛。

「是的，」呂奇點了點頭，「我打算環遊世界。東京是我的第一站。」

「哦——」松本千代笑瞇瞇地望着他。「原來你要作一個遊俠。」

「誰要作遊俠？」一個男人的聲音插了進來。

呂奇轉頭望去，那是一個身裁魁梧的男人，年齡大概超過三十歲不多，貌相英俊，尤其那一雙特具魅力的眼睛，使人一見之後，絕難於短暫的時間內忘記。

「我的朋友呂奇先生要作現代遊俠！」松本千代笑嘻嘻地說。同時一指那個男人。「呂奇，我來給你介紹，這位是中村先生，名歌星，擅長拉丁情歌，等一會兒你就可以欣賞他的美妙歌喉。」

「幸會！」呂奇伸出了手。

中村緊緊地握着，從握手中，呂奇發覺對方是個熱情的男人，自然也發覺了對方過人的臂力。

松本千代招呼侍者加一個酒杯，中村也就坐了下來，呂奇對這個突然插進來的客人是有好感的，於是以深深的目光望着對方，中村面部的輪廓很挺秀，只可惜左太陽穴處有一塊疤。

那塊疤顯然已經過了修整，不注意根本看不出來。但是，那一小塊不易覺察的

疤痕，却勾起了呂奇的記憶，他再翻看，坐在他面前的這位陌生人，却突然變得稔熟起來了。不過，他却按捺住心頭的激動，試探着問道：「中村先生的家鄉是在鹿兒島嗎？」

「是啊！」中村眼睛中閃動着驚異的光芒。你怎麼知道？」

「那麼，你的大名，應該是中村錦次吧？」

中村的目光中的驚異之色又加重了一些。他盯視着呂奇，良久，面上逐漸浮現笑容。用力地在呂奇的肩頭上拍打了一下，嚷叫着說：「你這個年輕的中國人，想不到你還活在世界上。」

「那應該感謝你。」呂奇再次緊緊地握住了對方的手，並且用力地搖撼着。

「嗨！是怎麼回事？」現在輪到松本千代驚異了。

「我們是老朋友。」中村錦次說。

呂奇緊接着加以解釋：「越戰初期時，我們同在美軍一個情報機構服務。我們被派到前綫共同去担任一項偵察工作。一個情報手榴彈丟進了掩體，若不是中村錦次將我撲倒在地，我早就不在這個世界上了。而他的頭部却中了彈片。」

「在這裏，」中村錦次指着左太陽穴說：「爲了登台演唱，我去過美容整型醫院，已經看不出來了。」

「中村！」呂奇風趣地說：「照說你該去找那位醫師退給你一部份手術費，因爲他還給你留下了淡淡的痕迹。也幸而這點淡淡的痕迹才使我認出了你。所以，你就不要去找他的麻煩了。」

「中國人！」中村錦次那寬大有力的手掌又在呂奇的肩頭上重重地拍打了一下。「你還是那樣幽默。」

「中村！看起來你比以前更英俊瀟洒了。」

「別說笑！」中村錦次的面色突然正經起來了。「呂奇！你還守在老本行的圈子裏嗎？」

「我剛在一個情報機構退休。」

「是怎麼認識千代小姐的？」

「她是我的好夥伴啊！」

「嗨！」中村錦次的手掌又要向松本千代的肩頭上拍下去，幸而他在半空中停住了。「千代！原來妳還是一個簡單的人物哩！」

「女人本來就是最難令人瞭解的，自然不簡單了。」松本千代的話也非常風趣。本來嘛！從終日緊張的工作崗位上退休下來，無形中就會感到輕鬆了。

她的話使呂奇豪笑，然而中村錦次却皺緊了眉頭。

「呂奇，」中村錦次語氣幽幽地說：「你剛離開了工作崗位，又要去作一個浪迹天涯的遊俠。而我呢？却淪爲一個在燈紅酒綠之中討生活的男歌手，實在太感到慚愧了。」

「中村！」呂奇誠摯地說：「這話可不對了，作歌手有什麼不好，只要我們不成爲社會的殘渣，就問心無愧了。」

中村錦次突然又將緊皺的眉頭放鬆了，笑着說：「不談這些了。老友重逢是件喜事　今晚我請吃宵夜，痛痛快快地喝幾杯……」

松本千代搶着說：「不！由我請。」

「你是老闆，我自然是遵守命令。」

「中村！」松本千代面上浮現着狡點的笑容，慢吞吞地說：「你既然是呂奇的老朋友，又和我是同行，那我就要向你提出一個要求了。」

「說吧！」

「演唱合約延長三個月，而且不提高酬金。」

「呂奇，」中村錦次故意一本正經地說，「聽見了吧，由此可見，女人不但是最難令人瞭解，也最爲現實，她們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對自己有利的機會。」

三個人都放聲大笑，使得許多顧客都回過頭來看着他們；而他們却全然不覺，的確是太興奮了。

× × ×

深秋，午夜，已有料峭的寒意。

這裏是東京，不是燠熱的曼谷。

呂奇喝得很醉了，可說從來沒有這樣醉過。不過，他却不承認已醉。作任何壞事都有人承認，喝酒的人絕不會承認自己大醉。爲了證實他沒有醉，他決定從那家藝姐間走回他所住宿的「江丸飯店」。兩地相隔約有二千碼。

中村錦次和松本千代拗不過呂奇，只得按照他的意思，二人先一步乘車走了。其實，松本千代是非常放心的，她深信呂奇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有足够的能力去照顧他自己的。

從西銀座到「江丸飯店」，本來只要穿過「十丁目」，由「三越百貨銀座支店」，繞過來就行了。呂奇却偏要順着「隅田川」的河邊溜躂，也許他希望那股料峭的夜風吹醒他的酒意吧！

他也許沒有這種希望，但是寒風倒眞的有醒酒之功。當他順着河邊步行了約莫五百碼之後，他的心口已不像方才在藝姐間之中那樣熱燥，自然，他的脚步也不像剛走出藝姐時那樣踉蹌。

驀然，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從他的身後響起。

呂奇回頭望去，只見一個女人在發狂地跑着，她的頭髮在空中拖得筆直，就像有一頭兇猛的野獸在後面追趕着她。

呂奇立刻明白了那個女郎發狂奔跑的原因。不是一頭兇猛的野獸在追趕她，而是兩個男人。

兩個兇惡的男人。

河邊的街燈投射在他們的臉上，使呂奇看得很清楚，他見過各式各樣歹徒的臉譜。只要一打照面，他就可以將對方的人性加以分門別類。醫師解剖人體，他却長於解剖人性。

呂奇突然發現他的愉快旅行中將要發現不愉快的事了……。

他一念未已，那個狂奔的女郎已經到了他的面前。

罹患沉疴的人，會將任何人當成醫師，溺水的人會將一根細小的海草當浮木。這是「急不擇路，餓不擇食」的自然現象。發狂的女郎自然也不例外，當她發現呂奇時，立刻撲進了他的懷裏。

「先生！」那女郎哀求地說：「求你！求你！求你救救我，他們……」

「他們」已來到了呂奇的面前。

呂奇現在看得更清楚了，那兩個男人生得都很健壯，一個穿着大紅的恤衫，衣襟敞開着，露出毛茸茸的胸膛；另一個穿着緊身運動衫，鼓起隆隆的胸肌。呂奇給了他們一句評語——打手之流。

那個穿着運動衫的男人，低聲吼叫着說：「放開她！」

那種粗暴的聲音，給予呂奇一個警號，也使他的頭腦擺脫了酒精的干擾，以極爲平靜的語氣說道：「這位小姐看來已很累，我放開她，她就會倒地不起了。」

「放開她！」另一個穿着恤衫的男人也吼了起來。

那個女郎已自動地離開了呂奇的懷抱，像畏懼毒蛇猛獸般地躲到他的身後，雙手攀附在他的肩頭上。

「我放開她了。」呂奇說。

「繼續走你的路。」

「先生！求你別走。」那女郎又叫了起來。同時伸張雙臂，將呂奇緊緊地抱住了。

「看見了嗎？」呂奇冷冷地說：「這位小姐很怕你們。」

「走開！」那個身穿紅色恤衫的男人，揮舞着粗壯的胳臂。「趁你現在兩腿條還能走路的時候快滾。」

呂奇情知這個打手型的傢伙不是用言語可以說服的，對付這種人，最好的方法是用拳頭狠揍。對方很強壯，但是他却沒有放在心上。於是，他扳開那女郎的手臂，向前緩緩走去。

「應該滾的是你們。」呂奇憤怒地低吼着：「兩個男子欺侮一個少女，這算是什麼話？」

穿紅恤衫男人的尖錐刺向呂奇的腰際，另一把彈簧小刀則刺向他咽喉，左右夾攻，情勢危急，但呂奇却一動也沒有動。

那年輕女郎發出一聲尖叫，雙手掩着面孔。她似乎已預料到一件使她不忍卒睹的慘劇就要在她眼前發生。

孰料，呂奇突然像棒球球員偷壘似地雙脚一剷，身子倒在地上，兩脚齊併，全力掃向手持彈簧小刀的男子。

嘭！那男子摔倒在地。

呂奇緊接着一脚踢在對方的太陽穴上，不用去檢查，那傢伙即使運氣好，也得床上躺兩三天。

持尖錐的攻擊傢伙一撲成空，又見同伴被擊昏倒地，心頭不禁一慌。

呂奇已經飛快地彈身而起，揮動左拳向對方擊去。

這只是一個假動作，當對方以手中尖錐向他刺來時，他突然伸出右手，扣住了對方的腕部，身子一旋，將對方的右臂扭曲到背後，左拳狠狠地敲在那傢伙的後腦上，那傢伙也被擊暈了。

年輕女郎從指縫間看到了這一場緊張的打鬥，此刻，她一把抓住呂奇的手，疾聲說：「先生！快逃。」

「小姐！不要怕，他們暫時爬不起來的。」

「先生，你不是日本人吧？」

「我是一個遊客。」

那少女道：「難怪你不知道了。他們是『神田組』的……」

「神田組？」

「一個爲非作歹的集團，人多勢衆，什麼樣的事都作得出來。我感謝你救了我，但我不願意遭到他們可怕的報復。」

「別怕，讓我們去報警吧！」

「不！不！不！」她連連地搖着頭。

「不要報警。」

呂奇不解地問道：「爲什麼？」

「先生求你別問，千萬不要報警。」

「是恐怕『神田組』報復嗎？」

「先生！謝謝你救了我。」她深深地向呂奇行禮告別。「我現在要回家了，你最好也快些離開這裏。」

「小姐，妳住在那裏？」

「淺草。」

「那麼讓我送妳回家吧！」

呂奇不待得到她的同意，就挽着她的胳臂，步履匆促地離開。他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更有與生俱來的俠性，因此他很想弄清楚一個黑社會組織爲什麼會找上一個纖弱的女郎？這個女郎爲什麼在夜深人靜時還在環境最爲複雜，全是聲色犬馬的西銀座地區流連呢？

× × ×

在車上，那女郎告訴呂奇，她名叫小雪春子，呂奇也免不了向她通名道姓，言語是溝通感情的橋樑，呂奇的語氣是那樣平和，那樣坦誠。當車子抵達小雪春子的家門門口時，她對呂奇已不像先前那樣陌生了。

「我能請你進去坐坐嗎？」

「不方便吧？」呂奇表示了應有的禮貌。

「我家裏只有一個母親，還有一個……」她將尾音拖得長長的，久久未說出下文。

「那麼，我明天再來拜訪吧？」

「請進去坐坐吧？」小雪春子大方地挽着呂奇的胳臂，說：「我還有一個姐姐，這沒有什麼不方便的。」

還有一個姐姐？那又爲什麼吞吞吐吐的呢？呂奇心中不免發生疑問。

在寸土是金的東京來說，小雪家的房子不算小，進門之後還有一個小小的花園。登上玄關，呂奇按照日本的起居習慣，脫去鞋子，只聽小雪春子叫了一聲：「姐姐，有客人來了。」

呂奇走進了起居間，突地一愣，一個只穿着三點式泳裝的健美女郎姿態極爲不雅地半躺在長沙發上，一隻手端着酒，一隻手夾着香烟，戰後的日本女性已經開放不少，眼前這個女人却開放得過了份。

呂奇正想回過身去，對方却已經站起來向他打招呼：「嗨，春子，眞難得帶男朋友回家，來！喝一杯。」

「姐姐，」小雪春子一臉尷尬之色。

「我叫美江？」她向呂奇自我介紹，然後舉杯喝了一口：「你去過『花月座』嗎？」

「花月座？」呂奇搖搖頭：「沒有去過。」

「沒有去過，哈哈，那正是你們男人愛去的地方啊？」小雪美江將杯中的殘酒一口喝完，又接着說：「如果你去過那兒，你現在就不會用驚奇的目光望着我了，因爲我在那兒身上穿的衣服比現在還少，有時甚至不穿，明白嗎？那兒是脫衣舞劇場，我在那兒表演。」

原來她是脫衣舞娘，又是這樣的毫不在乎？難怪方才在未走進門時，小雪春子的言語，有些吞吞吐吐。」

「姐姐！」小雪春子的面色紅得像豬肝。「這位先生姓呂，是中國人……」

「噢？」小雪美江以奇異的目光瞪視着呂奇，說：「聽人說，中國人只會作詩……而且你們不看脫衣舞。」

「姐姐！」小雪春子吼了起來，「妳的話不能稍作保留嗎？方才『神田組』的人，在西銀座追我，幸虧呂先生救了我，否則……」

「春子？」小雪美江大吼了一聲，像突然被電殛似地身子一震，臉上的表情也變得嚴峻起來。「媽說妳到洋裁學校上夜課去了。」

「是啊？」

「爲什麼去了西銀座？」

「我……我……」

「說呀！」小雪美江聲色俱厲地吼着，在這一瞬間，她突然變成了兇神惡煞，不再是一個嬌媚的女郎。

呂奇對於內在的情況毫不了解，只得木然地作了一個旁觀者。

「說啊！」小雪美江的手指幾乎戳到她妹妹的鼻尖上：「你是不是去找高橋太郎了？說啊！」

高橋太郎是誰？呂奇心中閃着問號。

小雪春子突然跪在榻榻米上，雙臂抱着姐姐的腿，抽噎着說：「姐姐，求求妳說話小聲點，不要驚動了媽，求求妳。」

「告訴我，」小雪美江的聲音果然小了許多。「妳是不是去找高橋太郎了。」

「是的。」

「爲什麼？」小雪美江揪住了她妹妹的頭髮：「爲什麼要去找他？妳難道不明白他是一個吃人的魔鬼？」

「姐姐，」小雪春子已經泣不成聲。「妳……太……苦了。妳靠出賣色相賺來的錢只夠還他的利息，這樣下去……」

小雪美江一揚手，酒杯落在榻榻米上，似乎想狠狠地掌摑她的妹妹，突然她的手軟弱垂下來，淚珠也順着面頰滾滾落下。她哭得很傷心，却是無聲的。大概是怕驚動了她們的母親。

「春子！」呂奇鼓足勇氣叫了一聲。

小雪春子抬起頭來望着他。

「妳姐姐累了，也醉了，扶她去睡覺吧！」

「我沒有醉，」小雪美江回過頭來望着他，一面用手擦拭淚痕。「我分得清好人，壞人，你是個好人，我看得出。」

「呂先生自然是好人，否則我不會帶他到家裏來，」小雪春子說：「姐姐，妳去睡吧，我要和呂先生靜靜地談話。」

小雪美江點點頭，向起居間內側的一道門走去，喃喃地說：「妳爲什麼去找高橋太郎？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

呂奇輕吁了一口長氣，就將身體拋進了沙發裏面。

「高橋太郎是『神田組』的老闆，是銀座地區最厲害的黑色人物。」春子說。

「妳們欠他的錢？」

「嗯，」小春雪子神色黯然地點點頭，「包括我父親生前欠下的賭債和媽媽的醫療費。」

「令堂有病？」

「嚴重的心臟病。」

「令尊呢？」

「死了，是自殺的。」

「哦——」

「在媽媽心目中，他是個好父親，淺草地區的人都讚揚他，因此他所開設的那家武技館生意不惡，不知他是什麼時候認識了高橋太郎，於是他走上了霉運！」

「原來令尊是個武師。」

「之後，他沉迷賭博，直到高橋太郎派人到家裏來追討賭債，我們才知道父親已經變了。」

「賭債有多少？」

「大概有三千萬日幣。」

「不少哩！」呂奇吃驚地說。

「父親賣掉了武技館的房子，還了一半。高橋太郎仍然窮兇極惡地催討餘數，最後我父親逃避現實，切腹自殺了，因此引發了媽媽的心臟病。」

呂奇語氣沉重地說：「令尊也的確太缺乏現實的勇氣了。」

「父親自殺後，高橋太郎以好人的姿態出現，他表示因爲催討太急而逼使父親自殺令他難過，願意出錢爲我媽媽治病，家中一貧如洗，媽媽奄奄待斃，我們只有鑽進他的圈套。」

「圈套？」

「是的，媽媽的醫療費又化去了將近五百萬日幣，加上父親未還清的賭債，共有二千萬元，再算上利息，那是一個駭人的數目。」

「他明明知道你們無錢可以償債。」

「他要的是人，明白嗎？」小雪春子目眶中冒出憤怒的火光。「只要我和姐姐有一個人願作他的黑市夫人，也就願意將所有的欠款單據銷毀，這可能就是他當初引誘父親賭博的動機。」

「妳們怎樣回復他？」

「我打算犧牲自己，以挽救媽媽和姐姐，但是姐姐的個性很強，她認爲如果必須以出賣軀體來償債也不能出賣給高橋太郎，於是她走進了『花月座』當脫衣舞娘，從此她消沉，酗酒，我甚至懷疑她的精神已不正常。」

「收入好嗎？」

「可以月入百萬日幣，除了生活費，還給高橋太郎八十萬元，扣除利息，本金還得極少。」

「妳方才是去找高橋太郎嗎？」

「是的！」

「爲什麼？」

「我發現姐姐太苦，太可憐了。」

「所以妳打算妥協了。」

「還有最主要的原因。」

「嗯，」呂奇望着她，喃喃地說：「這樣可以接近高橋太郎，然後殺死他，對嗎？」

小雪春子搖了搖頭說：「我不打算用那種笨法子。」

「那麼……？」

「我要調查他的犯罪證據，然後，將他繩之以法。」

「春子！別得想那樣天眞。」

「呂先生，」小雪春子壓低了聲音說：「雖然高橋太郎是個魔鬼，但是女人却是他的尅星，我自信有方法對付他。」

「值得嗎？」

「值得的。因爲他用詐賭的方法使我父親負下了那筆巨額的賭債。」

「詐賭？」

「嗯！」

「妳是猜想嗎？」

「有人告訴我。」

「誰？」

「高橋太郎的一個部下。」

「他爲什麼要告訴妳？」

「他厭惡高橋太郎的爲人，也厭惡他自己所作的壞事，所以，偷偷地跑來告訴我，我父親輸錢是高橋太郎預先設好的圈套，目的就是想汚辱我們姐妹倆……」小雪春子將話停了下來，深深地吸了一口長氣。

「他還說了些什麼？」

「他說，我們不必害怕高橋太郎的威脅，他不敢將我們怎麼樣。如果他逼得太兇，我們可以去報警。」

「他說得對，應付流氓，愈妥協愈麻煩。」

「媽媽病重，爲了不使她再受打擊，我們才將這一口氣隱忍下來，呂先生……」

「我希望妳能叫我的名字。」

「呂奇，」小雪春子輕輕地叫了一聲，「我不該向你說這麼多的，你是一個遊客，到東京來是爲了尋求快樂，而我却爲你帶來了煩惱！」

「春子！」呂奇表情誠摯地握着她的手，「我是個男人，比妳們強壯，比妳們更能接受打擊，讓我幫助妳們應付高橋太郎的糾纏。」

「不行。」

「春子，別爲我担心。」

「不行！」小雪春子提高了聲音，連連地說：「我絕不讓你捲進是非的漩渦裏來。妳很會打，體格也很壯，但是『神田組』的聲勢浩大，不但人多，而且還有刀槍，你會被他們殺死。」

呂奇微笑說：「我不怕。」

「因爲你不知『神田組』的厲害。」

「春子！我遭遇過世界上最邪惡的勢力。」

「呂奇……」

「這件事我是管定了，」呂奇掏出一個錢包塞進小雪春子的手裏。「這裏面有二十元美金面額的旅行支票一百張，暫時作爲妳們的生活費用，及令堂的醫療費用，告訴妳姐姐，明天不要再去『花月座』了。」

「呂奇！我怎能接受。」

「不要客氣。」

小雪春子道：「呂奇，錢是小事，我不能眼看着你去冒險。」

「我的天性就是喜歡冒險。」

「你年輕，你有前途……」

「我的前途是堂堂正正地作一個人，而我的事業，也就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春子，妳也不用攔阻我的志向了。」呂奇說這到裏，拍了拍她的面頰。「現在你要告訴我，高橋太郎的那個部下叫什麼名字？」

「誰？」

「就是來告訴妳消息的那一位。」

「哦，他叫趙其君，也是他們的中國人。」

「在那裏能够找到他？」

「西銀座的『愛琴海酒廊』。」

呂奇看了看錶，又問道：「現在還能够找到他嗎？」

「那家酒廊，是二十四小時通宵營業的。」

「好，我走了？」呂奇站了起來：「明天我再來看妳。」

「你現在要去找『奪命小趙』嗎？」

「是的。他怎麼有那樣一個綽號。」

「他的飛刀玩得很好，人家都這樣叫他。」

「那麼，他是不是高橋太郎的心腹死黨了？」

「是的，他是『愛琴海』的老闆，實際上，那兒也是『神田祖』的據點之一，你去的時候，要當心點。」

呂奇點點頭說：「我會當心的，問題是趙其君來告訴你那些話的動機何在。也許是高橋太郎派他來探測妳們的反應。」

「不！我相信你們中國人。」

「春子！我該謝謝你。不過，人的好壞，本質最重要，國籍並無多大因素。但願『奪命小趙』的作爲，不給我丟臉就行了。」

× × ×

「奪命小趙」的年齡並不大，約莫二十七、八左右，兩道濃眉，一雙大眼，很有點男子氣概，由於服飾很講究，看起來像個電影演員。是一個很能令女孩兒心動的男人。

呂奇進入「愛琴海酒廊」之後，並不指明找趙其君。

他故意說着半生不熟的日本話，夾雜着一兩句中國話；趙其君是中國人，自然會走出來應付呂奇這個與他同籍的客人了。「先生！」趙其君陪着笑臉問：「你是中國人嗎？」

「是的。」

「從那兒來的？」

「曼谷。」

「哦！你要喝點什麼？」

「雪莉。」

「好吧！我親自爲你去調酒。」

「我要兩杯。」

「好的。」

三分鐘後酒調好，趙其君親自端來。在這段時間裏，呂奇已將酒廊內的客人打量了一遍，兩個女侍在一個角落裏喁喁細語，酒保在櫃枱內計算賬目。另外有三個酒客看樣子却不像是「神田組」的爪牙。

因此，當趙其君送酒來時，呂奇笑着說：「請坐！我請你喝一杯。」

「照說該我請你……」

「誰請都是一樣，我們都是中國人，異國相逢，眞是太難了。」

「那我就多謝了。」趙其君也不客氣地坐了下來。

他們一直是以中國話交談的，在談話時呂奇暗中在留意此刻在酒廊中的六個人，他們顯然沒有注意這邊。於是，他先舉杯向對方致敬然後壓低了聲音說：「趙兄！我是小雪春子小姐敎我來拜訪你的。」

「噢？」趙其君神色一愣，同時機警地向左右瞟了一眼。

「你的酒保和女侍懂得中國話嗎？」

趙其君搖頭代替了回答。

「另外那三個呢？是客人嗎？」

趙其君默然地點了點頭。

「那麼我可以在這裏和你談談了？」

「可以，不過希望長話短敍。」

「我很同情小雪姐妹的遭遇。」

「嗯！」

呂奇道：「所以，我想替她們償還積欠高橋先生的債款。」

「嗯！」趙其君只是漫應着，他很少說話，這證明他是一個很謹愼的人，因爲他尚未摸清楚呂奇的來意。

「後來聽說，其中有絕大部分是小雪先生在生前所輸的賭債。」

「嗯！」

「而且還是在高橋先生使用詐賭的手法下輸掉的。」

「嗯！」

「這消息是你告訴春子的，對嗎？」

「嗯！」

「正確嗎？」

「嗯！」趙其君點了點頭。

「有證據嗎？」

「我只知道確有這樣一回事。」

「趙兄，我們都是中國人，說話也不必拐彎抹角。我想請敎你幾個問題。」

「請說。」

「趙兄可能是高橋先生心腹之一？」

「嗯。」

「那麼，趙兄因何要出賣他？」

「我鄙視他的爲人，而且我自己也想

擺脫這個罪惡的集團。」趙其君的語氣顯示輕微的激動。「然而高橋的報復手段非常毒辣。如果他沒有被殺，沒有被關進監牢，誰也不敢背叛他。」

「萬一小雪姐妹取媚高橋太郎，將你所告訴她們的話又告訴了高橋，你不是很危險嗎？」

「我仔細地觀察她們姐妹倆的性格，絕不可能出賣我。否則美江又何至到『花月座』去做脫衣舞娘？」

「我叫呂奇。」

「呂先生。」

「是一個好管閒事的人。」

「怎麼？你打算向高橋宣戰？」

「應該說是向一個惡勢力宣戰。」

「這無異是以卵擊石。」

「我很想試試。」呂奇站了起來。「我住在『江丸飯店』二樓『菊之座』套房，有消息盼能和我連絡。」

「好的。」趙其君點了點頭。

當呂奇走出酒廊之後，從後門忽然走來兩個大漢。其中有一個就是在「隅田川」河邊被呂奇敲昏穿着紅色恤衫的大漢。

趙其君心中暗暗一動，表面上却絲毫未動聲色。迎過去笑着說：「有事嗎？」

穿紅色恤衫的男人低聲問道：「那個傢伙是你的朋友嗎？」

「誰？」趙其君明知故問。

「和你坐在一起喝酒的那個傢伙。」

「哦——」趙其君裝着恍然大悟的神色。「因爲他是中國人，言語不通，所以，我才過去陪他聊聊。」

「言語不通？」

「嗯！女侍和酒保都聽不懂他所說的生硬日本語。」

「小趙，他的日語說得令人不相信他是個外國人。」

「眞的？」

「而且他還是個傑出的打手，在一個小時以前，我和五郎都被他敲昏了，五郎到現在還沒有甦醒過來。」

「爲什麼？」

「還不是爲了春子那個臭女人。」

「爲她？」趙其君一副訝然神色，照說他不該吃驚的，但他必須要裝模作樣。

「老闆一直想要她，今天晚上，她突然跑來了，說是答應了老闆的要求，不過先要撕毀那些欠欵借據。」

趙其君緊張地問：「結果呢？」

「哼，咱們老闆不見兔子怎肯放鷹？他告訴春子，要撕毀那些借據不難，必須等到明天早上。春子那個臭女人却又突然反悔。她佯裝答應，說要打個電話通知她姐姐，暗中溜了出來……」

另一個同來的大漢接口說：「北原和五郎同去追趕，碰上了那個中國人。北原手持尖錐，對方赤手空拳。一動手就教對方給敲昏了。北原和五郎是本組合的傑出打手，以二對一，都吃了虧，你可以猜想他是多麼厲害了。」

另一個既然名叫五郎，這個穿紅恤衫的自然就是北原了。他壓低了聲音說：「小趙，你可知道那傢伙叫什麼名字？」

「我沒有問他。」趙其君說了謊。

「毫無疑問，他到這兒來是一定有用意的。」

趙其君故作不解道：「什麼用意？」

「自然是探測虛實。」

「難道那小子知道這兒是本組合據點之一？」

「別小看了他，」北原冷笑着說，「既然插上了手，揍倒了我和五郎，他必是有來頭的人；他連這點都不知道？」

「小趙，」另一個大漢揮揮手。「給我們一瓶酒，我和北原在這兒等消息。」

「等那個中國人去而復回？」

「嘿嘿！」北原面上透露出神秘之色。「方才我們從後門進來時隔着玻璃門就看見了他，所以已經先派了兩個小兄弟在前門等着。當他離去時就在後跟踪以便查出他的住處。我們就在這兒等他回來。」

「好！我給你們拿酒。」趙其君點頭點得很乾脆跑也跑得很快。很快就拿了酒來。而他心中却在爲呂奇担起心事來了。

約莫過了十分鐘，簫然又來了二人。他們附在北原耳邊低語了一陣，四個人匆匆地走了出去。

趙其君連忙溜出了「愛琴海酒廊」，跑進了最近的一個公用電話亭。先在電話簿上找到了「江丸飯店」的電話號碼，然後開始撥號。

「莫西莫西！」一個銀鈴般的聲音在電話筒中响起。那顯然是旅館內的服務生在接聽。突然，電話亭的門被推開，一根死冷冷的槍管抵上了趙其君的背脊；同時，他手上的電話聽筒也被一隻手奪過去掛上了話機。

從玻璃的反射中，趙其君已經看出後面的人是北原，話亭外面還站着三個。他心頭震驚萬分。口中却力持鎭定地問道：「北原！這是怎麼回事？」

北原在他的身後冷冷地說：「小趙！別裝糊塗了。」

「我裝甚麼糊塗？」

「小趙！你在給誰打電話？」

「朋友。」

「爲甚麼不用酒廊裏的電話？」

「這點自由還沒有嗎？」趙其君開始憤怒地吼叫起來。他深知在這種情況之下是軟弱不得的。

「小趙！別來這套。你明明是在和那個中國人連絡，對嗎？你自以爲聰明，却想不到被我識破了。我來不及跟踪他，所以釘上你。還好你沒有使我失望。你那位朋友住在『江丸飯店』，不會錯了吧？」

「甚麼『江丸飯店』？」趙其君仍圖作最後的掙扎。

「你方才撥動的電話號碼已告訴我了，咱們在銀座混，連這幾個電話號碼還記不得嗎？爽快點告訴我，你那位姓甚麼叫什麼，住在幾號房？你也許一時糊塗被人收買了，高橋老闆可能會原諒你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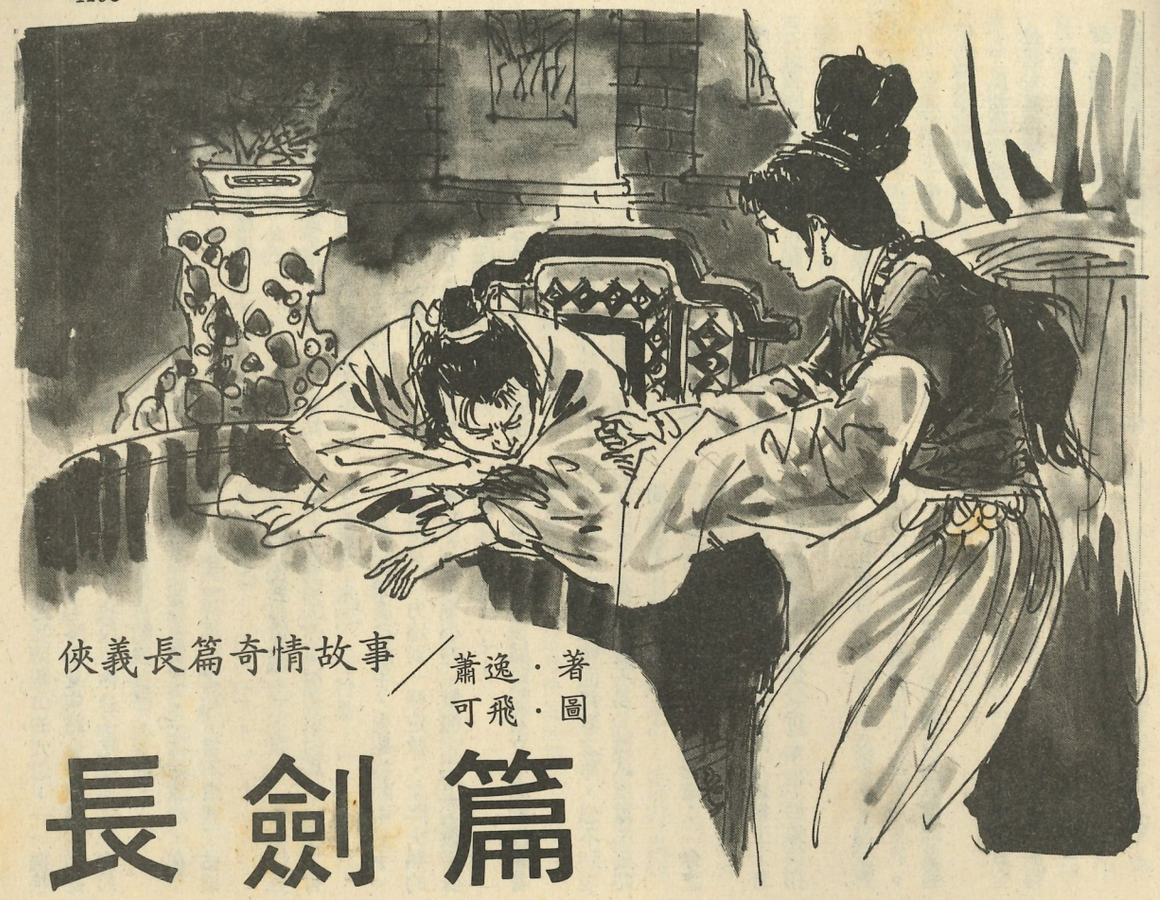
趙其君萬萬料不到北原會耍這樣大的花槍，如今既然事敗，也只有心念一横冷聲道：「北原！你何不自己去查一查。」

「你是存心討苦吃，我只要知道他住在『江丸飯店』還怕查不出他的姓名和住的房間？」

「那麼，你就請便吧……」

趙其君的話還沒有說完，後腦就重重地挨了一下重擊，北原將方才挨揍的怨氣完全發洩在他的頭上了。

（未完）



長劍篇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關雪羽被過龍江黑手功擊至重傷，忽然來了鳳姑娘接上，將關雪羽藏匿起來，過龍江走後，鳳姑娘將關雪羽送到麥府秘室，過龍江跟着轉回來，麥小喬迎上，又被他用黑手功擊至重傷，秘室內僅存的敵手就只有鳳姑娘一人了，過龍江面對此女，以爲可欺，又再施展其黑手殺功，連擊兩掌，都被鳳姑娘接下，她隨即取出一根金色長羽幌了一幌，過龍江才知道她是金鳳堂的傳人，鳳姑娘請他賞點面子給鳳七先生，過龍江回憶當年斷魂谷鳳七先生救了他一命，只好罷手離去。鳳姑娘取出鳳尾堂續命金丹爲關雪羽療傷……

神秘鳳姑娘　金丹活兩命

鳳姑娘憐惜的搖了一下頭，伸出纖纖玉指，在他下額上微一着力，啓開唇齒，乃將那些粒扁圓的續命金丹放進了他的嘴裏。

「很快你就會知道它的靈效了！」鳳姑娘打量着他的臉微微一笑：「我發現了你一個秘密，原來你是『燕』——」

她原想說出「燕字門」三字，忽然感覺到關雪羽眼神裏的制止之意，臨時止住沒有說出，目光四下一轉，才似霍然警覺到，這屋子裏原來還有這麼多人——這麼多雙眼睛都在注視着自己。

尤其是麥夫人，眼見愛女毒發，昏死當場，而現場又似乎只有這位活菩薩鳳姑娘一人可以救治，偏偏對方只似關心關雪羽一人，竟不把自己女兒死活看在眼中，心裏之焦慮沮喪可想而知。

鳳姑娘輕輕「哦——」了一聲，才似忽然想起，正待站起，却見關雪羽嘴唇蠕動，似有話說。

「你有什麼要關照我麼？」

關雪羽自服下對方所賜贈的那粒續命金丹，雖祇是片刻之間，却已有了妙用，丹田一暖，便有了無限生機。

「多謝姑娘活命之恩！」他總算能够開口說話了。

——目光一轉，視向一旁的黃通，又掃過毒發昏睡的麥小喬，最後又落向鳳姑娘臉上，却是欲言又止。

「我明白了！」鳳姑娘點了一下頭道：「你是要我也救治他們可是？」

關雪羽點點頭道：「姑娘高情——」

鳳姑娘苦笑了一下道：「好吧——」

杏目一轉，看向昏睡不醒的麥小喬，姍姍移步過去。

麥夫人老淚縱橫的道：「好姑娘——快救救她吧，遲了怕來不及了！」

鳳姑娘仔細的在麥小喬臉上看了看，驚道：「她原來傷的這麼重！」

隨即動手，一連在麥小喬手臉全身點了十數處穴道，仔細再看却是毫無動靜。

鳳姑娘秀眉微顰，左右看了一眼道：

「你們之中，那一個精通氣穴之理？來幫我一下！」

黃通原在一旁默坐不語，聆聽之下，霍地站起來抖擻精神道：「在下聽使！」

鳳姑娘這才向他看了一眼，點頭道：「是黃兄麼？」

黃通抱拳躬身應道：「不敢，在下黃通！」

「你的功力紮實，很是難得！」鳳姑娘含笑道：「我原以爲你受傷甚重，不能行動了呢！」

黃通苦笑了一下，大步踏前。

鳳姑娘看了他一眼，發現他身上長衫儘濕，前胸處留有大片血迹，不禁微微一驚，道：「你……果然傷勢很重，到底傷在那裏？」

黃通一笑道：「不碍事，一時氣岔，嗆了幾口沸血而已，姑娘事不宜遲，還是請先救治我家小姐要緊！」

鳳姑娘看着他眉頭微皺，頗似有些奇怪，她深精醫理，如是眞如黃通所言，嗆吐幾口沸血，在練武之人來說，並無大碍，只須調服幾帖補元潤肺的靈藥，將養些時日定可痊癒，否則，情形可就不妙。

——她雖然心生疑惑，但是黃通本人既然如此自承，便不多疑。

黃通站在一旁，再次抖擻振作道：「姑娘請吩咐吧！」

鳳姑娘點點頭道：「你家姑娘雖是爲金鷄太歲毒掌所傷，但虧了她內功底子好，看來眞氣未散，眞要是眞氣散開，便是華陀再世，也沒有辦法，閒話少說，我現在出手，用九轉眞力，護住她的丹田，你卻要出掌，聽我所報出的穴道，一一無接她全身穴口，將全身穴路全數引通，這是很費力的，我只怕你身子吃受不住，你卻要想想，不可勉強自己，否則……」

黃通啞然一笑道：「姑娘放心，在下曾習十年『碎馬』之功，當不致誤了姑娘大事——」

鳳姑娘微微點了一下頭：「這就很難得了，這應該你與西北道的馬二先生，有些淵源了！」

她邊說邊自動手，先是搓動兩隻手，待到內外功力達到一個定數，才將火熱的掌心，貼向麥小喬「氣海」穴上，後者身子微微顫抖了一下！

黃通這時雙腿跨開站立，頻頻提運着眞力——

昔日原來是輕而易舉之事，想不到現在行來，竟是這般不易，屢試屢敗，霎時間已是大汗淋漓。

鳳姑娘偶一抬眼，見狀驚道：「你怎麼了？」

黃通總算強自將一口眞力連接上，若有所失的笑道：「這就行了……姑娘請招呼吧！」

鳳姑娘每見黃通，所行多異，越覺對方情況不妙，只是眼前已不容有所更異。

她冷冷一笑，鋒犀的目光直射向黃通臉上：「你這是何苦？」

黃通眞力既接，一口眞氣霎時走貫全身，正所謂箭在弦上，不容不發，只漲得面紅耳熱，雙目如火。

「姑娘請——」

一句話說出，直有氣衝髮梢之勢。

鳳姑娘見狀，輕嘆一聲，一連報出了「左右玄機」「海底」「扶桑」幾處穴名。黃通應了一聲，舉掌待發，容得這隻手掌，幾乎已接觸到麥姑娘胴體之一霎，忽然止住，微怔了一下，想到「大行不顧細節」，也就不再遲疑，隨即按掌其上，即行推按起來。

鳳姑娘原以爲他傷勢不輕，尚有些担心他內力不濟，難免力不從心，却沒有想到對方功力竟是如此充沛，與自己所發之眞力一經會合，立時打開了一條通路。

「很好——就是這樣——」

鳳姑娘於是接二連三的報出了一連串的穴道名稱，黃通果然不負使命，掌到力到，就這樣一連百十掌後，眼見着麥小喬蒼白的臉上漸次有了血色，忽然長長發出了呻吟之聲。

鳳姑娘這才點點頭道：「好了，她總算醒過來了，你也可以喘口氣歇歇了！」

黃通聞聽收住了掌勢，一時氣湧不已，似乎連張嘴說話都感困難，一張臉黃中帶青，汗下如雨，却不欲讓鳳姑娘與眼前各人看出他的窘態，自向一邊一張椅子坐了下來，麥氏夫婦愛女心切，眼見愛女有了生機，欣慰之情溢於言表，只管暗自慶倖，竟然未曾注意到功成身退的黃通。

那黃通果然是一條頂天立地鐵漢子，只見他默默獨坐一隅，褪下長衫，頻頻用以擦汗，萬般痛苦，竟自隱忍不發，却是一聲不語。

鳳姑娘細察了一下麥小喬的脈搏，微似吃驚，是時麥小喬已經睜開了雙眼——

她眼見父母家人圍在四邊，心裏一陣難受，竟自落下淚來。

麥夫人愛女心切，見狀不免又是一番悲切，麥玉階好言相勸，半天才止住了她的傷心。

鳳姑娘細察了一下小喬的眼睛，微微搖頭不語。

麥玉階關心的說：「敢問姑娘，小女的傷勢……？」

鳳姑娘道：「你女兒中毒很深，這是一門很奇特的毒，這個天底下，除了老金鷄本人之外，家父的『續命金丹』亦不過只能收一半的功效，却已是難能可貴了！」

麥玉階抱拳道：「姑娘請告其詳！」

鳳姑娘點點頭道：「這些話一時也說不清，眼前自然先保住令嫒活命要緊……不過，這件事還有一個難處。」一面說，她已探手革囊之中，取出了前見的扁玉藥盒，打開盒蓋，以之示向麥家二老。

麥氏夫婦注意看時，才見那藥盒敢情是空的，其中僅僅剩下一粒所見之丹藥，鳳姑娘苦笑了一下道：「這就是我爲難的地方了，只怪我離山時，沒有留意到此，半路上遇見了一位父執前輩，又問我要去了兩粒，現在竟然不敷應用……」

說時，她取藥在手，面色遲疑的道：「藥只有一顆，如果給了令嫒，便不能給這位黃兄，如果給了黃兄，令嫒這邊也有性命之危，這可怎麼是好？」

麥氏夫婦這麼一聽，都不由傻了臉——他二人自是愛女心切，只是如果事關黃通之生死，只爲救了女兒性命，便棄黃通性命於不顧，麥玉階儘管懷有私心，大義

當前，也不忍偏執一方了。

鳳姑娘一雙妙目，十分注意的觀察着麥玉階，倒要看看他如何決斷。

良久，麥玉階仰天一嘆，點頭道：「黃義士對麥家恩重如山，麥玉階縱死九泉，也難報答其大恩於萬一，看來小女命當如此，姑娘請不必遲疑，快將此續命金丹，爲他服下吧！」

話聲未歇，麥夫人忍不住先自發出了泣聲，頻頻道：「老爺……老爺……你就忍心看着我們女兒死了麼？」

麥玉階頓足道：「住口，妳就不要哭了——」

乍一轉身，才發覺到黃通敢情已來到了面前，只見他深深向着鳳姑娘打了一躬道：「在下方才已經說過，只是傷了些肺氣而已……麥姑娘中毒太深，略有遲緩，便有性命之危，姑娘自然是以解救我家姑娘性命爲重……千萬，千萬……」

一面說，頻頻打躬懇求不已。

鳳姑娘輕輕一嘆，道：「既然你也這麼說，我也就無話可說了，好吧！」

轉過身來，向着麥小喬微微點頭道：「我雖贈藥與妳，妳的性命却是這位黃兄所救，以後却不可忘懷呢！」

隨即將手上續命金丹，效先前關雪羽樣，放入她嘴裏，道：「好了，無論如何，妳這條命總算保住了。」

麥小喬嘴雖不能說，心裏却是明白，一雙含淚的大眼睛，只是在鳳姑娘與一旁佇立的黃通身上轉動着，千恩萬謝俱在不言之中，不覺清淚兩行，順腮汩汩滴下。

黃通佇立一旁，眼看着麥小喬把一粒續命金丹吞下腹中，才似鬆下了口氣，無如他傷中要害，早已是強弩之末，一鼓作氣，拚死不倒，到底也已到了盡頭，此刻心裏一鬆，哀氣不接，正是燈乾油淨，那裏還能再強自支持？身子一歪，直直地向後倒了下去。

大家只顧注意着麥小喬服藥之後的變化，竟是沒有注意着他。

這一切却似乎只看在了嘴不能言的麥小喬眼中——

她的身子猛然間爲之一陣顫抖，眼睛裏的神采顯示着極度的驚訝。

各人才似有所警覺，發覺到黃通的有異！

事實上黃通倒後的身子，並沒有眞的摔倒地上，却有一隻有力的手，在他倒地之前，先已經托住了他的身子。

對於關雪羽這麼快速的復元，大家咸表驚異，幸虧他的即時伸手，托住了黃通直直下倒的身子。

然而，這樣並不能使得事情變得更爲樂觀。

鳳姑娘吃了一驚：「他怎麼了？」

關雪羽雖然已能行動，那是仗持他早已具有爐火純青，登峯造極的內功根底，談到功力的復元，距離尚遠！

「黃兄……他不好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對於飽受驚嚇的麥家各人來說，心情之所能承受，幾乎已到了極限。

麥玉階「啊！」了一聲，率先搶步過去，緊緊的捉住了黃通的一隻手。

——一隻冰凉的手。

一陣心驚，麥玉階幾乎要昏了過去，眼巴巴的看着關雪羽，道：「他……怎麼了？」

關雪羽神色黯然的搖搖頭，輕輕地把黃通身子，放在了長案上，轉臉看向鳳姑娘——

「姑娘，勞駕？」

鳳姑娘默默地點點頭，向前靠近一步，緩緩伸出手，切住了黃通脈道。

其實，無須切聞其脈，憑着她敏銳的觀察力，只在黃通臉上掃上一眼，已知其大概。

「太遲了——」

緩緩地鬆開了切住黃通腕脈的手，鳳姑娘搖搖頭——一雙眼睛盯向關雪羽，苦笑了笑：「眞氣已散，六脈俱開，我是無能爲力了。」

各人聆聽之下，無不神色黯然，尤其是麥玉階，忍不住落下淚來。

關雪羽輕嘆一聲道：「士爲知己者死，看來這位黃兄確是如此了。」

說話時，只見長案上黃通的身子，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一雙原本深嵌的濃眉，忽然往兩下裏一分，倏地睜開了雙眼，却把一雙昏濁泛黃的眼睛，盯向麥玉階，嘴唇蠕動了一下，未聞其聲。

關雪羽神色頹然的道：「黃兄像是有話要說——」

一言甫出，麥玉階已痛泣出聲，道：「兄弟……我害了你……你是我麥家生生世世的恩人，我對不住你——」緊握住黃通的一隻手，麥玉階聲淚俱下，聞者無不動容。

鳳姑娘一霎間也似爲之心疲，垂下頭，緊緊地咬了一下牙，却把噙在眼睛裏的淚水，硬生生的忍了回去——長久以來，在她出生的那個神秘地方——「七指雪山」，那裏長年難見日月，所見皆是冰雪，再加上幼承的嚴厲身教，冷酷的武功淬練，琢磨出她看似無情的偏激個性，生爲女兒身，却像比男人更要強好勝，她是不輕易流淚的……

看着黃通待死掙扎的臉，她冷冷的道：「他像是有話要說，我就助他一臂之力吧！」

右腕輕啓，一隻素手，已經貼在了黃通右胸心腔之上。

像是觸了電也似的，黃通身子一震，乃自大聲呼息起來，一絲慘笑，掛在他黃蠟也似的臉上。

對着鳳姑娘他微微點頭，表示了他由衷的感激，這才把遲滯的目光，轉向麥玉階。

「有件事，在下要告訴大爺……」

「兄弟……你可別這麼稱呼我……我愧死了……」麥玉階老淚縱橫，聲音沙啞的道：「有什麼話，你只管說吧……老哥哥今生不能回報，來生變狗變馬，也爲兄弟你辦到，黃……兄……弟……」

末後三字出口，麥玉階大聲抽搐不已，一張臉白中透青，顯然悲傷到了極點。

「大爺不必傷心。」黃通吶吶道：「在下此來原就存有必死之心……有件事，大爺還不知道，當年橫行京畿的大盜黃虎，就是在下的先父——」

麥玉階不由爲之一楞，勾起了三十年

前的往事，一件一件的却有些記憶不清，只管楞楞的看向對方。

「大爺莫非忘懷了，」黃通長長吸了一口氣，緩緩的接着道：「先父被擒之後，論罪當斬，各方會審皆道先父罪有應得，唯獨大爺獨排衆議，聲言先父之義行三件，以之功罪相抵，乃得免其一死，發配西疆，——那年在下年方稚齡，於襁褓之中，隨父流落邊荒，父子相依，倍嚐人世辛酸……先父在有生歲月中，無日無時不念及大爺賜生之恩，要在下刻刻謹記，不可稍忘……先父去世之後，在下苦練武技，重入中原，曾三度察訪大爺踪跡，不得要領，直到去年，才探知大爺原來歸隱此鄉……這才不辭千里……前來投奔，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得能……拜……」

說到這裏，話聲中止，只見他上胸頻頻起伏，一雙眸子怒凸如珠。

鳳姑娘心中一驚，忙自把俯按在對方胸上的那隻手向後快速收回——却已難止其勢，即見黃通背脊向上一挺，一口血箭，直噴而出。

由於力道至猛，這口血足足噴出了丈許半高，砰然作响直擊於頂壁之上，怒血四濺，洒下了一天血雨。

各人觸目驚心，無不駭然。

黃通這口血一經噴出，誠所謂「燈枯油淨」，雙腿一伸，便自去了。

却只見麥玉階一聲狂呼，緊接着也自倒了下去。

鳳姑娘眼明手快，舉高手一撫，麥玉階猝嗆一聲，才自甦醒過來。

——她雖冷漠成性，眼見了這一切之後，亦不禁爲之動容，嘆息一聲，轉身步出室外。

關雪羽乃自張羅着，吩咐眼前各人，將小喬，麥氏夫婦掺扶內室休息。

各人離去之後，他重復來到黃通屍身之前，注目片刻，心中難以釋懷——有件事他不大明白，想到了自己傳家至寶「護身寶甲」，便自伸手向死者胸間探去，一摸之下，竟是空無所有。

這件事其實也不難理解？深精武技內功的黃通，若眞的穿有「燕」字門至寶，護身寶甲，即便是「金鷄太歲」過龍龍江掌力驚人，也不致便爲此送命，反觀之，並不諳武功又復年邁的麥玉階，却能在身中過龍江掌力之後，並無大碍，豈非有些於理不合？

如此看來，答案便似乎祇有一途——便是，關雪羽雖有惜愛黃通之心，將傳家至寶護身寶甲，私相借與，無如黃通報主心切，却暗裏又將寶甲轉借與麥玉階，如此一來，麥玉階幸運的得以保全了活命，黃通却自喪其命，生死有命，端是關雪羽始料所及了。

佇立在黃通靈前，想到了此人之大義節烈，不愧頂天立地一條漢子，他既是早有報主捐軀心意，求仁得仁，命有所歸——外人便難以左右其間了。

關雪羽這麼想着，一時逼逼嗖嗖，直有置身冰炭之感，他隨即脫下外着長衣，將之覆蓋在黃通靈體之上。

秘室內的熱鬧厮殺景況，一變而爲眼前的冷清如斯，瞬息萬變裏藏匿着人生的生離死別，悲歡離合，從而像似悟出了什麼，却又是那般飄渺不着邊際，關雪羽僥倖的逃過了一場大難，想到了出雲和尚的行前忠告，竟然含蓄有幾許天機，設非是鳳姑娘的及時現身，自己眼前只怕也已作了古人，從而對於那位鳳姑娘，生出了無限感激之意。

一想到鳳姑娘，才使他警覺到對方的不在眼前。

關雪羽轉身踱出秘室，正逢着麥家管事麥豐張惶而來——手上擎着一盞燈，身後跟着老奴麥貴。

雙方乍見，麥豐哆嗦着道：「那不是關先生……麼？那位鳳……姑娘呢！」

原來麥豐原本跟小喬在一起，眼見金鷄太歲現身，一時心胆俱寒，不待進入秘室，就地先掩藏了起來，事後才自現身，兀自一副失魂落魄模樣，關雪羽搖搖頭道：「我也正在找她，七爺仔細料理黃兄的後事去吧。」

麥豐聽到了黃通，忍不住唏噓出聲，一面用衣袖拭着臉上的淚，頻頻點頭道：「關老師你放心吧……我家老爺已有交待……我這就不躭擱了？」

說着拱拱手，隨即同着麥貴匆匆趕向裏面秘室。

× × ×

冷月下，所見凄涼。

幾片桐葉，由乾枯了的枝椏上凋零落下，嗤嗤作响的在地面上移動着——這裏……那裏……月光瀉處，照見着橫七豎八無數的倒地屍體，偶而拂面的夜風裏，夾雜着濃重的血腥氣息！

麥家的那隻老黃狗，獨自週旋於死屍之間，不時發出吱吱的哀鳴聲，十足的「喪家之犬」模樣，景象悲慘，賺人熱淚。

關雪羽在麥家四下裏踏行一週，一面運功活血，一面留意着四下裏的形勢，金鷄太歲暫時去了，下一步究竟如何，誰也難以預料，此時此刻，不要說強敵金鷄太歲的再度出現，任何一個黑道二流人物的乘火打刼，麥家也只怕吃受不住。

鳳姑娘芳踪無迹，自非無因，想不到小店邂逅，一點前因，種下了此刻的緣份，設非是這位姑娘的及時插手，不用說關雪羽的這條命以及麥家上上下下，都將難以保全——

關雪羽生平最不輕易承人盛情，那怕是點水之恩，也極力避免，武林之中最重信義，所謂「受人點水之恩，當報以湧泉」，更遑論這是救命大恩，若是圖報無門，便爲終身憾事，試觀眼前之鳳姑娘，老實說，關雪羽除了僅僅知道她來自「七指雪山」之外，全無所知，這就給他不安的了。

使他不安的原因，這位鳳姑娘出身門戶「七指雪山」有關，自然在事情未能進一步澄清之前，他不便妄下判斷，只是江湖上對於這個神秘的門派——「七指雪山」，傳說的實在太可怕了。

鳳姑娘既是來自這個傳說中極爲可怕的門派，是否在執行一項可怕的任務，關雪羽暫時不得而知，然而，他先已欠了鳳姑娘的救命之恩，却使他在今後執行正義一面，是否會遇到若干阻力，不無可能，是以，對於鳳姑娘的一切，他不得不留意觀察。

思維常常是微妙不易理解的——

就像這一霎，關雪羽腦子裏方自想到了鳳姑娘，鳳姑娘的影子，便忽然出現眼前。

像是一陣風，飄動着鳳姑娘美麗的倩影，先是在對面院牆匆匆一現，起落之間，已來到了庭墀當前，身法之輕靈，確實極流境界，即使關雪羽未受傷之前，也不見得就能勝過了他！

鳳姑娘已經換過了一套衣裳，淡杉羅裙，更見秀麗，月下現身，有如出殿的嫦娥。

「原來你在這裏？」鳳姑娘略似驚愕的看着他：「你的傷勢難道已經完全好了麼？」

關雪羽搖搖頭道：「那是不可能的……妳也知道，只是暫時它也莫奈我何！」

鳳姑娘十分驚得的睜大了眼睛，似乎有點難以置信，接着她微微一笑道：「我幾乎忘了你是『燕』字門的出身了！」

關雪羽頓了一下，道：「我們進去說話！」

一面說，轉身向房中步入。

這間房子正是當日黃通所住，關雪羽特別挑選住在這裏，似乎含有對於這位仁義可風的朋友，保持住一份沉默的哀悼與追思。

房門開處，進來一片月光。

關雪羽由几上拿起了火摺子，剛亮着了，却由鳳姑娘坐處，襲過來一般勁風，把火吹熄。

「我喜歡今天晚上的月亮，」鳳姑娘笑着說：「如果你不反對，我們就這麼談談不好麼？」

關雪羽點點頭道：「也好，姑娘居然還有如此雅興，倒也難得。」

鳳姑娘道：「爲什麼沒有，我是一個不輕易向誰認敗服輸的人，而且，你信不信？……這個天底下，只要我想要去做的事，很少辦不到的……」

關雪羽點點頭道：「姑娘壯志可嘉，我也希望妳凡事如意。」

鳳姑娘道：「我剛才已派人四下去察訪，倒要看看這隻老金鷄他藏在那裏？」

關雪羽道：「姑娘妳以爲他會藏在那裏？」

鳳姑娘道：「這個——很難說，他的狡滑狠毒，我是知道的。」

關雪羽微微的閉上了眼睛，隨即又張開來道：「他確是十分狡滑，我猜想，他並不是眞的就這麼輕易放過了麥家……當然，還有我。」

鳳姑娘道：「爲什麼。」

關雪羽道：「這件事從一開始，就該明了他的用心，我一直在奇怪過龍江如果眞正想要錢，他大可不必挑上麥玉階這個告老還鄉，宦囊並不豐滿的人來下手。」

鳳姑娘點點頭道：「你以爲呢？」

關雪羽苦笑道：「麥家在臨淮關，雖然號稱首富，但是他的錢並不多，倒是他在地方上的善名，遠比他的財富更有名的多！」

鳳姑娘沒有出聲，只是靜靜的向他注視着。

關雪羽冷冷的接下去道：「黃金萬兩命一條——姑娘請想，這個數目，據說麥玉階拿不出來，只怕當今天下，眞能拿出這個數目的人並不多，明知其不能而強爲之，姓過的豈非別有用心？」

鳳姑娘微微在笑，月色裏分外可人。

「你說的很有道理，……那麼，你以爲過龍江他的眞正用心是……？」

關雪羽輕嘆一聲道：「這正是我眼前苦思而不得其解的一個問題，但願我能解開來就好了！」

鳳姑娘一笑道：「我在小店初初一見你之時，就知道你是一個大有來頭的人，你不但本事高，人又聰明，文武全才，確是難得。」

關雪羽搖搖頭道：「姑娘誇獎了，比起姑娘的蘭心蕙質，我自愧不如。」

鳳姑娘道：「我——？」

「姑娘能够在一照面的當兒，看出來我出身的門派，確令我驚佩莫名。」

「原來你說的是這個——」鳳姑娘眨了一下大而明亮的眼睛：「那只怪你們燕家『無形罡氣』，尤其不同於旁門，是不是？」

關雪羽不得不佩服對方的觀察敏銳，見解過人！

事實上確是如此，「燕」家家傳的無形罡氣，着重於「氣血」之功，勁道隨血流而佈全身，其微妙處在於「力隨意轉」，心到意到，意到力到，妙不可言。

自然，這是燕家家傳的絕技，局外人知之者鮮，知之不察，亦不能斷其當然，眼前這位鳳姑娘竟然有此認識，實在大不簡單，關雪羽立刻察覺到，對方必然是方才在手觸自己身體時，用她本身的內忘眞氣，探測出來的。

自然，鳳姑娘本身之功力，亦是足以「驚人」的了。

「你怎麼不說話？」鳳姑娘靜靜地注視着他：「難道我說的不對？」

關雪羽搖搖頭道：「姑娘所說確是實言，我只是在想，姑娘既能有此見識，必然有極爲精湛的內功，不用說又精深貴門之『二指傳燈』的極上功力了，令人敬佩折服！」

鳳姑娘一笑道：「聽你這麼一說，也就知道你是有心人了，好像對我出身之處，瞭如指掌，我倒想要聽聽，你還知道些什麼？」

關雪羽道：「我還知道，七指雪山山高積雪，雖盛夏不溶，那裏長年不見天日，氣候惡劣至極！」

鳳姑娘揚了一下眉，道：「眞的？」

關雪羽顯然還有下文，接下去道：「——但是，據所知姑娘來處金鳳堂所在之地，却是大有不同，被稱爲『雪裏陽春』，風光宜人。」

鳳姑娘一笑道：「這些是你親眼所見，還是道聽途說？」

關雪羽哼了一聲，搖搖頭道：「我還沒有這個榮幸？能够一睹這雪山盛景，如果我果曾去過，只怕今夜也不會在此與姑娘談笑對答了。」

鳳姑娘臉上顯示着明顯的笑意，但是那一雙深邃的眼睛所交熾的目光却是深沉而複雜的——

「那又爲什麼呢？」

說時，她十指併列，目光又轉爲溫和

，不經意的轉向纖纖十指尖頭——即使在夜色裏，那宛若春葱的尖尖十指，仍具有十足的誘惑性。

——在過去，不知道多少雙風流的眼睛，曾爲她這雙別具誘惑的纖指所吸引，竟而深深種情不克自拔，自然，結局下場却並非完美。

風流賈禍——古有明訓，這裏也不例外。

女人的美所給人的印象，往往是片碎的，一雙明媚眼睛——一張並不十分小的嘴——潔白而整齊的牙齒——細黑而柔長的秀髮——一雙美麗的手，只要具有其中之一，給你一上來強烈的感受，便能達到男士不威而降的效果。

聰明而美麗的女人，只要懂得如何展示而適當的表現她們身上「極美麗」的這一小部分，便能使猛漢勇士自甘拜倒石榴裙下，而任其差遣，甚至於死而後已。

關雪羽冷冷的道：「姑娘這麼說，便是明知而故問了，因爲貴門昭示天下武林的戒條之一，便說明了絕不容許任何一個不得貴門恩允的人，生離雪山，如果我的記憶不差，江湖上已有爲數不少的知名訪客，枉作了七指雪山的寃魂孽鬼！」

鳳姑娘的一雙剪水雙瞳，兀自沒有離開她併列眼前的纖纖十指，特別是那一抹偏照的如銀月光，不偏不倚的正好照在她的小指上，那雙均勻適度，修長纖柔的指掌，更加上了幾許夢幻的神秘，如明珠美玉那般的醒眼而誘人了。

「好美的手——」關雪羽忍不住讚賞起來：「如果這雙手不是生在姑娘的手上，要是換在另一個女人的手上，也許便是美中不足！」

鳳姑娘終於把注視着手指的眼光，移到了關雪羽臉上。

也許這兩句話，是她今夜聽起來最動聽的，女人那一個不喜愛被人誇讚——特別是那些在她們心目中，被認爲是有份量的人。

她臉上的笑意，已代表了她的詢問。

關雪羽似乎暫時變得很會說話，而懂得如何討好女人了。

「牡丹雖好，綠葉扶之！」關雪羽欵欵的說：「特別是一個美的女人，全身上下一舉一動，都不能容許有任何瑕疵存在，缺其一，便爲不足。」

「謝謝你的讚美——」鳳姑娘報以甜甜一笑：「你忽然變得順眼多了，而且會說話了，只是……這與我的一雙手，有關係麼？」

「這便是我接下去要說的了！」

「豎耳恭聽——」

說到「豎耳」這兩個字時，她特意掠開了秀髮一邊，美麗的一隻耳朵微微聳動了一下，半傾香腮，更增媚姿無限。

敢情她並非一直是「冷若冰霜」，竟然冷中有艷，如雪中紅梅，給人的感受，便爲超視覺而不同凡响了。

關雪羽設非「郎心如鐵」，便爲「不解風情」，最起碼他所表現的冷靜，顯示出他的豐富的內涵與修養。

面對着眼前這個冷艷逼人的美人兒，月夜對守，特別是對方對自己的恩情並重，他竟然不爲所動，這份執着便是常人之不易爲。

「剛才說到了姑娘美麗的一雙手，如果換在另一個女人的腕上，便是美中不足！」關雪羽微微一笑，徐徐接道：「那是因爲貴門『金鳳堂』的武功菁華有很多細纖小巧之功，便蘊藏在妳美麗的十指之間，換在另一個女人，既無所習，便無從所知，自然就大爲失色。」

鳳姑娘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眼珠子轉過來，大大的「白」了他一眼。

「原來如此——」鳳姑娘淺淺笑了笑，微微嗔着：「你知道的可眞不少——」

話聲方落，玉手輕起，只聽見「絲——」一聲，一縷極細的尖風飛過。

緊接着便聽得關雪羽頭頂上空，「吱！」的一聲尖鳴，一件細小物什，直直的當空墜落。

關雪羽幾乎瞄都不瞄一眼，就能判斷出，落下來的是一隻蝙蝠。

「我說的不錯吧，」他說：「姑娘這一手『巧織天星』的手法，當今江湖便無人能出其右。」

鳳姑娘道：「說到這一手雕虫小技，我倒要請教這隻落地的蝙蝠死了也未？」

關雪羽搖搖頭道：「大概還沒有。」

「傷在那裏？」

關雪羽輕輕嘆了一聲道：「牠原本就是瞎子，姑娘又何必再取牠的一雙照子，留着半條殘命，還不如死了的好，姑娘就成全了牠吧！」

鳳姑娘沉默了一下，點點頭道：「好吧！」

右手再指，緊接着一絲尖細的破空聲起，地面上吱地一聲，那隻小小蝙蝠便自眞的死了。

「罪過，罪過！」關雪羽道：「姑娘一向不忌殺生麼？」

鳳姑娘道：「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情，很少去想該不該，這個天底下的事情，很難說孰是孰非，每一件事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換一個立場來說，也許這個理由就難以成立了——」

停了一下，鳳姑娘才又接下去道：「——生命也是一樣的，同樣的生命，出家人與一般俗人的看法便不一樣，自然一般人與屠夫的看法便又不一樣，見仁見智，你便也很難論其是非。」

「所以……」鳳姑娘這才爲她的高見下一駐脚：「我們活着的人在活着的時候，便要盡興而爲——你以爲呢？」

關雪羽微微一笑，暫時止住了這個話題。

鳳姑娘緩緩由位子站起來，道：「現在也許是點燈的時候了，讓我看看你的傷吧。」

關雪羽道了聲謝，右手拿起几上的火摺子，迎風一幌，叭達！一聲亮着了，就近點着了燈。

鳳姑娘顯然已來到了眼前。

四隻眼睛交接下，鳳姑娘微似吃驚！

「你好多了，復元得這麼快！」

關雪羽道：「說來全是拜姑娘靈藥妙手之賜，似乎是暫時無妨了！」

鳳姑娘伸出了那隻美麗的手，關雪羽很自然的便爲她拿住了脈門。

關雪羽看了她一眼，沒有說話。

那隻美麗細若柔荑的手，只在關雪羽的腕脈上停留了極短的一霎，隨即離開。

「你果然大見好了——」鳳姑娘道：「續命金丹固然有效，仍然得力於你本人的內氣功力，我看現在你已大可放心，你的功力雖然不見得已完全恢復，至少也已經恢復了八成以上！」

關雪羽點點頭道：「不錯，但是那些未能全解的餘毒，仍然留在身上，有一天仍會發作……」

想到這裏，他臉上情不自禁的帶出了一些隱憂。

鳳姑娘道：「你眞的想要解除身上的餘毒，也並不是全無可能，至少這個天底下，還有幾個人能够救你——」

「難道姑娘妳不是其中之一？」

關雪羽很認眞的注視着她，鳳姑娘却避開了他的眼睛。

「爲什麼你認爲我能？」

「我當然會這麼認爲！」關雪羽侃侃的道：「七指雪山雖然被江湖上人所深深畏懼，但是『鳳七先生』的超然醫術，也是世罕其匹……」

「你說的不錯，」鳳姑娘道：「那是『鳳七先生』而不是我，我只學到了他老人家一半的功力，也許連一半還不到，祇不過只有三成而已！」

關雪羽輕嘆一聲道：「這麼說，我命休矣，麥姑娘也只怕終久難逃一死！」

提到了麥姑娘，鳳姑娘的表現略有所異——

「我看這位麥姑娘在你的心裏很重要——」微笑了一下，她接道：「她是一個很美的姑娘，你以爲呢？」

「能够被妳稱爲美的姑娘，一定是眞的美了！」

「哼——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呢！」

「我認爲妳的看法很正確！」

「那就是她的確很美了！」

關雪羽忽然覺出鳳姑娘眼神裏有股冷冷的寒意。

他遂即用微笑，代替了回答——

一個聰明的人是不應該隨便回答問題，尤其是當着一個美麗女人面前，誇讚另一位女人的美麗，更是愚蠢之事。

鳳姑娘道：「其實她美不美，不關我的事，我只是想知道，她在你心裏的地位，是不是很重要！」

關雪羽怔了一怔。

老實說，他的確沒有想到對方會向自己問出這個問題，確是有些出乎意外，一時竟不知如何置答。

停了一停，他冷冷的道：「我與麥家姑娘，不過是初識，而且，我並不打算讓任何一個女人在我心裏留下影子，特別是那些美的女人。」

鳳姑娘一笑，隨道：「這句話我倒要好好記在心裏，好吧，咱們暫時不說這些，剛才說到了爲你治療毒傷的事，你曾提到我爸爸鳳七先生——」

關雪羽一驚，抱拳道：「原來鳳七先生竟是令尊大人，失敬，失敬。」

「看吧！」鳳姑娘皺着眉毛道：「我就知道他老人家的名頭太响，一直不想說出來，現在還是忍不住說出來了。」

關雪羽道：「令尊名滿天下，無論說與不說的人，聽見了他的大名，無不畏懼三分——莫怪乎狂傲當世的過龍江，聞其名後亦不得不賣個賬了。」

鳳姑娘道：「我注意到了你的用詞——不用『敬畏』而用『畏懼』，這裏面就大有疑問——」

「那是因爲令尊鳳七先生的手狠心辣——」他忽然頓住了話頭，抬眼向鳳姑娘直視過去。

「請說下去，」鳳姑娘很平靜的樣子：「你剛才說到我父親的手狠心辣——」

關雪羽冷冷一笑道：「豈止心狠心辣？在我看來，他幾乎是無所不爲。」

鳳姑娘挑動了一下眉毛，居然並無發作。

關雪羽輕輕一嘆，道：「我也許不該這麼批評令尊，其實這些也只不過傳聞而已，自然，世事波譎雲詭變幻無常，昨日歹非，未必不能今日爲是，對於令尊的傳聞，我也就不便再多說下去了。」

鳳姑娘忽然一笑道：「聽你的口氣，可見得你對於我父親恨惡之深……但是我却要提醒你，不要忘了你這條命還是他女兒救的，這一點，你總不能否認吧？」

關雪羽苦笑了一下，確是無言以對。

鳳姑娘哼了一聲，一雙明亮的眼睛，注視着他道：「你所聽見的傳聞，未必全眞，也未必全是假的，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至於我父親到底爲人如何，不要說你，我是他的女兒，也並不能全然清楚，其實不必說他老人家了，就是我，只怕你也並不清楚，我在你眼裏，又是那一種人呢？」

關雪羽只是注視於她，寧可聽她自己多說一點。

「我救了你的命，也救了麥家老小，應該是好人了？」鳳姑娘臉上的笑靨，忽然轉變得十分凄涼：「然而事實上呢，只怕又不儘然——」

她的語音更冷了。

「你應該記住，活在這個世界上，生存才是眞理，鳳姑娘眼睛裏交熾着幾許寒意道：「如果你不想被人殺死，就只有殺死別人，心要狠，手要辣——就像你剛才所說的那樣？」

關雪羽道：「這麼說來，賢父女爲人眞是一系相傳了！」

對他來說，這眞是一件傷心的事，一霎間他那雙眼睛裏竟然失去了先見的光采——面前的這個長身姑娘，無疑地是那麼美，武功那麼的高，偏偏竟是來自那個傳說中可怕的武林門派，她的忽然出現，當然絕非偶然，又爲了什麼。

以「七指雪山」金鳳堂這等神秘的門戶，如果沒有特殊的使命，當不會派出像鳳姑娘這等重要人物，無疑地，這位鳳姑娘當係在執行一項可怕的任務了。

「你在想什麼？」

鳳姑娘的話，像一支冷箭般地射中了他。

關雪羽搖搖頭，心情益見低落。

有句話，他要問問她——

「妳爲什麼要救我？」

鳳姑娘微微一愣，繼而搖搖頭道：「不知道，信不信由你，我眞的不知道！」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雲海鴛鴦盟古廟擒奸細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獨眼神丐東方月和俞立忠從韜光山莊走出來，叫了李大麻子的馬車，沿着過去被艾家兄弟擄走的路綫找尋老山主的總壇，結果被他們找到這總壇就設在巢湖中的姥山，俞立忠叫東方月監視敵人行動，自己連忙趕回同心盟，正遇着武當派古風道長控告俞立忠殺死他們的掌門人，經過同心盟主和俞立忠的申述，一塲誤會得以化解，俞立忠隨後在密室中將找到總壇地點作了報告，在座的十二武曲星只有六位包括武仙葛懷俠同心盟主，他們衡量敵情，採取對策，商討如何破敵……

情人成眷屬

武傑黎中夫道：「既然如此，眼下同心盟的二幫三敎九門派，他們不能出點力麽？」

眞是一言提醒夢中人，蓬萊仙翁葛懷俠聽得精神一振，大喜道：「對了，我竟把他們忘記了！」

武翁房玄齡接着笑道：「當年武魔濮陽鴻飛爲害武林，結果被少林、武當、華山、崆峒、黃山、崑崙六派掌門人聯手擒獲，可見二幫三敎九門派的力量確也不可忽視！」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正是，老朽可以發出『同心令』邀請二幫三敎九門派的掌門人付予任務，有他們十四人加入，大概不愁打不贏老山主一幫人了！」

武翁房玄齡問道：「這事要不要先和代表們商量一下？」

蓬萊仙翁葛懷俠說道：「商量不必，知會則必須——」

說到此轉對第二號金衣特使老頑童高三歌道：「高特使，你再跑一趟，去把二幫三敎九門派的首位代表請到這裏來！」

老頑童高三歌喜動不喜靜，聞言欣然起立，開門而去。

這時，第八號金衣特使盧儀南跟着起立向蓬萊仙翁笑問道：「盟主，還有沒有甚麽事要商談？」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沒有了，盧特使有事請便。」

流浪天使盧儀南道：「假如沒有，上官特使和屬下想請俞特使出去喝一杯！」

蓬萊仙翁葛懷俠若有所悟，微微一笑道：「應該如此，三位請吧！」

於是，第七號金衣特使千手劍客上官威也站了起來，向俞立忠笑道：「俞特使賞光否？」

俞立忠聽說要喝酒，自是樂意，乃起身向蓬萊仙翁及武翁、武英、武俠、武棍施禮告退，隨與盧、上官兩位特使走出密室。

他想不出盧、上官兩位特使爲甚麽要請自己喝酒，有心想問，又覺不便，便兜圈子問道：「盧兄，咱們去那裏喝酒？」

盧儀南笑道：「到舍下去喝！」

俞立忠以爲他的「舍下」兩字是指他的臥房而言，不由笑道：「現在還不到開飯的時候，有酒無菜，乾喝酒可不大好受哩！」

盧儀南含笑不語，領路快步朝同心盟的大門外走來。

俞立忠見他們過樓梯而不上，不禁詫異道：「咦，兩位不睡在樓上了？」

手千劍客上官威笑道：「正是，在下和盧兄已於十幾日前搬出同心盟，在第二峯建屋而居！」

俞立忠錯愕道：「這是何故？」

千手劍客上官威道：「盟主說我們兩個不够資格住在同心盟把我們趕出來！」

說話間，三人已走出同心盟，流浪天使盧儀南仍領頭朝第二峯飛奔。

俞立忠不勝驚異地道：「盟主怎麽說兩位不够資格住同心盟？」

千手劍客上官威神秘一笑道：「俞特使先別發問，一到舍下，你一看便知！」

俞立忠很想乘機問問那次他們被艾東村艾西村擄去後的遭遇，又覺不好意思，遂不再開口。

同心盟是座落在五老峯的第三峯，距第二峯並不遠，三人下了第三峯，不消片刻便登上第二峯，俞立忠一上峯巔，已發現峯上有三間連在一起的竹屋，清潔高雅，如隱士之居，因笑問道：「那就是兩位的家了？」

千手劍客上官威笑答道：「正是，中間是廳堂，在下和盧兄共用。」

俞立忠道：「這地方比同心盟清靜多，唯一不方便就是要找個燒飯的人來。」

千手劍客上官威哈哈笑道：「燒飯的

武曲星他們商量對付老山主的策畧。

人早就有了，否則我們說甚麽也不敢搬出同心盟！」

俞立忠笑道：「我想到了，兩位必是由那地方聘來一位名厨師，故要請小弟來嚐一嚐，是吧？」

千手劍客上官威笑道：「一點不錯，剛才我們已先派人回來通知厨師，吩咐他趕快準備一點酒席，我想此刻大概已經準備好了！」

說到這裏，三人已奔至竹屋，果如千手劍客上官威所料，那中間的廳堂上，已經擺着一桌豐盛的酒菜了！

流浪天使盧儀南先趕到廳堂門。側立，拱手笑道：「俞特使請！」

俞立忠失笑道：「盧兄，咱們已是老朋友，何必客氣呢？」

俞立忠急叫道：「沒的事，小弟有何理由該坐此位？」

千手劍客上官威笑道：「你請坐着，馬上就叫你明白原故！」

俞立忠不知他們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爲了急欲明白被隆重招待的原因，遂不再謙讓，就在大位子上「安靜」了下來。

盧、上官兩人左右坐下，旋見一名容貌秀麗的丫鬟由廳右偏門撩簾而出，向三人襝衽一福，便上前爲三人酌酒。

俞立忠一見之下，不禁嘖嘖稱奇道：「嘿，兩位莫非當上老爺了？」

千手劍客上官威笑道：「不錯，這都是拜受俞特使之賜！」

俞立忠一怔道：「上官特使這話怎麽講？」

流浪天使盧儀南笑道：「這是盧某的家，俞特使第一次光臨，不能不客氣一下！」

俞立忠哈哈大笑，舉步入廳坐下，挽袖連嚷道：「來來！小弟已有好幾個月未曾痛痛快快的吃過一頓飯，今天非吃它一個痛痛快快不可！」

盧儀南和上官威隨後跟入，一人抓住俞立忠一條手臂，把他拉到大位上坐下，笑道：「今天你該坐這個位置！」

俞立忠慌了手脚，忙的掙扎叫道：「不行，論理兩位還大小弟一輩，這個位置無論如何不是小弟坐得的！」

盧儀南和上官威用力把他按着，笑道：「俞特使今天有十足的理由要坐這大位，你別再謙讓好不好？」

千手劍客上官威不答，轉對左邊偏門笑喊道：「娘子們，妳們可以出來了！」

一言甫畢，左右兩邊偏門的門簾同時一揚，走出兩個貌美如花，含羞帶笑的盛裝麗人！

左邊一個是「紅家九姊妹」的老大姐紅艷梅！

右邊一個是「紅家九姊妹」的二姐紅素蘭！

俞立忠雙目一直，霍然起立，驚喜的怪叫道：「啊啊啊，原來如此，我……我……我……」

流浪天使盧儀南哈哈大笑道：「你做了媒人，反又忘得一乾二淨，豈非拆爛污麽？」

眞的，短短的三個月內，俞立忠所經歷的變故實在太多而又太驚險了，所以他對「兒女私情」想都沒有想起，今天若非見到了紅艷梅和紅素蘭，他根本已記不起三個月前曾經冒充千手劍客上官威之名與紅小萍談妥兩門親事之事，當時他曾割下一角金衣贈給紅小萍做爲信物，講好兩月後來同心盟相見，之後他又要求武英武棍兩位老前輩趕來同心盟玉成好事，現在「兩月之期」已過了將近一個月，難怪他們已經結爲夫婦了！

突然發現自己種的樹已結了果實，他反倒爲之呆了。

盧、上官兩人站了起來，靠近自己妻子身邊，四人面向俞立忠站成一排，拜了下去。

俞立忠慌忙起身還禮不迭，說道：「……「免了！免了！在下這個媒人實在做得

太不像話，不值得接受四位的謝意！」

兩對新夫婦向俞立忠恭恭敬敬的拜了三拜後，千手劍客上官威便向自己的嬌妻紅艷梅笑道：「娘子，妳們兩人也一起坐下來吃吧。」

紅艷梅和紅素蘭眼下還是新娘子的時候，不免有幾分嬌羞，聞言臉含淺笑輕輕搖着螓首，紅艷梅啓唇答道：「不了，相公陪俞少俠喝酒，妾身兩人還要回廚房去做菜。」

千手劍客上官威笑道：「也好，不過妳們至少也該向俞特使敬一杯，是不？」

紅艷梅和紅素蘭便雙手端起一杯酒，向俞立忠羞笑道：「俞少俠，多謝成全，妾身敬您一杯！」

俞立忠連忙舉杯道：「兩位娘子別客氣，謝謝！謝謝！」

說着，一飲而盡。

紅艷梅和紅素蘭也飲下手中一杯酒，隨即施禮入內而去。

於是，三人重新落座，互敬一杯後，俞立忠搖頭笑嘆道：「眞慚愧，在下竟把這麼重要的事給忘了，還好新郎官不是自己，否則事情可不知怎麼收拾呢！」

流浪天使盧儀南笑道：「俞特使連番歷險，自然不會記得這件事。」

俞立忠笑着問道：「那天是怎麼個情形？」

千手劍客上官威笑道：「一月前，有三個姑娘來到同心盟，指名求見在下，在下出去一看，却不認識她們，那位紅九姑娘以爲在下翻臉不認人，就在大門外大吵大鬧起來，後來驚動了盟主，紅九姑娘便將經過稟告盟主，還取出一角金衣爲證，要求盟主主持公道，盟主只好把我們幾個金衣特使一齊喊到她們面前，檢查我們身上的金衣，結果沒有一人的金衣缺了一角，紅九姑娘以爲受騙了，急得哭了起來，正在那個時候，武英武棍兩位老前輩聞報趕出，說明了眞相，衆人方知是你俞特使攪的把戲之後，武英武棍兩位老前輩就問我們兩人的意思，哈哈，老實說，我們早就聞人說過『紅家九姊妹』的大名，那天一見之下，正是幾疑仙子下凡，那有不願意的道理，於是乎如此這般，盟主就把我們四人驅逐到這裏來了！」

俞立忠笑道：「在下未克參與兩位的婚禮，眞是遺憾之至！」

上官威笑道：「那天大家都以爲你俞特使會趕回來，那知望眼欲穿的，也沒見你的一點影子！」

俞立忠道：「那時候在下正被艾北村控制在一輛馬車中，根本沒想到這事。」

三人邊吃邊談，不時撫掌大笑起來。

俞立忠幾次想問紅小萍的芳踪，總沒勇氣開口，而盧、上官兩人竟未再提及紅小萍一字，使他氣悶得緊。

酒足飯飽，俞立忠連連打呵欠，睡意甚濃，流浪天使盧儀南問道：「俞特使可是想睡一覺？」

俞立忠說道：「正是，連日趕路，疲困得要死，可惜你們這裏沒有我睡覺的地方……」

盧儀南笑了笑道：「屋左有株相思樹，樹下有條石板橇，假如俞特使不嫌棄的話——」

俞立忠大喜而起道：「好極了，在樹底下睡一睡，比在床上舒服多了！」

盧儀南跟着起立道：「我帶你去。」

俞立忠擺擺手，說道：「不必了，在下不會找不到。」

一面說，一面搖搖擺擺的走出屋外，轉到屋左，進入一片幽靜的樹林，果然找到一條石板橇，它是在一株相思樹下，是情侶們談情說愛的好地方。

俞立忠觀景思情，不覺喃喃自語，道：「在相思樹下，只宜相思不宜睡覺，但是管它的，我既無可相思，不睡覺幹甚麼呢？」說着，便在石板橇躺下。

他眞「無可相思」麼？

不，目覩盧、上官兩人成了家室，他不禁想起了艾菁，那個痴情的小姑娘，他多半已被司空英騙去了身子，可是她可能還蒙在鼓裏，可能還沉醉在甜蜜的回憶裏，可憐的姑娘！

假如有一天，自己可以與她締結良緣時，自己要不要她呢？

要！但是我非得把司空英除掉不可……

想着想着，他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朦朧中，他感覺有一隻蒼蠅飛落鼻頭上，他揮手驅走了牠，可是才一停手，那隻蒼蠅又來了，這次飛落唇上，來回跳動着，他又揮手趕走了牠，那知手一停，牠又飛來了，他大感不耐，連連揮手道：「嘔！我醉欲眠卿且去，再敢過來我一巴掌打死你！」

「咭！」

身邊驀地响起一聲脆美的少女嬌笑！

俞立忠一驚而醒，睜眼一看，赫然發現身前立着一位嬌美如花的少女。

她，正是「紅家九姊妹」的老么紅小萍！

她臉含俏皮笑靨，春筍般的玉指提着一片金色布角，正在俞立忠的臉上幌來幌去！

原來，俞立忠驅之不去的蒼蠅，正是她手上那片金色布角，而那片金色布角，也正是當日俞立忠割給她的信物！

俞立忠忙的坐起驚呼道：「是妳？」

紅小萍小嘴一扭笑道：「怎麼樣？」

俞立忠伸手往她手上那片金衣抓去，叫道：「還給我！」

紅小萍趕緊把那片金衣藏到身後，退步道：「休想！」

俞立忠笑道：「那片金衣已失去了價值，紅姑娘要之何用？」

紅小萍謹慎的將那片金衣收入懷中，得意的笑道：「這是當今武林一位大人物的東西，我要留着它做紀念！」

俞立忠聽了十分窩心，笑問道：「妳一直跟着妳大姊二姊住在這裏麼？」

紅小萍點首道：「正是，爲的是想一睹那冒牌『千手劍客』的盧山眞面目！」

俞立忠笑道：「那時我剛就任金衣特使不久，假如我把眞姓名告訴妳，妳必不肯相信我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所以我冒充了千手劍客上官特使，紅姑娘不以爲怪吧！」

紅小萍凝眸笑了笑，沒有作答。

俞立忠拍拍身旁的石板橇說道：「來，坐下來談談！」

紅小萍道：「要是你想搶回金衣片，

我可要喊救命！」

俞立忠哈哈笑道：「不搶！不搶！妳放心坐下來吧。」

紅小萍欣然在他身旁坐下，却不敢靠得太近，姿態也有幾分嬌羞，爲了掩飾內心的緊張，她不停的舉手掠髮，挑動着七首般的眉毛，笑道：「我吵醒了你的睡眠，你一定很不高興，是不？」

俞立忠笑道：「絕不，我很高興見到妳！」

紅小萍一皺鼻子道：「騙人，你若高興見到我，就會想起我才對，可是你剛才在廳上吃酒，問都不問一下！」

俞立忠出兩隻手指道：「兩個！」

紅小萍面色微變，慢慢把身子移回到原來的位置，強笑道：「那倒是艷福不淺，我想你那兩位心上人一定長得像天仙女那樣美麗！」

俞立忠存心跟她開個玩笑，點頭答道：「那當然，否則我怎會喜歡她們？」

紅小萍站了起來說道：「我得去幫兩位姊姊收拾收拾，不打擾你俞特使了！」

說完，一扭腰肢便要走路。

俞立忠伸手拉住她的玉腕，笑道：「別走，再坐下來談談！」

紅小萍用力掙扎道：「不，我要走了，你放開我！」

俞立忠笑道：「休想！」

紅小萍急了，又跺足又瞪眼道：「你不放手，我可要喊了！」

俞立忠笑嘻嘻道：「妳聽我說出那兩個心上人的芳名後再走如何？」

紅小萍低聲地說：「不，我不聽！」

俞立忠緊緊握住她玉腕不放鬆，笑道：「說眞的，我雖說有兩個心上人，其實認眞說起來，却是一個也沒有！」

「鬼話！」

「我第一個心上人叫艾菁，她是『老山主』第三徒艾北村的女兒，她父親和我勢不兩立，一直想殺我，所以我和艾菁大概不會有好結果！」

「第一個沒有希望你還有第二個！」

「只怕第二個也要吹了！」

「爲甚麼？」

「我那第二個心上人，是在九姑嶺認識的，她姓紅芳名小萍，美得像天仙子一樣，我一直把她視爲心上人，可是她現在却一直嚷着要離開我，所以，咳咳，我的第二個心上人也靠不住了！」

紅小萍聽得又高興又害羞，一張吹彈得破的臉蛋兒泛起了陣陣紅霞，嬌嗔的瞪了俞立忠幾眼，嘟起小嘴道：「你最壞，我才不做你的心上人！」

俞立忠放開她的手腕，嘆氣道：「我早知道靠不住，好啦，妳去幫妳兩位姊姊收拾收拾吧！」

紅小萍本是一直嚷着要走，這會雖是不想走了，却覺得不走不好意思；當下又朝俞立忠一皺鼻子，轉身飛奔而去。

俞立忠微微一笑，又倒身躺下，閉目假寐。

不消片刻，一陣帶着芬芳的輕風「呼！」的飄然而至，只聽紅小萍嬌笑道：「喂，我姊姊她們已收拾停妥，不需要我幫忙了！」

俞立忠仍閉着眼睛：「唔，是麼？」

紅小萍搖撼他的身子道：「起來，我帶你去一處很好玩的地方！」

俞立忠坐起笑問道：「那裏？」

紅小萍故作神秘地道：「到了你就知道！」

俞立忠微笑道：「告訴我，廬山的名勝古蹟我都遊過，沒有一處在我的眼睛下是稀奇的了！」

紅小萍道：「我要帶你去的那地方，你一定還沒去過！」

俞立忠站起道：「請帶路！」

紅小萍嬌軀一扭，往樹林內鑽入，俞立忠隨後跟着，兩人在樹林中穿梭一陣，眼前樹林忽盡，來到了峯邊上，對面是一片浩瀚雲海，紅小萍奔到峯邊上，忽然縱身往峯下跳落！

俞立忠吃了一驚叫道：「啊哎，小心一點！」

提上一瞧，原來峯壁下二三丈處有一片平坦的岩石地，形如陽台，環境隱僻而幽美，是情侶們最理想的幽會地點！

紅小萍站在岩石地上，仰臉嬌笑道：「喂，下來呀！」

俞立忠縱身跳下，笑着說道：「妳說的就是這地方？」

紅小萍點首笑笑，說道：「嗯，你看好不好？」

俞立忠舉目四顧，所見皆是變幻莫測的雲海，不由微微一笑道：「虛無飄渺，有甚麼好呢？」

紅小萍舉手環指對面的雲海說道：「如果你仔細一看，有時你會發現雲中有一條龍，一隻鳳，一匹馬——」

俞立忠笑道：「我看這地方只有一樣好處！」

紅小萍一頓，問道：「甚麼好處？」

俞立忠走過去抓住她的雙臂，吃吃笑道：「沒有人能够看見我們！」

紅小萍好像被俞立忠一針刺中心房，登時玉臉飛紅，跺脚道：「你不正經，我不跟你來了！」

俞立忠得寸進尺，一把摟住她的柳腰，慢慢把自己的嘴往她香唇上湊過去。

紅小萍緊張得要窒息，拚命的把臉往後仰，嬌喘着說道：「不……不……不要這樣——」

一言甫畢，她的嘴唇已被封住了！

雲海，在翻湧着，大地，在旋轉着。

過了很久很久，四片嘴唇分開了，兩個身軀却還緊緊擁在一起，俞立忠又輕撫着她的秀髮、頭額、眼睛，然後輕輕將她抱起，走到峯壁坐下，讓她躺在自己懷中享受着「暖玉溫香抱滿懷」之樂。

紅小萍初次接觸男人的愛，畢竟不勝嬌羞，一張臉緊緊藏在他胸膛上，一直不敢抬起來。

俞立忠輕輕撫摸她的秀髮，對着她的耳根輕語道：「小萍，妳知道我多麼喜歡

妳！」

紅小萍仍不敢抬頭，只吃吃笑道：「哼，我知道你對每個姑娘都會這樣講！」

俞立忠忙道：「不，我可沒工夫天天找姑娘談情說愛，妳知道我忙得要命！」

紅小萍道：「得了，你俞立忠的大名，我早就聽說過了！」

俞立忠笑道：「妳說的大概是指家父未遇害前的事，那時我是無憂無愁的公子哥兒，整天在江湖上東飄西盪，其間的確認識了幾個姑娘，不過都是逢場作戲，沒跟她們講眞感情！」

紅小萍抬起半張玉臉，凝眸笑問道：「那個艾菁姑娘呢？」

俞立忠頗感難於作答，聳聳肩道：「我接近她是爲了利用她探查出敵人的組織情形，後來，由於相處日久，而且，當她明白了我的身份後，竟仍痴痴眷戀着我，使我爲之騎虎難下……」

紅小萍撇嘴一笑道：「聽你這樣說，好像你是萬分不得已似的！」

俞立忠心知瞞不過她，乃哈哈一笑道：「不管怎樣，我剛才已說過，她是艾北村的女兒，艾北村說甚麼也不會把女兒嫁給我的。」

紅小萍突笑道：「假如他願意把女兒嫁給你，你打算甚麼時候娶她？」

俞立忠臉色一正，一本正經地道：「回答這問題之前，我要先聲明一事！」

紅小萍笑道：「我在洗耳恭聽！」

俞立忠吞了吞口水，說道：「眼下的男人，擁有三妻四妾的大有人在，我雖然不想要那麼多，但自覺同時娶兩個妻子並不爲多，妳說是不是？」

紅小萍道：「我不知道。」

俞立忠見她並無不悅之色，便放胆說道：「我的意思是說，假如有那麼一天的話，我打算同時娶妳！」

紅小萍習慣的一皺鼻子道：「哼，我才不嫁給你。」

俞立忠笑道：「妳不嫁給我，我就要搶！」

紅小萍道：「你要搶，我就逃！」

俞立忠道：「妳逃我追！」

紅小萍自覺逃不掉，不覺急了起來，捏拳擂打着他的胸膛，撒嬌道：「你敢追，我打你。」

俞立忠哈哈大笑道：「說眞的，妳若眞不願嫁我，我也絕不勉強！」

紅小萍一呆，反問道：「爲甚麼？」

俞立忠笑道：「我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經常要在刀口打滾，保不定那一天喪命在敵人的手中，那時——」

紅小萍一把掩住他的嘴，含嗔白他一眼道：「你胡說，我不要你說這種話！」

俞立忠道：「眞的，遠的不說，就以目前同心盟所面臨的敵人來說，那位神秘的老山主，他既有力量指揮着當年名震武林的十二武煞星，可想而知他若要取我性命，是十分容易的，而且目前同心盟的十一位金衣特使中，只有我一個對老山主的情況較清楚，盟主如欲對老山主採取行動，必會派我負責重要任務，所以我的危機性也是比任何人都大，丟命的機會就比任何人更多，因此嚴格說來，我不但不能娶妻，甚至連心上人都不應該有，免得有後顧之憂。」

紅小萍聽他說十分有道理，不由顰眉發愁道：「這麼說，你是不想跟我相好的了。」

俞立忠笑道：「誰說不，我只是要妳心裏有個準備，準備隨時接受打擊，因爲我隨時會受命出發，隨時會命喪敵人的手中。」

紅小萍咧嘴道：「你已辛苦了幾個月，同心盟主應該給你一段假期才對！」

俞立忠道：「值此生死存亡之秋，即使盟主要給我假期，我也沒心情享受，不過……」

紅小萍眼睛一亮，喜問道：「不過甚麼？」

俞立忠輕撫她的香腮含情地道：「我希望能在此休息一兩天以便陪妳玩玩。」

脅持報假訊

紅小萍興奮地道：「我想你這一點希望，盟主一定會答應的！」

一語甫畢，驀聞頭上的峯巔有人高喊道：「俞特使！俞特使！你們在那裏呀？」是流浪天使盧儀南的聲音，俞立忠不由苦笑道：「妳看，我命中註定不能休息，大概是盟主有新使命要交給我了。」說罷，捧起她的臉蛋，貪婪的狂吻起來。

「俞特使，俞特使，盟主有請，請快出來！」俞立忠充耳不聞，嘴唇如雨而下。「俞特使，紅姑娘！你們到底躲在那裏呀！」

俞立忠已感滿足，於是一躍而起，笑道：「好，我們回去吧！」語落，身起，縱上峯巔。

紅小萍隨後縱上，四望不見盧儀南，不禁訝異道：「咦，剛剛還聽見我二姊夫在喊，怎的一下子就不見了。」

俞立忠笑道：「他行動何等迅速，只怕此刻已在一里之外了！」說着，拉起她的手，拔步往竹屋奔回來。

轉瞬奔到竹屋門口，一眼瞥見廳中坐着蓬萊仙翁葛懷俠及武翁、武英、武傑，武俠，武棍等人，不由心中一驚，急忙放開紅小萍，入廳晉見道：「盟主及諸位老前輩因何至此？」

蓬萊仙翁葛懷俠拈鬚笑道：「吃飽飯沒事，令師祖提議到此蹓躂蹓躂，俞特使可是聽見盧、上官兩位特使的呼喚才趕回來的？」

俞立忠答道：「是的，不知盟主呼喚屬下有何囑咐？」

蓬萊仙翁葛懷俠不答反問道：「盧、上官兩位特使怎未回來？」

俞立忠俊臉微紅，笑笑道：「屬下只聽見盧特使的呼喚，上峯一看盧特使已經跑到別處去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含笑一哼，正欲再說甚麼，武翁房玄齡搶嘴笑罵道：「呸，你這孩子聽見盧特使呼喚却不開聲回答，準是跟那家姑娘躲在隱蔽處調情是不是？」

俞立忠矢口否認道：「沒有，沒有！弟子只是跟紅九姑娘跑到峯邊去看雲海而已。」

武翁房玄齡笑着斥責道：「鬼話，雲海有甚麼看頭！」

俞立忠道：「弟子以前難得有閒情逸緻，今天仔細一看那雲海，雲海眞是變化無窮，時而像條龍，時而像隻鳳，時而像匹馬，時而——」

武翁房玄齡喝道：「够了，再說下去我就命令你寫一篇文章。」

俞立忠噤若寒蟬，不敢再說。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瞇瞇道：「俞特使，適才老朽已經徵求得各派代表的同意，發出『同心令』請二幫三教九門派的掌門人於來年二月一日齊集九華山待命，對此你有無意見？」

俞立忠沉思道：「明年二月一日，這還有兩個半月的時間……」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是的，二幫三教九門派遍佈全國各地，要想邀集他們十四位掌門人，非要兩個半月時間不可。」

俞立忠道：「這樣也好，我們可利用這段時日做精密的籌劃養精蓄銳一番。」

蓬萊仙翁葛懷俠面泛笑容道：「正是，不過，俞特使的『養精蓄銳』如是指休息的話，那老朽要向俞特使致十二分的歉意了。」

俞立忠笑道：「盟主有何差遣？」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道：「老朽曾詳細做了一番估計，覺得我們這邊即使多了二幫三教九門派十四位掌門人，也不見能够穩操勝券，所以老朽認爲有增加實力的必要。」

俞立忠道：「盟主可是要屬下去找尋武雄，武豪、武師，武俊，武彥六位老前輩？」

蓬萊仙翁葛懷俠搖頭道：「不，他們六位即使不想爲同心盟出力，也不致於倒過去幫助老山主，老朽現在要特使前去邀請的人物，是介於正邪之間的絕世高人，這類人物我們如不爭取反被老山主請了去，對我們就非常不利了。」

俞立忠對武林中有名的人物瞭如指掌，乃笑道：「當今武林，能够與十二武曲星和十二武煞星平起平坐之人，似乎只有兩位，一是『火琉島主聶衞公』，一是『萬年松西門豹』！」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不錯，萬年松西門豹居無定址，我們很難找到他，因此可以暫時放棄，只有『火琉島主聶衞公』好找，他隱居在南海的火琉島，只要找到火琉島，即可找到他的人！」

俞立忠道：「火琉島主聶衞公三十年前一度中來，欲在中原稱霸武林，結果在與盟主交手三晝夜之後，被盟主打中一掌，據說他曾發誓要打敗盟主君臨天下，所以說起來，他與盟主不無介蒂，如今要邀請他出馬，爲同心盟效力，只怕他不肯答應。」

蓬萊仙翁葛懷俠由懷中取出一封信，遞給他笑道：「老朽已寫好這封詞意懇切的信，猜想他看了後，即或不答應幫忙，也不好意思反過去幫助老山主了。」

俞立忠接信收下，道：「是的，盟主要屬下何時動身？」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俞特使如有私事，過幾天也不妨，如無，明天一早動身好了。」微微一頓，繼續道：「還有，俞特使可以找個伴兒同去，可免旅途寂寞，不管成不成，明年二月一日趕到九華山覆命即可。」

俞立忠知道他是在暗示自己可帶紅小萍同去，因之大爲高興，咧嘴直笑道：「屬下沒有什麼事，今天就動身好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微微一笑道：「俞特使既不怕辛勞，老朽自然不反對！」說到這裏，起身環望在座的武翁，武英、武傑，武俠，武棍等笑道：「諸位老朋友，三數月來，由於有諸位坐鎮同心盟，那位老山主才不敢來同心盟妄生事端，現在距我們對老山主採取行動的時間還有兩個月，假如諸位沒有別事，還請再留下來幫忙，我想這一點要求諸位一定不會見拒，老朽在此先謝了！」語畢，拱手不已。武翁房玄齡笑道：「人說葛老自從當上了同心盟的盟主後，就變得老奸巨滑，果然一點都不錯，我們還沒答應，你就先道謝了。」

武英、武傑，武棍聽了，也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然後，在笑聲中，六老一齊走出竹屋，返回同心盟去了。

不久，千手劍客上官威和流浪天使盧儀南同時回到了竹屋，盧儀南一見俞立忠就嚷道：「嗨，俞特使剛才到底躲在何處，叫我們到處找不到。」

俞立忠笑道：「說『躲』未免太難聽，其實是你的小姨子帶我去看雲海，那雲海果然好看，使我看出神了。」

盧儀南知他在鬼扯蛋，也不道破，只笑一笑道：「剛剛我們在峯下遇見盟主他們六位——聽說俞特使又有了新使命，是麼？」

俞立忠點點頭道：「是的，盟主要我去邀請『火琉島主聶衞公』出山爲同心盟效力，我打算馬上動身。」

千手劍客上官威笑道：「俞特使可別忘了盟主的叮囑啊！」

俞立忠一怔問道：「盟主叮囑在下甚麼？」

千手劍客上官威道：「找一個伴兒同去！」

俞立忠俊臉一紅，窘笑道：「嘿，誰願同我去呢？」

盧儀南笑道：「九姨子性好動，她在此住了不到一個月就連嚷氣悶，這次俞特使要下山，正好帶她同去。」

俞立忠笑道：「我這個人不老實，她敢跟我走麼？」

門簾揚處，紅小萍跳了出來，雙手往腰一插，佯裝兇悍道：「我爲甚麼不敢？你也不打聽打聽我紅小萍是甚麼人物，我可不怕你會吃掉我。」

俞立忠哈哈笑道：「既然不怕，那就趕去收拾行李吧？」紅小萍大喜，一溜烟似的又奔回屋內去了。

不消片刻，她已背着一個包袱走了出來，紅艷梅和紅素蘭隨着跟出，大姊紅艷梅向俞立忠笑道：「俞特使，我們這九妹人雖聰明，畢竟年輕識淺，路上還請俞特使多多照顧。」

俞立忠唯唯而應，轉對盧、上官兩人拱手一揖，隨即舉步走出竹屋。

盧、上官兩人偕新婚夫人相送他們下了五老峯，雙方方始揮手而別。

十一月的廬山，寒風刺骨，山中的花木，除了歲寒三友之外，大半已爲冷風所

剝落，枯葉滿天飛舞呈現一片蕭條景象。

然而，這種景象在俞立忠和紅小萍的眼光下，却是美麗非凡，他們覺得寒風冷得舒服，枯樹禿得可愛，一切的一切，都變得太巧妙了。

甫抵牯嶺，那家屬於四海同心盟的「牯嶺馬車行」的一名伙計，已牽着一黑一白兩匹駿馬等候在道旁，他看見俞立忠和紅小萍走到，便上前拱手道：「俞特使，盟主有令，命小的精選兩匹健馬送給兩位代步。」

美人，寶劍，名馬，是英雄不可缺少的東西，俞立忠十分欣悅，笑笑望着紅小萍問道：「紅九姑娘，妳喜歡黑的抑是白的。」

紅小萍也笑道：「我喜歡白的，不過跟你在一起，我只好騎黑的了。」說罷，走去牽住黑馬，登鐙跨坐上去。

俞立忠遂乘上白馬，一抖韁索，向前便馳。

雙騎馳離牯嶺，兩人在官道上盡情縱馳一陣，將近星子縣城時，方才控轡緩緩前進。

俞立忠朗笑一聲，道：「喂，紅九姑娘！」

紅小萍俏臉一仰，假裝沒聽見。

俞立忠神色一怔又喊道：「喂，紅九姑娘！」

紅小萍仰臉如故，不知在發甚麼脾氣，硬是不理睬。

俞立忠大爲錯愕訝道：「咦，妳是怎麼啦？」

紅小萍仰臉淡淡道：「在旁人面前，你喊我爲紅九姑娘，那是表示尊敬我，現在沒有旁人在場，你也喊我爲紅九姑娘，這算甚麼意思？」

俞立忠恍然一哦笑道：「原來妳是爲這個不開心，那我應該喊妳甚麼才好？」

紅小萍道：「大家都喊我九妹，你也喊我九妹好了。」

俞立忠笑道：「好，九妹！」

紅小萍趕忙轉臉對他，凝眸輕注，含情脈脈地道：「嗯，甚麼事？」

俞立忠道：「妳可知道這次盟主交付我的是甚麼使命？」

紅小萍道：「盟主要你去南海火琉島邀請『火琉島主聶衡公』出山爲同心盟效力，不是麼？」

俞立忠微笑道：「是的，不過這不是盟主的眞正目的！」

紅小萍訝道：「哦，盟主眞正目的是甚麼？」

俞立忠神秘一笑道：「妳猜猜看！」

紅小萍顰眉作苦思狀，但想了又想，却想不出來，乃搖頭道：「我猜不着，你告訴我好不？」

俞立忠笑道：「好，盟主的眞正的目的是要給我兩個半月的假期。」

紅小萍冰雪聰明，一聽也就完全明白，不由得又喜又羞，玉臉兒現出了兩朵紅雲，垂首靦笑道：「這恐怕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

俞立忠哈哈笑道：「妳這樣說，可是表示不同意盟主的主張！」

紅小萍道：「我只是感到驚奇，盟主怎會這樣看得起我。」

俞立忠又微微一笑道：「實不相瞞，我今晚想睡破廟，其實有目的，妳別想左了。」

紅小萍眨眨眼問道：「甚麼目的？」

俞立忠探手入懷取出一面新買不久的小銅鏡，遞給她笑道：「妳用這面銅鏡照視後面，就可知道我的目的是甚麼了！」

紅小萍心頭一動，接過小銅鏡往後照視，發現身後遠處，有個莊稼打扮的漢子鬼鬼祟祟的跟着，這才恍然大悟，把小銅鏡遞還給俞立忠，抿唇一笑道：「你確定他是敵方的人麼？」

俞立忠收下了小銅鏡點頭笑道：「大概錯不了，因爲我們下了廬山後，他就一直跟在我們後頭！」

紅小萍問道：「他幹麼要跟踪你？」

俞立忠道：「爲了要明白我離開同心盟的動向和目的！如我猜測不錯，同心盟四周潛伏着不少敵人的眼綫，他們看見同心盟有人下山，就暗中跟踪，等到明白我們的動向和目的後，便把消息搶先送回他們總壇，以便預作應付之策！」

說話間，雙騎已馳入城中。

俞立忠在一家菜館門前下馬，買了一包食物，復又上馬，與紅小萍騁馳出城。

天，漸漸黑下來了。

他們不動聲色的向前騁馳，約莫馳過二十幾里，果在道旁找到一間破廟，兩人於是下馬走進破廟內。

俞立忠將髒骯的廟殿略爲清除乾淨，便在殿上席地坐下，解開那包食物，向紅小萍道：「九妹，吃啊！」

紅小萍在他對面坐下，拿起一隻鷄腿

咬了一口，一面咀嚼一面笑道：「在野外吃東西，別有一番風味！」

俞立忠笑道：「正是，這就是我不想在星子縣城投店的原因！」

紅小萍道：「今晚我們就睡在破廟裏麼？」

俞立忠道：「不錯，這地方比客棧靜得多，可以安安靜靜的睡一覺！」

紅小萍道：「要是狼來了，一口吃掉你！」

俞立忠笑道：「別嚇唬人，這地方那會有狼？」

紅小萍吃吃笑道：「這可難說，狼的嗅覺很靈敏，牠嗅到我們在此吃東西，就會趕來的！」

俞立忠挺眉一笑道：「眞的有狼來，我們就吃牠的肉，寢牠的皮——啊哎！」

最後這一聲「啊哎！」他是按着肚子驚叫出來的。

紅小萍吃了一驚，急忙問道：「怎麼了？」

俞立忠手按肚子愁眉苦臉道：「肚子有點痛，只怕吃壞肚子了！」

說着，挺身起立道：「對不起，我要到廟外去一下！」

一面說，一面疾步往廟外奔去。

奔出破廟，他仰身一縱，悄然掠上廟頂，再一輕縱越過廟脊，一眼瞥見廟後簷上掛着一雙腳，立即飛身撲去，雙掌疾出，一把抓住那雙腳！

「啊唷！」

那人驚叫了一聲，才想掙扎，整個身軀已被俞立忠抓舉起來，好像舞仙人掌似的，在空中舞掄了起來。

這個人，正是一整天跟踪俞立忠的那個莊稼打扮的漢子！

俞立忠抓住對方雙脚時，已知對方武功平平，是以並未出手點他穴道，只把他舞掄得發昏二十一章，然後將他拖回廟內，拋落殿地上。

那莊稼打扮的漢子渾身骨頭像似根根脫了節，躺在地上喘息了半天，方才慢慢爬起來。

俞立忠撤出佩劍插在地上沉臉冷笑道：「你若敢妄動，我一劍砍下你的頭！」

那漢子面色煞白，驚懍懍的瞪望俞立忠半晌，忽的屈膝跪下，納頭哀聲道：「少俠饒命，小的因爲賭博輸了錢，一時想不開，想……想……」

俞立忠冷笑道：「想搶刦，是麼？」

那漢子連連磕頭道：「是的，是的，小的有眼無珠，但請少俠饒恕一次……」

俞立忠冷冷一笑道：「你腰上掛的那個竹筒，裏面裝着甚麼東西？」

那漢子面色一變，囁嚅道：「是……是一隻鴿子……是一位朋友……送給小的的……」

俞立忠伸手道：「拿過來看看！」

那漢子猶豫着，但見俞立忠臉上殺氣騰騰，不敢不服從，急忙解下腰間的竹筒，雙手遞了過去。

俞立忠接過竹筒，一看竹筒內果然是一隻信鴿，登時計上心來，微笑道：「再把你身上的紙筆拿出來！」

那漢子面色一變，惶聲道：「少俠您……您說甚麼？」

俞立忠面容一沉，凝聲道：「我說把你身上的紙筆拿出來！」

那漢子故作惶惑的說道：「小的身上那有紙筆啊！」

俞立忠伸手握住劍柄，冷冷道：「我耐性不多，等我把劍拔起來，你的狗頭就要落地了！」

那漢子至此已知自己的身份被識破了，情知今晚若不服從對方的話，性命必然難保，當下只得乖乖的將身上的紙和炭筆取出來。

俞立忠又冷冷道：「把紙鋪在地上，聽我的話寫！」

那漢子依言把紙鋪在地上。

俞立忠挺身起立，把插在地上的長劍拔起握在手中，表示若不老老實實寫，就要殺人，然後開口問道：「你如何稱呼你們老山主？」

那漢子胆戰心驚地道：「我們也一樣稱呼老山主。」

俞立忠道：「好，寫上去！」

那漢子提筆在信箋上寫了「老山主鈞鑒」五字，便抬目望着俞立忠，等他唸下去。

俞立忠唸道：「頃獲消息，同心盟主指派俞立忠於明年一月一日赴九連山向『白骨神君』索取『九幽白骨雷』，據卑屬偵察所得，該『九幽白骨雷』乃某種炸藥所製成，一枚『九幽白骨雷』可炸毀一座廟宇，威力極強，非武功所能抵禦，老山主似應即刻派人搶先趕赴九連山，冒充俞立忠向『白骨神君』索取『九幽白骨雷』爲宜，特飛函稟報，伏乞鑒察。」

那漢子一字不遺，依言寫了上去。

俞立忠掂了掂手中的長劍，寒臉冷笑道：「現在是決定你生死的時候了！」

那漢子敢情比誰都貪生怕死，聞言嚇得渾身哆嗦連連磕頭道：「俞少俠請饒小的一條狗命，小的家中還有一個八十歲的老母，要是……要是……」

俞立忠打岔道：「你別怕，要死要活取決於你，假如你要死，不妨在信尾寫上假名號，要活就得簽上眞姓名！」

那漢子早知道俞立忠的能耐，故一點也不敢使奸，當即又提筆在信後寫下「卑屬劉三江謹呈」七個字。

俞立忠看得出他寫的是眞姓名，於是將竹筒還給他說道：「把信送出去吧！」

那漢子便把信箋摺成一小片，再搓成一支小紙棒，然後打開竹筒捉出信鴿，將小紙棒塞入信鴿脚下的一隻小鉛筒裏面，鬆手一揚，那隻信鴿「噗！」的一聲，飛出破廟走了。

俞立忠滿意的點點頭，笑問道：「甚麼時候可飛回到你們的總壇？」

那漢子道：「大約要兩三天。」

俞立忠道：「我還要問你一事，你們老山主姓甚名誰？」

那漢子搖頭道：「這個小的不知道，小的連老山主的人都不曾見過。」

俞立忠道：「那麼，直接指揮你的是誰？」

那漢子道：「大莊主——艾東村！」

俞立忠道：「好，你今晚也在此睡一覺，明天一早就放你走路！」

說着，隔空點出一縷指風！

那漢子只覺麻穴一震，登時仰身倒了下去。

俞立忠聳聳肩，轉對紅小萍咧嘴一笑，坐下道：「來，繼續吃我們的東西！」

紅小萍起身檢了兩塊破布片，揉成兩隻布團走去塞入那漢子的耳朵裏，再把他拖到壁角放下，這才轉回坐下，笑問道：「你要他發出那封信，目的何在？」

俞立忠道：「談不上目的，跟那位老山主開個玩笑罷了，不過，老山主如信以爲眞而派司空英冒充我去九連山，那就是我最大的收穫了！」

紅小萍道：「你打算去九連山等候他麼？」

俞立忠點頭道：「是的，我們先去火琉島，回來再去九連山等候他。」

紅小萍道：「這法子甚妙，但你如放了這個敵人只怕他會趕回去報告眞相。」

俞立忠笑笑道：「大概不會，艾家四兄弟對待部下並不寬厚，這傢伙已犯了『背叛』之罪，回去只有一死，他還敢回去麼？」

紅小萍覺得有理，點首笑了笑，便又拿起食物吃了起來。

兩人吃完一包食物，俞立忠到廟外檢來一堆乾草鋪在廟殿上，拉着紅小萍坐到乾草上，恣情繾綣一番，方始相擁而臥，酣然入睡。

第二天清晨，俞立忠首先醒來，他喊醒了紅小萍，再走去壁角解開那漢子的穴道，恐嚇他幾句，然後叫他滾蛋，他自己也隨與紅小萍登上坐騎，繼續南下。

曉行夜宿，半月之後，他們已來到瀕臨南海的海邊上！

海邊上，漁船密集如蟻，敢情這一帶的居民以捕魚爲生，看漁夫們的衣着顯然生活極爲貧困。

俞立忠和紅小萍，男的英俊女的嬌麗，衣飾又極華貴，是以剛來到海邊上，立刻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一羣小孩子更是好奇的圍上去，繞着那兩匹黑白神駒吶喊不已。

俞立忠俊目略一環顧，當即飄身下馬，舉步向近處一艘擱淺在海灘上的漁船走過去。那艘漁船上坐着一個老漁夫，他正在悠閒的抽着旱烟，看見俞立忠朝自己走過來，連忙站起來。

俞立忠拱手一揖道：「老丈請了。」

那老漁夫還禮道：「請，公子有何指教？」

俞立忠道：「小可欲往火琉島尋人，老丈可否載小可倆前去？」

老漁夫一聽火琉島三字，面色微變，注目把俞立忠打量一番，問道：「公子欲去火琉島找誰？」

俞立忠道：「找一位奇人，他的名號叫火琉島主聶衛公！」

老漁夫似不知「火琉島主聶衛公」其人，聽了搖搖頭道：「老漢沒聽說過火琉島上有這麼一個人，老漢只知道那島上有妖怪！」

俞立忠一愣道：「嗄，有妖怪？」

老漁夫面呈嚴肅點點頭道：「不錯，幾十年來，沒有一人去火琉島能够活着回來，去一個死一個，去一對死一雙！」

——未完——

武俠小說名家

東方英

新作

每本H.K.$7.00

每本H.K.$6.00

各大書店
超級市場
地鐵站有售

H.K.N.G 環球出版社發行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	寄款人姓名住址
13165	
收款名戶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郵局辦經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	寄款人姓名住址
13165	
收款名戶	
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郵局辦經	郵局中心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開撕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註册商標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药行均售

峨嵋药廠出品